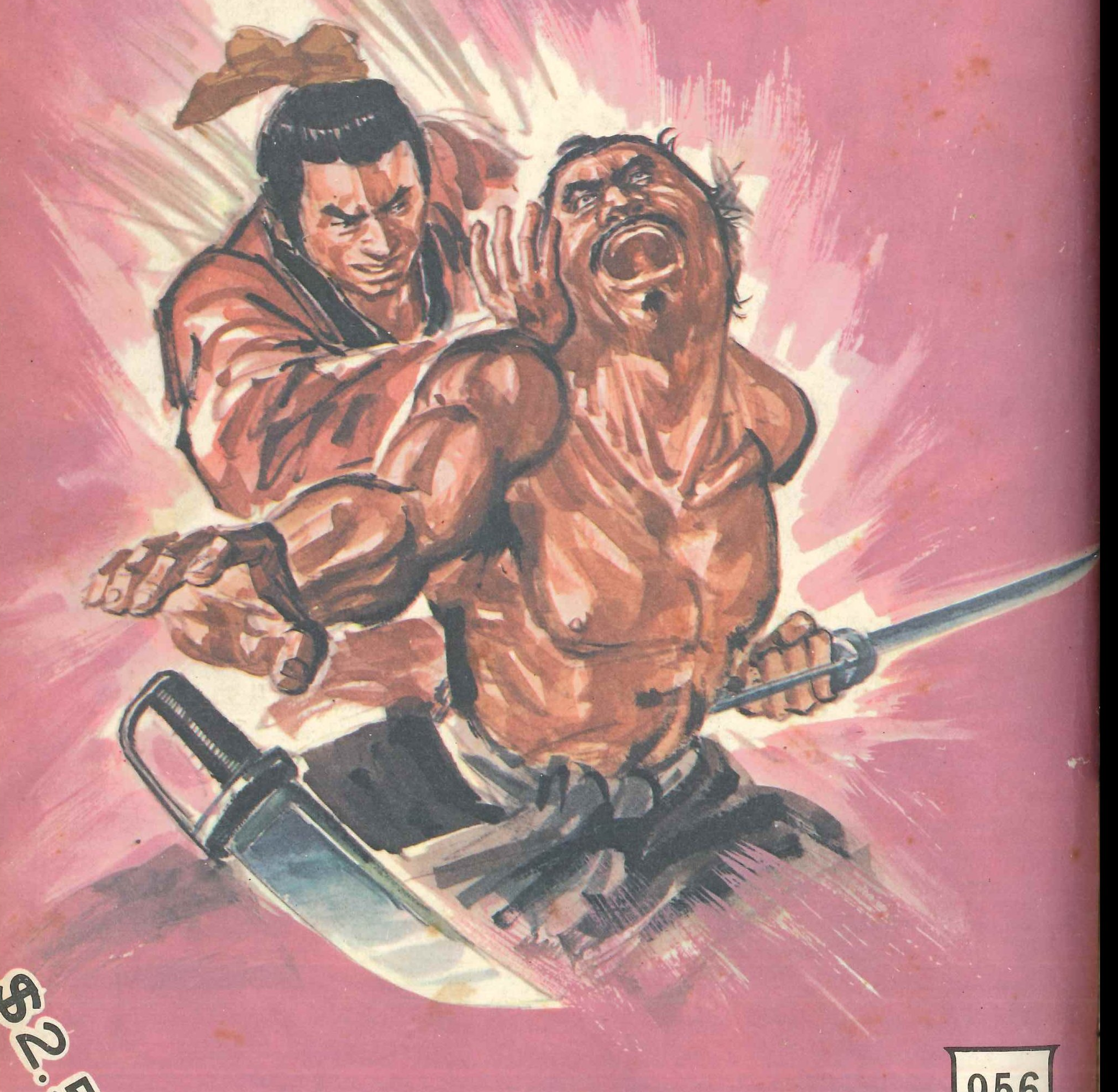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血洗黃金船（雪刀浪子傳奇故事）龍乘風·著

雪刀浪子與傖腦袋大俠，同時在情場上遭遇强敵。九虛觀內詭謀佈局，黃金船上羣雄會師，連番劇戰，步步驚心，絕無冷場。



$2.50

956

編後話 今期特選巨型小說是龍乘風的雪刀浪子故事「血洗黃金船」，是篇爲一部打鬥兇狠，險惡絕倫的動作武俠小說，內容情節全部充滿爆炸性氣氛，腥風血雨飄洒下的連場劇戰惡鬥場面，令人有震撼心弦之感！黃金船上羣雄大會師，暗湧潛伏，一觸即發，展開了一場驚天地、泣鬼神的海上殲霸戰！刺激成份，空前絕後！緊張過程，從所未見！保証令你嘆爲觀止，幸勿错過。

**　**　**

長篇武俠故事「未央劍」繼「春秋筆」完結後今期已開始連載，故事內容豐富，主角人物充滿傳奇性，他本來是個書呆子，後來竟然仗竹劍，走天涯，連敗武林高手，聲名大噪！過程曲折，耐人尋味！本故事由名家伴霞樓主執筆撰寫，敬希垂注。

**　**　**

「智取皇冠」是下期刋出的巨型鐵拐俠盜故事，三俠等人在故事中展盡所能，精彩絕倫，鬥智鬥力，層出不窮。愛好馬雲作品的讀者們切勿放過。

孫玉鑫的詭異中篇「石頭」亦是下期同時推出，是篇爲孫君繼「地道外」又一貢獻，敬請購閱。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拳壇逸事·功夫漫談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60.00
	一年港幣	$ 11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68.00
	一年港幣	$ 13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82.00
	一年港幣	$ 16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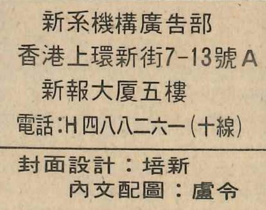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900　半年26期NT.$4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956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五角·

H.K.$2.50

Printed in Hong Kong

雪刀浪子傳奇故事

龍乘風・文
盧令・圖

血洗黃金船

豔如桃李　蛇蠍心腸

秋意漸深，月色朦朧。

蘇少蒼帶着他的劍，拖着一匹比他更疲倦的馬，來到了斷腸橋。

斷腸橋根本不能算是一條橋。

獨木橋還有一條木可以讓人走。

但斷腸橋却只是在兩邊絕崖中間，吊着一根繩索。

這一根繩索，就是每年都奪取了無數人性命的斷腸橋。

夜更深，風越冷。

他的馬已疲累無力。

但他的劍又如何？

×　×　×

長夜漫漫，絕大多數的人已在夢中。

但蘇少蒼沒有在這個時候睡覺，他只是等待。

等待黎明。

等待決戰。

他要殺五個人。

這五個人的名字，他已用自己的血，寫在一張白絹之上。他的左手沒有了尾指，那是他自己用劍砍下來的。

他用自己的血，寫上了五個仇人的名字。

×　×　×

月色雖然黯淡，但那張白絹上的血跡，依然清清楚楚地現出五個人的名字：

百里錟——山西太陽城主，外號火錟掌聖。

高天橫——蜀北臥雲樓主人，外號臥雲先生。

彭雨詩——海南派三大劍客之首，外號袖劍無雙。

翁白頭——江南名俠，外號震山叟。

孤鶴道人——來歷不明，劍法極高。

在這五個人的名字之後，還有五個斗大的血字：

殺！

殺！

殺！

殺！

殺！

×　×　×

黎明。

蘇少蒼等待的黎明終於來臨。

他相約仇人決鬥的時刻，就在此刻。

仇人果然沒有爽約，他已出現在斷腸橋的另一端。

他就是蜀北武林大俠，臥雲樓的主人臥雲先生高天橫。

高天橫只穿着一襲淺藍色，質料單薄的長衫，他雖然已五十多歲，但看來仍像年輕時般洒脫，充滿男性的魅力。

「高先生，你果然來了。」蘇少蒼挺着劍，一雙眼睛滿佈血絲。

高天橫輕輕一嘆，道：「閣下以別人的頭顱爲帖，在死人的臉上刺字相約，我又豈能不來？」

蘇少蒼冷冷道：「對待你這種豬狗不如的畜牲，手段只好偏激一點，那個人的

頭顱是你的心腹手下，早就該殺！」

高天橫嘆道：「你還年輕，說話難免稍欠分寸，我並不怪你。」

蘇少蒼道：「今日斷腸橋上，就是你我決定生死的地方。」

高天橫嘆道：「這條橋只不過是一根不太牢固的繩子，但是下面却是千丈絕壑，在這根繩子上動手，可不是一件有趣的事。」

蘇少蒼冷冷道：「決一死戰本來就不是一件有趣的事，但今天你已絕對無法逃避。」

高天橫負手而立，衣袂迎風飄蕩，忽然道：「你覺得這一戰你必勝？」

蘇少蒼冷笑道：「這一戰沒有必勝之道，但同樣也沒有必敗之理。」

高天橫道：「這是賭博。」

蘇少蒼瞪目冷喝：「你不敢在斷腸橋上跟我交手？」

高天橫忽然嘿嘿一笑：「不過，這一戰你早已敗了。」

蘇少蒼一怔。

他的臉色突然變得蒼白如紙。

因爲他的背後，已不知道在甚麼時候，無聲無息地出現了四個老人。

這四個老人，一個穿着朱衣，身高八尺，正是山西太陽城主火錟掌聖百里錟。

另一個年紀最輕，年約五十來歲的白袍人，正是海南派第一劍客袖劍無雙彭雨詩。

第三個人年紀最大，滿頭白髮，乃江南名俠震山叟翁白頭。

而第四個却是位出家人，他的身裁絕不比百里錟稍矮，但却瘦如竹竿，背上所負的劍比尋常刀劍長上一半，正是來歷不明，但却劍法極高的孤鶴道人。

連同高天橫在內，蘇少蒼竟已被他的五大仇人完全包圍着。

×　×　×

蘇少蒼從未料到，高天橫爲了要對付自己，竟然會聯同其他四個仇人，一起來到這裏。

他一向以爲高天橫很自負。

誰料到高天橫並不是自負的人。

他也沒有小覷蘇少蒼。

當他接到蘇少蒼的人頭帖後，便立刻用最快的速度，把四個老朋友都請來。

這四個都是他的老朋友。

而蘇少蒼的父親豈不也曾是他的老朋友之一？

但蘇少蒼的父親已經死了。

而且就是死在他們五個人聯手圍攻之下的。

蘇少蒼的父親，是中原武林最絕情的一個劍客。

他就是號稱絕情伏魔客的蘇不波。

但他只對黑道中人絕情。

對老朋友來說，他不但有情，而且人情味比誰都更濃厚。

然而，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五年前，霸陵山紫烟谷的一個隱士去世了。

這一個隱士，把一座彩玉雙獅球交了給蘇少蒼的父親蘇不波。

誰想到這一座彩玉雙獅，竟然有人肯出十萬兩黃金來收買。

但蘇不波拒絕了這一宗買賣。

他一向並不是個貪圖富貴的人，在他的眼中看來，十萬兩黃金和十萬兩泥土都是同樣不值一哂的。

可是，他的五個老朋友並不像他一樣視錢財如糞土。

他們殺了蘇不波。

然後把那座彩玉雙獅賣給了那個肯出價黃金十萬兩的人。

那時候，蘇少蒼不在中原。

他在西域，跟一個老喇嘛練劍。

蘇不波在十二年前，便把兒子送去西域一間藏廟裏，跟一個老喇嘛學習劍法。

這個老喇嘛曾到過中土一次。

那一次，他幾乎喪身在中原七大門派高手圍攻之下。

但蘇不波却在最後關頭，把他救出險境。

這個老喇嘛，就是西域三大奇僧之一的伽南法師。

伽南法師不懂法術，也不懂妖法。

但他的劍法却足以在中原武林稱霸，所向披靡。

如果不是七大門派高手突然無聲無息的向他突襲，伽南法師現在仍然會在中原，宣傳他所信的宗教。

他並不是個殺人者。

他只想把自己所信奉的宗教，傳入中土。

可是，他沒有成功，幾乎還丢了一條老命。

結果，他重返故地，蘇不波和他的兒子蘇少蒼一起陪他到達萬里之外的荒凉沙漠。

然後，蘇不波就和蘇少蒼在那裏住了三個月。

三個月後，蘇不波回中原了，但蘇少蒼却留在那裏，學習伽南法師的劍法。

× × ×

十二年來，蘇少蒼的劍法已獲得很大的成就。

但現在他以一敵五，情況却是極其惡劣。

火焱掌聖百里燄已向他逼近，一雙赤紅色的巨掌已開始作無情的襲擊。

蘇少蒼的劍立刻出鞘，一連向百里燄揮出十二劍。

這十二劍威力果然驚人，把百里燄逼退回去。

但海南派的劍客彭雨詩却在這個時候出手。

刷！刷！

兩柄銀劍，從彭雨詩的袖中彈出，像毒蛇般纏向蘇少蒼的雙腕。

蘇少蒼已無退路，唯有以單劍反擊對方的雙劍。

彭雨詩能够在海南派諸劍客羣中高踞首席位置，他的劍法當然有其獨到之處。

但蘇少蒼這一劍，竟然能把他的兩柄銀劍震回去。

然而，孤鶴道人的孤鶴劍却又同時擊出。

這完全是乘人之危的打法。

蘇少蒼目前雖然還能抵抗，但時間一長，他就絕對不能再支持下去。

孤鶴道人、彭雨詩和百里燄，分別此起彼落的，用車輪戰法來消耗蘇少蒼的體力。

蘇少蒼劍法雖已盡得伽南法師眞傳，但論到內力修為與經驗方面，他是絕對無法與孤鶴道人，彭雨詩和百里燄比擬的。

更何況斷腸橋的彼端，還有一個臥雲先生高天横，而孤鶴道人身後，又還有一個未曾動手的震山叟翁白頭？

所以，誠如高天横所言，這一戰他早已敗了。

無論是誰，以一敵五，而且敵人又是這五個來自天南地北的武林大俠，恐怕是勢非落敗不可。

本來，蘇少蒼是可以渡過斷腸橋，從高天横那裏殺出一條血路的。

但高天横是條老狐狸，他怎會不算到蘇少蒼極可能會有此一着？

所以，他的手裏，早已拿了一把削鐵如泥的寶刀。

只要蘇少蒼有企圖渡橋舉動的話，他就會毫不考慮的一刀揮斷這條橋。

這條橋只不過是條繩索，在高天横的寶刀一揮之下，又焉有不應聲立斷之理？

蘇少蒼雖然缺乏江湖經驗，但這種形勢他畢竟還是一眼便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他根本已無退路。

× × ×

蘇少蒼接了百里燄、彭雨詩和孤鶴道人各一百招。

每一個人一百招，合起來一共是三百招。

在最後的幾十招之內，蘇少蒼根本就不是接招，而是捱招。

他的左肩上中了百里燄一掌，左腿和腰間都被孤鶴道人的劍所傷。

不出五十招之內，他必定會死在這三個人聯手圍攻之下。

就在這個時候，一直沒有開口的震山叟翁白頭突然悠悠笑道：「這個小伙子的劍法果然不錯，老夫也想討敎幾招。」

他一開口，百里燄、彭雨詩和孤鶴道人便都一齊退下。

百里燄哈哈一笑，道：「翁老兒，畢竟你也技癢起來了。」

翁白頭臉色忽地一沉，笑意全消，冷冷道：「甚麼技癢不技癢?這是蘇不波老鬼唯一留下來的血脈，若不斬草除根，大家都沒有一覺睡得安樂。」

高天横在對崖大聲道：「翁老兒說得不錯，最好快點動手。」

翁白頭一雙森冷的目光，猶如兩支利箭，直盯着蘇少蒼。

他已負傷。

而且傷勢還頗嚴重。

就算翁白頭不動手，他也隨時會有倒下去的危險。

連蘇少蒼自己，却不知道自己能够支持到甚麼時候。

翁白頭忽然輕輕嘆了口氣，道：「實在說一句，老夫和令尊到底還是一塲老朋友。」

蘇少蒼想破口大罵翁白頭。

但他現在連站都險險站不穩，又何來氣力破口大罵殺父仇人？

翁白頭顯然已看穿了他很虛弱。

就算是個鐵打的漢子，也禁受不起這

種接二連三的嚴重創傷。

翁白頭又長長的嘆息了一聲，向絕壑下伸手一指：「下面就是你葬身之所，你去吧，我們都不想親手殺死絕情伏魔客的兒子。」

蘇少蒼恨不得把這個滿頭白髮的江南名俠震山叟，活生生的撕開，然後再把他的七竅五臟，全都挖了出來。

但他知道自己已永遠沒有這個機會。

他已失敗。

徹頭徹尾的失敗。

而且在第一次的復仇行動便告徹底失敗。

翁白頭刺耳的聲音又再响起。

其實這個老人的聲音很柔和，並不難聽，但現在蘇少蒼聽來，他的聲音簡直比烏鴉唱歌還更刺耳百倍，只聽得翁白頭淡淡的道：「你跳下去吧，山壑下面的餓狠，會給你一個最痛快的葬禮。」

蘇少蒼無言。

他甚麼話都沒有說，挺着最後一口氣，跳下了千丈絕壑之中。

× × ×

旭日剛昇起。

但一個原本前途像旭日般輝煌燦爛的青年，却跳進了千丈絕壑不見底的深處。

翁白頭微笑着。

但忽然間他又在嘆氣。

他是江南名俠，素有仁義之稱。

現在一個有為的青年倒下去了，他又怎能不惋然嘆息呢？

× × ×

旭日雖然早已昇起，但在這裏，仍然光綫黯淡得有如黑夜。

因為這裏就是千丈絕壑下不見底的深處。

司馬血獃在這裏已有整整一日一夜。

他本是殺手之王，他的「業務」似乎蒸蒸日上，許多武林中人都找他去辦事。

他殺過不少人。

但他也救過不少人。

他原本只替別人去殺人。

但現在，他連救人也成為職業中的一部份了。

他獃在這裏，當然有代價。

有人出價三萬兩，要他獃在這裏，救一個名叫蘇少蒼的小子。

那人告訴司馬血，蘇少蒼將會在今天黎明時份，從斷腸橋上摔下來。

司馬血此時的任務，就是要救蘇少蒼一命。

司馬血雖然覺得這件事很奇怪，但他仍然把這宗任務接下。

一個人忽然從千丈高空摔下，當然非死不可。

但司馬血却馬上去找老百奇。

老百奇是一個老木匠的名字，造屋，造船，甚至造戰車他都很在行。

他有十二個徒弟，每一個都是老百奇親手訓練出來的木工好手。

老百奇認識司馬血，而且還與司馬血很有交情。

四年前老百奇的老伴被一個土豪惡霸打死，肇事原因原來只不過為了他的老婆無意瞪了那個惡霸一眼。

那個惡霸覺得這個老太婆不順眼，於是就迎面向她打了三拳。

老百奇不懂武功。

他的老伴更是個手無縛鷄之力的孱弱老婦人，這惡霸却能力舉千鈞，他這三拳打下去，那裏還有這個老太婆的活路？

於是，老百奇的老伴死了。

死得無辜，死得殘酷。

沒有人肯替老百奇出頭，甚至連官府也怕了這惡霸的勢力。

但司馬血不怕惡霸。

他也不怕任何的惡勢力。

他找着了這個惡霸，把自己的碧血劍雙手奉送給他。

惡霸捧着這把天下 叟的碧血劍，正在讚不絕口的時候，司馬血突然微笑着對他說道：「這是在下送你的一點小意思，但有一個條件。」

惡霸轟聲道：「你要甚麼條件儘管說，三幾百兩銀子，甚至一千八百，都不成問題。」

這惡霸明知這是把寶劍，却還只願出一千幾百兩銀子，這種人不是存心強買強賣，就是眼界低得可憐。

司馬血也沒有生氣，只是淡淡的笑道：「這個條件很簡單，只要你捱得住我三拳，這把碧血劍就是屬於你的。」

惡霸鬚眉皆豎，瞪着司馬血：「捱你三拳，這把是碧血劍?你是甚麼人?」

司馬血沒有開口回答。

他的回答就是他的拳頭。

砰！砰！砰！

惡霸的臉，忽然就連續被司馬血的拳頭打了三下。

這三拳看來並不快，偏偏就叫這個平時打慣了別人的惡霸閃避不開。

這三拳看來也並不打得怎樣重，但這個身裁魁梧宛若巨熊的惡霸竟然就像個大元寶也似的仆下，倒臥不起。

他這一倒下，就永遠都沒有再醒過來了。

老百奇的仇，終於由司馬血代替他報了。

從此之後，老百奇便把司馬血當做大恩人，恩公前恩公後的，嚇得司馬血遠走天涯，再也不敢見老百奇。

他一向很怕別人對自己客客氣氣。

但他更怕別人對自己奉若神明般的膜拜，你越把他當做恩人，他就越會開溜大吉。

他已許久沒有再見老百奇，就是為了怕被人稱呼他恩公。

但這一次，他却沒有辦法不找老百奇帮忙。

只有老百奇和他的十二個徒弟，才能在這個絕壑深處架起一座巨大的吊網。

老百奇沒有問司馬血，為甚麼無緣無故的要在這種地方架起一座巨大的吊網。

他只是率領着十二個徒弟，用最純熟最快捷的手法。遵照司馬血的吩咐把吊網架起。

工程完成之後，老百奇就和他的徒弟離開這裏。

而司馬血，他必須等待。

他要等待蘇少蒼從斷腸橋上摔下來。

× × ×

果然，在黎明時份，眞的有個人從上

面摔了下來。

連司馬血都覺得這件事的確是不可思議。

從斷腸橋摔下來的，是個二十五六歲左右的年青人。

他手裏有一把劍。

這把劍雖然比不上司馬血的碧血劍，但却也是罕世難求的利器。

這個人當然就是蘇少蒼。

如果深壑中沒有這一座巨大的吊網，恐怕他現在已經粉身碎骨。

但司馬血縱身到吊網上一看，却也不禁爲之一呆。

只見蘇少蒼已經像死人般攤在網上，臉如紙白，渾身鮮血，他究竟是活人還是個死人，倒也難以在一時間看得清楚。

司馬血苦笑一下。

這三萬兩銀子的酬勞，眞還不容易賺到手。

救人須救澈。

蘇少蒼如果還未嚥氣，司馬血的痲煩可就大了。

但他寧願痲煩一些，也不希望這個年青人已經嚥了氣。

× × ×

魔雁山是一座很難看的山。

這座山光禿禿的，寸草不生，就像一個刨乾淨了皮的大芋頭。

但這魔雁山裏却有一個很美麗的莊院，佔地逾數十畝。

這個莊院的主人也很美麗，是個看起來只有十七八歲的艷婦。

她看來只有十七八歲，但實際的年齡，却是十七加十八。

她已三十五歲。

由十七歲開始，她便已不停的玩弄男人。

在那時候，眞正敢玩弄女人的男人還不多見，而玩弄男人的女人，更加彷如鳳毛麟角，絕無僅有。

但她却是絕無僅有之中玩弄男人最兇，胃口也越來越大的一位。

她有一種清麗脫俗的美。

但在這種超俗的氣質裏，她又具備某種原始、野性的誘惑力，她不笑時已經很動人，一笑之下，彎彎眸子裏的媚態簡直就足以纏綁着世間上每一個男人的心。

十八年來，沒有任何一個男人能抗拒沐春夫人的誘惑。

死在魔雁山沐春院的男人，據說早已超過了一百數，而且多半都是在江湖上大有來歷的人物。

最可愛的女人，往往也是最危險的。

× × ×

沐春夫人不但在玩弄別人，也在玩弄自己。

她玩弄別人的感情，也玩弄別人的生命。

結果，她還是遭遇到了報應。

就在她今年三十五歲生辰的時候，她與江湖上一個放蕩不羈的浪子共聚一起。

她覺得這個江湖浪子有時候很野性，但有時候却比老人家還更穩重。

但總括來說，他還是一個很令她感到刺激的男人。

她決定要在這個浪子的身上，好好享受一下三十五歲的生辰。

一個女人的三十五歲，是不是太遲暮了一點？

不錯，即使她現在臉上連一條皺紋都沒有，但畢竟她的心已開始老了。

她儘量要痲醉自己。

她要在他的身上，找回自己昔日的青春，重溫十八年前初夜的旖旎。

可是，他並沒有令到她得到任何的歡樂。

他在她最渴望男人擁抱的時候，輕輕的拔出了一柄銀光雪亮的刀。

他的聲音，也變得比刀鋒還更鋒利，冰冷。

「我是來殺妳的。」

「爲甚麼你要殺我？你忍心嗎？」沐春夫人雖然有點吃驚，但神態仍然極爲鎭靜。

這種事，她已遭遇過十一次。

但她現在還是活得好好的，反而那十一個曾經想殺她的男人，現在都已掉進鬼門關裏。

但這個浪子却好像和那十一個男子有點不同。

那十一個男人雖然曾經想動手殺她，但到最後關頭，竟然沒有一個眞的忍心下手。

沐春夫人的確是一個充滿女性魅力的天生尤物，他們連在夢中都未曾見過如此美麗的女人，手裏的武器又如何能下得了手？

沐春夫人從他們的眼中，可以看得出這些男人心裏的矛盾變化。

到了最後，肉慾還是埋葬了他們的殺機。

她覺得這一些男人愚笨如驢，骯髒如豬。

但她偏偏就喜歡玩弄這些驢，陪着這些豬，她要把天下間所有的男人都騙光，殺光。

連她自己都覺得有點無法解釋。

她從來都沒有被男人欺負過，但她却視天下男人如仇敵。

她從不騙女人的錢。

她也從來不殺別的女人。

但她却是男人的尅星。

只不過，第十二個要動手殺她的男人，却也是她的尅星。

× × ×

沐春夫人能夠傾倒衆生，縱橫天下十八年，當然武功絕不會弱。

她甚至連頭髮裏都藏着八種厲害的暗器。

但碰到了這個浪子，就只好算是她的倒霉。

她一連使用出十七種暗器功夫，再加上三百三十六招素女斷筋手，但却連對方的衣角都沾不着。

但對方只使出了一刀，便在她那嫩滑雪白的粉頸上，刺穿了一個血洞。

直到最後一刹那，她總算認出了這柄刀，也認出了殺她的浪子是誰？

這柄刀就是昔年風雪老祖睥睨中原，所向無敵的風雪之刀。

這個狠心殺她的人，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沐春夫人雖死，但她沒有後悔！

她早已知道自己罪惡貫盈，遲早都會死在別人的手下。

能死在雪刀浪子龍城璧的刀下，總比病死，老死更痛快。

她怕病，更怕老。

但現在她不再會有病，也不會老。

死亡，已結束了她心裏的一切恐懼，也結束了她充滿罪惡，充滿血腥的一生。

× × ×

龍城璧親手殺了沐春夫人。

也親手埋葬了她。

沐春院的僕人，丫環，其中不乏武功深藏不露的高手。

但他們並沒有爲沐春夫人復仇。

因爲他們都知道這一天遲早是會降臨的！

沐春夫人死後，他們便靜悄悄的離開了沐春院，離開了魔雁山。

但龍城璧仍然留在那裏。

因爲他本來就是個處處爲家，到處流浪的人。

沐春院現在雖然變成很清冷，只剩下他一個人，但他並不在乎。

他留下，獨自在這間佔地廣闊的院子裏，看梧桐葉的謝落。

魔雁山雖然寸草不生，但沐春院却例外。

梧桐葉落。

秋菊却已盛開了。

× × ×

龍城璧殺沐春夫人，並不是爲了自己，而是爲了朋友。

他有四個朋友，都死在這個艷如桃李，但却蛇蝎心腸的女人手下。

他要阻止這一種悲劇繼續發生。

於是，他立下了重誓，一定要把這一隻胭脂虎除掉。

他終於辦到了。

但殺人之後的那種空虛，却使他感到情緒低落，疲倦，而且想喝大量的酒。

沐春院有三個地窖。

每一個地窖裏都有酒。

但龍城璧却發覺，這三個地窖裏，絕大部份的酒都有毒，而且毒性很猛烈。

其中也有一部份是迷魂藥酒。

這些酒，能使內功最好的人在半晌之間完全失去知覺。

找了半天，他終於找到了幾罎沒有毒的酒。

但令他感到啼笑皆非的，就是這幾罎沒有毒的酒，酒質是所有的酒中最劣的幾罎。

沐春夫人這個狠毒的女人，的確殺之不枉。

× × ×

龍城璧在這裏看了五天日出，五天日落。

到了第六天早上，他忽然發覺這個本來已很清冷的沐春院，變得熱鬧起來。

魔雁山原本是光禿禿的一座山。

但在這座光禿禿的山上，不知道甚麼時候已搭起了十三個黑色的巨大帳篷。

每一個帳篷的上面，都插着一支小小的金旗，金旗上都繡着一朵黑色的小花。

這是甚麼標誌？

在黑色帳篷裏的，又是些甚麼人？

龍城璧覺得很奇怪。

但他仍然很鎭靜，鎭靜得還想繼續舒舒服服的再睡一覺。

但在這時候，司馬血來了。

× × ×

司馬血不是「來了」，而是他根本早就已經在沐春院中。

沐春院最少有八個大廳，三四十間房子，司馬血就是在最中的那個大廳中冒出來的！

龍城璧看見了司馬血，一點也不感到奇怪！

他本來就約定司馬血在這裏見面。

六日之前，他們在裕市分手！

裕市，就是老百奇居住的那個市鎭。

司馬血忙於去找人，龍城璧却忙着去殺人，於是他們在裕市塡飽了肚子之後，便各奔前程。

龍城璧臨分手時對司馬血道：「十天之內，我必在魔雁山沐春院中，無論到時我是死是活，我都會留下。」

現在只不過是第六天，而司馬血就來了。

× × ×

龍城璧看着司馬血，發覺他的臉色不太好。

司馬血苦笑一聲道：「我給十三個鬼鬼祟祟的傢伙跟踪了五日五夜，精神自然差了一點。」

龍城璧直到現在才明白，魔雁山上那十三個黑色帳篷的人，原來是爲了司馬血而來的。

龍城璧道：「他們是誰？」

司馬血搖搖頭，道：「這十三個人都詭異絕倫，輕功頗高，但看來不像是中土人氏！」

「不是中土人氏？」龍城璧更感到奇怪，道：「你有沒有跟他們動過手？」

司馬血嘆了口氣，道：「我要照顧着一個已經死了八成的渾小子，又怎麼可以貿貿然向這十三個人宣戰？」

龍城璧一呆，道：「你救的人受了重傷？」

司馬血道：「他中了別人一掌，又捱了幾劍，直撐到現在，既未嚥氣，亦無起色。」

龍城璧皺眉道：「你的醫道未免差了一點。」

司馬血苦笑着：「我是個職業殺手，可不是個大夫，如果早知道從斷腸橋掉下來的，竟是個身受重傷的人的話，這宗買賣不幹也罷。」

龍城璧道：「誰叫你早已收了別人的酬勞？」

司馬血道：「這個蘇少蒼倒是個要命的疔瘡，武功既然不濟，爲甚麼明知送死也要跟別人在斷腸橋上決鬥。」

龍城璧道：「這種事除了他自己之外，誰都不知道爲甚麼，也許在決鬥的時候，忽想發生了某種令他意想不到的變化，亦未可料？」

江湖中風雲險惡，許多事情是令人無法在事前估計得到的。

× × ×

蘇少蒼仍然昏昏迷迷的，他正躺在一

張軟綿綿的大床上。

龍城璧視察過他的傷勢，發覺劍傷雖然深可見骨，但並不致命。

眞正棘手的，是他在左肩上所中的一掌。

他左肩上一大塊肌肉，却彷彿已被火燒焦了一樣，而且已開始陣陣發臭。

「好厲害的火焰神掌。」龍城璧嘆口氣，忽然盯着司馬血：「你打算把他怎樣？由你來醫治，一直醫到他重傷而死？」

司馬血臉上陣紅陣白。

「我沒有這種打算，」他沉吟片刻，道：「我的醫道本來就不行，我想把他送去醫谷，讓許谷主派幾個神醫去料理他的傷勢。」

龍城璧道：「救人如救火，你還在這裏呆甚麼？」

司馬血嘆息一聲，道：「但那十三個神秘人整天都跟踪着我，我若把他們引到醫谷，豈不是給許竅之帶來了一筆天大的痲煩？」

龍城璧冷冷一笑，把目光移到了那十三座黑色帳篷之上：「這十三個人若是敢再跟踪半步，蘇少蒼的性命就算是我包下來的，好歹也要讓他們知道，中原武林的武功也是不容欺負！」

司馬血精神一振，說道：「好，他們遇上了咱們，就只好算是倒足了一輩子的霉？」

龍城璧道：「沐春院後園還有一輛馬車，幾匹好馬，現在我就去備車，你準備把蘇少蒼抬上車廂之內。」

說完，一陣風也似的去了。

片刻，一輛馬車已駛到沐春院的大門外。

策駛馬車的，却不是龍城璧，而是一個看來幾乎連馬車都快要給他壓扁了的大胖子。

他不但胖得厲害，手裏捧着的大酒罈更嚇死人，裏面就算沒有一百斤酒，也最少有九十斤以上。

天下間的胖子雖多，但能喝下這許多酒的胖子，就只有杭州唐老人的兒子唐竹權一個。

除了唐竹權之外，誰都不會捧着一個如此特大的酒罈，而且還捧得這樣輕鬆愉快。

司馬血怔了怔，喃喃道：「倒不知道今天吹甚麼風，居然把這個抬不起的大胖子吹到魔雁山來了？」

龍城璧却早已打開了車廂門，叫司馬血抱蘇少蒼進入車廂之內。

唐竹權爲甚麼會忽然來到魔雁山？

這不但是司馬血心裏的疑問，連龍城璧也是大爲莫名其妙。

唐竹權雖然看來終日醉薰薰的，但眞正了解他的人，都知道這個醉胖子做事一向絕不胡塗。

如果他這個人像外表般渾渾沌沌，杭州唐家早就已經被人夷爲平地，他的妹妹唐竹君也不知被人搶走多少次了。

傾慕唐家二小姐的人，其中不乏江湖上頂尖的一流高手。

這些人武功高强，手段也挺厲害，但誰也不敢妄想去打唐家二小姐的主意。

自從龍城璧和唐竹君的戀情被傳開去之後，更有不少人都死了這條心。

他們既惹不起唐家父子，也惹不起雪刀浪子龍城璧。

可惜唐老人一向都反對龍城璧這個人，也反對自己的女兒和這個浪子來往。

然而，唐竹君深深愛上龍城璧，這早已是江湖中人盡皆知之事。

而唐竹權也一直是龍城璧的好朋友。

即使唐竹君不是他的妹妹，他都一定會是龍城璧的好朋友。

對唐竹君，龍城璧付出的是戀情。

而對唐竹權，他所付出的則是友情。

無論是戀情，抑或是友情，只要是龍城璧所付出的，你就絕對可以放心的接受下來。

他重視感情！他所付出的感情永遠都是珍貴而又眞摯的！

× × ×

唐竹權充任車伕，看起來好像連拉車的兩匹馬都已喝醉。

馬車顚簸不定的左右擺動，兜了一條最難走，也最遠的路離開了魔雁山。

龍城璧和司馬血都是聰明人，他們都知道唐竹權爲甚麼把馬車駛到這種難走而又遙遠的路上。因爲這條路，全無隱蔽之所，別人要跟踪，就會困難得多。

那十三個行動詭異的人似乎並沒有追上來。

離魔雁山不遠，就是裕市。

唐竹權忽然打開車廂的一個小窗，對司馬血道：「蘇少蒼的傷，並不一定要許竅之手下那些老渾蛋才治得好。」

司馬血苦笑道：「他傷得這樣重，恐怕醫谷中人也未必就能着手回春。」

唐竹權瞇眼一笑：「你知不知道蘇少蒼是給誰打傷的？」

司馬血一怔：「你知道？」

唐竹權淡笑着，手中韁繩一揚，道：「我也不知道。」

他喝了一大口酒，又道：「但我知道後面跟着的十三個龜兒子是誰。」

司馬血向後望去，那十三個詭異的黑衣人果然又已跟到。

司馬血冷笑道：「這十三個人像寃魂不散的纏着咱們，如果有人肯出一兩白銀的話，我敢保證他們立刻就要死在碧血劍下。」

龍城璧笑道：「人命越來越不值錢了，十三條人命只值一兩？」

唐竹權冷冷道：「他們的命，一兩銀子都不值。」

司馬血道：「他們究竟是誰？」

唐竹權哼了一聲，道：「他們都是病鬼，却又偏偏沒有病死。」

龍城璧的眼睛突然一亮，他已知道這十三個人的來歷：「難道他們就是倒楣大夫的那十三個病人？」

唐竹權道：「不錯，倒楣大夫原本叫做多眉大夫，他的眉毛很長，幾乎連眼睛都給自己的眉毛遮蓋着。」

龍城璧接了下去，道：「但自從他被這十三個病人纏着之外，多眉大夫便變成了倒楣大夫，這十三個病人不敢殺他，但他也不肯把他們的病完全治好。」

唐竹權道：「這十三個病人原是西域米博羅敎的高手，十年前挾技進入中原，

殺了不知多少漢人，還想建立一個米博羅教的中原總壇。」

司馬血問道：「米博羅教是甚麼宗教呢？」

唐竹權冷笑道：「米博羅的意思，就是滅漢。」

「滅漢？」司馬血面色一變，道：「好大的口氣。」

唐竹權繼續說道：「但這十三個西域高手，却在七年前集體得到一個怪病。」

司馬血道：「十三個人一起害病？」

唐竹權道：「不錯，這種怪病就是嘴裏吃東西，下面却不能排洩出來。」

司馬血道：「想不到口氣這樣大的人，連怎樣拉矢都不懂。」

龍城璧悠悠一笑，道：「這種病雖然聽來不覺得怎樣，但你若吃了東西，却在肚子裏憋上十天八天，這種痛苦也是不足爲外人道之至的。」

唐竹權道：「他們得到了一個這樣的怪病，醫來醫去都醫不好，偏偏却給倒楣大夫碰上了。」

龍城璧道：「他們强迫多眉大夫替他們治病，但治來治去，都是治標不治本，隔了一個月左右，又再舊病復發，非要多眉大夫再重新醫治不可。」

唐竹權道：「其實倒楣大夫不是醫技不足，而是不想把這羣豺狼的病治好，否則將來他們橫行無忌，遺禍就大了。」

司馬血道：「這件事倒也有趣，如果倒楣大夫死了，他們豈不是要活活給脹死了？」

語音一頓，又道：「倒不知道他們爲甚麼會害上這種怪病？」

唐竹權忽然神秘地一笑，淡淡的道：「七年前，這十三個龜兒子來到了杭州，想把杭州攪得滿城風雨，却遇上了一個醉鬼，在客棧內的飯餸裏，神不知鬼不覺地做了些手脚，自此之後，他們的怪病就出現了。」

司馬血眼睛一亮：「那個在飯餸裏做手脚的人，難道就是你？」

唐竹權哈哈一笑：「不是我還會是誰？杭州是我的故鄉，誰想在杭州攪事，都首先要問問我肯不肯！」

司馬血道：「他們爲甚麼整天都跟着我？」

「不怕害臊，」唐竹權呸一聲，「他們不是跟着你，是跟着我這個大胖子。」

司馬血一呆。

唐竹權冷笑道：「我一直都跟踪着你，而她們又一直跟踪着我，所以你才以爲他們跟踪着你，這道理你現在弄清楚了沒有？」

司馬血總算弄清楚了這一點。

但他却又不明白唐竹權爲甚麼要跟踪自己。唐竹權揉揉大肚子，又道：「其實我也不是在跟踪你，只不過是好好看管着蘇少蒼，別讓他死掉而已。」

司馬血道：「你有辦法救他？」

唐竹權搖搖頭：「我只懂喝酒，不懂救人。」

龍城璧却淡淡笑道：「雖然他不懂救人，但他却已安排了一個最懂救人的大夫，來替蘇少蒼治理傷勢。」

司馬血道：「倒楣大夫？」

「不錯，就是倒楣大夫，」龍城璧悠然一笑，道：「如果我沒有猜錯，他現時就在裕市那幢唯一的客棧裏，等着他的十四個病人。」

天邪地煞　天誅地滅

倒楣大夫好像越來越倒楣了。

那十三個病人已經把他弄得團團轉，再加上一個差不多快要斷氣的蘇少蒼，自然令他忙得透氣不過來。

倒楣大夫原本叫多眉大夫。他的個子並不高大，年紀也不算老，但兩條眉毛生得又濃密又長，幾乎連眼睛都給遮蓋住。

倒楣大夫正在忙着給蘇少蒼施救，那十三個「老主顧」已騎着十三匹黑馬，來到了客棧門外。

倒楣大夫唉聲嘆氣的，頻頻道：「討厭！討厭！」

唐竹權瞪起一雙醉眼，道：「你還有甚麼話好說，這十三個妖怪是你自己纏上身的，如果當時你不去救他們，他們又怎知道你就是多眉大夫？」

倒楣大夫搖頭嘆息，道：「當時我並不知道他們就是米博羅敎的人，後來，唉，總之倒楣！倒楣！」

唐竹權嘿嘿笑道：「你把他們的怪病乾脆醫好，豈不天下太平？」

「天下太平？」倒楣大夫沉下了臉，道：「天下大亂才是眞的，我恨不得一刀一個，把這十三個王八都給做翻了。」

唐竹權看着他，眼睛裏忽然露出古怪的笑意，道：「你給他們的藥都加些砒霜，豈不是比用刀子殺人更加爽快？」

倒楣大夫皺眉怒道：「胡說！我畢竟是個救世治病的大夫，若連大夫都去殺人，還成甚麼世界？」

唐竹權緩緩道：「如果我出手把這十三個龜兒子都殺光，你怎樣謝我？」

倒楣大夫一愣。

過了好一會，他才嘆口氣，道：「我會送一口特巨的棺材給你，畢竟你還是我的朋友。」

唐竹權淡淡道：「你以爲這十三個龜兒子眞的很厲害？」

倒楣大夫苦笑道：「就算他們再不濟事，也有十三個人，十三把刀，而你却只有一雙肥肉手掌，和一個可以讓別人洗澡的大酒罈而已。」

「你錯了，」一直沒有開口的龍城璧忽然插口道：「他雖然是天下第一號醉鬼，但是他的唐門五絕指法，却非等閒之輩可比擬的。」

唐竹權又接道：「何況除了唐某之外，還有兩個惡人的尅星，有他們在，就算那十三個龜兒子本領再大十倍，恐怕也得全部躺下去。」

倒楣大夫面露疑惑之色，道：「這兩個人是誰？」

唐竹權緩步走了出去，聲音却從外面傳了進來：「他們就是雪刀浪子和殺手之王，這兩個人的名號你聽過了沒有？」

倒楣大夫呆住了。

龍城璧淡笑着，指着司馬血道：「他複姓司馬，而在下則姓龍。」

「你就是龍城璧?」倒楣大夫喃喃地看着這兩個年青人：「他就是司馬血?」

唐竹權的聲音又從外面傳了進來，道：「你別只顧發楞，好好醫治你的病人，外面那十三個冤魂不散的妖怪，保證一個都跑不了。」

他說着這幾句說話的時候，客棧門外已嘩嘩啦啦的打了起來。

接着，慘呼聲，悶哼聲不絕於耳，連龍城璧和司馬血都已開始動手。

× × ×

米博羅教的十三位高手能够在中原武林掀起一場風暴，他們的武功當然不弱。

但這一次他們遇上眞正的對手了。

唐竹權雖然外表看來肥大遲鈍，而且又醉薰薰似的，但等到他出手殺人的時候，他就一點也不鈍，一點也不醉了。

唐門五絕指法在江湖上享有盛名，當唐竹權施展出來的時候，米博羅教的高手還以為那只是平平無奇的虎爪功而已。

其實虎爪功也並不能用「平平無奇」這四字來形容，只是他們曾與幾個會練虎爪功，但火候僅得三四成的庸手過招，他們自然輕易取勝，所以才以爲虎爪功並不濟事。

但唐門的五絕指法，又豈是一般庸手所練的虎爪功所能比擬?

唐竹權一出手，幾招之間立刻就已把其中兩人的咽喉捏斷。

被唐竹權捏斷咽喉的兩人，武功本來極高，但他們做夢也未曾料到這個左手捧着大酒罎的胖子，竟然憑一隻右手便在刹那間連續發出八招。

他們每人都只能接下唐竹權三招，但第四招却已萬萬閃避不開去。

米博羅教在中原武林爲惡多年，還是第一次遇上這樣可怕的對手。

他們跟踪唐竹權，早已有動手之念。

他們已查出七年前在客棧裏，令到他們一齊害上怪病的人就是唐竹權。

他們一直沒有動手，就是對於唐竹權的武功，畢竟還有忌憚之處。

他們正在等待强援。

只要强援一到，這十三個米博羅教的高手就會採取最殘酷的報復行動，來對付唐竹權。

可是他們援手還未到，唐竹權便已殺陣而出。

還有跟在他後面的兩個年青高手，一刀一劍的威力，更是大出他們意料之外!

× × ×

米博羅教這十三位高手，竟然在這三人的手下，全部崩潰敗陣。

這是他們事前無法想像的事。

司馬血的碧血劍，殺人最快，也殺得最多。

反而打頭陣的唐竹權殺了兩人之後，便索性站在一旁，好像隔江觀火似的看着別人拚命。

轉眼之間，十三個黑衣人都已死在龍城璧和司馬血的劍下。

唐竹權突然大笑道：「若不是這十三個龜兒子的武功太不濟事，就是你們的刀劍太厲害，倒楣大夫從此大概不會再倒楣了。」

突聽一人冷冷地從客棧裏道：「倒楣大夫的確不會再倒楣，因爲他已經倒了下去。」

× × ×

「已經倒了下去」的意思，就是等於說倒楣大夫已經死了，而且殺他的就是這個在客棧裏說話的人。

每一個人都明白這句說話。

但龍城璧等人却不明白這個人爲甚麼要殺倒楣大夫。

只見客棧裏一張長櫈上，端端正正地坐着了一個人。

一個男人。

雖然還是大白天，但這個人看來就像是個殭屍。

他的臉白慘慘的，顴骨突出很高，一張口大如血盆，但却沒有鼻樑。

他不但沒有鼻樑，簡直就連鼻子都看不見，只有兩個又黑又深的鼻孔。

唐竹權一看見這個人，就覺得倒胃。

司馬血却已像一支箭般衝進房裏，看看倒楣大夫是不是眞的已遭毒手。

果然，倒楣大夫死了。

而蘇少蒼却已不在床上。

× × ×

倒楣大夫的死因，司馬血看得很是清楚。

他是被一條馬鞭活生生勒死的。

馬鞭仍纏在他的頸上。

司馬血立刻從房間的一個窗戶縱身出去。

外面是一條後巷。

後巷裏沒有人，但却有一條狗。

這條狗的命運，也和倒楣大夫一樣，頸上被一根馬鞭勒着，活生生的勒死。

後巷有一幅古老的圍牆，圍牆上有八個血字。

這些血是狗血。

原來這條狗不但被勒死，而且還被破開了肚子，灑得滿地都是狗血。

只見這八個血字寫着：「多管閒事，天誅地滅!」

天誅地滅!

司馬血憑着這四個字，已猜出坐在客棧那個殭屍般的男人的來歷。

同時，他也知道擄去蘇少蒼的那人是誰了。

一想起了兩個人的來歷，連司馬血這種天不怕地不怕的人，都爲之眉頭一皺。

× × ×

龍城璧比司馬血更早知道這個殭屍般男人的來歷。

他就是近十年來，邪魔道上崛起得最快，聲名也最恐怖駭人，曾在三日之間連殺三百零九人，號稱「天邪地煞，雙魔追魂」的地煞殭屍鄒素冠。

龍城璧曾與天邪地煞有過一面之緣。

那時候，龍城璧在江湖行走還不够一個月，並不知道這兩個人就是手段兇殘，滿身血腥的天邪地煞。

等到他發覺這兩個人原來就是天邪地煞的時候，他們已在凉州道上，殺了三十六個鏢局的鏢頭和趟子手，搶走了一批價値連城的紅貨。

這件事，龍城璧一直覺得很遺憾。

如果當時他能够早一點知道他們的身份，那三十六條人命可能還會活到現在。

經過了這許多年，龍城璧仍然沒有忘記這兩個心狠手辣的魔王。

鄒素冠顯然已看穿了龍城璧的心事。

這時候，司馬血已從外面兜了一個圈子，又再走進客棧之內。

「你就是地煞殭屍鄒素冠?」

「我的確就是鄒素冠，」鄒素冠雙手一揮，道：「司馬血，你也未免太多管閒事了。」

司馬血冷冷道：「你這句話是甚麼意思?」

鄒素冠嘿嘿一笑，道：「你不應該插手去管蘇少蒼的事，你以爲憑你的力量，就可以鬥得過他的敵人?」

司馬血道：「那麼你就是蘇少蒼的敵人?」

鄒素冠搖頭道：「不是，我是蘇少蒼的朋友。」

司馬血道：「他的人呢?」

鄒素冠道：「他已被我的老拍檔天邪斬仙叟帶走了。」

司馬血勃然道：「斬仙叟符歷算是甚麼東西，竟然敢動我的人?」

鄒素冠冷然道：「誰是你的人?」

司馬血道：「蘇少蒼。」

鄒素冠冷冷一笑：「我早已說過，憑你的力量，絕不足以鬥得過他的敵人，所以，不能讓你來保護他。」

司馬血怒道：「難道蘇少蒼要由你們兩個人不似人，鬼不似鬼的傢伙保護?」

鄒素冠板着臉，道：「你說對了。」

司馬血忽然不開口了。

碧血劍却在這個時候出鞘，直指着鄒素冠。

鄒素冠冷冷道：「你想試試我的武功嗎?」

司馬血仍然不說話。

刷刷兩聲，劍鋒忽然倒轉向後，整個人也像閃電般衝出客棧之外。

客棧外有人。

那是一個臉上帶着詭秘微笑，手裏握着一柄四尺長，灰黑色巨斧的白袍老叟。

× × ×

司馬血兩劍突發，走勢疾逾流星，雖然只是兩劍，但已灑開一重天羅地網，將白袍老叟的每一處退路都封死。

白袍老叟不能退，只能招架。

巨斧一揮，劍光突歛。

好厲害的一斧。

這一斧雖然傷不了司馬血，但已把他的兩劍完全化解。

司馬血回劍入鞘，整個人就像釘子般釘在地上。

「你果然就是斬仙叟符歷。」

白袍老叟目中露出一股溫柔的笑意：「你識不識字?」

龍城璧和唐竹權都覺得有點奇怪，不知道符歷爲甚麼會問司馬血識不識字。

司馬血却心裏有數。

他當然還沒有忘記後巷圍牆上，那八個用狗血塗上去的大字。

司馬血冷冷的看着符歷，道：「多管閒事，天誅地滅?」

符歷突然大笑：「你知道這便好辦，你並不像個笨人，相信你一定會明白我的意思。」

司馬血沉下了臉，冷冷道：「我不明白。」

符歷笑聲倏歛，道：「你們三個人馬上離開這裏，蘇少蒼的事，就只當沒有看見過。」

司馬血道：「你把他怎樣了?」

符歷道：「你放心，他仍然活着，如果我要殺他，又何必把他帶走?」

司馬血道：「我不明白你爲什麼要這樣做?」

符歷乾咳一聲道：「你不明白的事還有很多，但你只要明白一件事就够了。」

司馬血道：「甚麼事?」

符歷道：「想殺蘇少蒼的人，勢力極龐大，而想保護蘇少蒼的人，力量也絕對不弱，這一趟渾水，你們最好兩邊都不幫，否則……」

唐竹權截口道：「否則又怎樣?」

符歷冷冷答道：「否則，你們就算是死定了。」

唐竹權揉了揉大肚子，長長的嘆了口氣，道：「我現在已明白你們兩個究竟是甚麼人了。」

符歷道：「你認爲我們是甚麼人?」

唐竹權淡淡道：「你們是敲竹槓的人，你們既不屬於要殺蘇少蒼那一派，也不屬於要保護蘇少蒼的一派，你們是販賣蘇少蒼性命的生意人。」

龍城璧一面聽，一面不住的點頭。

顯然，他也同意唐竹權的見解。

天邪地煞皆齊幽幽地發出微笑，好像已經默認。

龍城璧替唐竹權說了下去：「就憑你們兩個，還不敢做出這種事，在你們的背後，還一定有個更大的後台老闆，否則，你們又怎麼敢去惹這兩派系的人物?」

鄒素冠桀桀道：「說得好。」

唐竹權道：「你們是打算把蘇少蒼的性命當是一件貨，誰出得起最高的價錢，就把他讓給誰?」

鄒素冠道：「不錯。」

唐竹權笑了。

他想殺人的時候，也會笑成這種樣子的。

但現在他沒有動手，只是問鄒素冠：「你的後台大老闆是誰?我可以跟他討個價錢。」

鄒素冠沒有回答。

客棧的一間房子裏却忽然傳出一把很溫柔的聲音：「唐大少爺肯出價買蘇少蒼的性命，老夫自然求之不得。」

唐竹權和龍城璧的臉色驟然一變。

房子裏的人還未露面，客棧的四週已忽然冒出了二十八個人。

這二十八個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賣燒餅的小販，有滿嘴黃牙的污穢老頭，有三姑六婆，也有侏儒和身型高大得令人出奇的大力士。

他們的裝束打扮雖然完全不同，但明人一眼便可以看出他們都是久經嚴格訓練，舉手投足之間皆可殺人於無聲無息之中的殺手。

司馬血的臉色，比唐竹權和龍城璧變得更加難看。

因爲客棧的一間房子裏，已打開了門，走出了一個人。

這人的頸子上，還緊緊的纏着一條馬鞭。

他竟然就是司馬血曾經斷定他已經被勒死了的多眉大夫！

× × ×

多眉大夫！

現在無論是誰，都不會再叫他是個倒楣的大夫。倒楣的不是他，而是那些一向以爲他倒楣的人。

連唐竹權都忍不住要暗暗喝采。

「好一個多眉大夫，原來却是個深藏不露的老狐狸。」

多眉大夫淡笑着，從房子裏走出來，對唐竹權道：「這幾年來，你一向都很關心老夫，而且還替我解決了十三個討厭的病人。」

唐竹權捧着大酒罎，好像已被氣得連酒都不想再喝。

多眉大夫又笑瞇瞇的走上前，道：「就憑着這一件事，出價方面你可以獲得優先權，只要老夫對價錢滿意，蘇少蒼就可以立刻獲得釋放。」

唐竹權悶哼一聲，道：「我出價五千兩。」

「五千？」多眉大夫睜目道：「蘇少蒼的性命只值五千兩銀子？」

唐竹權冷冷道：「不是銀子，而是金子！」

多眉大夫頻頻搖頭：「五千两黃金，仍然太少太少了。」

「一萬两又如何？」

多眉大夫仍在搖頭。

唐竹權不再出價了。

龍城璧對多眉大夫道：「你究竟想要多少？」

多眉大夫背負雙手，踱着方步，沉思片刻才道：「黃金五萬，另外再加上人頭三顆。」

「你想要誰的人頭？」龍城璧冷冷道：「總不會要咱們三個的腦袋罷？」

多眉大夫哈哈一笑，道：「當然不會當然不會。」

龍城璧冷笑着，道：「那麼你想咱們動手殺誰？」

多眉大夫緩緩地把目光轉而停在客棧門外。

外面有十三個死人。

這十三個死人，本來是多眉大夫的病人，也是西域米博羅教的高手。

多眉大夫忽然重重嘆了口氣，道：「你們把米博羅教的十三刀使全部殺光，這筆賬米博羅教將來一定會算在老夫頭上的，解鈴還須繫鈴人，你們現在大概應該明白我想殺的人是誰了？」

龍城璧道：「你想咱們把米博羅教一正二副三位教主殺死？」

多眉大夫慢慢的點了點頭：「這件事你們一定要辦到，否則，麻煩可大了。」

唐竹權冷笑着：「這只是你自己的麻煩，干老子屁事？」

多眉大夫道：「別忘記你才是殺十三刀使的兇手，米博羅教要尋仇，第一個要殺的恐怕就是杭州唐家滿門老少。」

唐竹權大笑：「我若怕甚麼米博羅教，也就不會動手對付十三刀使，既已動手，却又還怕他甚麼正副教主活王八？」

多眉大夫道：「你們若不肯殺那三位教主，蘇少蒼便死定了。」

龍城璧淡然一笑，道：「米博羅教三位教主遠在西域大漠之地，殺他們又談何容易？」

多眉大夫冷笑道：「你的意思是找他們不容易？還是殺他們不容易？」

龍城璧還未回答，客棧門外已响起了兩個人沉重的聲音。

「想找米博羅三位教主並不容易。」

另一人道：「想殺他們也不容易。」

先前說話的人又接道：「但這兩件不容易辦得到的事，咱們都已辦妥了。」

幾句話說完之後，就有三顆血淋淋的人頭，從客棧門外擲了進來。

接着，客棧大門的左右兩旁，分別出現了一個穿着朱衣的老者，和一個背負長劍，瘦如竹竿的華衣道人。

× × ×

人頭在地上滾動。

多眉大夫却展顏笑了。

「果然是拿勒多、史班那和三欽法王的人頭！」多眉大夫像個將軍在校場點閱士卒的神態，細數着這三顆鮮血淋漓的人頭，然後又道：「這三位教主在關外作威作福了這許多年，今日才入主中原接應十三刀使，想不到却變成了送死，大概他們現在才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這句說話並沒有錯罷？」

朱衣老者悠然說道：「這三位教主時運不濟，路上碰上了老夫和孤鶴道長，老夫知道他們的十三刀使已纏得大夫太不耐煩，所以就替你動手，把他們的腦袋都割了下來。」

多眉大夫拍掌笑道：「割得好！割得妙！那十三個王八蛋煩了老夫七年，如今禍延教主，但却大快人心極了。」

龍城璧冷冷道：「憑你的本事，這十三刀使就算個個都有三頭六臂，也奈你不何，你只不過是利用這十三個頭腦渾沌的傻子，來掩護自己的行動而已。」

唐竹權兩眼瞪得圓圓的，道：「別人以爲你倒楣，其實眞正倒楣的，應該是米博羅教。」

多眉大夫淡淡道：「米博羅教是邪魔外道，妄想在中原武林稱雄稱霸，理當遭此報應。」

龍城璧冷笑道：「山西太陽城的百里城主，和劍法高强的孤鶴道人聯手，殺了米博羅教三位教主，將來自然又是哄動江湖的一件大事。」

孤鶴道人冷冷道：「你眼紅咱們做了這件大事？」

龍城璧嘿嘿道：「我爲甚麼要眼紅？只不過我知道，這三位教主的武功，絕不會在你們兩位之下。」

孤鶴道人面色一變，道：「你這句說話，算是甚麼意思？」

龍城璧淡淡道：「殺米博羅教三位教主的，一定不只兩位，如果單憑兩位的功夫，便能不費吹灰之力的殺了他們，那麼米博羅教也未免太膿包得不值一提了。」

孤鶴道人冷哼道：「你好像很想試試貧道的孤鶴劍。」

龍城璧道：「現在還不是時候，不過聽你的口氣，似乎很有意思想把蘇少蒼的

性命買下。」

孤鶴道人道：「這與你無關。」

龍城璧道：「在下雖然不認識蘇少蒼，但他的父親蘇不波，却是家父的忘年之交，蘇少蒼也總算是在下的兄弟。」

孤鶴道人冷冷道：「你想替蘇氏父子出頭？恐怕連你的頭都會不保。」

龍城璧道：「現在蘇少蒼既不在你手中，也不在我手上，咱們且看多眉大夫怎樣說。」

多眉大夫目光閃動，道：「百里弋主和孤鶴道長都眞的想買下蘇少蒼？」

孤鶴道人道：「人頭都已替你割了下來，還有甚麼眞的假的？」

多眉大夫道：「但是還有五萬兩黃金呢？」

百里啖道：「明日中午，一定如數奉上。」

多眉大夫道：「好，一言爲定。」

唐竹權突然大吼，道：「甚麼一言爲定？誰想打蘇少蒼的主意，都不能活着離開這裏！」

多眉大夫冷笑着，緩緩道：「唐胖子，你憑甚麼敢講出這種說話，你以爲老夫眞的是個草包？」

唐竹權大笑，笑聲震撼整座客棧：「你聽過七霸盟這個組織沒有？」

「七霸盟？」多眉大夫的神態變了。

百里啖和孤鶴道人的面色也變得有點不太好看。

唐竹權笑聲倏地停止，道：「要保護蘇少蒼的，就是七霸盟，七霸盟既然已決定不讓蘇少蒼死，誰敢再動蘇少蒼一根汗毛，他就必死！」

多眉大夫顯然並不太相信唐竹權的說話。

但他又不敢完全不相信。

「七霸盟」是一個怎樣的組織，多眉大夫並不十分清楚。

但七霸盟自從一年前在江湖上第一次出現迄今，最少已有五個勢力很龐大的帮會被這個組織毀掉。

多眉大夫有個師兄，武功極高，但在三個月前，却忽然無緣無故的在街上被人殺死。

直到最近，多眉大夫才查出，殺死他師兄的人，就是七霸盟裏的第七位霸主，可是他究竟是誰，多眉大夫却是再也查不出來。

七霸盟爲甚麼要保護蘇少蒼？

蘇少蒼和七霸盟之間有甚麼關係？

唐竹權和七霸盟之間又有甚麼淵源？

難道唐竹權也是七霸之一？

× × ×

「我並不是七霸盟裏的人！」唐竹權大聲的說道：「然而七霸却是唐某的好朋友！」

多眉大夫冷冷道：「七霸盟裏的老七叫甚麼名字？」

唐竹權道：「他姓梅，人人都叫他梅七。」

多眉大夫把這個名字記在心上，道：「七霸盟算是甚麼東西，竟敢與百里城主，孤鶴道長這些人作對？」

屋頂上突然傳來一個人冰冷的聲音，道：「百里啖和孤鶴妖道傷了蘇公子，看來這兩個人的性命絕不會太長了。」

聲音從屋頂上傳來。

但聲音剛停下，忽然就有一條人影，像幽靈般從門外飄了進來。這個人竟像一陣風似的，落地之際全無聲息，身法之詭異，更是江湖上難得一見。

客棧中高手如雲，但竟沒有人能看得出這個人施展的是甚麼輕功。

只見這人白白淨淨的一張臉，雖然年紀已有四十來歲，但臉上却沒有鬍子，長相很有點書卷氣，態度斯文，而神情略帶憂鬱，似乎是個孱弱書生，又像個屢試科場落第的失意秀才。

他看來孱弱，但這一手輕功露了出來，却連龍城璧都忍不住脫口讚好。

多眉大夫第一個忍不住道：「你是甚麼人？」

這人凝視了他片刻，嘴裏才迸出了兩個字：「梅七。」

梅七！

剛剛說起梅七，梅七居然便已經來到這間客棧裏。

× × ×

梅七的手裏，有一本不厚不薄，不大不小的書。

這本書並不是用紙造的。

書中每一頁，由頭到尾都是既薄且鋒利的鐵片。

多眉大夫面色一變，道：「昔年湘北鐵書府主人鐵書先生是你的甚麼人？」

梅七道：「他是我的恩師。」

多眉大夫道：「難怪！難怪！原來閣下就是鐵書先生的傳人，難怪身手如此了得。」

梅七冷冷道：「你不必再用蘇公子的性命來向大家討價還價了。」

多眉大夫哼一聲：「你若敢對我無禮，蘇少蒼的性命立刻就要不保。」

梅七嘆道：「你別再做夢了，斬仙叟符歷把蘇公子擄到一里之外，再由鄔家莊那兩個不成材的少莊主接應，用一輛馬車打算把蘇公子運到鄔家莊……」

梅七才說到這裏，多眉大夫的臉已變成紙般蒼白。

梅七又接着說道：「可惜現在鄔家莊已變成了一片飛灰，而那兩位少莊主也已變成了不折不扣的死人，所以，我的兄弟只好把蘇公子接回到咱們的地方去，好好治療他身上的傷毒。」

多眉大夫怒道：「你竟敢殺了鄔家莊的黑白兄弟？」

梅七淡笑道：「你們敢動七霸盟的朋友，我爲甚麼不敢把你的手下宰掉？」

多眉大夫道：「三個月前，你殺了一個算命先生，你可知道他是甚麼人？」

梅七道：「當然知道，他表面上是個行走江湖的算命先生，其實却是個採花淫賊。」

多眉大夫怒道：「胡說！」

梅七道：「就算我胡說罷，反正人是我殺的，你若想替他報仇，現在隨時都可以動手。」

多眉大夫沒有動手。

但天邪地煞已分別從左右，將梅七夾在中央。

天邪地煞，雙魔追魂的名堂，是憑他

們眞實的功夫闖出來的。

這兩人的武功，沒有人眞正見識過。曾經見識過他們武功的人，現在都巳變成了死人。

若是別人，給這兩個催命煞星一左一右的包圍着，恐怕早巳嚇得雙腿發軟。

但梅七簡直就連眼角都不看他們一眼，就好像根本沒有這兩個人的存在。

斬仙叟符歷雙手緊握巨斧。

地煞殭屍却從懷中取出一雙鋼爪。

這一雙鋼爪，長不足一尺，但却淬有見血封喉的奇毒。

昔年天邪地煞在閩南，三日之內，連刦了八家鏢局，共殺三百零九人，其中最少有二百人，就是死在這一雙劇毒鋼爪之下的。

鄒素冠的武功其實並不比符歷更高，但他殺人的時候那種狠勁，却遠在符歷之上。

梅七仍然靜靜的站在他們中央，等待他們首先出擊。

但天邪地煞沒有發動攻勢。

顯然，沒有多眉大夫的命令，他們不會作出貿然出擊行動的。

龍城壁暗暗一嘆。

他想不到天邪地煞這兩人，居然還得聽令於多眉大夫。

由此可見，多眉大夫這個人實在絕不簡單。

戰鬥隨時都會爆發。

但多眉大夫却突然嘆了口氣，道：「今天是個好日子，似乎不宜拚命。」

梅七冷笑一聲，道：「今天是甚麼好日子？」

多眉大夫笑了笑，道：「今天老夫剛好六十歲大壽，本該大排筵席，好好祝賀一番的，可是我居然忘記了。」

梅七道：「你忘記了自己的壽辰？」

多眉大夫道：「現在總算及時醒起，所以，再見。」

他說完「再見」兩個字之後，就一溜烟似的衝出客棧門外，連頭也不回。

他這種解釋巳跡近乎荒謬。

唐竹權忍不住破口大罵：「老匹夫，你要打退堂鼓便罷了，又胡扯甚麼壽辰不壽辰？前兩個月老子請你吃了一頓，那時候你才說自己剛好五十八歲生日！」

遠處裏傳來多眉大夫的聲音：「那次是老夫記錯了，今次才是眞的……」

無論是眞是假，他這個人巳溜了。

不但他溜了，連天邪地煞，和那些包圍着客棧的男女老少，各式人等，都像輕烟般消失得乾乾淨淨。

只有百里郯和孤鶴道人，仍然紋風不動的站着。

× × ×

客棧裏剛才還是很熱鬧的。

但多眉大夫那一夥人走了之後，這裏便好像在刹那之間變得很清冷。

百里郯和孤鶴道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梅七的身上。

梅七並不在乎別人用甚麼眼光盯着自己。

他只是淡淡一笑，道：「你們把彩玉雙獅球賣給了誰？」

百里郯搖搖頭，道：「我不知道你在說甚麼。」

孤鶴道人接道：「我們根本就不知道甚麼彩玉雙獅球，這東西很值錢嗎？」

「當然很值錢，」梅七點了點頭，說道：「蘇不波就是給這一座彩玉雙獅球害死的。」

唐竹權原本在喝酒的，聽到這裏，立刻把大酒罎放下，道：「錯！」

梅七「哦」一聲。

唐竹權冷冷接着道：「害死蘇不波的，並不是彩玉雙獅球，而是他的五個好朋友。」

梅七道：「你說得似乎一點也不錯，但眞正的朋友，絕不會爲了十萬両黃金便把對方出賣。」

唐竹權道：「蘇不波是你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好朋友，但百里郯和這個猴子般的道人，却是出賣蘇不波，謀殺蘇不波的奸賊！」

梅七點點頭道：「這一次你總算完全說對了。」

唐竹權道：「出賣朋友的奸賊，你認爲應該怎樣處置？」

梅七沒有回答。

因爲孤鶴道人的劍，巳在此刻直向他的咽喉上刺去。

× × ×

孤鶴道人的劍來得眞快。

劍鋒破空聲响彷彿還未傳進耳朵，劍尖便巳刺到了梅七的咽喉之上。

梅七沒有退避。

他是七霸盟裏的老七，也是七霸盟裏最不怕死的梅七。

劍尖巳差不多觸及梅七頸上的皮膚。

直到這個時候，才見一陣寒光閃動。

「錚」一聲響，梅七手裏的那本鐵書，在最後的一刹那間，把孤鶴道人的劍震蕩開。

孤鶴道人臉色一變。

他握劍的一隻右手，竟然被這一震之力，震得裂開一道虎口，鮮血涔涔滴下。

他很難相信這是事實。

但鮮血殷紅在滴，這件事絕對不假。

七霸盟雖然在江湖上出道僅僅一年，但却巳做了幾件很驚人的大事。

七霸盟裏的七霸，每一個都是武功極高的厲害人物。

孤鶴道人一直不太相信。

但到了現在，他巳不能不相信。

眼前這一個梅七，豈非巳經是個極厲害的絕頂高手？

可是，他仍然不服氣。

劍風呼嘯。

孤鶴道人劍勢突轉繁密而多花巧，頃刻間連續刺出了三十六劍。

這三十六劍變化之多，巳遠在別人三百六十劍之上。

但是這三十六劍之中，竟然只有一劍才是實招，其餘的三十五劍，都只是虛招而巳。

虛招太多，本不是高明的劍法。

但在孤鶴道人的孤鶴劍法下，這三十五劍雖是虛招，但隨時都可以由虛變實，任何人掉進這個陷阱裏，都很難有機會逃得出去。

但梅七好像巳完全看穿了孤鶴道人的

底。

鐵書在他手中，就像是在他面前，築起了一道銅牆鐵壁。

這三十五劍虛招當然不能穿過這一道銅牆鐵壁。

但孤鶴道人眞正致命的一擊，却在第三十六劍。

第三十六劍，是許勝不許敗的一劍。

如果這一劍還不能擊倒梅七，孤鶴道人就必敗。

因爲這一劍，巳是他畢生劍法與內力精華所聚，也是他豁盡全力，最具威力的一劍。

天下間能抵擋這一劍的人並不多。

看來，孤鶴道人巳經穩操勝劵。

因爲在孤鶴道人的臉上，也巳露出了穩操勝劵，只有勝利者才會發出的得意微笑。

但龍城壁却在這個時候喟然一嘆！

孤鶴道人未免笑得太早了。

× × ×

凌厲無比的一劍，挾着蓋天覆地，氣捲山河的劍鋒，湧向梅七。

這一劍可以刺在梅七的眉心，咽喉，心臟。

這一劍也可以刺在梅七的腸胃，甚至腎囊。

這一劍甚至可以把梅七劏開兩半，或者是把他的腦袋削了下來。

無論這一劍的去勢變成怎樣，梅七都只有一條死路。

劍終於擊出！

澈底，毫不保留地擊出！

但這一劍却只是刺在一張鐵片之上，梅七却巳不知所踪。

這一張鐵片，是梅七手上那本鐵書其中的一頁。

劍鋒巳穿過了鐵片。

這雖然只不過是張鐵片，但若非削鐵如泥的寶劍，也休想把它刺穿，懸在劍鋒之上。

但孤鶴道人的臉色變了。

他要刺的是梅七，並不是鐵片。

梅七呢？

他的人在那裏？

× × ×

梅七就在孤鶴道人的頭上。

孤鶴道人沒有抬起頭。

雖然他終於發覺梅七就在自己的頭頂之上。

他沒有抬頭，因爲他巳抬不起頭。

他一輩子都不會再抬起頭，直到他嚥氣的時候，他的頭還是垂着的。

梅七的鐵書，巳把他的後頸骨完全戮斷。

孤鶴道人的眼神怎樣，沒有人看得見，因爲他垂着頭死，仆下的時候臉部首先着地。

砰然一聲，這位傲然不可一世的出家人，就這樣地變成了一個死人。

百里郯的神色却變了。

孤鶴道人的劍法怎樣，他是知道的，也曾見過的。

直到剛才，他仍然看見孤鶴道人擊出那凌厲無比的一劍。

龍城壁喟然一嘆的時候，他居然還在喝采。

他以爲梅七一定避不開，也抵抗不住孤鶴道人這一劍。

可是，他的眼光比不上龍城壁。

倒下去的不是梅七，而是孤鶴道人。

× × ×

鐵書巳變成了血書。

梅七忽然從懷裏取出一條雪白絲巾，抹鐵書上的血。

血殷紅。

百里郯的眼睛，和他的一雙手掌也變成殷紅。

梅七抹着書上的血，道：「百里城主是個明白人，總不會在這種情況之下與梅某交手罷？」

百里郯道：「七霸盟雖然厲害，但想唬嚇太陽城主，還不容易。」

梅七冷笑了一聲，道：「我現在只想問你，你們把彩玉雙獅球賣給了誰？」

百里郯道：「這件事與你又有什麼關係？」

梅七道：「這一座彩玉雙獅球爲甚麼會有人以十萬両黃金收買，百里城主可曾知道？」

百里郯搖頭道：「不知道。」

梅七道：「你眞的不知道？」

百里郯道：「的確不知道。」

梅七道：「也難怪你不知道，知道這座彩玉雙獅球秘密的人，世上並不多。」

百里郯道：「聽尊駕的口氣，似乎知道這個秘密的，就只有你們七霸盟裏的人而巳。」

梅七搖頭道：「這件秘密，唐大少爺也知道。」

百里郯目注唐竹權，道：「這秘密你也知道？」

唐竹權瞪眼道：「這秘密我不知道還有誰知道？你們糊塗，老子可不糊塗。」

龍城壁苦笑一下，對司馬血道：「看來我和你都變成糊塗之人了。」

唐竹權忽然向龍城壁瞪眼道：「司馬血不能算糊塗，眞正糊塗的人是你！」

「是我？」龍城壁一呆，道：「難道這座彩玉雙獅球的秘密，竟然和我有甚麼關連？」

唐竹權喝了口酒，道：「當然有關連，而且大有關連！」

龍城壁這一下可眞糊塗起來了。

但唐竹權忽地又緊緊的閉着了嘴巴，甚麼都沒有說。

就在此刻，客棧門外突然出現了一個乞丐。

這個乞丐穿的衣服巳爛得不能再爛，他的臉也骯髒到幾乎連眼耳口鼻都教人分不清楚。

但龍城壁却還是第一眼便巳認出了這個乞丐。

他就是丐帮裏消息最靈通，與龍城壁交情也最好的一個三袋弟子，他名叫丁黑狗。

丐帮的打狗棒，早巳名聞遐邇。

但他甚麼名字不叫，偏偏叫做丁黑狗，他在丐帮中無緣無故所捱的特別苦頭，却也不足爲外人道。

如果他的名字不是叫黑狗，他現在也許成爲了丐帮五袋以上的弟子。

幸好丐帮裏還是有不少人同情丁黑狗的。

有時候丐帮的弟子爲了丁黑狗，會演變成爲兩個派系的打鬥，丐帮門規森嚴，但這種同門私毆有時也是在所難免。

有一次，擁護丁黑狗的一帮乞丐，被反對丁黑狗的一帮乞丐打得落花流水，丁黑狗還被一個叫勞大豹的惡丐打成遍體鱗傷，倒地不起。

這還罷了，勞大豹竟然還花樣百出，對丁黑狗諸多侮辱，最後更在丁黑狗的臉上撒尿。

就在勞大豹撒完尿之後，龍城璧出現了。

勞大豹不認識龍城璧。

龍城璧也不認識勞大豹。

但他却認識丁黑狗，他曾在杭州見過這個丐乞被一羣乞丐追打。

當時龍城璧沒有插手。

他不知道丁黑狗是否犯了過失，做了錯事？

後來，他才查出了丁黑狗被其他乞丐欺負，是絕對無辜的。

想不到隔了好幾個月之後，他又看見丁黑狗被別人欺負，而且還有人在他的臉上撒尿！

他再也忍不住，走上前重重的就給勞大豹刮了兩個耳光。

勞大豹是丐帮的五袋弟子，武功頗高，平時率領着幾十個大大小小的叫化子，威風十足，忽然間被人刮了兩個耳光，這口氣他當然忍不下去。

一聲下令，十幾個叫化圍住了龍城璧，終於打個不亦樂乎。

他們當然不是龍城璧的敵手！

幸好龍城璧沒有拔刀。

事實上，他也絕不會拔刀。

這些丐乞雖然可惡，却沒有該死之罪，他只不過想教訓他們一頓而已。

龍城璧是一個喜歡憑公平正直這四字眞言來辦事的人。

勞大豹痛毆了丁黑狗一頓，又在他的臉上撒尿。

於是龍城璧也依樣葫蘆，把勞大豹打得金星亂冒，倒臥不起，然後再叫丁黑狗也撒一泡尿給他享受享受。

丁黑狗覺得這一泡尿撒得痛快極了。

就算要把他的腦袋砍下來，這一泡尿也非撒在勞大豹的臉上不可。

經過了這一次事件之後，丐帮上上下下，就再也沒有任何一個人，敢欺負丁黑狗。

勞大豹不但不敢報復，甚至不敢再碰丁黑狗。

因爲這件事已經驚動了丐帮帮主和八大長老。

丐帮帮主聽聞此事，大爲光火。

他並不是想找龍城璧算帳，而是想找勞大豹算帳。

丐帮門規森嚴，這是人共皆知的。

勞大豹所犯的罪，就是引起同門紛爭，互相毆鬥。

這條罪雖非死罪，但挨棒子總是免不了的！

但龍城璧却替勞大豹說情，因爲他已得到了應得的懲罸。

這一任的丐帮帮主，是鐵面神丐包烈。包烈從不接受任何人的說情，他一向是個言出如山，永不賣帳的領袖人物。

但這一次，他居然接受了龍城璧的說情，不再治勞大豹應得之罪。

因爲包烈和龍城璧是朋友。

包烈認爲自己畢生只有五個朋友。

龍城璧就是其中一個。

自此，丁黑狗也就成爲了龍城璧的朋友。

他永遠都不會忘記龍城璧，就等於龍城璧永遠都不會忘記唐竹君一樣。

當然，龍城璧也不會忘記自己已交上了一個丐帮的三袋弟子做朋友，因爲丁黑狗時常都喜歡跟着他。

× × ×

但丁黑狗忽然在這個客棧出現，龍城璧却未免感到有點意外。

他莫不是有甚麼重要的消息要告訴自己？

龍城璧立刻上前。

丁黑狗却神秘地在他的耳朵說了好幾句說話。

龍城璧聽完之後，微笑着，道：「很好，我明白了。」

丁黑狗知道他已明白。

因爲他已把一件重要的事，用最短的字句告訴給他。

同時，他更佩服龍城璧。

他佩服龍城璧聽到了這個消息之後，居然還能談笑自若，這份鎭靜功夫，的確難能可貴。

不錯，龍城璧很鎭靜。

他一向是個很沉得住氣的人。

——越是發生了大事，他越是沉得住氣，越是冷靜。

否則，他早已死了不知多少次，死神一向都站在他的身邊，只要他走錯一步，就會掉進死神的懷裏。

死神不但站在龍城璧的身邊，也站在每一個江湖人的身邊。

誰偶一不愼，或是運氣稍差，死神就會毫不客氣的把他摔進地獄。

所以，身懷武功的江湖人，並不一定比尋常百姓人家活得更久。

相反的，武功越高的人，往往會死得越快。

雖然江湖人也有不少活到一大把年紀，但又可知道有多少剛出道的年輕人，葬身在江湖上險惡風雲之中？

龍城璧從來都沒有想過，自己能够活到甚麼時候。

他闖蕩江湖，過了整整十年的流浪生涯。

他覺得這是一件奇蹟。

他能够活到現在，的確是一件奇蹟。

在這十年裏，他最少有三十次看來非死不可的經驗。

但每一次，他都沒有死掉，他的生命一天又一天的繼續活下去。

但明天呢？

又有誰能知道明天，甚至是今晚所會發生的事？

× × ×

山西太陽城主火燄掌聖百里燄溜了。

連他自己都未曾想過，堂堂太陽城主

也有打起退堂鼓的一天。

面對着梅七、龍城璧、司馬血和唐竹權這四個人，他實在半點把握也沒有。

尤其是他看見了孤鶴道人的屍體，心裏就不禁更加發毛。

孤鶴道人的武功絕不會比他稍差。

既然連孤鶴道人都不是梅七的敵手，他又還能够有甚麼希望。

他一向是個很自負的老人。

但直到此刻，他忽然發覺自己已變得微不足道。

昔日太陽城主的威風，現在却好像已埋葬在泥土下。

他決定回到山西之後，就金盆洗手，退出武林。

他悄悄離開這幢客棧的時候，沒有人攔阻他。

連梅七都不攔阻他。

也許梅七已看得出，這位山西太陽城主，已在忽然之間，像夕陽西下，黯然地光采盡失。

雖然這人的武功還在，但他的信心已被澈底摧毀，此刻他甚至可能沒有力量去殺一個武功最平凡的人。

他彷彿已在一下子間，衰老了二三十歲。

梅七甚至已猜到，這位威鎭山西，成名垂數十年的太陽城主，將會從此歸隱，不再涉足江湖。

梅七的確猜對了。

百里燄眞的打算埋名隱姓，做一個平凡的人。

可惜他才轉過長街，突然就被人在心窩之上，狠狠的刺了一槍。

× × ×

龍城璧並沒有看見百里燄離開客棧。

因爲他比百里燄更早一步離開客棧。

他離開客棧後，望東而去。

而百里燄却是向西走的。

所以，百里燄被人刺了一槍的事，龍城璧並不知道。

他只知道距離此地以東七百三十五里，有一個大市鎭。

在這個大市鎭半里外，有一個名叫屠夫的劍客正等待着他。

這個劍客竟叫屠夫。

這當然只不過是他的外號，他眞正的姓名是甚麼？

丁黑狗沒有告訴他。

因爲丁黑狗根本就不知道這個自稱屠夫的劍客，究竟是甚麼來歷。

屠夫找到了丁黑狗，要他找龍城璧，說屠夫正在等他。

三天之內，龍城璧若不趕到，屠夫就會切下唐竹君的一雙手！

× × ×

龍城璧是個不折不扣的浪子。

他對於自己，從來就沒有關心過。

他可以三天不吃不喝，也可以在大熱天時三個月都不洗澡一次。

他不怕捱刀，也不怕喝着有毒的酒。

好幾次，他幾乎死在毒酒之下，但他仍然不怕。

他曾三個月滴酒不沾嘴唇，但接下來三個月所喝的酒，簡直就可以醉死十頭大象。

儘管他可以不關心自己，但他不能不關心別人。

有時候爲了一個陌生人，他可能會爲這人做些冒大險的事，甚至替這個人去跟別人揮刀拚命。

爲了一個陌生人，他尚且如此。

爲了唐竹君，他又會怎樣？

× × ×

唐竹君竟已落入在屠夫手中。

屠夫是個甚麼人，龍城璧不知道。

但唐竹君既然已在屠夫手上，那麼就算屠夫是個會吃人的惡魔，龍城璧也是非去不可。

丁黑狗說：「屠夫只許你單刀赴會，否則唐竹君就死定了。」

所以，龍城璧沒有驚動任何人。

他甚至沒有向司馬血和唐竹權道別。

尤其是唐竹權，這個第一號醉鬼，更不能讓他知道唐竹君已被人擄走。

龍城璧希望自己能够解決這件事。

顯然，屠夫的目標對象，就是自己。

× × ×

又是黃昏。

秋風吹，黃葉落。

龍城璧迎着西風，踏着枯葉，走進了九虛觀。

這一座九虛觀聳立在九虛鎭東南半里之外，究竟是先有九虛觀還是先有九虛鎭，到現在還有許多人弄不清楚。

這一座觀院規模並不很大，修築也已相當殘舊。

此處距離九虛鎭雖然只有半里，但四周環境却好像荒蕪得很。

這也難怪，九虛鎭的大路在鎭的西北，而九虛觀却在鎭的東南，大路不經之處，環境當然比較偏僻。

觀門表面上看來緊閉着，但龍城璧雙手輕推，門就被打開了。

道觀門外荒涼。

裏面也和外面差不多。

看來九虛觀的香火，並不怎樣旺盛。

龍城璧來到九虛觀，因爲屠夫約他相見的地方，就是這裏。

九虛觀雖然香火並不旺盛，但最少應該還有些道士。

但這裏沒有。連一個小道士都沒有。

道觀裏看不見道士，並不是一件尋常的事。

龍城璧忽然開始嗅覺到一種可怕的氣味。

這種氣味越來越濃，他終於發現了第一個道士。

這道士的年紀很老，老得連牙齒都沒剩下幾顆。

龍城璧敢保證，這老道士身上所中的飛鏢，數目遠比他的牙齒更多。

九虛觀內有道士。

一共二十三個道士，其中有老有少。

但却沒有一個是活的。

× × ×

九虛觀後有個後園。

園子裏沒有道士。

死道士和活道士都沒有。

這裏只有一個活人。

一個笑得甜蜜溫柔，說話聲音比銀鈴

更清脆動人的女人。

「你果然來了。」

龍城璧怔住。

過了半晌，他才緩緩的道：「妳就是屠夫？」

甜蜜溫柔的女人柔聲道：「你看我像個滿手血腥的屠夫嗎？」

龍城璧笑了笑，淡淡道：「的確不怎麽像。」

甜蜜溫柔的女人道：「因爲我根本就不是屠夫。」

龍城璧忍不住問道：「屠夫呢？」

甜蜜溫柔的女人嘆了口氣，道：「他跑了。」

「跑了？」龍城璧的臉色倏地一變：「他爲甚麽要跑了？」

甜蜜溫柔的女人道：「難道你看不見這裏有二十三個死道士？」

龍城璧目光閃動，道：「這些道士都是屠夫殺的？」

甜蜜溫柔的女人點點頭，道：「不錯，他殺了九虛觀的所有道士，在這裏猷了兩天。」

龍城璧道：「他自己一個人猷在這裏兩天？」

甜蜜溫柔的女人道：「還有一輛馬車，車廂裏還有一個漂亮極了的大美人。」

龍城璧勉强笑了笑。

他當然知道馬車裏的大美人，就是唐竹君。

但現在屠夫已跑了，唐竹君也不在這裏。

他當然感到很失望，而且痛苦。

不但痛苦，而且焦急。

但他仍然儘量不動聲色，眼前這個樣子甜蜜溫柔的女人，就是唯一的綫索。

她忽然笑了。

「江湖傳言，雪刀浪子對唐二小姐痴情得要命，看來倒是眞的。」

龍城璧皺眉道：「芳駕是……」

她爽快地回答着道：「我姓禤，禤蜜兒。」

「原來是禤姑娘，」龍城璧眼中好像露出了讚賞之色：「妳笑着的時候，果然甜美如蜜。」

禤蜜兒忽然長長嘆了口氣，道：「但和唐二小姐相比下來，我這個甜美如蜜的就比河裏的水更加淡而無味了。」

龍城璧失笑道：「如果妳眞的是河水，恐怕甘願被妳淹死的男人，沒有一千，也有八九百。」

禤蜜兒忍不住「噗哧」的笑了起來。

她忽然覺得龍城璧這個人很有趣。

但她現在準備做的一件事，却絕不有趣。因爲她已聽到外面響起了一陣急驟的馬蹄聲。

她的計劃早已展開。

現在正是這個計劃進入高潮的時候。

移花接木　請君入甕

龍城璧突然發覺禤蜜兒的行動有點奇怪。

她忽然把自己的頭髮弄得散亂。

然後，她竟自己點了自己的啞穴。

接着她竟然撕開自己的衣襟。

她的胸膛已很成熟，很豐滿。

龍城璧看看她，已明白了她爲甚麽要這樣做。

這是一個圈套。

現在無論是誰從外面闖進來，都一定會認爲自己正在向這一個女人施暴。

他沒有逃避。

因爲外面已有一大羣人衝進來了，他已掉進這一個圈套裏。

禤蜜兒已完全取得這一羣人的信任。

她面上那種甜蜜而溫柔的表情已完全消失，却換上了一張蒼白，極度驚惶而又楚楚可憐的臉。

從外面衝進來的，最少超過十人。

從這十幾個人衝進來的速度，和脚步所發出的聲音，龍城璧敢斷定他們都是武林高手。

——這些人若不是高手，禤蜜兒的計劃又怎會發生功效？

這一切一切，當然都早已在她意料之中。

這裏沒有屠夫，屠夫這個人根本就並不存在。

唐竹君也沒有落在任何人手上。

但龍城璧不知道禤蜜兒爲甚麽要設下這個圈套，佈下這個陷阱。

他以前從未見過這個女人。

但龍城璧並不考慮這一點。

他有太多的朋友，也有太多的仇敵。

禤蜜兒很可能就是他仇敵的親友。

至於丁黑狗，龍城璧絕不疑心他是和這個女人串通好的。

因爲禤蜜兒要騙過丁黑狗，實在是太容易的一件事。

這個陷阱對於龍城璧來說，就是一種挑戰。

他不怕挨刀子，不怕喝毒酒，當然也不怕這個女人的挑戰。

但當他看清楚衝進來的是甚麽人之後，他的臉色變了。

他看見了這羣人之中，有一個手持紅纓槍，身穿灰袍的老人。

平時他一看見這個灰袍老人，便已不禁連自己的臉都變成灰色。

因爲這個灰袍老人，就是唐竹權唐竹君兄妹的老父，在杭州有老祖宗之稱的唐老人。

不但唐老人到了，連唐竹君都到了。

這果然是個要命的圈套。

比一刀殺了龍城璧更要命千百倍！

× × ×

幸好龍城璧畢竟還是個很沉得住氣的人。

若換上了別人，說不定立刻就會衝上前，把那個狡猾陰險的女人活生生捏死。

如果龍城璧眞的這樣做，他的罪名就一輩子洗脫不掉。

也許禤蜜兒正希望他走過來，捏自己的頸子。

有這許多高手在場，龍城璧就算眞的想殺她，也絕不容易得手。

唐老人左右，還有幾個老頭兒。

這幾個老頭兒，龍城璧認得兩個。

站在唐老人左面的，是長白山冰梅谷的老谷主，他姓單名五梳，平時甚少離開冰梅谷，更絕少涉足江南，龍城璧第一次

見這人的時候，是在長白山下一間酒館。

至於站在唐老人右面的，却是九虛鎭九大長老之首，他姓岑，人人都叫他岑老夫子。

岑老夫子完全不像個武林人物，他只像個老儒士，又像個隨時隨地都會病死的衰翁。

他二十年前已經是這個樣子，當時曾有人打賭他活不過兩年。

可是，連打賭的人都已經死了十幾年，這個瘦骨嶙峋，滿面病容的老儒士仍然活得很好。

他活得很好，別的人就可活不下去。

以前九虛鎭方圓百里內外，最少有五夥勢力强大的盜匪。

但現在，這裏連一個小毛賊都沒有出現過，那五夥强盜都已變成了一堆一堆的白骨。

殺賊最多的並不是官府的捕快和士率。地方官府根本就不是這些强盜的敵手。

眞正剿滅强盜的人，就是這個貌不驚人的岑老夫子。

現在岑老夫子的一雙眼睛，正冷冷的盯着龍城璧。

龍城璧突然發覺，岑老夫子的目光，甚至比唐老人的目光更凌厲可怕。

他盯着龍城璧的目光，就是像盯着一個十惡不赦，極端可惡的江洋大盜。

龍城璧並不是江洋大盜。

但他了解，現在自己所犯的「罪」，也許比一個殺人越貨的江洋大盜更不可饒恕。

他自己當然知道這條「罪」是被人冤枉的。

但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又有誰會相信他的分辯？

所以，他沒有分辯。

他甚至連一句解釋的說話都沒有說出口。

他只是默默地望着唐竹君。

她一向了解他。

只要她相信自己不會做出這種事，那麽就算天下間所有的人都誤會他，冤枉他，他都絕不會在乎。

他希望她會信任他，就像她信任唐竹君一樣。

可是，他失望了。

唐竹君仍然是唐竹君。

她曾在龍城璧的懷裏歡笑過，也哭泣過。

但她現在根本連看都不看他一眼。

她好像已不認識這個雪刀浪子，不認識龍城璧。

就在這個時候，禤蜜兒已撲向岑老夫子的懷裏，凄聲叫着：「爹！」

龍城璧的臉色變了。

難道禤蜜兒竟是岑老夫子的女兒？

× × ×

禤蜜兒並不姓禤，她姓岑。

岑蜜兒才是她的眞正姓名。

岑老夫子的確就是她的父親。

江湖上每一個人都知道，岑老夫子只有一個女兒，而這個女兒就等於是他的命根子。

現在突然發生了一件這樣的事，岑老夫子能放過龍城璧嗎？

當然不能。

就算拚斷了他身上每一根老骨頭，他都絕不會放過龍城璧。

岑蜜兒爲了演戲演得逼眞，親自點了自己的啞穴。

所以當岑老夫子來到的時候，她只能張大嘴巴，却一個字也叫不出來。

但岑老夫子淩空伸手一指，就把她的啞穴解開。

這個儒士的武功，實在令人有莫測高深之感。

「你現在還有甚麽話說？」岑老夫子替女兒整理衣裳後，第一個向龍城璧開始質問。

龍城璧嘆了口氣，却道：「這二十三個道士並不是我殺的。」

岑蜜兒却立刻大聲道：「是你殺的，他們全都是你殺的。」

龍城璧冷冷一笑道：「蛇蝎美人四字，妳大可以當之而無愧。」

「胡說！」岑老夫子面色鐵青，厲聲道：「大胆色魔還敢嘴裏猖狂？」

龍城璧皺了皺眉，想不到自己居然無緣無故的就變成了一個色魔，而且九虛觀這二十三個道士的人命，也算到他的賬上了。

這的確是倒楣的一天。

他一直都很想見唐竹君。

現在唐竹君雖然在眼前，但他們却是隔了千重山，萬重雲霧。

她甚麽也不說，一張美麗的臉冰冷而呆木，就像尊泥木雕塑的觀音神像。

只不過就算是觀音神像，也不應該臉上冰冷得令人感到寒毛倒豎。

觀音菩薩是慈悲的。

觀音菩薩並不是無情的神。

但唐竹君一時間似乎已變成了一個無情的人。

最少，她對龍城璧無情，她連看都不看他一眼。

唐老人對龍城璧這個浪子，一向就全無好感。

他現在當然是站在岑老夫子的一面說話，他道：「老夫早就知道你是個渾蛋，現在人證物證俱在，你已無從分辯！」

一直沒有說話的冰梅谷老谷主單五梳，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

每個人的眼睛立刻集中在他身上，聽聽他會發表些甚麽意見。

只見他眉頭緊皺，左踱三步右踱兩步，才道：「龍老弟，昔年在長白山下一會，我覺得你這個人本來不錯，就是性格未免有點放蕩不羈。」

龍城璧冷一笑：「何止有點而已，在下本來就是個放蕩，兇殘，乖戾的頑惡份子，你們要替天行道，爲民除害，最好快點動手。」

「好狂妄的臭小子！」唐老人咆哮起來：「今日總教你難逃公道。」

忽然間，一人大聲說道：「說甚麽難逃公道？你們根本就橫蠻無理，你們都是瞎子！」

× × ×

這三句說話才響起，唐老人，岑老夫子和單五梳的面色，全都變了。

唐老人大喝一聲道：「甚麽人，鬼鬼

崇崇的?」

在一堆蘆葦之後，緩緩地冒出了一個人的影子。

這個人一現身，唐老人的臉色立刻變得更加厲害，陣紅陣白。

他的臉忽然間紅如火，忽然間又白如雪。

「反了！反了！」唐老人綽起紅纓槍，恨不得一槍就把這個人的肚皮刺出幾十個大洞。

但他沒有眞的動手。

因爲這個人竟然就是他的親生兒子唐竹權。

× × ×

唐竹權是天下間第一號醉酒鬼。

但現在他並沒有捧着那個大得嚇死人的酒罎。

在父親面前，他還是要裝模作樣一番的。

唐老人在家裏的時候，他喝酒總是會比平時少一些。

此刻唐竹權雖然沒有捧着大酒罎，但他剛才那三句說話，已足以讓唐老人暴跳如雷有餘。

但他們畢竟還是父子。

否則唐老人恐怕已經動手對付他了。

唐老人鐵靑着臉，道：「你甚麼時候學到這種本事，連父親都要罵是瞎子？」

唐竹權道：「別的事情孩兒可以不管不理，但你們寃枉龍城壁，我可不能就手旁觀。」

唐老人冷冷道：「你憑甚麼理由足以證明他是寃枉的?」

唐竹權道：「憑我的一顆良心，兩隻眼睛。」

岑老夫子忽然冷笑一聲道：「你喝醉了。」

「誰說我醉?」唐竹權敲敲自己的大肚皮道：「今天我只喝了十五斤酒！」

岑老夫子冷哼了一聲，道：「這句也是醉話。」

唐竹權笑了笑，忽然臉色一沉道：「我說的是醉話，但你女兒說的却是謊話，鬼話，她所講的事，沒有半個字可靠。」

岑老夫子怒道：「胡說！」

唐竹權道：「這二十三個道士絕不是他殺的，我比他更早來到這裏，他還未到九虛觀，這二十三個道士早就已經氣絕身亡。」

岑老夫子嘿嘿道：「這些道士不是他殺，難道是你所殺?」

唐竹權道：「兇手也不是我。」

岑老夫子冷笑。

「當我來到這裏的時候，這些道士們也早已死了。」唐竹權的表情很嚴肅，絕對沒有平時那種醉薰薰的樣子：「但你的女兒却已站在這個位置，等龍城壁跌入她所佈下的陷阱。」

岑老夫子好像忽然間不再發怒了。

他沒有發怒，却在發笑。

但這種笑，却是充滿了譏嘲諷刺的味道。

唐竹權接着說下去，道：「龍城壁沒有點她的啞穴，也沒有撕開她的衣服。」

單五梳悠然一笑，淡淡的道：「難道是岑姑娘自己點了自己的啞穴，自己撕毀了自己的衣裳?」

唐竹權發出一聲沉重的嘆息，道：「事實上的確如此。」

刹那之間，連空氣都彷彿被唐竹權的這句說話凝結住了。

沒有人說話。

甚至沒有人動一動。

他們是否已相信唐竹權的說話?

× × ×

唐竹權爲甚麼會比龍城壁更早來到九虛觀?

原來他也認識丁黑狗。

丁黑狗本來不打算把龍城壁的行踪告訴任何人的，但唐竹權很聰明，他沒有直接的問丁黑狗，却把大酒罎裏的酒與丁黑狗共享。

丁黑狗的酒量，如何及得上唐竹權。

唐竹權喝得快，他也跟着唐竹權喝得同樣快。

於是，他也醉得很快。

唐竹權趁他將醉未醉的時候，施用了邪魔外道的一種攝心術。

他曾練過半年魔法，幾乎走火入魔。後來雖然不再練了，但魔法中的攝心術，他居然已練成了五分火候。

如果一個人醉了，他就有辦法令這個人把心裏任何不願意說的話都講了出來。

這種方法，自然只能適用於一般平庸之輩。

幸好丁黑狗的內力並不深厚，喝了酒之後，更加迷迷糊糊，終於被唐竹權套問出，原來龍城壁被一個叫做屠夫的劍客相約，前往九虛鎭半里外的九虛觀赴會。

丁黑狗又說連唐竹君都已被屠夫禁錮了。

唐竹權乍聞此訊，不禁又驚又疑。

他所疑惑的，就是唐竹君何以會被人擄去。

他當然知道，唐竹君已和父親一起到了九虛鎭，去探訪八姑媽。

八姑媽是唐老人唯一最關心的老婦。

他們一向都是好姐弟，由三歲到七十歲都沒有改變過。

八姑媽很疼愛唐竹權唐竹君兄妹。

但唐竹權却很怕八姑媽。

因爲八姑媽每次看見了他，都少不了要罵他三幾百句。

她罵他快四十歲了，還不娶老婆。

她也罵他喝酒太多，吃肥肉不戒口，以致肚子越來越是脹大。

所以，唐竹權沒有陪唐老人和唐竹君到九虛鎭。

但到最後，爲了唐竹君，爲了龍城壁，他却非要趕到九虛鎭半里外的九虛觀不可。

岑蜜兒料不到自己所佈下的圈套，居然給這個大胖子看得淸淸楚楚。

但那幾個老頭兒，是否會相信唐竹權的說話?

× × ×

對龍城壁來說，別人是否相信唐竹權的說話，並不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唐竹君是否會相信她哥哥的說話。

但唐竹君却甚麼話都沒有說，却一聲不響的走了出去。

龍城壁不顧一切的追前。

唐老人大聲叱道：「好胆！」

唐竹權却嘆息一聲，道：「爹，你越來越好管閒事了。」

唐老人瞪大眼，鬚眉皆豎，怒道：「甚麼閒事?她是我的女兒，你的妹妹！」

唐竹權道：「難道因爲她是你的女兒，我的妹妹，就一輩子都不嫁人?」

唐老人被兒子氣得七竅生烟，但他沒有去追龍城壁。

因爲追龍城壁的人已太多。

龍城壁一衝出去，岑老夫子，單五梳和幾個在江湖上也頗有名氣的高手，已喊殺連天的追出。

顯然，他們都不相信龍城壁和唐竹權的說話。

唐老人却在這個時候輕輕一嘆，道：「她快要嫁人了。」

唐竹權一怔：「她會嫁給誰?」

唐老人忽然從寬闊的灰袍中，取出一個不能算細小的盒子。

一個很華麗，但却已很殘舊的錦緞盒子。

唐竹權忍不住脫口輕呼道：「彩玉雙獅球?」

唐老人輕輕打開錦盒，裏面盛放着的，果然就是有人出價十萬兩黃金收買下來的彩玉雙獅球。

唐老人喃喃道：「賀老二和他的兒子都死了，但是這座彩玉雙獅球，却仍然有效。」

唐竹權冷笑道：「難道你眞的要爲了這件東西，便要憑它來決定竹君的終身幸福?」

唐老人道：「爲人之道，豈可言而無信，昔年爲父與賀老二以此物爲憑，立誓誰擁有這座彩玉雙獅球，竹君就要下嫁於他。」

唐竹權道：「爹，你和賀二叔的感情，孩兒是了解的，但現在賀二叔的兒子早已病死，而賀二叔也已在隱居生涯中病逝，這一座彩玉雙獅球又豈能再成爲妹妹的訂親信物?」

唐老人板着臉孔，道：「爲甚麼不能?難道你要她嫁給那個浪子?」

唐竹權道：「嫁給浪子有甚麼不好?何況龍城壁若已結婚，他就會變成一個有妻室的人，浪子就會變成不是浪子了。」

「荒謬！你比你的老娘還更荒謬！」

唐老人怒道：「難道你把妹子嫁給一條豬，這條豬也會變成不是豬嗎?簡直狗屁不通。」

唐竹權振振有辭，道．「難道有個和尙捧着彩玉雙獅球送給你，你也要把她嫁給個和尙?」

唐老人怒氣略爲平息道：「幸好把彩玉雙獅球交回來的人，並不是個和尙。」

唐竹權道：「他是誰?」

唐老人臉上泛起一層得意的光芒，道：「他就是黃金船的船主，也是天下無雙的黃金島主人。」

唐竹權先是一怔，終於嘆了口氣，道：「我以爲是誰，能够出得起十萬兩黃金買下彩玉雙獅球的，原來是黃金船的主人秦四公子。」

唐老人道：「秦四公子是秦棠最傑出的一個兒子，他比他的三個哥哥都更有本事。」

唐竹權冷笑道：「秦棠最毒辣的兒子也是他，如果不是秦四公子，秦棠現在還是活得好好的。」

唐老人道：「秦棠雖然已死，但他是病死的，與秦四公子無干。」

唐竹權道：「如果不是他玩弄權謀，害死了他的三個哥哥，秦棠又怎會被他氣病?」

唐老人哼一聲，顯然並不同意兒子的說話。

唐竹權又接着說下去：「所以秦棠是被他氣病，氣死的。」

唐老人忽然長長吐了口氣。

「看來你也快要把我氣死了。」

唐竹權道：「竹君嫁給甚麼人，我都不管，但一定是要她自己願意，如果她自己願意的話，就算她嫁給一個死人，我都不反對。」

唐老人道：「她也許眞的願意嫁給一個死人。」

唐竹權一楞。

唐老人冷冷的道：「因爲龍城壁現在也許已變成一個死人了。」

× × ×

龍城壁沒有死。

他追唐竹君，只追了一程，便已趕上了。

唐竹君雖然也輕功不弱，但和龍城壁相比，却是相差兩籌。

龍城壁與她並肩飛躍在田陌間，道：「妳眞的以爲我殺了這二十三個道士?」

唐竹君忽然冷笑一下：「那間道觀的道士沒有得罪你，你當然不會殺他們。」

龍城壁道：「還有那個女人呢?」

唐竹君冷冷道：「她很漂亮，而且笑起來的時候可以把任何一個男人的魂魄都勾掉。」

龍城壁苦笑一聲，道：「她不是要勾掉我的魂魄，而是要勾掉我的命根。」

唐竹君道：「甚麼是你的命根?」

龍城壁急急回道：「妳！妳就是我的命根。」

唐竹君忍不住笑了起來：「想不到你這個人講的說話，比我哥哥還更庸俗。」

龍城壁現在總算能放下了一塊心頭大石。

唐竹君一向都相信他。

剛才她在九虛觀裏冷冰冰的不瞅不睬，就是想把他引出來。

「如果我不把你激出道觀，你很可能就會死在岑老夫子和我父親的夾攻之下。」唐竹君冰冷的臉孔已「解凍」，和剛才簡直判若兩人。

但她仍然並不很開心。

因爲岑老夫子和單五梳已漸漸逼近。

龍城壁忽然一手拉停唐竹君，道：「我們沒有做過任何錯事，爲甚麼逃避?」

唐竹君嘆了口氣道：「難道你要和岑老夫子，單五梳這兩個武林前輩交手?」

龍城壁道：「我現在想和他們評評道理。」

唐竹君道：「你要他們相信你沒有殺人，也沒有對岑蜜兒有不軌的行動?」

龍城壁道：「事實上根本就是如此，

而且這件事妳哥哥可以做證。」

這時候，單五梳已首先追到。

他的輕功，居然猶在岑老夫子之上。

「大胆狂徒，快放手，」單五梳冷喝道：「你已對岑姑娘無禮，現在又想打唐二小姐的主意？」

龍城璧爲之啼笑皆非，道：「我想打唐竹君甚麼主意？」

單五梳不由分說，已雙掌齊出，向龍城璧的雙耳上切去！

× × ×

龍城璧想不到第一個要逼自己動手的，就是這個冰梅谷的老谷主單五梳。

單五梳是長白山羣雄之首，這雙掌切下來的威力，當然非同小可。

龍城璧仍然右手緊牽唐竹君，風雪之刀也懸在腰上。

他竟然以左掌力抗單五梳的攻擊。

岑老夫子亦早已趕到，但他並沒有出手。

似乎在他想像之中，單五梳一人已足以對付龍城璧。

但單五梳的雙掌還未切在龍城璧的雙耳上，雙足便已陡地一痳。

單五梳縱橫北方武林，這一次可栽了一個大筋斗。

原來他雙足已中金針。

發射金針的人，並不是龍城璧，而是唐竹君。

× × ×

唐竹君會用金針對付單五梳，可說出乎每一個人意料之外。

單五梳不虞有此一着，登時呆住。

他雙掌疾削龍城璧，這一招力足取掉對方的性命。

但他雙足突然中了金針，這兩掌的去勢立時一窒。

所以龍城璧很從容的就把單五梳一掌擊退。

唐竹君冷冷的道：「我的金針沒有毒，但可以讓你雙腿痳痺四個時辰。」

單五梳面色鐵青，怒道：「妳竟然敢用這種手段對付我？唐老人養了一個這樣的女兒，可算辱及唐門列祖列宗。」

龍城璧淡笑道：「單老谷主，你罵她也就是了，却連唐門歷代祖宗都要罵個够本。」說到這裏，面色一寒，接道：「在我面前，你別恃老賣老，在下殺人，從不皺眉。」

岑老夫子嘿嘿冷笑道：「好一句殺人從不皺眉，老夫倒想領教領教龍三少爺的刀法。」

龍城璧道：「我的刀，是風雪之刀，我使的刀法，是八條龍刀法。」

岑老夫子沉聲道：「你不必唬嚇老夫，即管動手。」

龍城璧道：「我不想和你動手。」

岑老夫子道：「你心裏害怕？」

龍城璧道：「你的女兒已被人利用，你應該好好管教她。」

岑老夫子大怒道：「你越說越不像話了。」

語音微微一頓，突然冷喝一聲：「拿刀來。」

他這三個字才出口，背後就有一個紫衣勁裝大漢雙手捧着一把大刀，遞給了岑老夫子。

好沉重的一把刀。

這是長九尺，重七十二斤的大金刀。

岑老夫子一刀在手，眼中精光厲射，彷彿整個人都在剎那之間變了。

他由一個滿面病容的老儒士，變成了一個威嚴十足，氣吞河嶽的老戰士。

老戰士雖老，但那把七十二斤重的大金刀，在他的手裏揮舞起來，就好像輕得只有七兩重的禾稈堆。

「龍城璧，你用的是刀，老夫用的也是刀。」

龍城璧微笑道：「若論到重量，你的刀在我的刀二十倍之上。」

岑老夫子臉上殺機籠罩，刀鋒呼嘯作響。

但他的大金刀並沒有向龍城璧進擊。

因爲他忽然看見了一頂金轎，兩個紅衣小童。

這頂轎子看來竟是純金鑄造的。

一頂純金鑄造的轎子，重量自然不會輕。

扛着轎的兩個紅衣小童，樣子生得很乖巧，胖胖白白的臉，一派天眞無邪的模樣。

但岑老夫子看見這兩個紅衣小童和那頂金轎之後，臉上却露出一片惶恐之色。

龍城璧和唐竹君也看見那頂金轎，和扛着轎的紅衣小童。

轎子本來還是距離他們遠遠的。

但一下子之間，這頂金轎就來到了他們的面前。

龍城璧冷冷的道：「想不到雲飛千里，移形換影的無上輕功，竟會出現在這兩個侏儒的脚下。」

「侏儒？」唐竹君吃了一驚，道：「他們明明只不過是兩個小孩，怎會是個侏儒？」

龍城璧淡淡的道：「他們曾經過巧妙的易容，妳當然看不出來。」

唐竹君訝然道：「但你又怎會看得出來呢？」

龍城璧嘆一口氣，道：「他們剛才施展的輕功，風雪老祖也懂，但他也要苦練了三十年，才算大功告成。」

唐竹君怔住了。

龍城璧接着道：「妳看他們才不過十一二歲的模樣，其實這兩人的眞實年齡，已可以做妳的父親。」

金轎中突然傳出一個人的咳嗽聲，然後道：「久聞雪刀浪子精明聰敏，今日看來，果然不假。」

龍城璧冷冷一笑，道：「尊駕好大的氣派，坐着一頂價値萬金的轎子還不算，居然還能讓侏儒仙洞裏的兩位洞主給你抬轎。」

金轎中人又咳嗽兩聲。

唐竹君的眼色却已變了。

侏儒仙洞一向都是江湖上極隱秘的地方，從來都沒有人到過那裏。

但侏儒仙洞裏的十八個侏儒，却在十五年前，在三個月內連續做了十件大案。

他們搶官府裏的庫銀，偸少林寺藏經閣的秘笈，盜武當派的鎭觀三寶，又把兩河沿岸最負盛名的武皇鏢局滿門老少二百餘人，一把火活活全部燒死。

那眞是一場大火。

大門的火頭一起，最少就有五十處火頭同時燃燒起來。

他們先偸後殺，手段之兇殘，令人髮指。

江湖上的人，都只知道侏儒仙洞裏有兩個洞主。

他們一個叫巨無霸，另一個却叫大力神魔。

如果單聽他們的外號，很容易會令人以爲他們都是身材魁梧，體格雄偉的彪型大漢。

但事實上，他們兩個人加起來還不够七尺高。

只不過這種侏儒，實在遠比眞正的巨無霸和大力士都可怕得多。

如果不是龍城璧說出來，唐竹君做夢也不會想到抬着金轎子的兩個紅衣小童，原來就是侏儒仙洞裏的兩位洞主。

金轎中人是誰？

他爲甚麼有這種力量，能讓巨無霸和大力神魔乖乖的替他抬轎？

龍城璧雖然不能肯定這人是誰，但他的心中已有了一個概念。

但唐竹權和唐老人却已知道轎中人的身份。

× × ×

唐老人父子在九虛道觀裏爭論了一會，才相繼追出，找尋龍城璧。

當他們來到的時候，那頂金轎早已出現。

這頂金轎裏的人，毫無疑問一定就是黃金船的主人秦四公子。

唐老人心中一沉。

岑老夫子的大金刀，把龍城璧的去路封住。

他並不喜歡侏儒仙洞的十八個侏儒。

他甚至私下曾對人說過，如果給他碰上了這十八個侏儒，他一定會見一個殺一個，決不留手。

他自己講過的說話，他從沒有忘記。

但現在，秦四公子却用這兩個侏儒洞主來抬轎，顯然令他感到不滿。

唐竹權却趁機冷冷笑道：「好一個秦四公子，連侏儒仙洞裏的兩位洞主都要替你抬轎，相信不出三年，整個中原武林都將會是你的天下了。」

轎中人語聲平淡，緩緩的道：「縱然天下江山盡入我手，又怎及得唐二小姐向我回眸一笑？」

唐竹權冷然道：「舍妹資質愚昧，絕不會向一個堆在金山銀海裏的大富豪回眸一笑，你的好意，舍妹心領了。」

轎中人輕嘆一聲道：「難道令尊大人竟也如你一般，是個出爾反爾，無信無義之徒？」

唐老人的面色，刷的一變。

唐竹權忽然「啊」地一聲，道：「我明白了。」

唐老人道：「你明白了甚麼？」

唐竹權冷笑一聲，道：「岑蜜兒設計陷害龍城璧，其實就是你的主意。」

轎中人沉吟半晌，道：「我爲甚麼要陷害龍城璧？」

唐竹權道：「你想打甚麼歪主意，瞞得過別人，却瞞不了老子，如果龍城璧被人認爲是一個淫惡狠毒之徒，最得益的人就是你。」

轎中人道：「何以見得？」

唐竹權道：「情場如戰場，龍城璧身敗名裂，舍妹就會被逼與他分離，那時候，便是秦四公子趁虛而入的大好機會。」

轎中人默然。

忽然間，十一點金光，從轎中激射而出。

金針！

轎中人也和唐竹君一樣，使用金針。

這十一點寒光，全數都向冰梅谷老谷主單五梳的身上招呼過去。

單五梳臉色大變。

他雙腿早已痳木，雖然雙手仍能活動，但要想擊落這十一枚金針，却是萬難。

單五梳不但面色大變，簡直連身子都爲之顫抖起來。

當一個人又驚又怒的情緒達到頂點之際，身子就會顫抖。

單五梳雖是武林高人，也不例外。

「秦帮主……你……」

他才迸出了四個字，一雙手便左五右六，共中十一枚金針。

換而言之，轎中人所發出的金針，他都全部收下，一枚不漏。

金針才刺進單五梳雙手，單五梳的頭就脹大了。

他的雙手，除了插着十一枚金針之外，甚麼事也沒有。

而然他的頭顱，却立刻脹大了三份之一。

唐竹權脫口叫道：「裂頭針！」

唐竹君問龍城璧：「裂頭針？」

龍城璧嘆道：「這是一種淬有異毒的暗器，這種毒力一入人身，便竄升到頭部

，毒力只在腦袋部份發作，中針之人會在最短時間之內被毒啞，接着頭顱腫脹一倍而死。直到目前爲止，還未聽人說過中了裂頭針的人，可以被救活。」

轎中人笑了笑，道：「你們的見識眞還不錯。」

唐竹權忍不住問道：「單老谷主剛才叫你甚麼秦帮主，這是甚麼意思？」

轎中人縱聲大笑，道：「難道你不知道我已組織了一個黃金帮？」

唐竹權接着問道：「你就是黃金帮的帮主？」

轎中人道：「不錯，除了本帮主之外，又還有誰能花得起十萬両黃金，去收買那一座彩玉雙獅球？」

唐竹權道：「秦四公子雖然已成爲天下間黃金最多之人，但舍妹決不會嫁給你這種衣冠禽獸。」

轎中人彷彿嘆了口氣，道：「幸好你不是唐老人，如果他老人家也說這種話，本帮主可就要失望得很了。」

唐老人忽然道：「老夫從不食言。」

轎中人立刻鼓掌笑道：「好極了！好極了！」

誰知唐老人接下又再說道：「但爲了小女兒的終身大事着想，老夫却只好被逼食言一次。」

轎中人笑聲立止。

顯然，他感到十分失望。

當他失望的時候，他就會憤怒。

有些人在失望的時候只會感到悲痛、惆悵。

但有些人在失望的時候，却只會感到憤怒。

轎中人的性格，無疑是屬於後者。

這個時候，單五梳的頭顱已比原本大了一倍。

他的臉已變成浮腫脹爛，恐怖之極。

他當然也感到憤怒。

而且是極度的憤怒。

可是他實在無法逃避得過黃金帮主的毒手。

最後，他倒斃在金轎之前。

唐竹權嘆了口氣，道：「他也是黃金帮裏的人？」

轎中人冷冷道：「不錯！」

唐竹權道：「他犯了甚麼錯失，你竟要用這種手段來處置他？」

轎中人道：「他犯的錯失，就是太大意。」

說着，輕輕一咳又道：「如果他不大意，又怎會中了唐二小姐的金針？唉，他已老了，實在也應該好好的休息休息。」

唐老人神色聳然。

「老夫也已很老了，是不是也應該像單五梳一樣，要去休息休息？」

轎中人冷冷的道：「本帮主做事，從不會太絕，我可以給你十天的時間，來考慮是否履行你自己的諾言。」

唐老人道：「如果老夫不肯把女兒嫁給你，你就會對老夫採取毒辣的手段？」

轎中人喟然一嘆，道：「這已經是十天以後的事了，到時再算吧。」

龍城璧冷笑道：「就只怕你活不到十天。」

轎中人淡淡一笑，道：「我勸你還是別逞英雄的好，你想殺本帮主，還不大容易呢。」

龍城璧道：「就算不容易，在下也想試一試。」

轎中人道：「你何必如此心急？別以爲憑唐家父子，再加上你的風雪之刀，便可以把本帮主置諸死地，別忘記本帮還有一位使刀的高手，足可與閣下大戰千招之外。」

龍城璧雙目電芒厲射，直盯着岑老夫子：「原來你也是秦四公子的黨羽。」

岑老夫子嘆息一聲道：「識時務者爲俊傑，我勸你還是別再纏着唐二小姐好了，否則……」

龍城璧冷冷道：「否則怎樣？」

岑老夫子道：「你還年輕，你也許不會知道黃金船以往的一段歷史。」

龍城璧的確對於黃金船的歷史知道得很少。

不過唐竹權在這一方面比他知道得多很多。

岑老夫子也沒有再說下去，因爲巨無霸和大力神魔已開始把金轎子抬走。

這一頂金轎子移動的速度極快，片刻間已遠在數十丈外。

龍城璧沒有追。

因爲岑老夫子的大金刀，已把他的去路封住。

龍城璧冷冷的盯着岑老夫子。

「九虛觀那二十三個道士，是你們殺的？」

岑老夫子道：「不錯。」

龍城璧道：「爲甚麼？」

岑老夫子道：「老夫一向都不喜歡這些牛鼻子，就算殺二三十個，又算得是甚麼一回事。」

龍城璧對於這種解釋，不禁感到十分光火。

「你的寶貝女兒呢？」

岑老夫子道：「她是黃金帮主的愛姬，現在當然已跟隨帮主。」

龍城璧道：「那二三十個道士，究竟有甚麼地方得罪了你們，竟要使出這種毒辣的手段來加以殘害。」

唐竹權忽然冷冷地一笑，道：「這二十三個道士完全不懂武功，可惜他們還有第二十四個道士，而他，却是個劍法高强的高手。」

龍城璧訝道：「他是誰？」

突聽得背後遠處一人淡笑着道：「這個劍法高强的道士早就死了，他就是孤鶴道人。」

× × ×

如果說龍城璧不知道他背後遠處早已站着了一個人，那是騙人的。

龍城璧遠在黃金帮帮主未曾離開這裏的時候，他便已發覺背後一株老榕樹後，站着了一個人。

龍城璧不知道這個人是誰。

但對方既然不動，他也就裝作若無其事，靜靜地觀察這個人的行動。

現在，他已知道這個人的身份。

他就是梅七。

七霸盟裏的老七，看來永遠都是那麼態度斯文，他不動的時候靜如山，甚至連動手殺人的時候，行動也是從容不逼。一

點也不緊張。

緊張地去殺人，遠遠不如冷靜地去殺人。

所以世間上最成功的殺人者，往往都是表面上看來絕不像殺人兇手的人。

司馬血能夠成爲殺手行業中第一把交椅人物，並不單純是因爲他的劍法厲害，最主要的，還是他殺人遠比賭錢的時候冷靜得多。

而梅七呢？

他是否第二個司馬血？

× × ×

孤鶴道人就是九虛觀裏唯一懂得武功的道士。

但他已死在梅七的鐵書之下。

見到了梅七，龍城璧就忽然想起了蘇少蒼。

這個年青劍客的命運現在怎樣？

他究竟是否死了，還是仍然活着？

司馬血呢？

他現在又在那裏？

× × ×

龍城璧心裏想着的事，梅七都竟然好像一眼就看了出來。

也許他根本不必用眼睛去看龍城璧，便已知道他的心裏正在想些甚麼。

只聽得他溫柔的聲音緩緩地道：「蘇公子的傷勢現在已大有起色，咱們七霸盟裏的老五，他的醫道絕不會在多眉大夫之下。」

龍城璧靜靜的聽着。

梅七又道：「殺手之王司馬血接到一張黃金帖，因爲黃金帮帮主邀請他到黃金島，島上有各式各樣的賭博，料想司馬血必會賭個痛快。」

龍城璧眉頭一皺。

黃金帮帮主秦四公子爲甚麼要邀請司馬血去黃金島？

梅七忽然從衣袖中取出一張請帖。

黃金帖。

龍城璧道：「你也接到了黃金帖？」

梅七道：「不錯，凡是與黃金島有糾葛的人，每隔十年，都會接到一張這樣的黃金帖。」

「每隔十年就接到一張黃金帖？」龍城璧道：「他們這樣做有甚麼目的？」

梅七道：「這是談判。每隔十年，黃金島就會依照古老相傳下來的規矩，邀請仇家到島上談判一番，結果的確有不少人願意與黃金島化干戈爲玉帛。」

唐竹權冷笑道：「黃金島上有的是黃金，而金子的力量，從來就並不小。」

梅七悠然一笑，忽然又從懷中取出另一張黃金帖。

龍城璧道：「這一張帖又是誰的？」

梅七道：「你。」

龍城璧似乎並不感到意外，只是淡淡的說道：「想不到我居然會和黃金帮的帮主結上了樑子，他也邀請我到黃金島上談判。」

「談判談判，有甚麼好談的？」唐竹權哼聲道：「反正竹君絕不會去嫁給他這種人。」

唐竹君眼波流動，嫣然一笑道：「誰敢說城璧不會改變主意？如果他願意把我讓給秦四公子，情況就會發生變化。」

龍城璧笑道：「秦四公子有的是黃金，如果他一出手就給我三十萬両金子，我說不定眞的會把竹君讓給他，於是，唐二小姐便變成了黃金帮帮主夫人，也未嘗不是一件美事。」

唐老人家突然怒道：「當着這許多人面前亂說瘋話，還成甚麼體統？」

唐竹君給老父一罵，登時滿臉緋紅，不敢說話。

唐竹權却拍拍大肚子，道：「大家儘管前往，秦四公子的請帖已送到，咱們就不妨去攪他奶奶的一個天翻地覆。」

唐老人瞪眼道：「別人又沒有派請帖給你，你去個屁！」

唐竹權道：「這叫做不速之客，不請自來。」

唐老人直到現在才發覺，自己這個胖兒子並不如想像中般聽話。

一時之間，做父親的也奈何不了這個故意執拗的寶貝兒子。

「好！你去！」唐老人手中的紅纓槍一頓，道：「你儘管去，小心你的大肚子，別給人家戳穿幾個大洞。」

唐竹權道：「放心，我死不了的。」

唐老人沒拿他辦法，只好氣沖沖的帶着唐竹君，說回杭州去。

直到他們父女走遠了，龍城璧才對唐竹權道：「他們眞的回杭州？」

唐竹權反問道：「你相信嗎？」

龍城璧聳聳肩頭，不置可否。

唐竹權嘿嘿一笑，道：「知子莫若父，知父莫若子，我敢跟你賭喝十罎百花香，他一定準備和竹君到黃金島上去。」

龍城璧亦有同感。

梅七悠然道：「如此看來，黃金島又將有一番熱鬧了。」

岑老夫子忽然冷冷笑了一聲，道：「再見。」

語聲甫落，人已遠去十丈之外。

龍城璧對唐竹權笑道：「你可知道他爲甚麼走得這樣匆忙？」

唐竹權道：「他自然是急着去通風報訊，說唐老人將會帶着唐二小姐直闖黃金島。」

龍城璧淡笑道：「你爲甚麼還不去攔截他？」

唐竹權道：「你以爲家父眞的是個老糊塗？」

龍城璧道：「他若糊塗，又怎能生下你這個聰明的寶貝兒子？」

唐竹權格格一笑，道：「人人都讚我酒量好，但從來都沒有人說我是個聰明的人。」

龍城璧道：「這並不表示你不聰明，而是那些人太笨而已。」

唐竹權忍不住笑道：「換而言之，你很聰明？」

龍城璧微笑道：「不算聰明，幸好還不太笨。」

唐竹權輕輕的嘆了口氣，道：「你可知道家父最憎惡的是甚麼人？」

龍城璧道：「僞君子？」

唐竹權豎起大姆指，道：「你猜得一點也不錯，他一生人最憎惡的就是那些僞君子。」

龍城璧道：「岑老夫子算不算是個僞

君子？」

唐竹權道：「當然算。」

龍城璧道：「所以岑老夫子雖然想去通風報訊，但他現在可能已死在你父親的紅纓松木槍下。」

唐竹權道：「事實應該如此。」

知父莫若子。

唐竹權果然很瞭解他的父親。

岑老夫子的確已死在唐老人的紅纓松木槍下。

× × ×

唐老人並不糊塗。

他不會放過岑老夫子，也沒有輕舉妄動。

岑老夫子才奔出一里，便驀然發覺前面已有一根紅纓松木槍在等着他。

岑老夫子的大金刀也是一種極厲害的殺人兵器。

但唐老人的紅纓松木槍，却是號稱天下最快的槍。

岑老夫子想避免這一戰，但他却無法避免。

近年以來，唐老人已不會很隨便的便出手。

但他若一出手，想逃避他的襲擊却是萬難。

岑老夫子明白這一點，所以，既然不能逃避，不如就採取主動，先下手爲强。

他的大金刀曾砍翻過不少人的腦袋。

九九八十一刀之後，他的大金刀已發揮了最凌厲的攻勢。

唐老人却一味冷笑，只守不攻。

岑老夫子咬牙再戰。

轉瞬之間，又是八十一刀。

唐老人仍然從容接下，他甚至連雙腿都未曾移動過一下。

岑老夫子的面色大變，忽然大聲喝道：「唐老人，你爲甚麼要死纏住我？」

唐老人冷冷地在微笑，道：「我並不想死纏着你，只想把你纏死。」

岑老夫子的作戰信心已失，忽然扔下大金刀。

他竟然連大金刀都拋棄，又還能憑甚麼力量可以抵禦唐老人？

只見岑老夫子面色慘白，道：「唐老人，你既然要我死，老夫就自盡。」

岑老夫子自盡？

唐老人不相信。

他不相信岑老夫子會自動結束自己的生命。

只見岑老夫子一掌拍向自己的天門，然後就仰身倒下。

這一掌拍得很結實，似乎並不是裝模作樣的。

但唐老人仍然不相信他眞的是自殺。

果然，岑老夫子倒下去之後，腰帶，鞋底兩側，立刻就暴射出數不清的小羽箭。

如果唐老人以爲他眞的是自殺的話，此刻他必已死在這些小羽箭之下。

但唐老人在江湖上混了幾十年，這種把戲是瞞不過他的。

只見唐老人槍尖頓地，人已飛躍，從岑老夫子的頭頂上掠過。

岑老夫子一聲大喝，忽然手中亮出了兩柄小刀，一前一後，分擊唐老人的咽喉，小腹。

這兩刀比那些小羽箭來得更突然，唐老人好像已陷入了兇險詭異的危局。

但刹那間，紅纓松木槍已刺在岑老夫子的胸膛上。沒有人能看得見這一槍是怎樣刺出的。

岑老夫子也沒有看見。

他只看見自己的胸膛上，冒出了一度血柱。

而他手裏的兩柄短刀，却已被唐老人用空手奪白刄的功夫，用一隻左手便全部攫去。

岑老夫子終於死了。

他很佩服唐老人的槍法，尤其是殺他的那一槍。

他很想再看一次。

可惜他已永遠沒有這個機會。

× × ×

唐老人殺岑老夫子的時候，唐竹君正牽着兩匹快馬，她知道唐老人在這裏等岑老夫子，也知道岑老夫子決不是唐老人的敵手。

對於這個年紀已很老邁的父親，她是充滿信心的。

他一直是她心目中的英雄。

唐老人也的確是個英雄，雖然現在英雄已經遲暮了。

英雄遲暮，與美人遲暮都是令人感到惆悵欷歔的事。

但無論唐老人現在怎樣，將來又變成怎樣，他始終是她心目中的英雄。

而且是唯一的英雄。

但現在，她對於這個英雄父親又有了一種新的感覺。

她覺得他很頑固。

因爲他堅決反對龍城璧這個人，也反對他的一切行事作風。

於是，這個英雄父親，又變成了一個頑固的老英雄。

唐老人不怕惡勢力。

當他知道秦四公子的底細，和他的所作所爲之後，便寧願食言，也不願意把女兒嫁給這個心狠手辣的魔鬼。

這一件事，唐竹君感到很慶幸。

黃金帮的黃金再多，也買不到唐竹君的心。

她並不是個貪慕虛榮的人。

現在，她已準備陪父親到黃金島。

但唐老人會讓女兒去冒這種險嗎？

× × ×

正午，陽光躲在雲堆裏。

一蓬罕見的大雨，突然下個不停。

這裏是海。

司馬血就在海中一隻古舊得發霉的大船上，一面喝酒，一面下棋。

和他一起喝酒對奕的，是個重傷初癒的年青劍客。

他就是蘇少蒼。

七霸盟裏的老五醫道相當精明，蘇少蒼本來傷勢十分嚴重，但一落到了他的手上，傷勢立刻就在最短時間之內復原。

當司馬血再次看見蘇少蒼的時候，他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但無論如何，蘇少蒼的傷的確是被治好了。

他的傷勢才復原，便又打算去找那五個仇人算賬。

但司馬血告訴他，孤鶴道人已死在梅七的鐵書之下。

還有那個山西太陽城主百里啖，也已被人用鋼槍刺死。

殺百里啖的人，究竟是誰？

他爲甚麼要殺百里啖？

不過，這還不是司馬血最感興趣的。

他感到最有興趣的，就是誰人花了三萬兩銀子，要自己跑到斷腸橋下，把蘇少蒼的性命救回。

那三萬兩銀子，他早已收妥。

但付錢的人，一直都沒有露過面。

他只是委派一個毫不相干的局外人主持這一宗買賣，他爲甚麼行動如此神秘？

蘇少蒼的五大仇人，司馬血現在早已弄清楚。

除了孤鶴道人和百里啖之外，其他三個就是臥雲先生高天横，神劍無雙彭雨詩，還有一個震山叟翁白頭。

司馬血懷疑付出三萬兩銀子要救回蘇少蒼的人，就是這三個人的其中一位。

這人爲甚麼要這樣做？他懷着些甚麼目的？

司馬血不知道。

蘇少蒼更加不知道。

他只知道自己的父親，就是死在這五個仇人暗算之下的。

孤鶴道人和百里啖的死亡，並不稍減他心中的仇恨。

他只怨自己不能親手把這兩個無義之徒制於劍下。

× × ×

雨點越下越大。

這艘船的確已很殘舊。

雖然司馬血和蘇少蒼是在船艙之內，但這艘船竟然是漏水的。

幸好它只漏雨水，而並非漏入海水。

棋局仍然繼續。

就在此刻，司馬血從船艙的一個窗子，看見了一艘巨船，向這艘殘舊的船迎面駛至。

這一艘巨船，是黃金色的。

黃金船！

黃金船已出現在這個無情的大海裏！

× × ×

司馬血和蘇少蒼在這艘殘舊的大船上，已有整整三日。

不但司馬血和蘇少蒼在這艘大船上，還有好幾個來自各門各派的武林人物，都在船艙裏。

這些人其中還包括了武當、少林和峨嵋派的高手。

司馬血沒有理會他們。

他們也沒有理會司馬血。

要到黃金島，就一定要坐黃金船。

想乘搭黃金船，就得先坐上這一艘殘舊的大船，等候黃金船駛到。

現在，黃金船已出現。

每一個登上黃金船的人，都一定要有秦四公子派出的黃金帖。

司馬血是有黃金帖的。

但蘇少蒼却沒有。

然而，司馬血却有辦法讓蘇少蒼跟他一起登船。

因爲蘇少蒼的身份，現在已成爲了司馬血的僕人。

黃金船對於這一點的解釋，雖然不大滿意，但最後還是接納下來。

結果，司馬血和蘇少蒼都登上了黃金船。

當所有的人，都從那艘殘舊的大船，登上了黃金船之後，那艘殘舊大船忽然火光熊熊，燃燒起來。

火勢蔓延得很迅速，片刻之間，大船已開始向下沉。

前後不到一盞茶時光，整艘大船已沉沒在海底裏。

這艘殘舊的大船雖然已很龐大，但和黃金船相比，却還是差得遠了。

這艘黃金船大得簡直就可以讓人在上面騎馬飛奔。

司馬血剛登上了船，竟然就眞的看見船上有個人騎着馬，神氣十足地指揮一羣壯漢，招待登上黃金船的武林人物。

司馬血眉頭一皺。

每逢他看見一些神氣十足的人，他就會覺後渾身都不自在。

他很想把這個神氣十足的傢伙拖下馬，然後扔進大海裏。

但他沒有這樣做。

因爲他心裏想着的做法，已經有人做了出來。

血洗金船　海上殲霸

在船上騎馬，的確是一件威風得很的事。

這個騎馬的人，臉孔很瘦長，但一雙眼睛却睜得又圓又大，像一對剝了皮的大荔枝。

江湖上最少有一半人不認識他。

換言之，還有另一半人都認識他。

他今年大概四十歲，但他從十四歲開始，便一直在江湖上攪風攪雨，他甚至曾在中間挑撥離間，幾乎弄到崑崙派和峨嵋派大打出手。

直到最後關頭，事情終於眞相大白。

於是，崑崙、峨嵋兩派的高手都四處追殺這個中間挑撥離間的無恥小人。

他就是江湖上神憎鬼厭的「毒口毒手」白黑月。

「毒口毒手」這四個字，是江湖上的人奉送給他的外號。

江湖上的人，對他的印象相當不佳。

此際羣豪齊集，他竟然神氣地在船上騎馬，自然難免引起別人的不滿。

把白黑月拖下馬，然後扔進大海的，是一個滿面戟鬚，身長八尺的大漢。

司馬血也認識這個大漢，他就是華山派俗家弟子之中，有「硬頭硬手」之稱的楚硬。

楚硬最拿手的本事，就是用一隻手揪着別人的衣襟，然後一頭向對方的額上衝去。

很少人能夠捱得起他的硬頭功，也很少人避得開他的硬手。

「硬頭硬手」對付「毒口毒手」，立刻引起了一陣喝采之聲。

白黑月在江湖上的名頭也不算少了，想不到竟然給楚硬一手便從馬鞍上揪了下來，接着以頭碰對方的前額，然後就把他扔進大海裏。

「好功夫！」

「果然不愧是硬頭硬手，今次毒口毒手可要變成碧海浮屍了。」

「楚大俠名不虛傳……」

這一來，神氣十足的人，倒變成是楚硬這個身長八尺的大漢。

可是，他的神氣維持並不多久，立刻就被別人一個耳光刮了下去。

刮他耳光的人，竟然就是毒口毒手白黑月！

× × ×

白黑月明明已被楚硬扔進海裏，人人都聽到「噗通」一聲。

但白黑月好像是一具幽靈般，又再登上了黃金船。

沒有人看見他是怎樣登上船的。

但白黑月的確還是那個白黑月，唯一不同的，就是他的衣服都已濕透。

雨仍在下着。

白黑月的衣服，本來已濕，但還不致於像現在般，濕淋淋的像是在水裏被人撈回上來的一樣。

事實上，他的確是從水裏撈上來的。

他身上都是海水。

海水又鹹又苦，很不滋味。

但沒有人把白黑月撈上來，而是他自己再登上黃金船的。

他從海裏回登上黃金船，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給楚硬刮一個清脆玲瓏的耳光。

× × ×

這一記耳光刮得又快，又重。

不但快、重、而且還够毒。

白黑月被江湖上的朋友稱爲毒口毒手，他的手當然毒得厲害。

楚硬捱了這一記耳光，半邊臉沒有腫起，反而向下凹陷了下去。

楚硬這一驚，實在是非同小可，他立刻大吼一聲，整個人就像是一條憤怒的獅子，直向白黑月的身上撲去。

白黑月悠閑地站在那匹馬的面前，然後又輕鬆地上鞍，依然神氣十足地騎在馬背之上。

楚硬這種拚命衝前的攻勢，他連眼角都不看他一眼，就好像根本不把楚硬看在眼內。

司馬血皺眉輕輕一嘆。

楚硬完了。

這個號稱硬頭硬手的大個子，絕對不是毒口毒手白黑月的敵手。

只見楚硬才向前衝出一步，半邊被打過的臉孔突然在凹陷下去之後，又再流出兩行血。

他從臉上流出來的血，竟然是瘀藍色的。

楚硬的身子仍然向前衝。

但他的雙眼都似已瞎掉，整個人竟衝越船桿，「噗通」一聲的就掉進茫茫大海裏。

他這一次掉進大海，就永遠都沒有再在江湖上出現過。

司馬血却在這個時候，看見海面上有幾條巨鯊。

楚硬掉進海裏後，那些巨鯊便像蒼蠅看見了蜜糖，一窩蜂的游了過去。

片刻之間，又有七八條巨鯊，從海底裏浮了上來，牠們都是白肚朝天，連動都不能再動。

毒口毒手白黑月的一雙手，果然毒得令人感到不可思議。

羣雄在黃金船上，原本你一言我一語，說話都談得很起勁的。

尤其是楚硬把白黑月扔進海裏的時候，他們更是神采飛揚，個個興高采烈。

但現在，沒有人再說話了。

而且看來也沒有人會站出來向毒口毒手白黑月挑戰。

於是，白黑月更神氣十足了。

但他神氣的時間，也維持不了多久。

因爲突然間又有一個人走出來，向他發出一陣傻笑。

這個人穿一襲青淡緞袍，年紀約二十七八歲，長相瀟洒漂亮，手裏有一柄已經出了鞘的長劍。

這人年輕，英俊高大。

但他手裏的長劍，却是太平凡了，那只不過是柄最普通的鋼劍。

這一柄劍雖然也很鋒利，但絕對不是寶劍，黃金船上高手雲集，用劍的人也很多，但最平凡的一柄劍，恐怕就是他這一柄。

這個年輕人看來絕不像個傻子。

但他的臉上，却掛着一種只有傻子才會發出的痴笑。

白黑月冷冷道：「這位朋友，你大概喝得太多了。」

年輕人搖搖頭，道：「你喝得比我還多。」

白黑月道：「我沒有喝過酒。」

年輕人痴笑如昔，道：「我也沒有說你喝過酒，我指的是海水。」

白黑月看着他，上上下下的看了幾眼，道：「看你不像個傻子，爲甚麼你笑起來的時候却比傻子還更傻上幾分？」

年輕人吃吃地笑着，道：「我知道自己並不是個傻子，我現在笑得這樣傻，就是因爲看見了一個傻子，所以才會笑得像個傻子而已。」

白黑月道：「你看這裏誰最像傻子，是不是我？」

年輕人搖搖頭，道：「你也不像是傻子。」

白黑月道：「那麼誰是傻子？」

年輕人突然不再笑了。

他原來的滿臉傻笑，都已收斂，却換上了一副冰冷的臉孔。

「傻子就站在你的身後，他想把你的腦袋扔進大海裏。」

白黑月毫不動容。

他知道自己的身後沒有人。

這個手持長劍的年輕人只不過是想分散自己的注意力，然後向自己襲擊而已。

他不上這個當。

但忽然間，站在他面前的年輕人不見了。

原來年輕人已來到了他的背後。

白黑月面色一凜。

他從來未見過這種快如鬼魅幽靈的輕功。

刹那間，他在馬鞍之上反身，連發五掌。

這五掌無疑很快。

但奇怪的是，當白黑月發出這五掌的

時候，他的腦袋已被人用劍切下，還拋進大海裏。

白黑月的腦袋已搬家，但是五掌依然迸發。

這種情況並不有趣，反而恐怖極了。

五掌之後，白黑月的身軀立刻就像死狗般，從馬鞍之上摔了下來。

人叢中突然有人失聲道：「砍腦袋劍法！」

此言一出，最少有一半人的臉色都已變了。

司馬血却毫不感到驚異，因爲他不止認識砍腦袋劍法，而且也認識偷腦袋大俠衞空空。

一劍便把白黑月頭顱割下來的淡青長袍年輕人，就是江湖上三大奇俠之一的衞空空。

× × ×

衞空空殺人，一向都不會很隨便。

他殺人不會隨便下手，但他對自己的性命却不會看得很認眞。

雖然他已有了未婚妻。

而且他的未婚妻，就是七層雲霧峯珠璣山莊裏，最美麗的三小姐薛惜瑤。

換上了別人，必定會比以前更珍惜自己的性命。

但衞空空並不如此。

他仍然和以前一樣，喜歡喝酒，喜歡騎着那匹老猴子般的醜馬，和殺那些最兇狠，最蠻不講理的惡人。

白黑月這個毒口毒手，殺他一點兒也不過份。

他這份胆色，不禁令人深深佩服。

忽然間，雨停了。

黃金船上，又傳來了一陣脚步聲。

× × ×

白黑月在船上騎馬，已可算是一件奇事。

現在黃金船上，又出現了一頂轎子。

那是一頂純金鑄造的轎子。

抬轎子的，是兩個侏儒。

他們現在沒有經過易容，恢復了本來面目，他們就是侏儒仙洞的兩位洞主，巨無霸和大力神魔。

轎裏有人。

他就是黃金船，黃金島的主人，也是黃金帮的帮主秦四公子。

秦四公子終於出現了。

× × ×

秦四公子施施然地從金轎裏面走了出來。

他長得並不高。

除了替他抬轎的兩個侏儒之外，似乎黃金船上最矮的人就是他。

司馬血並不感到意外。

他早就知道秦四公子在十四歲那年，曾經害過一場大病，之後他的高度就一直都沒有再增加過。

這對於秦四公子來說，是一件相當遺憾的事。

但他除了長得不高之外，其他一切都發育正常。

他的臉孔已成熟。

不但成熟，而且很英俊，和衞空空相比，他並不輸虧。

自從秦棠死了之後，黃金船和黃金島都變成了他的財富。

他更組織了黃金帮。

他要使黃金帮成爲天下間最令人側目的龐大帮會。

他要使黃金帮的力量，蓋過當今江湖八大門派及丐帮，他有這份野心，也有這種決心。

一個人做事有決心，自然是好事。

但一個人做壞事有決心，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衞空空之所以會來到黃金船，因爲他也擁有一張黃金帖。

就算他沒有黃金帖，他也會想辦法來到這裏，找秦四公子。

他要找秦四公子算賬。

× × ×

江湖上最出名的美人，除了唐老人的女兒唐竹君之外，似乎就得數到七層雲霧峯珠璣山莊的三小姐薛惜瑤。

秦四公子向唐竹君打主意的事，現在江湖上早已傳聞鼎沸。

但知道另一件秘密的人却不多。

原來秦四公子不但向唐竹君打主意，連薛惜瑤也想指染一番。

他想享其齊人之福，先娶唐竹君，繼娶薛惜瑤。

這位神秘的黃金帮帮主的胃口，的確很不錯。

他想今到黃金帮備受天下人的矚目，最快捷妥當的辦法，似乎就是把唐竹君和薛惜瑤都一併娶爲妻子。

無論任何人，娶到唐竹君或者是薛惜瑤，他都會被人羨慕。

秦四公子很希望天下間所有的人都羨慕他。

況且，秦四公子本身，也是一個好色之徒。

他不但好色，而且要求極高，他今年已超過三十歲，能讓他看上的女人，還不超過十個。

只不過這些女人，仍然不能眞正滿足他的要求。

他曾見過唐竹君，也見過薛惜瑤。

這兩位大美人，令他看得心癢癢的。

他決定要把這兩位大美人，盡歸已有，成爲黃金帮的兩位帮主夫人。

爲了要得償所願，他不惜用盡辦法，把彩玉雙獅球弄到手，目的就是想得到唐竹君。

至於薛惜瑤，他又用另一種辦法。

他使用毒藥，謀殺了珠璣山莊的薛萬鈞。

薛萬鈞是珠璣山莊裏，最反對薛惜瑤與衞空空成親的一個老頑固。

秦四公子毒殺薛萬鈞，却收買了珠璣山莊裏的幾個丫環老僕，誣衊指證衞空空，說他用毒藥毒死薛萬鈞。

這一着，端的毒辣無比。

七層雲霧峯珠璣山莊在江湖上久享盛名，莊院之中不乏武功極爲厲害的高手。

衞空空現在已被蒙上了不白之冤，珠璣山莊裏的人自是不肯放過他。

珠璣山莊儘管有不少人堅信衞空空清白無辜，但却有更多的人認爲他就是毒殺薛萬鈞的兇手。

衞空空無故蒙冤，這一口氣當然很難

嚥得下去。

他花費了一筆金錢，再加上精細的深入調查，終於查明白了事情的眞相。

他現在就是要跟秦四公子算賬的。

× × ×

要跟秦四公子算賬的人，不止衞空空一個。

在黃金船上，除了黃金帮的人之外，每一個人都可算是秦四公子的仇敵。

一下子把自己的敵人都聚集在面前，似乎是一件愚不可及的事。

但秦四公子一點也不在乎。

他好像完全不把這些人看在眼內。

「這是黃金船，船在大海。

「黃金船是海上的固壘，碧波上的城池。

「黃金船也是最佳的賭場，最華麗的脂粉世界。

「船艙裏有各種的賭博，各式各樣的美酒，還有令你畢生難忘的美女。

「在到達黃金島之前，你們可以盡情歡樂。

「本帮主可以保證，這裏的賭博絕不會作弊，酒裏也絕對不會有毒，而那些妞兒們，都是千中選一的人間絕色。

「各位毋須懷疑本帮主的說話，黃金船的規矩，是本帮主的曾祖父訂下來的，過去百年以來，黃金船從未在宴客的時候向任何賓客暗算過一次，但任何人若敢存心搗亂，他就會遭遇到本船船主的嚴厲懲罰。」

× × ×

秦四公子的每一句說話，衞空空都聽得很清楚。

尤其是最後兩句，他更是聽得爲之不停地冷笑。

他忽然大聲對秦四公子道：「剛才在下砍掉了白黑月的腦袋，算不算是存心搗亂？」

秦四公子沉聲嘆道：「本來你已違反了本船的規矩，但姑念本帮主未曾言明在先，暫且恕你無罪罷。」

好大的口氣，「暫且恕你無罪」！

衞空空幾乎忍不住就想動手。

但在這個時候，大海上忽然又出現了一艘殘舊古老的大船。

這艘殘舊古老大船，就和剛才被燒毀了的那一艘一模一樣。

只見秦四公子悠悠一笑，道：「第二批貴賓已到，各位不必站在船上，請進內艙玩樂，或者休息片刻，亦無不可。」

常言有道：「宴無好宴」。

但衆人既然敢來到這裏，當然多半也是胆色武功俱備之士，而事實上黃金船每一年一次大宴，的確從未藉此向敵人下手，所以大家也放胆進入船艙之內。

黃金船的確是一艘很大的船。

船艙內的修飾，甚是華麗，而且賭博，佳餚美酒以及活色生香的美人，無一缺乏。

司馬血和蘇少蒼沒有喝酒。

他們都坐在一張牌九桌前，推牌九賭個不亦樂乎。

蘇少蒼的身份，是司馬血的僕人。

他照理是不能參加賭局的。

但司馬血却把一疊銀票塞在他的手上，而且強迫他也賭上一份兒。

司馬血賭得很兇。

他這一個人一坐在賭桌前，便好像甚麼事情都會忘記得干干淨淨。

船上又傳來一陣人聲嘈雜的音響。

他突然聽見一把很熟悉的聲音，在他的身後微笑着道：「我知道你一定會來到賭房裏，看來你的賭性，甚麼樣的環境都不能令你改變。」

司馬血沒有轉身，他早已知道這人是誰。

但他顯然沒有料到，這個人會在這裏出現。

這人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 × ×

不但龍城璧來了，連唐竹權也和他一起來了。

唐竹權已整整十天沒有喝過酒。

自從九盧觀與唐老人分手之後，他就一直都沒有喝過酒。

要唐竹權十天不喝酒，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沒有人禁止唐竹權喝酒。

龍城璧甚至還親自買了兩罈花雕，鼓勵他和自己對飲一番。

可是，唐竹權拒絕了龍城璧的「一番好意」。

他道：「不把黃金帮攪得天翻地覆，老子決不喝酒。」

他這份決心，的確出乎龍城璧的意料之外。

× × ×

衞空空沒有賭，也不喝酒。

但他却摟着一個很漂亮的女孩子，在一張大椅上喁喁細語，旁若無人。

在船上的武林人物，多半都自矜身份，所以黃金船上雖然有很多漂亮的女人，却是無人問津。

不是不想問津，而是不敢問津。

如果有甚麼人在黃金船上，與這裏的女孩子溫存一番，將來江湖上的每一個人都會知道得很快。

武林人物的身份越高，臉皮却反而往往變得越薄。

而且他們多半都是已有妻室之人，這種事將來傳了出去，自然是一件不妙之極的事。

所以羣豪寧願喝酒賭錢，也不敢去碰這些漂亮的女人。

但衞空空却好像忽然間變成了一個很風流的男人，肆無忌憚的，和一個黃衣蛋臉的女孩子打得火熱。

龍城璧看見了他。

他只是對龍城璧微微一笑，然後就又和那個女孩子輕擁談笑，旁若無人。

龍城璧心裏暗暗好笑。

這些情景，將來傳到薛惜瑤的耳中，只怕難免引起一場不大不小的誤會。

別人不瞭解衞空空爲甚麼如此風流，龍城璧倒是知道的。

因爲這個黃衣蛋臉的女孩子，他也認識。

她就是衞空空在未認識薛惜瑤的時候，便已經和衞空空很老朋友的小鴿子楊水晶。

楊水晶雖然是個女孩子，但她的胆色

比大多數的男人都大得多。

她十五歲的時候，便開始有了第一個男人。

這個男人就是衞空空。

世間上通常都是男人迷姦女人，但楊水晶却竟然胆大包天，倒轉過來把衞空空弄得啼笑皆非。

她沒有藉此强逼衞空空娶她。

她對他說道：「我知道你喜歡我，但我更知道你並不愛我，你若勉强娶我，對你不公平，而我也永遠不會快樂。」

衞空空茫然，最後只好接受了她的解釋。

自此之後，他們仍然來往，仍然是好朋友。

至於那個糊塗的晚上，那一件糊塗的事，大家都好像眞的忘記了。

但衞空空知道，他不會忘記，而她也絕不是那種楊花水性的女人。

可惜那時候，衞空空已和薛惜瑤展開了一段眞正的戀情。

衞空空很認眞，薛惜瑤是他生命中唯一令他魂牽夢縈，刻骨銘心的女孩。

如果不是爲了薛惜瑤，他一定會娶了楊水晶。

——糊塗債也是債，欠了債而不還，這是衞空空永遠都不願意做的壞事。

× × ×

楊水晶倒也神通廣大，竟然能够混進了黃金船，而且成爲了黃金船上最風情、最漂亮的女孩子。

她被人稱爲小鴿子，就是因爲她的耳朶特別長，知道的消息比誰都多。

所以衞空空和她打得火熱，龍城璧一點也不覺得奇怪。

楊水晶查到了些甚麼？

她會有些甚麼消息告訴給衞空空呢？

× × ×

賭局仍在繼續。

司馬血和蘇少蒼的賭運似乎不壞，初時輸了不少，到後來却形勢逆轉，每人都贏了差不多十萬兩銀子。

十萬兩銀子並不是一個小數目，對絕大多數的人來說，那是一筆足以令人感到驚心動魄的巨大財富。

但司馬血一點也不感到興奮。

金錢雖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却是性命。

每一個人都是有一條性命，就算你把天下間所有的財富都贏過來，却把性命輸掉，那麼，你仍然是個輸家。

而且是大輸家。

因爲再多的財富，你也不能使用。

司馬血雖然贏了錢，但又有誰能知道他是否能够活着離開黃金船？

黃金船的規矩，司馬血是知道的。

但秦四公子是一個怎樣的人，他也知道很清楚。

誰能保證他不會把黃金船的規矩一手毀掉？

如果秦四公子毀掉了黃金船的規矩，他就有很多辦法可以毀掉黃金船上所有的人。

船仍在大海中。

大海茫茫，四週全然不見陸岸。

黃金島在哪裏？

秦四公子的眞正殺着又在哪裏？

司馬血有個感覺，他覺得這艘船很巨大，巨大得令人有點疑惑。

他心中隱約有種預兆。

他似乎嗅出了黃金船上有一種很特別的氣味。

這種氣味並不濃厚，但却令他心中忐忑不安。

司馬血並不是個胆小的人。

他絕不怕死。

但他並不想死得糊裏糊塗，更不願死在這艘充滿神秘的黃金船上。

就在這個時候，蘇少蒼突然亮出了他的劍。

他走前幾步，用劍尖指着一個滿頭白髮，神態威猛的老人。

蘇少蒼現在的身份，只不過是個僕人而已。

一個僕人，在賭桌上贏大錢，已經使許多人看得有點眼紅。

現在他居然把劍亮出，而且直指着江南名俠震山叟翁白頭，立刻就引來了一些武林人物的冷嘲熱諷。

「這小子瘋了。」

「他在賭桌上贏了十萬兩，他現在的神經一定出了毛病。」

「翁大俠，不必對這小子客氣，給他一點敎訓！」

蘇少蒼用劍指着的白髮老人，原來就是他的五大仇人之一，震山叟翁白頭。

翁白頭沒有出手。

他突然豎起了三根手指，然後兩眼却直向司馬血的臉上射去。

司馬血悚然一驚。

他突然明白了一件事。

翁白頭豎起三根手指，意思就是說三萬兩銀子。

他就是花了三萬兩銀子，要司馬血從斷腸崖下救回蘇少蒼的人。

在同一時間，蘇少蒼的劍已像流星般向翁白頭的咽喉上刺去。

一劍三招，一招三式，合共九式鎖喉絕命劍法，向翁白頭作最猛烈的襲擊。

驀地，驚虹一現，碧血劍出鞘，把蘇少蒼的劍擱住。

兩柄劍距離震山叟翁白頭的咽喉都不足三寸。

一柄劍是要殺翁白頭。

而另一柄劍，却是要救翁白頭的。

蘇少蒼劍勢一收，目注司馬血道：「你爲甚麼不讓我殺了這個老匹夫？」

司馬血氣定神閑，靜靜地回答：「你要殺翁白頭爲父報仇，我不反對，但現在還不是時候。」

蘇少蒼面色雪白，道：「我不想再等下去。」

司馬血道：「你不必急在一時，別忘記這裏是甚麼地方，常言有道，敵愾同仇，如果咱們先自火併，恐怕不必秦四公子動手，咱們的人已死得八八九九了。」

蘇少蒼的手在顫抖，劍尖顫抖得更是厲害。

誰也看得出，他正在極其憤怒，但又無法反駁司馬血的說話。

只聽得翁白頭輕輕一嘆，道：「還是殺手之王較有遠見，蘇賢侄想動手，將來

總有機會的。」

蘇少蒼怒笑一聲，道：「當日你逼我跌下絕壑，大概以爲我已必死了？」

翁白頭又是一陣長嘆，道：「生死有命，你現在既然還能活着，就只好算是老夫倒霉罷。」

司馬血心裏有數。

他自然明白當日翁白頭爲甚麼要逼蘇少蒼跳下絕壑。

因爲翁白頭早已知道，自己已在絕壑下佈置了一座巨網，蘇少蒼跳了下去，反而是一條活路。

但翁白頭又爲甚麼要救蘇少蒼？

他這種做法，無疑是違背了其他四個朋友的決定。

孤鶴道人和百里啖都早已死去。

但臥雲樓主高天橫和袖劍無雙彭雨詩呢？這兩個人是否也在黃金船上？

× × ×

黃金船仍在大海裏航行。

茫茫大海。

四週遠遠都不見陸地的大海。

黃金島遠在何處？

轉眼三天。

羣雄在這艘船上，已渡過了整整三日三夜。

龍城璧也喝酒喝了三日三夜，僥倖未醉。

司馬血和蘇少蒼在賭桌上手風逆轉，終於大敗。

直到司馬血連最後一注都輸光了的時候，船上突然傳來一陣喧鬧之聲。

司馬血忍不住走上去看個究竟。

原來七霸盟裏的梅七，不知怎的和一羣侏儒打了起來。

侏儒仙洞的十八侏儒，天下知名。

但這裏却只有十一個侏儒，巨無霸和大力神魔也不在其中。

梅七獨鬥十一侏儒，大落下風。

這十一個侏儒雖然矮小，但他們手裏的兵器却不矮小，其中有一個竟然使用重達數百斤的仙人担，而且使用得異常靈活，已達到了舉重若輕的境界。

龍城璧也站在一旁觀看，他右手捧杯，左手挽着一壺酒，似乎已有了八九分酒意。

反而唐竹權沒有喝酒，他只喝茶。

三杯熱茶到肚，唐竹權倏地一聲大喝，加入戰圈。

他才出手，立刻就有一個使鋼叉的侏儒大聲慘叫。

原來唐竹權手裏的茶杯，已嵌進了他的胸膛，連杯底都已嵌了進去。

唐竹權擅長唐門五絕指法，他五指上的力度，着實使人有匪夷所思之感。

餘下來的十個侏儒，齊聲大吼，最少已有七個侏儒，一齊向唐竹權湧了過來。

梅七頓覺壓力大減，刷刷兩聲，一個侏儒已被梅七的鐵書掠中臉龐，頓時血流如注。

黃金船和平氣氛，已被這一場惡戰完全粉碎。

龍城璧仍然杯不離手，酒不離口，臉上還不時帶着幾分奇怪的微笑。

但他的眼睛，却不時盯着船桅下的兩個正在讀書的老秀才。

× × ×

這兩個老秀才，無論怎樣看去，都很像讀書人。

但這兩個很像讀書人的老秀才，却偏偏不能夠眞正的像別人般讀書。

他們雖然手裏都拿着一本書，而且聚精會神的在看着，但他們却是連一個字都看不見的。

這兩個老秀才，竟然都是瞎子。

瞎子看書，豈非怪事。

但龍城璧並不感到奇怪。

他早已知道他們都是瞎子，但却眼盲心不盲，他們兩人的學識，決不會在翰林學院的老學者之下。

這兩個老秀才原本並非瞎子。

他們的眼睛，是兩年前才瞎掉的。

別人也許不知道他們的眼睛爲甚麼會瞎掉，但龍城璧知道。

他們是自己把眼睛一齊挖出來的。

任何人要把自己的眼睛挖出來，都一定要有相當的決心。

他們挖掉了自己的眼睛之後，許多江湖上的人就倒霉了！

因爲他們也想把別人的眼睛都挖下來，陪陪他們做瞎子的滋味。

這兩個老秀才爲甚麼把眼睛挖出來？

因爲他們賭輸了。

把他們四隻眼睛贏掉的人，就是龍城璧。

龍城璧和這兩個老秀才賭骰子，既非賭單雙，也不是賭大小，而是賭誰的指勁最强。

輸了的人，就得把自己的眼睛親手挖下。

結果，這兩個老秀才把骰子憑指勁射進了一幅厚磚牆之內。

龍城璧依樣葫蘆，也把骰子射進磚牆，但骰子餘勁未衰，竟然穿過磚牆，再嵌進一棵大樹之上。

兩個老秀才相顧駭然。

他們做夢也料不到龍城璧的指勁竟然遠在他們之上。

他們用這種「賭博」的方法，已經贏過不少人的眼睛。

江湖上最少有十個瞎子高手，就是給他們逼瞎的。

他們從未輸過。

想不到最後却輸給龍城璧的手下！

他們沒有賴賬，既然輸了，就眞的把自己的眼睛都挖了出來。

龍城璧找他們，本來是存心要把這兩個老秀才殺死的。

因爲他們就是江湖上號稱「辣手雙儒陰陽刀」的江鐵椒和龐西堡。

江鐵椒成名比龐西堡早五年。

但龐西堡殺人的數目半點也不比他的拍檔輸虧。

自從十二年前這兩個老魔頭合併在一起之後，枉死在他們手下的人就多了。

他們只對兩件事情有興趣，那就是讀書和殺人。

他們爲了興趣而讀書，也爲了興趣而殺人。

他們讀的是聖賢書，但殺的也是聖賢之人。

他們喜歡殺武功比他們低的人，更喜

歡殺才學比他們高的學者。

太原柳則生，大名周蔭穆，和開封府的呼延學究，都是當代的名儒，他們的才學都在江鐵椒和龐西堡之上，但他們却不明不白的被人暗殺身亡。

龍城璧花了一番功夫，終於查出兇手原來就是辣手雙儒陰陽刀。

像他們這種心狠手辣的魔頭，龍城璧是準備用風雪之刀把他們劈開四段的。

龍城璧雖然「擲骰子」贏了他們兩人，他以爲這兩個老魔頭絕不肯把眼睛挖出來的。

只要他們想賴賬，龍城璧的風雪之刀就一定會出手。

誰料到辣手雙儒陰陽刀並沒有食言，果然眞的把四顆眼睛都齊齊挖下來，然後一聲不响就離開了雪刀浪子。

「擲骰子」的是龐西堡。

他輸了給龍城璧，把眼睛挖出來，已經令龍城璧大感意外，想不到連江鐵椒也毫不反悔，毅然挖目。

他們是事先講好了的。

他們若輸了，就把四顆眼珠都一起挖出！

龍城璧對待壞人，心腸一向並不會太軟。

但辣手陰陽刀既已變成瞎子了，他着實也不忍過份趕盡殺絕。

沒想到這兩個老魔頭變成瞎子之後，作風仍和以前一樣，又有不少無辜的人枉死在他們的手下！

人生何處不相逢？

現在，龍城璧又看見他們了。

江鐵椒和龐西堡是否也「看見」了龍城璧？

× × ×

梅七和唐竹權力鬥十侏儒，戰況越來越是激烈！

黃金船上被黃金帮邀請的嘉賓，沒有一百，也有八九十。

這些人平時以俠義之輩自居，但是到了這個時候，肯帮助梅七和唐竹權的人並不多。

只有兩個少林僧人，和三個武當的劍客，捲入戰爭的漩渦。

但他們才加入戰圈，立刻便被幾個突然其來的金衣劍手斃在劍下。

金衣劍手一共六人！

好快的劍，連司馬血都禁不住暗暗喝采。

黃金帮中，果然是有不少高手潛伏其中。

這六個金衣劍手，無疑就是黃金帮中的傑出份子。

看見這六個人的劍法，司馬血絡於技癢了。

他是殺手之王。

但他殺人的作風，已逐漸改變。

以前，他殺人一定要有代價。

但現在，他不再重視這一套，殺人能有代價固然最好，但有時候沒有代價的殺人，他都會樂而爲之。

這一點，無疑是受了雪刀浪子龍城璧的影响。

龍城璧殺人的原則是：只要有該殺的人，就算賠上一條性命，也要非殺不可。

龍城璧從不假仁假義，也不會有些甚麼婦人之仁。

所以有人說，雪刀浪子雖然行俠仗義，却未免太過心狠手辣一些。

然而，光會說「仁慈」的理論，有時候是不切實際的。

老生常談有道：「對虎狼仁慈，就是對自己殘忍。」

好比辣手雙儒陰陽刀，當日如果龍城璧趕盡殺絕的話，這兩年來江湖上也不會發生了這許多冤案，平平白白的又死了不知多少無辜者。

兩年不見，辣手雙儒陰陽刀雖然眼睛已瞎，但據說他們的刀法却比從前更陰損毒辣，點蒼派的三星劍俠聯袂找他們決鬥，竟然在十二招內便全部完蛋。

辣手雙儒陰陽刀眼盲心不盲。

他們已沒有再「看書」，兩雙空洞洞的眼睛，竟像是直盯着龍城璧。

龍城璧不會放過他們！

他們又何嘗會放過龍城璧？

× × ×

黃金船依舊金光燦爛！

但比金光更令人目眩的，却是血光。

唐竹權下手不再留情，又有兩個侏儒死在唐門五絕指之下。

梅七武功極高，但冷不防六個金衣劍手，突然一齊揮動六劍齊向他身上招呼過來。

梅七力拒六劍。

但他身後那個使用仙人担的侏儒却趁勢乘虛而入。數百斤的石担子直向他腦袋上砸去。

這副石担子的壓力，別說是人的腦袋，就算是大象的屁股也可以把它砸扁了。

尚幸梅七畢竟是個高手，腦袋一側，仙人担只壓在他的肩膊上。

「格勒」一聲，他的一條右肩膊已被砸成粉碎。

梅七咬牙大喝，反身連踢五腿！

這五腿只有一腿擊中侏儒。

但這一腿的威力，絲毫不下於對方的石担子，竟然把侏儒的腦袋踢開兩邊。

金衣六劍又再出劍。

這六劍齊施，梅七身上受傷，萬難閃避開去。

但司馬血的劍也已同時逼到。

這一劍才揮去，金衣六劍的六柄劍都似已失却顏色。

劍氣如虹，一發不可收拾。

就在這一刹那間，司馬血突然整個人凌空飄起，劍尖一挑一蕩，六個金衣劍手眼睛都突然紅了！

碧血劍本來就是一柄令人眼紅的絶佳寶劍。

幾乎在同一時間之內，六個金衣劍手亦一齊凌空飛躍，七條人影，在半空中洒開七蓬密不透風的劍影！

梅七仰首觀戰，他的呼吸幾乎爲之停頓！

直到現在，他才明白司馬血爲甚麼能够成爲殺手之王。

× × ×

司馬血對於天下間各門各派的劍法，雖然談不上瞭如指掌，但若論對劍法見識之廣，除了劍狀元之外，恐怕實在也難有

多少人能及得上他！

三個月前，劍狀元已懂得一百七十八種劍法！

直到一個月之前，聽說劍狀元又已再練多了五種劍法，合共是一百八十三種。

只可惜無論劍狀元懂得多少套劍法，他都絕對沒有辦法能勝過司馬血。

劍狀元是練劍的人才。

但司馬血却是練劍的天才。

司馬血眞正懂得的劍法，只有五套，其中還包括了只練了三招的情人劍法。

情人劍法全套共十三招，只有最後一招才是殺人的劍法，但司馬血所練的三招，並沒有這一招在內。

他現在使用的，是他還未當上職業殺手便已懂得的劍法。

他曾用這一招劍法，一劍殺死四頭向他飛撲噬咬的餓狼。

他現在面對的，並不是餓狼，而是六個手持長劍的金衣人！

這六個人遠比四頭餓狼殘忍。

餓狼的獠牙雖尖，獸爪雖利，又怎及得上江湖上劍手的手中長劍。

但司馬血的劍法，又豈僅只能殺狼而已。

七蓬劍影倏閃倏斂。

七條人影也同時落下，同時的站在船上！

司馬血木然一笑，碧血劍回鞘退下。

六個金衣人面色一齊慘變。

他們已領略到殺手之王的手段。

他們每一個人都忍不住機伶伶的打了個寒戰。

他們想咳，却咳不出來。

他們想叫，喉嚨裏却已被堵塞住。

堵塞他們喉嚨的，是他們自己的血。

碧血劍竟已在一招之間，將這六人的咽喉全部切斷。

當司馬血退開一旁的時候，他們已紛紛倒了下去！

而那十個侏儒，也盡數死在唐竹權的五指之下。

羣豪轟然喝采。

誰知在喝采聲中，司馬血突然一聲悶響，然後就暈倒過去。

× × ×

喝采聲在刹那之間沉寂下來。

每一個人都把目光集中在一個老尼姑身上。

一下子龍城璧面色倏變，失聲道：「妳是誰？」

老尼姑陰陰一笑，道：「貧尼就是千恨。」

人叢中立時傳出一陣嘩然之聲，想不到這個老尼姑竟然就是與風雪老祖同輩的千恨師太。

江湖上見過千恨師太的人，現在都必已七十開外。

而千恨師太已差不多五十年未曾在江湖上露過臉，就算那些曾經見過她的人，此刻都必已無法認出眼前這個老尼姑，就是千恨師太。

千恨師太本來不是尼姑，她年輕時是一個富家的千金小姐。

據說她出家削髮爲尼，與風雪師祖大大有關係！

千恨師太對風雪老祖一往情深，但風雪老祖却爲了苦練刀法，整整五年都沒有見過她一面。

她一氣之下，就去做了尼姑。

她身爲富家千金小姐的時候，與風雪老祖是一對寃家。

做了尼姑之後，差點就變成了死敵，如果不是風雪老祖處處忍讓她幾分，這兩人就勢難共存在世間之上。

風雪老祖早已經死了，想不到千恨師太居然還活着，而且一出手就把司馬血擊倒。

× × ×

千恨師太絕不是個容易對付的人。

沒有人看見她是怎樣出手打倒司馬血的。

但龍城璧却看見了。

她擊倒司馬血，用的是迷心刺！

迷心刺是暗器的一種，憑一套彈簧機筒把刺針發出來，中刺針之人，會在最短的時間之內昏迷不醒。

兩個時辰之內，如果還沒有解藥施救，昏迷的人就會永遠不醒。

這種暗器威力很霸道。

但龍城璧却知道，千恨師太是永遠都不使用暗器的，尤其是這種歹毒的暗器，她更加不屑使用。

龍城璧敢保證這個老尼姑決不會是千恨師太。

理由並不僅僅因爲這個老尼姑使用暗器，最主要的是因爲千恨師太早已死了。

千恨師太死的時候，風雪老祖剛好九十歲。

她比風雪老祖早逝世十年。

風雪老祖與龍城璧甚是投緣，他和千恨師太之間的事，他早就詳詳細細的說給了龍城璧知道。

千恨師太臨死之前，曾親筆修寫了一封書函，派她的心腹弟子送給風雪老祖。

這一封信，化解了他們之間的一切恩恩怨怨。

風雪老祖根本就沒有記仇之心，雖然千恨師太曾千方百計想對付他。

後來，千恨師太死了，風雪老祖找到了她的墳，在她墓前枯坐了三個月。

這三個月，龍城璧一直都陪着風雪老祖。

千恨師太的的確確已經死了！

現在黃金船上出現的，當然是個冒牌貨色。

她究竟是誰？

龍城璧隱約覺得，這個老尼姑的身材有點熟悉的感覺，尤其是她的一雙手，那份沉着和穩定，更是令他感到有點迷惑。

他正想盤問這個老尼姑，唐竹權却反比他更早一步。

唐竹權與梅七解決了十一個侏儒，羣雄都不禁對這個大胖子爲之另眼相看。

只見唐竹權冷冷一笑，雙目電芒厲射，和他平時醉態可掬的樣子，簡直就是判若兩人。

他爲了黃金帮這趟子的事，竟然能夠十多天不喝一滴酒，也可算是一項紀錄。

他喝酒的紀錄太多。

反而不喝酒的紀錄却是太少太少了！

唐竹權醉態可掬的時候也未必是醉！

他現在自然比抱着大酒罎的時候更加清醒百倍。

他第一句對老尼姑說的話就是：「妳不是千恨師太，妳是個冒牌貨色！」

老尼姑很冷靜，毫不動氣，只是淡笑着道：「貧尼的確是千恨師太，黃金帮帮主乃天下武林主宰，各位要與他對抗，未免是太不自量力了。」

唐竹權道：「妳是黃金帮中人？」

老尼姑道：「自不待言。」

唐竹權道：「妳可以自稱萬恨師太，也可以自稱一恨師太，但無論如何，妳却不能自稱爲千恨師太。」

老尼姑道：「爲甚麼？」

唐竹權道：「因爲，老子才是千恨師太。」

他此言一出，羣雄皆是一怔。

「因爲老子才是千恨師太」這十個字，眞够稀奇古怪，不倫不類之極。

羣雄之中，最少有一半人，都認爲唐竹權這個醉胖鬼九成又是喝醉酒了，否則何以忽然會說出這種話來？

龍城璧却並不覺得奇怪，他只是扶起司馬血，視察他的傷勢。

只聽老尼姑發出一陣乾笑，緩緩地道：「哦，原來你才是千恨師太，貧尼直到現在才知道，千恨師太居然是個男人。」

唐竹權冷冷一笑，道：「妳既然能自稱千恨師太，老子爲甚麼不能自稱千恨師太？反正你也和老子一樣，都是男人。」

老尼姑面色一寒，叱道：「放肆，你越來越不像話了。」

唐竹權冷笑連聲，道：「在老朋友面前，別再裝蒜了，眞難爲你，竟然捨得把額上的眉毛盡皆剃去……」

此言一出，登時令龍城璧幾乎跳了起來，道：「不錯，還是唐兄眼光獨到，這個老尼姑是男人，他就是多眉大夫！」

多眉大夫！

羣雄相顧愕然，這個老尼姑是多眉大夫？

羣雄向龍城璧望去，又是一陣疑惑。

因爲龍城璧已在船上喝了三日三夜的酒，他也許比唐竹權更加糊塗幾分。

這兩個人的說話，都不可靠。

但這個老尼姑也不像是千恨師太，因爲誰都沒有見過千恨師太。

然而，也沒有人相信這個老尼姑是個男人。

從任何角度看來，這個老尼姑就算不是千恨師太，她最少都是個老尼姑。

就算她不是老尼姑，她最少也該是個女人，而且是個年紀很老的老婦人。

但唐竹權却仍然極力指證這個老尼姑是男人，而且說她是多眉大夫。

這個老尼姑究竟是誰？

× × ×

龍城璧抱起司馬血，把他交給了衞空空。

衞空空剛從船艙下冒了上來，而且似乎有話要跟他說。

但衞空空的說話還未講出來，先已有一把冷冰冰的聲音喝道：「雪刀浪子，久違了。」

隨着這七個字，一柄漆黑的尖刀已直向龍城璧的頭頂部位刺到！

這是辣手雙儒陰陽刀的陰刀！

陰刀既已出手，陽刀必緊接而至。

果然，另一柄紫紅的尖刀也隨着陰刀攻到！

江鐵椒與龐西堡已開始了他們的任務，和他們的復仇行動。

他們已成爲了黃金帮的殺手，殺龍城璧是他們的任務。

他們在兩年前，把眼睛輸了給龍城璧，這種仇恨，他們豈會忘記？

雖然龍城璧贏得光明磊落，而且他們也甘願把眼睛自動挖了出來，但這仍然是一筆血仇。

當時他們甘願挖目，是因爲他們知道如果不把眼睛挖出來，很可能就會死在龍城璧的刀下。

所以，他們寧願挖目，暫保性命，然後再等待機會復仇！

現在，復仇的時候到了。

因爲他們苦練了多年的天魔陰陽刀法，已經成功。

他們相信，天魔陰陽刀法一定可以殺死龍城璧！

× × ×

陰陽刀一出，連海風都好像忽然間爲之停頓。

然而陰陽刀的招式並不霸道，也不好看，只見陰刀和陽刀交錯而落，但章法凌亂，而且一刀比一刀幼稚，可笑。

陰刀忽快忽慢。

陽刀忽上忽下。

江鐵椒與龐西堡雖然持刀在手，但身上的破綻却比夜間的星星還多。

看來似乎隨便一個稍有武功根基的庸手，都可以輕而易舉的把這兩個老瞎子殺死。

難道辣手雙儒陰陽刀的眼睛瞎了之後，他們的武功便一瀉千里？

但龍城璧的神態，却一點也不輕鬆！

他的風雪之刀仍然沒有亮出，只是利用靈活的步法挪動閃避，似乎毫無出刀之意。

陰陽刀的刀法，看來越加不成體統，簡直就像兩個完全不懂武功的小孩子在胡亂揮刀，又像是兩個瘋子在持刀手舞足蹈的樣子。

但龍城璧的臉色却越來越是青白，斗大的汗珠從他的額上冒出。

忽然間，一個自逞英雄的赤髮大漢挺身而出，大聲喝道：「讓本大爺來收拾這兩個老瞎鬼！」

× × ×

喜歡自逞英雄的，往往都是以爲自己很了不起的人。

事實上，任何人提起赤髮太歲洪椎，都會認爲他的確是個了不起的江湖好漢。

洪椎一向使用的兵器，是一根三尖兩刄叉！

這種外門兵器並不難練，但若練到像洪椎般的身手，就並不容易。

洪椎曾憑着這一根三尖兩刄叉，搠死崆峒五劍。

事後，崆峒派正副掌門率衆大興問罪之師，洪椎單人匹馬赴會，竟然把崆峒派兩位掌門殺得片甲不留，狼狽敗走。

經此一役，洪椎這位赤髮太歲的名號

，便傳遍了整個江湖。

而崆峒派也幾乎因此而陷入絕境。

洪椎的武功當然不弱。

但他這一次自逞英雄，却是他畢生所做的事情中，最愚蠢，最錯誤，也是最後的一件事。

× × ×

洪椎覺得辣手雙儒陰陽刀的刀法，雜亂無章，而且幼稚，可笑。

但等到他貿然加入戰圈之後，他才發覺自己的判斷錯了。

他初時不但以爲陰陽刀毫不足懼，便連龍城璧這位雪刀浪子，也認爲是徒具虛名之輩。

他想不出龍城璧爲甚麼會面對着陰陽刀這種招式而額前冒汗。

他甚至一眼便已看出，江鐵椒和龐西堡的刀法上，破綻極多。

可是，當他奮而加入戰圈，面對着這兩個老瞎子的時候，才發覺這些刀法上的破綻，並非破綻，而是殺着。

任何人若想從這些「破綻」去攻擊江鐵椒和龐西堡，無疑是自尋死路。

敵人的破綻忽然變成了厲害的殺着！

洪椎以爲對方是羊，是豬。

他以爲這是自己揚名立威的機會！

誰知道羊，豬忽然變成了獅，虎。

他以爲可以揚名之威，結果却陪着自己的三尖兩刄叉，齊齊崩斷！

× × ×

沒有人能形容陰陽刀毀掉洪椎時的那種驚人力量。

漆黑的陰刀，把洪椎的三尖兩刄叉擊斷。

紫紅如火的陽刀，同時把洪椎齊腰劈開兩截，刀勢一拖，竟然把血淋淋的上半截身子，飛擊進茫茫大海中。

陰刀一招。

陽刀也是一招。

江鐵椒與龐西堡每人只發出一招，便把「了不起」的赤髮太歲洪椎，連人帶兵器一齊毀滅。

天地無情，大海無情。

然而，人更無情。

——人本有情。

——但當一個人手裏有刀，心裏也有刀的時候，人就變得比天地大海都更無情，更冷酷。

辣手雙儒陰陽刀即使手裏無刀，他們的心裏也永遠有刀。

這一把刀，視殺人爲樂！

每當江鐵椒和龐西堡殺了人之後，嘴角上就忍不住流露出一種殘酷的笑意。

但就在他們殺了洪椎，忍不住發出笑意的時候，龍城璧的風雪之刀突然亮起。

刀光寒森森，但龍城璧的臉已由蒼白變成殷紅。

因爲他終於看穿了敵人的其中一個破綻！

× × ×

陰陽刀法中看來有很多破綻。

但這些破綻，佔絕大多數都並非眞正的破綻，而是刀法上的殺着。

但天下間沒有全無破綻的武功。

因爲世間上每一個人都有他的弱點，人既有弱點，武功又豈能全無破綻？

陰陽刀法中看來有很多破綻，事實上眞正的破綻只有一個。

這個破綻，就在江鐵椒和龐西堡的脇下！

只不過這破綻很微小，而且絕不容易看得出來。

但龍城璧却看出了。

江鐵椒和龐西堡殺了洪椎之後發笑，這一笑使到他們脇下的破綻忽然擴大。

任何人發笑的時候，雙肩難免爲之聳動。

雙肩一動，脇下的破綻就在刹那間擴大了。

龍城璧就在這個時候拔刀。

刀才出鞘，刀尖便已向兩個老瞎子的脅下分別刺去。

他用的是八條龍刀法。

飛龍貫月。

龍捲西風。

一連兩刀，斬釘截鐵地毫不留情的揮出。

江鐵椒與龐西堡身形齊齊閃動，每人都向龍城璧劈出了三刀。

他們不相信龍城璧能在這六刀之下，絲毫無損。

但他們料錯了。

龍城璧刀在手中，人却突然彷彿有如蜻蜓倒豎，江鐵椒與龐西堡每人劈出的三刀盡皆落空。

但龍城璧的風雪之刀，已揚洒出兩蓬血影。

江鐵椒龐西堡兩人，面色同時慘變。

「好刀法……」

「雪刀浪子，龐某佩服……佩服……得很……」

他們每人迸出了一兩句說話之後，便再也支持不住，倒了下去。

風雪之刀電光石火之間，分別在他們的左右脇下刺進，刀尖直破心臟。

沒有人能捱得住這一刀。

龍城璧雖然擊敗他們，但已渾身濕透了汗水。

如果不是洪椎貿然加入戰圈，也許他還沒有機會把辣手雙儒陰陽刀殺死。

可惜洪椎已死了。

他雖然感謝洪椎，但感謝之言却已無從說起。

× × ×

「龍施主好刀法，」那老尼姑倏地冷笑，欺身闖到龍城璧的面前，道：「貧尼也想領敎領敎施主的高招。」

龍城璧沒有理會這個老尼，因爲衞空空似乎有些重要的事要對他說。

唐竹權挺着大肚子，閃身攔着老尼姑的去路，厲聲道：「老匹夫口口聲聲貧尼前貧尼後，老子貧你祖宗個鳥！你是個男人，你就是多眉大夫！」

老尼姑大怒，伸爪就向唐竹權的大肚子上戳去。

唐竹權眼神大亮，道：「狐狸的尾巴終於外露了，你這一手絕不是千恨師太的功夫，人人都應該知道千恨師太是用無踪落英掌的，你這幾下子貓爪功夫，豈不令人噴飯？」

龍城璧對唐竹權的功夫，很具信心。

他相信唐竹權一定能夠對付得了多眉

大夫。

多眉大夫易容爲老尼姑，在最不爲人注意的情況之下，暗算了司馬血。

他本來打算親自向多眉大夫追討解藥，但唐竹權也應該能夠把解藥弄過來。

龍城璧現在唯一關心的，就是衞空空方面，有甚麼新的發現？

× × ×

黃金船仍在大海上航行。

那個黃金帮的帮主秦四公子，爲甚麼許久都沒有露面？

黃金船爲甚麼建造得如此龐大？

秦四公子竟究存着甚麼陰謀？

這一切疑問，衞空空都已詳細的，調查得清清楚楚。

其實眞正詳細的調查出這些秘密的人，應該說是小鴿子楊水晶。

她在黃金船上，已混了相當時日，她爲人精明仔細，而且很懂得演戲。

黃金船上的秘密，竟然給她在一個無意的機會中調查出來。

原來秦四公子果然眞的有意把黃金船百年以來的規矩，一手毀掉。

這一艘黃金船，是新造的，以前的那艘黃金船，已被他用火焚掉了，沉在海底裏。

這艘黃金船，比從前的黃金船至少大了三倍。

楊水晶調查到的秘密，就是這艘黃金船的後艙中，還有一艘小船。

與黃金船相比，那的確是一艘小船。

但這艘「小船」，却已足以在船內筵開十席。

如此的一艘「小船」，實在也不能算小了。

黃金船裏，爲甚麼要另藏一艘船？

船中有船。

黃金帮帮主打的是甚麼主意？

楊水晶、衞空空和龍城璧都不是愚蠢的人，他們都已想像得到，秦四公子另有陰謀。

他們敢保證，黃金船上，最少埋藏着數以萬斤計算的炸藥。

這些炸藥一經引爆，黃金船上還有誰能活命？

× × ×

秦四公子的手段，的確毒辣。

那艘暗藏着的船，也是一艘黃金燦爛的船。

它名爲金鷗船。

金鷗船離開了黃金船之後，黃金船就會被炸成粉碎。

問題是：誰來把炸藥引爆呢？

引爆炸藥的人，他必死無疑。

誰會甘願爲秦四公子而犧牲自己的性命？

就在此際，忽然有人大嚷道：「船尾脫節了，這艘船已分開了兩截！」

龍城璧面色陡變，縱身跳上船桅。

只見黃金船的尾部，已經漂流在後面了。

頃刻，船尾冒出了一艘金船，船上有一枝金色的旗幟，旗上繡着一隻巨大的海鷗。

金鷗船！

金鷗船原來就在黃金船的尾部。

而黃金船的尾部竟然是能够自動脫節，與船身分離的。

誰都沒有見過這種景象。

這簡直就是奇景。

× × ×

雖然這是奇景，但龍城璧一點也不覺得好看。

黃金船餘下來的部份，隨時都可能被炸藥爆成飛灰。

那時候，黃金船上的人，只怕沒有一個能够活着回去見到陸地。

刹那之間，黃金船上的人都亂成了一團。

龍城璧立刻飛奔回到船艙內。

他要在最短的時間內，找尋到燃點炸藥藥引的地方，把燃點炸藥的人制服。

否則，船上的每一個人，都只有一條死路可走。

幸好黃金船雖然已斷成兩截，但船上並無下沉的跡象。

這艘船顯然是特別製造的。

黃金船是如此龐大，畢竟燃點炸藥的地方，和燃點炸藥的人會在那裏？

龍城璧心念電轉。

他突然想起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是男人絕不會走進去的。

他毫不猶豫，立刻就飛身向那個地方衝去！

× × ×

黃金船上，不但有男人，也有女人。

像這樣的一艘大船，自然有個地方，是給女人作爲方便之用的。

江湖上的武林人物，雖然有不少胆大包天之輩，但又有誰敢闖到女人方便的地方去？

別人不敢。

但龍城璧敢。

他不怕別人的閒言閒語，也不怕闖進這種地方會惹來晦氣。

他本來就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浪子。

尤其是在如此緊急，生死存亡繫之一髮之際，太多的顧慮無疑是愚蠢的。

他手裏的風雪之刀早已亮出。

他直衝進去，雖然「方便之門」已經緊緊關閉。

試想天下間又有甚麼門和鎖，能够阻止得住龍城璧？

手起刀落。

刀落門開。

一把金黃的大鎖，竟然被劏開兩邊。

裏面有人。

一張甜甜蜜蜜的臉，一個足以令任何男人神暈顚倒的女人。

還有一把火炬，和數之不盡的炸藥。

龍城璧的呼吸幾乎完全停頓。

因爲火炬就在這個甜甜蜜蜜的女人手中。

只要她的手一揮，火炬就會觸及到炸藥之上。

龍城璧覺得有點頭痛。

他每次見到這個甜甜蜜蜜的女人，她都讓他感到頭痛。

她就是岑老夫子的女兒岑蜜兒。

× × ×

「妳若把火炬一抛，大家就完了，死得最快是就是我和妳。」龍城璧不敢動，

他怕自己一勳火炬就會落在炸藥之上。

岑蜜兒仍笑得甜甜蜜蜜：「能够死得最快，痛苦也就越少，這是一件好事。」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妳還年輕，而且美麗如彩蝶，妳若死了，很多男人會爲妳感到可惜。」

岑蜜兒道：「可惜秦帮主不會，他巳不再關心我的死活。」

龍城璧一怔道：「難道妳就是爲了這個緣故，便眞的不理會自己的生死？」

岑蜜兒臉上甜甜蜜蜜的笑容消失了。甜蜜巳變成了酸楚。

她突然竟把火炬向炸藥之上拋去！

龍城璧想撲前，但巳遲了一步！

×　×　×

驚天動地的爆炸聲音，似乎巳經响在龍城璧的耳邊。

幸好那只不過是他的幻覺，炸藥並沒有眞的爆炸。

因爲炸藥前忽然冒出了一個很矮小的人。

侏儒！

一個侏儒，像奇跡般突然出現，用他的胸膛，把火炬的烈燄擋住。

侏儒大笑。

他痛苦地大笑。

但誰也分不出，他究竟是在笑，還是在叫。

火炬的烈燄突然熄了。

因爲這個侏儒把火炬抱緊，火燄竟被他的胸膛所掩熄。

岑蜜兒面色劇變，怒道：「巨無霸，你竟敢破壞帮主的計劃！」

原來這個侏儒，竟然就是侏儒仙洞裏的洞主之一的巨無霸。

只聽得巨無霸凄厲笑道：「秦帮主出賣了侏儒仙洞，他只讓大力神魔登上金鷗船，却把我們留在這裏，他如此對待我，我又豈能不反抗……」

岑蜜兒冷冷道：「這只怪你色胆包天，曾經調戲過我，這是你應得的懲罰。」

巨無霸咳嗽兩聲，道：「但妳又爲甚麼要死？妳太癡了，秦帮主是個衣冠禽獸，妳怎值得爲他而殉情？」

岑蜜兒怒道：「這是我的事，與你無干。」

巨無霸又是凄然一笑。

火燄巳熄。

他的心臟也巳停止跳躍，終於死去。

但他臨嚥氣的最後一刹那，突然左手一揚，十三道碧芒，同時向岑蜜兒的臉上射去。

岑蜜兒美麗的面龐上，陡地中了十三枚碧綠色的鐵羽鏢，頃刻之間，便告氣絕身亡。

龍城璧長長嘆了口氣，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惋惜。

雖然岑蜜兒巳永遠不會再令他頭痛，但現在却令他心疼。

這筆賬，自然又該算在秦四公子的頭上。

但金鷗船巳遠離了，黃金船雖然逃過沉船大難，但在這茫茫大海之中，又能飄流得到幾時幾日？

×　×　×

秦四公子在金鷗船上，大發雷霆。

因爲黃金船並沒有發生爆炸。

他立誓，一定要把岑蜜兒碎屍萬段。

他本來想把金鷗船駛回去。

但忽然間海面上出現一艘巨船。

這一艘巨船自遠而近，直逼金鷗船。

秦四公子面色一凛。

因爲他巳看見，這艘巨船上站立着一個威風凛凛的灰袍老者，老者的手裏，還有一根紅纓松木槍。

同時，巨船上還有八大門派的高手，丐帮的長老和七層雲霧峯珠璣山莊的薛姓高手。

那個灰袍老者，就是杭州有老祖宗之稱的唐老人。

兩船相遇，劇戰難免。

這一戰的勝負，幾乎足以決定，今後百年內的武林命運。

唐老人儼然巳成爲了這一艘巨船的統帥。

巨船上高手如雲，每一個人都很聽唐老人的命令。

秦四公子終於是面臨到最後激也是最烈的一戰。

在金鷗船上，共有一百二十四人。

這些人都是黃金帮的精銳份子，秦四公子對他們一向極有信心。

但唐老人對於自己手上所擁有的實力，也滿懷信心。

江湖上八大門派高手，丐帮八大長老，和七層雲霧峯珠璣山莊薛姓高手的力量，又豈可輕侮？

一聲號令，高手湧到金鷗船上。

殺聲震天，血流成河。

秦四公子下令，千萬不要放走這艘巨船。

因爲如果這艘巨船駛到黃金船上，把黃金船上所有的高手都載到來金鷗船，黃金帮就勢必一敗塗地！因爲黃金船上，有幾個極厲害的角色。

龍城璧，司馬血，唐竹權，衞空空，梅七，甚至多眉大夫，都極不容易對付。

秦四公子不但出賣了侏儒仙洞的侏儒，也出賣了多眉大夫。

他自己當然知道那個老尼姑就是多眉大夫。

因爲多眉大夫變成老尼姑，就是秦四公子親自爲他進行易容術的。

金鷗船上，巳拚鬥得天翻地覆。

秦四公子儘量派人去控制唐老人的巨船，但都被唐老人用紅纓木槍把他們一一捌死。

唐老人也是條老狐狸了，秦四公子的用心，他怎會不明白。

結果，巨船還是離開了金鷗船，直向黃金船駛去。

秦四公子大怒，手中一柄黃金劍如電般飛舞，瞬即將幾個珠璣山莊的高手斃於劍下。

顯然，他毒殺薛家長老的事，巳被珠璣山莊的人查了出來，所以珠璣山莊的高手也誓與黃金帮週旋到底！

秦四公子連斃五人，但第六個却遭遇到强勁的對手。

這人是丐帮裏八大長老之一，而且也是八大長老之中武功最高强的八袋高手戚不濁。

戚不濁一纏上了秦四公子，立刻又有兩個丐帮長老湧了上來。

秦四公子劍法厲害，雖然不能立斃丐帮三大長老，却也大佔上風。

但時間一長，秦四公子的處境就大大不妙了。

因爲那艘巨船巳駛到了黃金船，而且黃金船上的高手也巳紛紛登上巨船之上。

×　×　×

形勢發展到這個地步，秦四公子的處境可說巳走到了絕路。

他是被正義之師的力量，逼到死胡同裏去的！

他想不到唐老人竟然能够在短短的時間之內，廣召天下英雄，殺到這裏。

原來唐老人召集了百餘武林正派高手之後，便弄了一艘巨船，準備到黃金島上大事搗亂一番！

但他們在海上航行多日，始終都找不到黃金島，反而誤打誤撞，在大海上遇見了金鷗船和黃金船。

這是一場名符其實的海上殲滅戰。

現在，唐老人巳指揮着巨船，又再回到金鷗船那裏。

司馬血中了多眉大夫的迷心針，現在毒力巳解。

多眉大夫被秦四公子出賣，幾乎變成飛灰屍沉海底，他自然感到非常憤怒。

所以，不等唐竹權逼他交出解藥，他便巳自動救回司馬血。

巨船重回，立刻又添來一批生力軍！

唐竹權搶在唐老人面前，把黃金帮的高手殺得連聲慘叫。

龍城璧却從容不逼，終於在船上找到了秦四公子。

這時候，丐帮的三位長老都巳身受重傷，但尚自勉力對抗秦四公子。

龍城璧一出現，三位長老都一起退了下去！

秦四公子冷冷一笑：「好一個雪刀浪子。」

龍城璧的聲音，比他更冰冷十倍：「在下本來也不是甚麼好人，但比起你這種衣冠禽獸，的確好上千倍萬倍。」

秦四公子手裏有劍。

劍鋒上巳染滿了殷紅的鮮血。

龍城璧沒有拔刀。

秦四公子不等待他拔刀，便巳颼颼颼連刺三劍。

龍城璧仍然沒有拔刀。

只見他身如蝶舞翻飛，將這三劍完全閃避開去。

秦四公子長劍倏地收斂，冷笑着道：「你再不拔刀，今天你就死定了。」

龍城璧神態很安詳！

這裏是戰場。

但看他的神態，却平靜得像是在園子裏看花，高崗上賞月！

可是秦四公子既非花，也非月。

他的手裏只有劍。

血跡斑斑的殺人長劍。

×　×　×

秦四公子突然身形急起，一拔丈二！

只見長劍展開，左右閃動，瞬即連刺六十四劍。

六十四劍之後，又是一百二十八劍。

這一百二十八劍比那六十四劍更快一倍，若論劍勢之急速快捷，恐怕連司馬血也未必能够達到這個地步。

但龍城璧竟然仍不拔刀。

秦四公子突然一個風車急轉，手中長劍脫手，飛擊龍城璧。

龍城璧一手撥開。

誰知道秦四公子手裏忽然又出現了另一柄長劍，趁勢直刺龍城璧胸膛。

這一劍，大有志在必得之勢。

他巳看準龍城璧撥開第一柄長劍之後，招式在胸膛上現出了一道缺口！

招式上的缺口，往往就會變成肉體上的缺口！

秦四公子想在龍城璧的胸膛上刺穿一個大洞！

可是，龍城璧的胸膛並沒有被刺穿。

但他的左右太陽穴，却突然被龍城璧的手指戳穿了！

×　×　×

秦四公子瞪大了眼睛，望着前方。

龍城璧分明在他的劍尖下，爲甚麼忽然不見了？

他自己的左右太陽穴，爲甚麼會忽然痛得這樣厲害？

他伸手向兩邊一摸。

驀地，他發覺自己的兩手都是血！

那是他自己的血？還是別人的血？

他沒有看見龍城璧拔刀。

龍城璧既然沒有拔刀，又怎能把自己的太陽穴戳穿？

他永遠都弄不清楚這是怎麼一回事。

他臨嚥氣的一刹那，仍在懷疑自己是否死在龍城璧的刀下！

他的確不是死在龍城璧的刀下。

因爲龍城璧是用手指把他兩邊太陽穴戳穿的。

×　×　×

碧海茫茫！

黃金帮就在這個無情的大海裏，被正義的力量完全毀滅了！

在此一役，蘇少蒼終於手刃仇人。

原來臥雲樓主高天横，和袖劍無雙彭雨詩，都巳成爲了黃金帮的堂主。

蘇少蒼的劍法，本來就並不弱。

高天横在金鷗船上遇見蘇少蒼之際，他巳身受創傷。

他給唐竹權的唐門五絕指法，弄得天旋地轉，偏偏蘇少蒼在這個時候碰上來，迎頭就是十七八劍。

這十七八劍砍下去，高天横再多十條性命也完蛋了。

接着，蘇少蒼又遇見了彭雨詩。

常言道：「仇人見面，份外眼明。」

蘇少蒼與彭雨詩的一戰，倒是公平決鬥的。

彭雨詩沒有輕敵，但却不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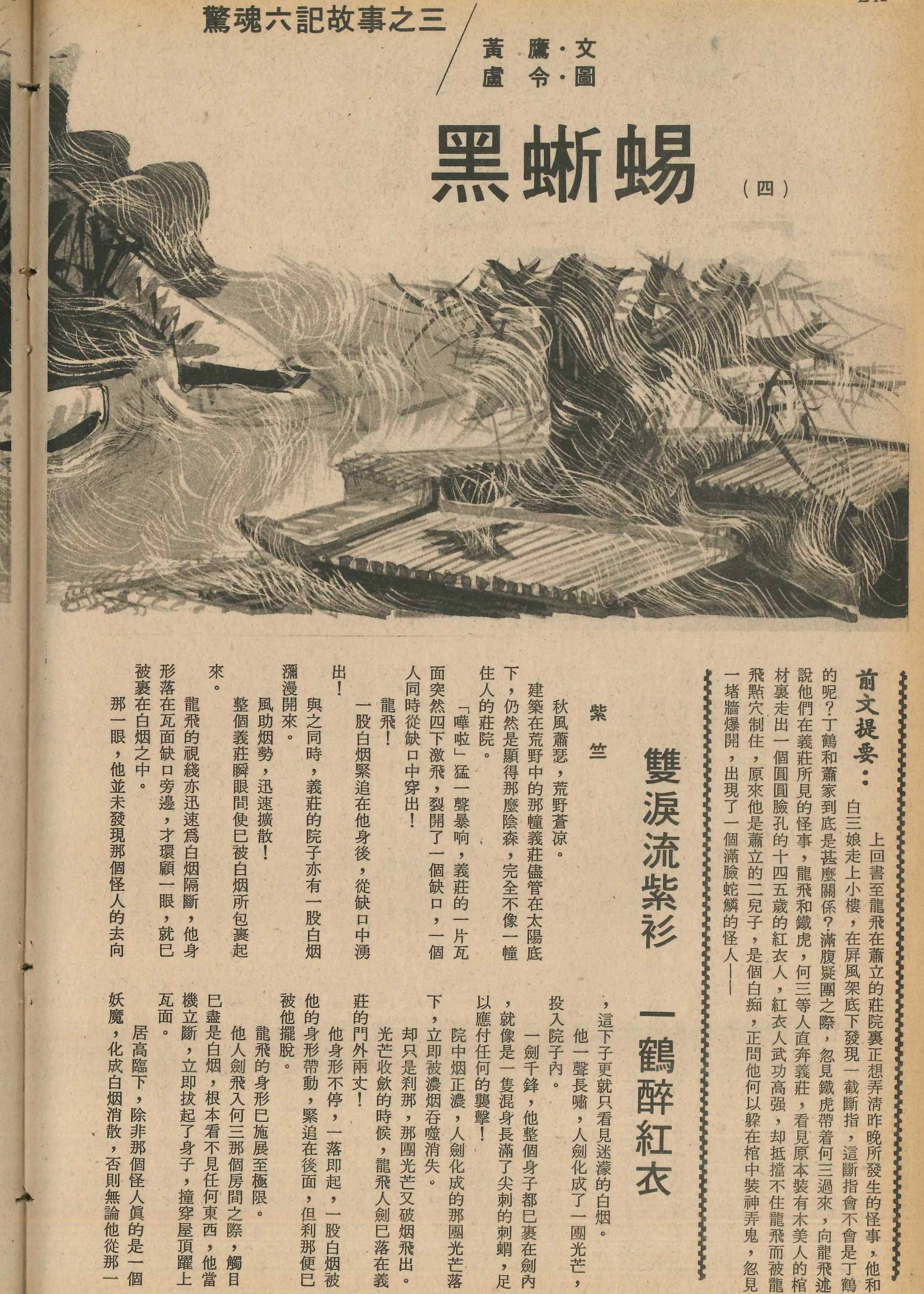
蘇少蒼的師父，是異城劍聖伽南法師，伽南法師傳授下來的劍法，蘇少蒼並非白練的！

四百招後，彭雨詩死在蘇少蒼的劍下，整個人被砍得血肉糢糊，一團糟之至！

蘇少蒼又想再找江南名俠震山叟翁白頭報仇。

但司馬血却攔阻着他。

（以下轉入第五十二頁）



驚魂六記故事之三

黃鷹·文
盧令·圖

黑蜥蜴（四）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龍飛在蕭立的莊院裏正想弄淸昨晚所發生的怪事，他和白三娘走上小樓，在屏風架底下發現一截斷指，這斷指會不會是丁鶴的呢？丁鶴和蕭家到底是甚麼關係？滿腹疑團之際，忽見鐵虎帶着何三過來，向龍飛述說他們在義莊所見的怪事，龍飛和鐵虎，何三等人直奔義莊，看見原本裝有木美人的棺材裏走出一個圓圓臉孔的十四五歲的紅衣人，紅衣人武功高強，却抵擋不住龍飛而被龍飛點穴制住，原來他是蕭立的二兒子，是個白痴，正問他何以躲在棺中裝神弄鬼，忽見一堵牆爆開，出現了一個滿臉蛇鱗的怪人——

雙淚流紫衫 一鶴醉紅衣

紫竺

秋風蕭瑟，荒野蒼涼。

建築在荒野中的那幢義莊儘管在太陽底下，仍然是顯得那麼陰森，完全不像一幢住人的莊院。

「嘩啦」猛一聲暴响，義莊的一片瓦面突然四下激飛，裂開了一個缺口，一個人同時從缺口中穿出！

龍飛！

一股白烟緊追在他身後，從缺口中湧出！

與之同時，義莊的院子亦有一股白烟瀰漫開來。

風助烟勢，迅速擴散！

整個義莊瞬眼間便已被白烟所包裹起來。

龍飛的視綫亦迅速爲白烟隔斷，他身形落在瓦面缺口旁邊，才環顧一眼，就已被裹在白烟之中。

那一眼，他並未發現那個怪人的去向，這下子更就只看見迷濛的白烟。

他一聲長嘯，人劍化成了一團光芒，投入院子內。

一劍千鋒，他整個身子都已裹在劍內，就像是一隻混身長滿了尖刺的刺蝟，足以應付任何的襲擊！

院中烟正濃，人劍化成的那團光芒落下，立即被濃烟吞噬消失。

却只是刹那，那團光芒又破烟飛出。

光芒收歛的時候，龍飛人劍已落在義莊的門外兩丈！

他身形不停，一落即起，一股白烟被他的身形帶動，緊追在後面，但刹那便已被他擺脫。

龍飛的身形已施展至極限。

他人劍飛入何三那個房間之際，觸目已盡是白烟，根本看不見任何東西，他當機立斷，立即拔起了身子，撞穿屋頂躍上瓦面。

居高臨下，除非那個怪人眞的是一個妖魔，化成白烟消散，否則無論他從那一

個方向離開，都難以逃過龍飛的眼睛。

誰知道院子中竟然也有白烟冒起來。

義莊並不怎樣高，白烟迅速的又將他的視綫隔斷。

他只有找一個更高的地方。

現在他走向那邊，只因爲他記得那邊有一株參天古樹。

× × ×

古樹在三十丈外！

龍飛身形箭射，幾個起落，已來到古樹之下，轉往上拔！

一拔三丈高，手一探，抓住了樹幹，借力提身，又拔高二丈，手再探，身再拔，才在一條橫枝上停住身形，離地已有七丈。

他凝神極目望去。

那個怪人正在數十丈外的路上飛馳。

龍飛一眼瞥見，立即翻身躍下。

一瀉四丈，他身形一凝，才繼續落下，着地無聲，連隨向東面掠出。

× × ×

鎭北是高山！

那個怪人半途一折，不再向前，迅速轉往山上竄去！

龍飛緊追不捨。

他上到山頂，怪人已翻山而下。

山下只有兩座莊院，西面蕭家莊，東面丁家莊。

怪人越過圍牆，竟然竄入了蕭家莊之內。

紅影一閃不見，却有一團白烟冒了起來。

桌面大小的一團白烟，隨即被風吹散了。

龍飛居高臨下，看得很淸楚，仍然等了一會，才飛身追下去。

他的眼睛始終盯着下面蕭家莊。

那個怪人始終沒有再出現，進入了蕭家莊後，彷彿就化成了那一團白烟消失。

龍飛掠至牆下，身形不停，一拔一翻，越牆躍入莊院之內。

他整個人都在警戒的狀態之中，準備應付任何突然的襲擊。

沒有襲擊。

牆內也沒有任何人，却有無數條黑蜥蜴。

黑蜥蜴。

他躍入的地方，赫然就是蕭玉郎居住的院落，到處都放滿了木刻的，形態各異的蜥蜴。

那個怪人也許本來就是一條黑蜥蜴的化身，現在已變回原形，混在這些木刻的蜥蜴之內。

這些木刻的蜥蜴無不栩栩如生，即使有一條眞的蜥蜴混在其中，也不容易被發覺得到。

龍飛正張目四顧，突然聽得有聲音高呼道：「若愚！若愚。」

是蕭立的聲音。

——蕭若愚不是在義莊之內？何以蕭立在這裏呼叫他？

——莫非在義莊之內的並非蕭若愚？

——抑或蕭立現在是到處找蕭若愚？

龍飛方奇怪，蕭立已經從那邊月洞門進來！

一見龍飛站在那裏，蕭立當場怔住。

他顯得很憔悴，眼角隱約有淚痕，比龍飛離開之時，彷彿又老了幾年。

老年喪子，這種打擊自然非輕。

況且蕭立的兩個兒子之中，蕭玉郎雖柔弱，總比白痴的蕭若愚好。

蕭立儘管怎樣的豪放，終究也是一個人，有人的感情，有人的弱點。

龍飛明白蕭立現在的心情，看見他這樣憔悴，不禁爲之歎了一口氣。

——義莊那件事好不好告訴他？

龍飛連隨考慮到這個問題。

蕭立即時詫異的問道：「不是說你巳經離開的了？怎麼仍然在這裏？三娘何以要說那個謊？」

龍飛連忙解釋道：「晚輩是剛從那邊圍牆躍進來的。」

蕭立道：「哦？」

龍飛道：「前輩方才好像在呼喚甚麼人？」

蕭立道：「我是在呼喚若愚——也就是玉郎的弟弟，我那個白痴的兒子。」

他歎息接道：「若愚這個名字是不是有些奇怪？」

龍飛尚未回答，蕭立說話又已接上：「我替他改這個名字，並不是希望他大智若愚，乃是見他自小一副痴呆模樣，只希望他若愚非愚，誰知道他竟然是一個白痴。」語聲神態都悲痛之極。

龍飛亦歎了一聲。

蕭立的目光隨即轉向後院那邊，道：「不過雖然是一個白痴，這孩子平日還算聽話，就是今天，不知怎的，叫也叫不住，越叫越走。」

龍飛心念一動，道：「前輩莫非看見一個紅衣人從附近走過？」

蕭立道：「不就是若愚那個孩子，除了他，還有那個男人穿那種大紅衣裳到處亂跑？」

他盯着那邊，喃喃接道：「不知他越牆跳入那邊丁家，到底幹甚麼？」

龍飛一皺眉道：「前輩其實並沒有看見那個人的面目，所以認爲那個就是若愚，只不過因爲那個人穿了一件若愚慣穿的那種大紅顏色的衣裳。」

蕭立愕然說道：「那個人難道不是若愚？」

龍飛肯定的道：「不是。」

蕭立道：「你怎麼如此肯定？」

龍飛道：「我就是追踪他，追入來這裏。」

蕭立道：「他到底是誰？」

龍飛答道：「就是那個一臉鱗片的怪人。」

蕭立忙問道：「你在那裏看見他？」

龍飛道：「鎭西郊那個義莊。」

一頓沉聲接道：「令郎若愚也在那裏呢。」

蕭立氣惱道：「小畜牲就是喜歡到那裏玩耍，這一次莫非闖出了甚麼禍？」

龍飛搖頭道：「他給那個怪人噴了一口白烟，昏迷了過去。」

蕭立面色一變，急問道：「現在怎樣了？」

龍飛道：「不清楚，那個怪人一口白烟噴出便倒翻出去，晚輩亦跟着追出義莊之外……」

語聲未落，蕭立經已一聲怪叫，拔起身子，掠上一側高牆之上。

龍飛脫口道：「前輩那裏去？」

蕭立道：「到義莊看看。」

「到」字出口，人已掠下高牆，語聲迅速由高轉低，最後那個「看」字最少低了三倍。

這個人的輕功顯然也不弱。

他走得非常匆忙，甚至沒有問龍飛，義莊之內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情。

龍飛也沒有將他叫住。

他現在又是怎樣一種心情，龍飛亦明白得很。

兩個兒子一個巳死，剩下一個現在又生死未卜，易地而處，龍飛也會立即趕去一看究竟！

——那個怪人逃入了丁家莊，莫非是丁家莊的人？不直入丁家莊，繞道蕭家莊，不成就發覺我窮追不捨，要分散我的注意？

龍飛心念一轉，縱身向丁家莊那邊掠去。

× × ×

牆高丈八。

龍飛一掠而上，就看見一個女孩子。

一個很美很美的女孩子。

隔牆是丁家莊的後院，四圍花木，中間一座亭子，雖則秋半，花木不少凋落，看來仍然不覺蕭條，與隔壁蕭家莊的荒涼，更不可相提並論。

那個女孩子就站在亭子旁邊的一叢芙蓉之前。

芙蓉秋正嬌！

可是與那個女孩子一比，非獨那叢芙蓉，就是整個院子的花木都黯然失色。

無論甚麼人進來，只要他看見那個女孩子，目光相信都難以再移開。

還有甚麼比那個女孩子更好看的？

她事實很美很美，但美得絕不俗氣！

在她的身上沒有任何飾物，在她的臉上也沒有任何脂粉，但她並未因此而顯得寒酸。

任何的脂粉飾物在她，可以說都是多餘的。

她穿着一襲淡紫色的衣衫，淡得就像烟，就像霧。

院子中並沒有烟霧，她混身上下却彷彿都籠在烟霧中，驟看起來，簡直就像是天外飄來的天仙。

「天仙化人」這個形容詞也簡直就是因她而設。

她幽然站立在那叢芙蓉之前，好像有很多的心事，又好像只不過在欣賞那些芙蓉的嬌美。

龍飛怔怔的望着她，一會才飛身掠下，正好落在她身旁。

她着實嚇了一跳，失聲驚問道：「是誰？」

龍飛道：「我。」

那個女孩子這時候亦巳看到了，嚶嚀的一聲，投入了龍飛懷中。

龍飛不由自主的緊擁着她。

那刹那之間，他的神情變得很複雜。

女孩子却伏在他的懷中，突然哭了起來。

他聽得一怔，奇怪問道：「你怎麼哭

了？」

女孩子不答，仍在哭。

龍飛更奇怪，追問道：「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女孩子飲泣着道：「沒有事發生。」

龍飛道：「那麼你哭得這樣傷心？」

女孩子道：「誰傷心了？」

龍飛道：「你不是在哭？」

女孩子道：「嗯！」

「不高興看見我？」

「誰說？」

「可是你却哭。」

「我的確是很高興，但不知怎的，反而哭起來。」

「哦？」龍飛一隻手不覺鬆開。

女孩子緩緩的抬起頭來，望着龍飛，眼中有淚！

晶瑩的眼淚，美麗而凄涼，龍飛看在眼內，心都快要碎了。

女孩子怔怔的望着龍飛，「噗哧」的突然笑了出來。

龍飛又一怔。

女孩子笑接道：「三年不見，你黑多了。」

龍飛淡淡的道：「是麼？」

「你自己不知道？」

「我向來不在乎自己的外貌變化。」

「聽爹說你巳經很有名。」

「很多人都這樣說。」

「你沒有留意？」

「沒有，我行走江湖並不是爲了求名，你知道的。」

「嗯。」

「除此之外，我與三年前並沒有什麼分別。」

「心呢？」

「也是一樣。」

「眞的？」

「爲什麼我要欺騙你？」

女孩子又埋首在龍飛懷中，是這麼嬌憨。

她就是紫竺。

丁鶴的女兒，龍飛未來的妻子紫竺。

龍飛輕輕的將紫竺推開，問道：「你呢？」

紫竺嬌羞的道：「跟你一樣。」

龍飛眼旁的肌肉一顫，轉過話題道：「方才有沒有一個穿紅衣的人越牆走進來這裏？」

紫竺不假思索的道：「沒有。」

龍飛道：「眞的沒有？」

紫竺答道：「也許我沒有發覺，那是誰？」

龍飛道：「我也不知道。」

「不成你是追着他追進來？」

「正是。」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說來話長。」

「你說啊。」

龍飛沒有說，怔怔的望着紫竺。

紫竺看見奇怪，道：「怎麼你這樣望着我？」

龍飛仍不住聲。

事實他千言萬語，也不知從何說起。

紫竺忽然省起了一件事，連隨又問道：「爹說你昨夜就到了。」

龍飛頷首道：「嗯。」

紫竺道：「他難道沒有告訴你，我今天午前回來。」

龍飛道：「有。」

紫竺微嗔道：「怎麼你不在這裏等着我？」

龍飛道：「這句話應該由我來問。」

紫竺一怔道：「還說呢，回來也不通知我知道。」

龍飛怔住在那裏。

紫竺嬌笑道：「我知了，是不是要讓我突然驚喜一下？」

龍飛沒有回答。

紫竺笑接道：「可是你不預先通知我，怎知道你昨夜會回來。」

龍飛啞聲道：「你眞的不知道？」

紫竺道：「知道了還會不躭在家裏等你？」

龍飛急問道：「難道你沒有收到我那封信？」

紫竺詫異道：「什麼信？」

龍飛道：「就是告訴你，我昨天會回來的那封信。」

紫竺道：「你有信給我？」

龍飛道：「有。」

紫竺道：「可是我沒有收到。」

龍飛沉默了下去。

紫竺道：「我眞的沒有，不相信，你可以問我爹，問壽伯他們。」

龍飛沉吟道：「不成送信的那個人半途將信遺失了？」

紫竺道：「這不是我的錯，你不要生我的氣好不？」

龍飛搖頭道：「我沒有生你的氣。」

紫竺道：「可是你這樣悶悶不樂。」

龍飛道：「我沒有……」

紫竺截口道：「瞞不過我的，你性情怎樣，我難道還不清楚？」

龍飛又沉默下去。

紫竺道：「你心中一定有事。」

龍飛無言頷首。

紫竺道：「告訴我，到底什麼事？」

龍飛沉吟不語。

紫竺催促道：「說啊你！」

龍飛吁了一口氣，終於開口道：「蕭玉郎這個人你認識的了。」

紫竺道：「他是蕭伯伯的兒子，就住在隔壁。」

龍飛道：「我知道。」

「莫不是他什麼地方開罪你了？」

龍飛搖頭，道：「聽說你們很要好是嗎。」

紫竺道：「孩子的時候是的，我當他就像哥哥一樣。」

龍飛道：「聽說他有意娶你。」

紫竺道：「爹告訴過我，他曾經叫蕭伯伯到來說親，可是爹沒有答應，我也絕不會答應。」

龍飛道：「他的人不好？」

紫竺道：「不是好不好的問題，只是我根本不喜歡這個人。」

「爲什麼？」

「這個人柔柔弱弱，簡直就像女人一樣，一點兒大丈夫氣概也沒有。」

「那也不見得不好。」

「我就是討厭這種男人。」紫竺有點

兒明白的說道：「你就是因爲這件事不高興？」

龍飛搖頭，轉問道：「那是什麼時候的事？」

紫竺道：「你說那件事？」

龍飛道：「蕭立替他的兒子來說親那件事。」

紫竺道：「好像是三年之前。」

龍飛道：「却不曾聽你對我說過。」

紫竺道：「我才不將這種事放在心上，反正爹不會迫我答應。」

龍飛道：「那之後，蕭玉郎有沒有再到來。」

「沒有。」

「這三年以來呢？」

「也沒有。」

「你難道不奇怪？」

「奇怪本來是有些奇怪，但想到他那種性情，就不奇怪了。」

「哦？」

「一般女人的心胸不是都比男人狹隘嗎？」

「你是說他求親不遂，生起氣來，不再涉足丁家這邊。」

「嗯。」

「以他的性情，失望之餘，不難會發生什麼意外，你難道一些也不担心？」

「他不像是那種會尋死的人。」紫竺微喟道：「這完全是一廂情願，他應該知道。」

龍飛道：「嗯。」

紫竺道：「一直以來我就只當他哥哥那樣，從來沒有想到婚姻那方面。」

龍飛道：「你不想，他却想。」

紫竺道：「這正如他喜歡我，我不喜歡他，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思想自由，有誰管得了。」

龍飛連連點頭，回答道：「不錯，不錯。」

紫竺道：「你莫非就因爲知道我和他在小孩子的時候很要好，所以這樣子悶悶不樂？」

龍飛搖搖頭，失笑道：「不是。」

紫竺瞪眼道：「如果是，你就是一個傻瓜，大傻瓜！」

龍飛無言。

紫竺轉問道：「那麼，究竟是什麼事呢？」

龍飛道：「這就告訴你。」

紫竺說道：「你不告訴我，我可不依你。」

龍飛道：「不說出來，我也是不舒服服。」

紫竺道：「有話就要說，鱉在心窩裏自己難受，誤會了也不曉得。」

龍飛道：「這句話不就是我以前時常教訓你的？」

紫竺道：「現在可要我教訓回頭。」

龍飛啞然失笑。

紫竺催促道：「快說啊。」

龍飛道：「這得從前天說起。」

紫竺道：「前天的事了。」

龍飛點頭。

紫竺道：「你來啊。」牽住了龍飛的手。

龍飛道：「去那兒？」

紫竺道：「我那個小樓，就像是以前一樣，我給你煮壺香茶，你詳詳細細的跟我說。」

她牽着龍飛的手，漫步向那邊走去。

這豈非也是以前一樣。

× × ×

茶很香，紫竺煮茶的技術實在高明。

但絕非天下無雙。

龍飛喝過煮得更精美的茶，却還是覺得，比不上現在這種。

因爲這種茶是紫竺親手替他煮的。

美人情重。

雖非酒，龍飛心神已俱醉。

三年了。

他却只呷了一口，是紫竺不讓他呷下去，因爲他的話匣子經已打開。

事情實在太離奇。

紫竺催促龍飛說下去，而且不停的發問。

她問得很詳細，龍飛也說得很詳細。

聽到那個赤裸的木美人相貌與自己一樣，紫竺的臉頰不由紅了起來，不由整整自己的衣衫。

龍飛的目光亦自然落在紫竺的胴體之上。

紫竺的臉頰也就更紅了。

紅得有若黃昏時天邊的晚霞。

可是晚霞又那裏有這樣美麗，這樣迷人？

× × ×

話說完的時候，杯中的茶經已冷了。

龍飛輕呷了一口，完全沒有留意這件事，眼睛盯穩了紫竺。

紫竺也沒有留意，並沒有替龍飛換過那杯茶，只是凝望着龍飛，好像仍未知道龍飛已將話說完。

小樓陷入了一種難言的寂靜中。

這座小樓佈置得非常精緻。

精緻而清雅，清雅而自然。

若是從一個人的居處能够看得出一個人的性格，那麼紫竺應該就是一個很純眞的人。

在龍飛的印象中，紫竺也事實如此。

但紫竺也是一個人，人總會變的。

能够完全支配命運的人實在太少，一個怎樣純眞的人在環境壓迫之下，也會變得不純眞，做出一些平日不會做的事情。

這三年以來，紫竺是否跟三年之前一樣，一些也沒有改變？

龍飛不知道。

不知道自然亦不能够肯定，所以在未見紫竺之前，他不免有些懷疑，但見了紫竺之後，他心中的懷疑經已迅速地消滅。

紫竺給他的感覺，畢竟仍然是三年之前一樣，一些也沒有改變。

× × ×

也不知多久，紫竺終於打破了那種靜寂，開口道：「現在我明白了。」

龍飛道：「明白什麼？」

「何以你對我那麼冷漠，與三年前完全兩樣！」紫竺一頓道：「原來你懷疑我曾經做過對不起你的事情。」

龍飛道：「我從未聽你提過蕭玉郎這個人，那個木像也實在太像你了，所以在未見到你之前，難免就有此懷疑。」

紫竺道：「現在呢？」

龍飛道：「沒有了。」

「爲什麼？」

「你待我與三年之前完全一樣，並沒有什麼不同，而且我絕對相信，你絕對不會騙我。」

紫竺微喟道：「當時你心情怎樣，我是明白的，換轉我是你，相信也一樣。」

龍飛道：「嗯。」

紫竺道：「沒騙你，我事實完全不知道蕭玉郎刻下了那樣的一個木像。」

龍飛道：「他既然是那麼喜歡你，先後又曾多次見過你，將那個木像刻成你那樣子，亦是一種輕而易舉的事情。」

紫竺臉頰倏又一紅，道：「却不該將我刻成一絲不掛。」

龍飛道：「像是他刻的，他喜歡怎樣就怎樣，誰管得了。」

紫竺道：「你不會懷疑我是曾經在他面前……」

龍飛搖頭。

紫竺沉默了一會，臉頰忽然變得更紅，輕聲說道：「要想證明這件事其實也很容易。」

她緩緩站起身子，倏的解開了腰帶。

龍飛一怔，脫口道：「紫竺。」

「不要阻止我！」紫竺從容褪下了衣衫。

沒有任何的動作，一切都是那麼的自然。

龍飛的呼吸不由自主急促起來。

紫竺晶瑩的胴體終於赤裸裸的出現在他眼前。

龍飛幾乎立即就肯定那個木美人雖然容貌與紫竺一樣，胴體可完全不同。

紫竺是纖巧的，那個木美人却是豐滿的。

毫無疑問，那個木美人只是出於蕭玉郎的憑空想像。

他雖則具有一雙魔手，並沒有一雙魔眼。

也幸好他沒有一雙魔眼。

× × ×

晶瑩如玉，潔白如雪。

紫竺赤裸的胴體雖不怎樣豐滿，但纖巧，也有纖巧的魅力。

龍飛的眼睛貪婪地在紫竺赤裸的胴體上游移起來。

紫竺忽然發覺。

「壞死了！」她嚶嚀投入龍飛懷中，舉手輕捶龍飛的胸膛。

龍飛無言緊摟着紫竺。

紫竺倏的又哭了起來，哭得顯然很傷心。

龍飛輕撫着紫竺的秀髮，柔聲道：「紫竺，委屈你。」

紫竺哭着道：「不。」

龍飛道：「對不起，我竟然混賬到懷疑你。」

紫竺道：「這不能怪你。」

她連隨問道：「是不是一樣？」

龍飛斬釘截鐵的道：「不是。」

「你現在相信我了。」

「我方才不是已經說過，絕對相信你不會騙我。」

紫竺緩緩的抬起頭，眼中有淚，淚中有笑。

龍飛舉起手輕輕的替紫竺拭去眼淚，道：「其實你不用這樣做。」

紫竺道：「你不會因此輕賤我吧！」

龍飛道：「怎會，妻子在丈夫面前脫衣服，本就是天公地道的一回事。」

紫竺微喟道：「誰是你的妻子了？」

龍飛道：「你！」

他的目光又落下，道：「幸好我不是一個色魔。」

紫竺舉手掩住了龍飛的眼睛，嚷道：「不許你再望。」

龍飛一笑道：「快穿上衣服，小心着涼了。」

紫竺道：「你先將眼睛閉上。」

龍飛將眼睛閉上，可是紫竺才將手鬆開，他的眼睛又張大。

紫竺驚嚷。

龍飛笑着替紫竺將衣服拾起來，替她穿上。

然後紫竺又偎在龍飛的懷中。

多少柔情？

× × ×

良久。

紫竺再從龍飛懷中將頭抬起來，道：「飛，以你看，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龍飛道：「看不出。」

紫竺道：「眞的有妖魔鬼怪？」

龍飛道：「無論有沒有，相信不久就會有一個清楚明白。」

紫竺道：「哦！」

龍飛道：「什麼事情也好，總會有一個終結，我有種感覺，這件事情已接近終結的了。」

紫竺奇怪道：「爲什麼你會有這種感覺？」

龍飛道：「也許就是因爲蕭若愚的出現。」

紫竺道：「不知道他現在怎樣了？」

她歎息接道：「這孩子雖然是一個白痴，本性到底很善良。」

龍飛道：「他顯然是認識你。」

紫竺道：「以前他不時過來這邊，要求我教他讀書識字。」

龍飛道：「哦？」

紫竺苦笑道：「他認識一個字却最少比別的孩子多化一百倍的時間。」

龍飛道：「他什麼時候開始才沒有過來？」

紫竺思索着道：「怕也有四年了。」

龍飛道：「這是說，你已經有四年沒有見過他？」

紫竺搖頭道：「有幾次在後院散步，看到他在隔壁練輕功。」

龍飛道：「他有沒有看到你？」

紫竺點頭道：「有一次他還跳上牆頭跟我說話。」

龍飛問道：「你可有問他爲什麼不過來？」

紫竺道：「他說是他爹爹要他練武功，不許再過來這邊，說完這句話，便慌忙跳下。」

龍飛皺眉道：「爲什麼蕭立不許他再過來？」

紫竺道：「誰知道，他們一家都是怪人。」

龍飛道：「何以見得？」

紫竺道：「你不知道了，這三年以來，他們就好像與世隔絕，門整天緊閉，聽說所有朋友都謝絕探訪。」

龍飛道：「師叔也沒有例外？」

紫竺道：「也沒有。」

龍飛道：「不是說他們以前是好朋友，並肩携手，出生入死？」

紫竺道：「事實是這樣。」

龍飛道：「不成他們之間發生了什麼意見？」

紫竺道：「倒未聽爹爹說過。」

龍飛道：「他們是什麼時候開始不相往來？」

紫竺道：「很多年前的事了，我記得，以前蕭伯伯不時到來，爹爹也不時過去，跟着就只有逢年過節才來一趟，也只是放下禮物，寒暄幾句便離開，最後逢年過節也不見來了，甚至爹爹過那邊，僕人都說不在，連禮物也不收下，幾次之後，亦沒有再去了。」

龍飛道：「這的確非常奇怪，對於這件事，師叔有什麼話說？」

紫竺道：「來來去去都是那一句。」

龍飛道：「那一句？」

「老是不在家，到底忙什麼？」

「哦？」

「最後連這句話也不說了，」紫竺一頓道：「也就由那個時候開始，爹爹便顯得有些悶悶不樂，說話也日漸減少。」

龍飛道：「這樣說，其中原因師叔似乎亦心中有數。」

紫竺道：「你以爲是什麼原因？」

龍飛道：「可問倒我了。」

紫竺轉問道：「那個藍衣人，你懷疑眞的是我爹爹？」

龍飛道：「是有些懷疑。」

他反問紫竺：「你今天回來，有沒有發覺師叔有什麼與平日不同之處。」

紫竺眼珠子一轉，道：「給你這一提，我倒省起了一件事情。」

龍飛道：「是什麼事情？」

紫竺道：「先刻我見壽伯買了很多酒回來，聽他說，是爹爹叫他買的。」

龍飛道：「師叔現在在什麼地方？」

紫竺道：「我回來的時候，他是在書齋之內，什麼也不問，却叫我不要再進去書齋打擾他。」

她一呆接道：「這是從未有過的，怎麼我當時省不起來？」

龍飛道：「我知道原因。」

紫竺詫異的望着龍飛，道：「是什麼原因？」

龍飛笑笑道：「你聽說我回來，儘在想着我。」

紫竺嘟嘴道：「誰儘想你了？」

龍飛一正面色，道：「那個藍衣人倘若眞的就是師叔，師叔與蕭夫人白仙君之間，只怕……」

他雖然沒有說下去，紫竺已經明白，沉吟道：「爹爹不像那種人。」

龍飛點頭道：「我也是這樣想，不過這件怪事與蕭夫人有關，却是無庸置議的了。」

紫竺道：「她已經死了三年。」

龍飛道：「相信是事實。」

紫竺道：「我們却全不知情。」

龍飛道：「這是因爲你們兩家人之間，已根本沒有來往。」

紫竺搖頭道：「眞不可思議。」

龍飛道：「看來我們還是找師叔，開心見誠的談談。」

紫竺沉吟道：「爹爹多少總該知道一些的。」

龍飛道：「師叔如果肯直說，最低限度我們可以清楚一件事。」

紫竺道：「是否就是你昨夜見到的那個藍衣人。」

龍飛點頭道：「不錯。」

「走！」紫竺牽着龍飛的手，急步向外面走去。

龍飛也跟着走去，他的脚步很輕鬆，一如他現在的心情。

他的面上充滿了歡笑。

無論誰，有一個好像紫竺那樣的愛人，都應該高興。

× × ×

穿過院子，出了月洞門，迴廊左轉，書齋已在望。

梧桐，青竹。

竹仍綠，桐葉却已經不少枯黃。

風吹葉落，秋意蕭瑟。

龍飛紫竺才進入院內，就聽到一陣瘋狂也似的怪笑聲。

怪笑聲正是從書齋那邊傳過來。

他們循聲望去，就看見一個紅衣人。

書齋的門戶並沒有關閉，那個紅衣人正站在書齋之內，背着他們，縱聲狂笑。

「不好！」

龍飛紫竺一聲驚呼，身形齊飛，疾向那邊掠去。

他們才來到書齋門前，那個紅衣人已經倒在地上。

到底是怎麼回事？

是不是那個紅衣人雖然擊倒了丁鶴，亦傷在丁鶴的勾魂一劍之下？

紫竺驚呼：「爹爹！」龍飛大叫：「師叔！」雙雙搶入。

一陣濃郁的酒氣迎面撲來。

書齋內橫七豎八，盡見酒瓶，獨不見丁鶴。

不少酒濺在地上，那個人的一身紅衣亦酒痕斑駁，他側身倒臥地上，鼻鼾聲如雷。

龍飛目光一落，心頭一動，一把將那個紅衣人身子反轉。

兩人立時齊都怔住在那裏。

那個紅衣人並非別人，就是丁鶴。

兩人怔了好一會，才如夢初覺，一齊將丁鶴扶起來，扶到那邊的竹榻上。

丁鶴一點兒反應都沒有，由得他們擺佈。

龍飛只恐丁鶴出了什麼事，連隨仔細檢查了他的穴道一遍。

他的手才停下，紫竺已急不及待的問道：「爹爹到底怎樣？」

龍飛道：「沒什麼？只是醉倒了。」

紫竺這才鬆過一口氣。

龍飛目光周圍一掃，道：「師叔喝的酒可眞不少。」

紫竺皺眉道：「爹雖然有時也會喝酒，但都是淺嘗即止，從未試過像現在喝得這麼多，醉成這樣子。」

龍飛道：「酒既然是他吩咐壽伯買回來，可見他是存心一醉的了。」

紫竺道：「爲什麼？」

龍飛苦笑道：「我怎會知道？」

紫竺担心的道：「這樣醉倒，不會有事的吧？」

龍飛道：「應該不會，酒力一過，就會醒來的了。」

紫竺道：「你有沒有辦法將爹他立即弄醒。」

龍飛道：「辦法是有的，但是那樣弄醒他，對他並不好，而且他神智糢糊之下，不難會見人就打罵。」

紫竺道：「那麼怎麼辦？」

龍飛道：「由得他自己醒來好了。」

紫竺道：「要多久？」

龍飛道：「難說，也許一時半刻就可以，三天兩夜亦不無可能。」

紫竺怔住在那裏。

龍飛微喟道：「他現在醉得實在太厲害了。」

紫竺目光落在丁鶴身上那襲紅衣之上，道：「爹又穿上這件紅衣了。」

龍飛奇怪道：「師叔很多時穿上這件紅衣？」

「不，一年就只穿一次。」紫竺想想道：「也就是在每一年的這一天。」

龍飛道：「哦？」

紫竺道：「你是不是覺得很奇怪？」

龍飛點頭。

紫竺道：「我也很奇怪。」

龍飛道：「你從來沒有問過他是什麼原因？」

紫竺搖頭說道：「爹不肯詳細的告訴我。」

龍飛道：「那對你說過什麼？」

紫竺道：「一次爹無意透露他穿上那件紅衣是爲了紀念一個人。」

龍飛道：「誰？」

紫竺道：「也許就是我媽媽，聽壽伯說我媽媽在生之時，爹爹的衣服都是她親自一針針縫的。」

龍飛沉吟不語。

紫竺接問道：「你是否懷疑你追的那個紅衣人，就是我爹爹。」

龍飛微喟道：「紫竺，你說這是不是太巧合。」

紫竺不能不點頭，却接道：「可是爹爹的臉龐雙手並沒有你說的那種鱗片。」

龍飛道：「那也許是一個面具，是一雙手套。」

紫竺道：「面具手套呢？」

龍飛道：「那並非什麼笨重之物，要收藏起來，相信很簡單。」

紫竺道：「爹爹又爲什麼那樣做？」

龍飛淡然一笑道：「這要問他了。」

一頓又說道：「現在我們就只是懷疑，或者另有其人亦未可知。」

紫竺道：「一定是另有其人。」

龍飛並沒有分辯，目光一閃，忽然道：「乘此機會，看看師叔的左手如何？」

紫竺不假思索道：「好！」

龍飛連隨從袖中取出那方白巾。

白巾內就裹着他在屏風下找到的那截斷指。

是否丁鶴的手指？

× × ×

丁鶴的左手仍然纏着白布。

將白布解開，龍飛紫竺都不由心頭一沉。

丁鶴左手的中指赫然齊中斷掉。

龍飛急從白布內將那截斷指取出，接上去。

斷口竟完全脗口，膚色亦完全一樣。

這毫無疑問就是丁鶴的手指。

紫竺失聲道：「怎會這樣呢？」

龍飛歎了一口氣，道：「那個藍衣人只怕眞的就是師叔了。」

紫竺道：「爲什麼？」

龍飛截口道：「師叔醒來之後，一定會給我們一個清楚明白。」

紫竺已完全沒有主意，呆呆的頷首。

龍飛接說道：「現在我們先替他裹好斷指，然後等候他醒轉。」

紫竺只有點頭。

龍飛於是將丁鶴那隻左手裹回原狀。

紫竺又怔在那裏。

龍飛很明白紫竺的心情，安慰道：「放心，師叔乃俠義中人，這件事其中必然另有蹊蹺，未必如我們想的那樣壞。」

紫竺一聲歎息，偎入龍飛懷中。

龍飛輕撫着紫竺的肩膀，盡說安慰的說話。

好一會，紫竺忽然抬頭說道：「反正是閒着，我們到隔壁蕭伯那兒走一趟好不好？」

龍飛答道：「現在他們也應該回來的了。」

紫竺皺眉道：「不知道蕭若愚有沒有生命危險？」

龍飛紫竺來到書齋，遙見丁鶴一身紅衣，醉酒狂笑。

龍飛道：「希望沒有。」

紫竺歎息道：「這個人實在太可憐，如果他在鎭中有朋友，根本就不會走去義莊跟死人玩，也就不會發生這件事。」

龍飛道：「他必有所見，否則不會那麼說話，那個怪人亦不會暗算他。」

紫竺道：「我們走。」

龍飛牽着紫竺的素手，出了書齋，反手將門戶掩上。

紫竺目光一轉，道：「我想先看看隔壁那個荒廢的院落。」

龍飛道：「那麼我們就越牆過去，也省得左繞右轉。」

紫竺並沒有異議。

白　痴

秋風蕭索，庭院荒凉。

龍飛紫竺攜手並肩走在齊膝的荒草之上，心頭亦一片蕭索。

紫竺左顧右盼，顯得驚訝之極。

「這地方怎麼變成這樣子？」

「據說白仙君死後，蕭立就將這地方封閉，不許下人進入，白三娘雖然間中有來打掃，也只是打掃那座小樓而巳。」

「蕭伯母是個很難得的女人，又漂亮又溫柔。」

「你也是。」

「油嘴。」

兩人談談笑笑，進入了蕭玉郎居住的那個遍是木彫的黑蜥蜴的莊院。

紫竺目光一轉，打了一個寒噤。

「莫非眞的是蜥蜴作祟？」

「誰知道？」

紫竺也不敢多留，急急從那些木雕蜥蜴中走過。

龍飛的記性實在不錯，只一次便巳記穩，從容將紫竺帶到來前院。

他們老遠就聽到了嘈雜的人聲。

一個霹靂也似的聲音旋即响起來：「你們四面守着，小心防範。」

龍飛聽着一笑，道：「是他。」

紫竺道：「誰？」

「鐵虎！」

「那個捕頭？」

「嗯，」龍飛舉步跨出月洞門。

鐵虎正立在大堂石階上，他手下的捕快正四面散開。

其中一個捕快連隨發現了龍飛和紫竺，一怔道：「龍大俠！」

龍飛點頭道：「你們都好吧！」

那個捕快道：「都好。」目光轉落在紫竺面上，立時露出了驚訝之色。

龍飛沒有理會，拉着紫竺走向鐵虎。這時候鐵虎亦巳看見，同樣驚訝的盯着紫竺。

龍飛明白他驚訝什麼。

紫竺也發覺了，道：「怎麼他們都這樣望着我？」

龍飛道：「就因為那個木像。」

紫竺的臉頰不禁一紅。

兩人終於走上了石階，鐵虎才如夢初覺，他知道失態，收回目光道：「這位相信就是丁姑娘的了。」

紫竺欠身道：「鐵大人。」

鐵虎一愣道：「是小飛教你這樣稱呼的吧！」

龍飛笑笑截道：「我只會教人叫你老虎。」

鐵虎大笑道：「老虎也好老鐵也好什麼都好，不要叫大人就成。」

龍飛道：「你可是個官。」

鐵虎道：「一個小捕頭，官什麼。」

他連隨問道：「你追着那個紅衣怪物，不成就追到了這裏來？」

龍飛道：「嗯。」

「那個怪物呢？」

「逃掉了！」龍飛回問道：「你那邊怎樣？」

「沒什麼，只是那個蕭若愚始終昏迷不醒！」

「現在他人呢？」

「在堂中。」

堂中這時候倏的有哭聲傳出來。

三人慌忙奔進去。

× × ×

蕭若愚被放在堂中那張八仙桌之上，雙目緊閉，一個身子直挺挺的，一動也不動。

八仙桌的一側地上，放着載蕭玉郎那副棺材。

棺蓋未蓋上，蕭玉郎仰臥在棺中，口角溢血，臉龐紙白。

白三娘就坐在蕭玉郎與蕭若愚之間的一張椅子之上，正伏在桌旁痛哭。

龍飛三人這才放下心。

鐵虎吁了一口氣，道：「我還以為又有什麼事發生。」

龍飛目光一落，道：「她看着他們兄弟長大的。」

鐵虎道：「難怪她這樣傷心。」

紫竺卻一聲不發，怔怔的盯着大堂左側。

一尊木像正放在那裏。

也正是那一尊面貌與她一樣的木彫美人。

龍飛也發覺了，問道：「是不是很相似？」

紫竺低聲道：「嗯。」臉頰倏一紅。

龍飛知道紫竺想起了什麼，道：「幸好就只有一雙魔手。」

紫竺輕輕的捶了龍飛肩膀一下。

鐵虎即時道：「丁姑娘知不知道蕭玉郎彫刻這尊木像的事情？」

他問得也算技巧的了。

紫竺紅着臉，低聲應道：「我完全不知道。」

鐵虎又看了那尊木像一眼，輕歎道：「魔手不愧是魔手。」

紫竺卻轉望向對門那面照壁。

那扇素白的屏風仍未拉回，照壁之前的東西一覽無遺。

紫竺的目光正落在那尊作水月觀音裝束，幽然作觀水月之狀的木像之上。

白烟繚繞，一股淡淡的檀木氣味飄浮在空氣中。

紫竺忽然一聲輕歎道：「太像了。」

龍飛道：「他只憑記憶，彫刻別人也那麼神似了，朝夕相對的母親，又豈會不像？」

紫竺道：「可惜嘴巴弄壞了。」機伶伶倏的打了一個寒噤。

那尊木像的相貌本來很慈祥，就因為

嘴巴裂開了，竟彷彿要擇人而噬，變得恐怖起來。

鐵虎插口道：「它像是那條黑蜥蜴弄破的。」

龍飛頷首道：「你也知道？」

鐵虎道：「蕭立說的。」

龍飛道：「在義莊？」

鐵虎道：「烟散後不久，他就趕來了，聽說是從你口中知道消息。」

龍飛道：「不錯，我追進來這裏的時候，正遇他呼喚追尋蕭若愚。」

鐵虎道：「哦？」

龍飛道：「他以為那個紅衣人就是蕭若愚。」

一頓轉問道：「蕭玉郎的事情你相信已經知道的了。」

鐵虎點頭道：「在義莊那裏，蕭立巳約略跟我說過，方才我亦巳問過了一趟那位白三娘，當時你也在場的，對於那件事，你又怎樣看？」

龍飛道：「我實在難以相信竟然有那種事發生，但又不能不相信，在我當時的感受，簡直就像是做了一場惡夢。」

鐵虎道：「眞的有一條黑蜥蜴從蕭玉郞的口內走出來？」

龍飛道：「是眞的。」

鐵虎苦笑道：「難道蜥蜴也竟有魂魄，也竟會作祟報仇？」

龍飛道：「有沒有會不會，總會有一個水落石出的。」

鐵虎道：「嗯。」

龍飛回問道：「你們為什麼都走來這裏？」

鐵虎道：「是蕭立意思。」

龍飛道：「他現在那裏去了？」

鐵虎道：「趕去鄰鎭找華方。」

龍飛道：「『妙手回春』華方？」

鐵虎道：「正是。」

龍飛道：「聽說那個華方乃是神醫華陀的後人。」

鐵虎道：「是不是不得而知，但他的醫術，卻無可否認確有過人之處。」

龍飛道：「蕭立那麼急找他，想必就為了蕭若愚。」

鐵虎道：「他驗出蕭若愚乃是中毒昏迷。」

龍飛道：「一被噴中就昏迷過去，怪物那口白烟有毒亦意料中事。」

鐵虎道：「蕭立卻驗出那是唐門的『冰魄散』！」

「冰魄散？」龍飛聳然動容，急步走向那張八仙桌。

鐵虎紫竺不約而同的跟了上去。

白三娘這時候巳收住哭聲，抬頭看見了紫竺，當場就一呆。

紫竺亦發覺，道：「三婆婆，還記得我嗎？」

白三娘顫聲道：「紫竺小姐，怎麼你也來了？」

那瞬間，她也不知想起甚麼，倏的又笑了起來。

紫竺連忙安慰道：「別哭了，若愚不會有事的。」

白三娘搖搖頭說道：「怎會沒有事，他全身都冷冷冰冰的，一點兒也不像是個活人。」

紫竺道：「蕭伯伯巳去了請大夫。」

白三娘流着淚道：「藥醫不死病，請大夫來又有甚麼用？」

紫竺道：「若愚還沒有死啊。」

「你別騙我了。」白三娘忽然睜大了眼睛，怔怔的望着紫竺。

她的神情顯得很奇怪。

紫竺看見也奇怪，道：「三婆婆，你又怎樣了?」

白三娘顫抖着道：「紫竺小姐，你千萬也要小心才好。」

紫竺道：「爲甚麼?」

白三娘担心的道：「那隻黑蜥蜴的魂魄只怕連你也不肯放過。」

紫竺道：「我可沒有開罪牠。」

白三娘欲言又止。

紫竺道：「三婆婆，你有話不妨跟我直說。」

白三娘目光轉向那尊面貌與紫竺一樣的木像，道：「你知道的了，那個怪物老是帶着你那個木像出入，你千萬小心，千萬小心啊!」

她一再叮囑。

紫竺總覺得白三娘神情說話有些特別，却又瞧不出特別在那裏。

龍飛即時一聲驚呼道：「好厲害的冰魄散!」

× × ×

蕭若愚的臉頰本來紅蘋菓也似，可是現在却有如白紙。

龍飛伸手一摸，一股寒氣就從手心透上。

蕭若愚的肌膚竟其冷如冰，彷彿給冰在雪中多時。

鐵虎聽得驚呼，忙問道：「果眞是中了冰魄散。」

龍飛道：「據說中了冰魄散，就是這樣子的了。」

鐵虎道：「你其實也不清楚。」

龍飛道：「這種毒藥雖然曾一度名震江湖，到底是十年前的事情。」

鐵虎點頭道：「那時候你應該尚未出道。」

龍飛一笑道：「武功都尚未練好。」

鐵虎道：「只是聽說過這種東西。」

龍飛道：「但蕭立應該清楚，看來他甚至經已肯定，否則也不會去找『妙手回春』華方。」

鐵虎道：「何以見得?」

龍飛道：「以我所知，華方是惟一曾經從這種毒藥之下將人救回來的人。」

鐵虎道：「蕭立也是這樣說。」

龍飛微喟道：「現在就要看，他能否將華方找到來了。」

鐵虎道：「聽他說，冰魄散雖然厲害，但仍有一天可活。」

龍飛道：「可是八個時辰之內得不到解藥，中毒者五臟就會硬化，即使扁鵲華陀重生，一樣回天乏術。」

鐵虎道：「由這裏到隣鎭，快馬來回，大概無須三個時辰。」

龍飛道：「問題是在，華方是否在家中。」

鐵虎仰首遠望天外，說道：「生死有命。」

龍飛無言!

鐵虎目光一落接問道：「聽說冰魄散乃是唐門所有。」

龍飛道：「相信也只有唐門才能够煉出如此霸道，如此奇怪的毒藥。」

鐵虎道：「嗯。」

龍飛沉吟下道：「唐門弟子終年累月都是在研究毒藥，數百年下來，何止百十種，據說他們並不像武林中的其他門派，全都致力於創造，是以日新月異，層出不窮。」

鐵虎道：「也難怪這個門派，數百年來始終都屹立不倒。」

龍飛接道：「以我所知，這種冰魄散十年前才出現，乃唐門高手唐十三所創造的。」

鐵虎回答道：「沒有聽過唐十三這個人。」

龍飛道：「他已經死了十年有多。」

鐵虎道：「哦?」

龍飛道：「自從他死後，這種冰魄散據說亦沒有再在江湖上出現。」

鐵虎道：「莫非已失傳?」

龍飛道：「是也說不定。」

鐵虎沉吟道：「現在却竟從那個怪物的口中噴出來。」

龍飛沉默了下去。

鐵虎苦笑道：「從妖魔鬼怪的口中噴出死人的毒藥，豈非也頗合情理?」

龍飛亦苦笑，一雙劍眉不知何故竟皺了起來。

鐵虎忽然問道：「唐十三是怎樣死的呢?」

龍飛道：「死在一個高手的劍下。」

鐵虎道：「那個高手又是誰?」

龍飛沒有作聲，一雙劍眉皺得更緊。

鐵虎鑑貌辨色，試探道：「莫非你認識那個高手?」

龍飛點頭。

鐵虎追問：「到底是誰?」

龍飛沉吟道：「就是我師叔。」

紫竺一旁聽得清楚，脫口道：「是我爹爹?」

龍飛頷首，接道：「我只有這一個師叔。」

紫竺的俏臉不由就一白。

龍飛道：「唐門對於這件事，却沒有追究?」

鐵虎道：「想不到丁鶴一劍，竟能够鎭住整個唐門。」

龍飛搖頭道：「沒有人能够鎭住唐門的。」

鐵虎道：「哦?」

龍飛道：「唐門弟子千百，高手輩出，用毒手法的高明，亦不是一個人所能够防避。」

他一頓沉聲接道：「每一個人都有疏忽的時候。」

鐵虎道：「如此豈非就可以輕易君臨整個武林?」

龍飛道：「君臨整個武林又談何容易?況且唐門世代傳下來的戒條之一，就是嚴禁門下弟子在江湖上胡作佞爲。」

鐵虎道：「是這樣。」

龍飛道：「是以唐門弟子很少在江湖之上惹事生非，却也不容人輕侮。」

鐵虎道：「那麼他們何以又對丁鶴採取報復行動?」

龍飛道：「這是因爲唐十三當時已被逐出唐門。」

鐵虎道：「又是爲甚麼?」

龍飛道：「據說是犯了色戒。」

鐵虎道：「丁鶴想必亦因此殺他。」

龍飛道：「正是。」

鐵虎道：「唐門是必亦引以爲辱，嚴禁門下弟子用他的冰魄散也就不難想像的了。」

龍飛道：「也許正如你所說。」

鐵虎又問道：「他既然死在丁鶴劍下，那麼他用的冰魄散有沒有落在丁鶴手上呢?」

龍飛早料到鐵虎有此一問，但仍然一呆，半晌，才鄭重的道：「這件事我並不清楚。」

紫竺道：「我也沒有聽爹爹說過。」

這一次，到鐵虎沉默下了去!

龍飛紫竺看得出他在懷疑。

他也事實在懷疑，幹他這一行的人，疑心本來就比一般人來得重很多!

龍飛紫竺却只有苦笑。

事實他們也都在懷疑。

也就在這個時候，他們聽到了一聲呻吟。

那一聲呻吟竟然是來自八仙桌上的蕭若愚。

三個人都齊皆一怔，白三娘當然也沒有例外，四個人，八隻眼，不約而同，一齊落在蕭若愚的面上。

蕭若愚的臉頰赫然已沒有方才那麼蒼白!

鐵虎脫口道：「怎會這樣子?」

紫竺說道：「他中的也許並不是冰魄散。」

鐵虎道：「天下間難道有第二種毒藥，中毒後與冰魄散相似?」

紫竺道：「也許有。」

她也希望眞的有。

鐵虎不覺點頭道：「天下之大，無奇不有，就是有也不奇怪，只是這麼巧。」

龍飛忽然道：「蕭立的判斷，應該不會錯誤的。」

鐵虎道：「但他剛死了一個兒子，惟一的兒子又變成這樣子，悲痛之下，就判斷錯誤也並非完全沒有可能。」

龍飛道：「站在我的立場，也希望他是判斷錯誤。」

鐵虎笑笑。

龍飛接道：「那也許眞的並不是冰魄散，不過有一點，我們也得兼顧。」

鐵虎道：「那一點?」

龍飛道：「蕭若愚乃是一個白痴。」

鐵虎道：「白痴也是血肉之軀啊。」

龍飛道：「但他的反應却比較一般人遲鈍，而且他在蕭立的督促下，經年累月苦練，內外功兼修，可以肯定已成了高手中的高手。」

鐵虎不由得點頭，他並沒有忘記在義莊中，一個招面就被蕭若愚奪去手中的鐵鍊。

龍飛道：「倘若他不是一個白痴，方才我要將他制住，絕對不會那麼容易。」

鐵虎道：「那是說，冰魄散對他不起作用。」

龍飛道：「不是不起作用，而是他內功高强，雖則昏迷當中，眞氣也許仍然不停在身體內流竄，這時候，或者已經將毒氣驅散。」

鐵虎道：「有這種可能?」

龍飛道：「有。」

他微喟接道：「一個人反應遲鈍有時也會有反應遲鈍的好處。」

鐵虎道：「如此可好了。」

話口未完，蕭若愚已悠悠醒轉。

這個白痴又是否能够帮助他們解開心中的疑團?

（未完）

血洗黃金船

·本文承自第40頁·

因爲翁白頭並非謀殺蘇不波的兇手，眞正殺害蘇不波的，只是其他四人。

翁白頭不過是被其他四人拉進漩渦裏的。根本上，翁白頭不但沒有謀害蘇不波，反而用盡辦法，保存了蘇不波的唯一血脈。

當日若非翁白頭花了三萬兩銀子，聘請司馬血救回蘇少蒼一命!蘇少蒼早就死了。

× × ×

秋意漸深，大路上黃葉遍地。

唐竹權早已恢復了天下第一號醉鬼的本色，他現在手裏捧着的大酒罎，似乎比以前的那個更大。

唐老人看見自己這個寶貝兒子嗜酒如命，不禁搖頭嘆息，却又無可奈何!

這一場風波，可算驚險極了。

如當時不是巨無霸挺身抱熄火炬，黃金船上的人現在都必已變成了海底冤魂。

經此一役，唐老人對龍城璧的觀感似乎好了一點點。

但他是個老頑固。

他仍然堅決反對女兒與這個浪子有所來往。

龍城璧心裏很不滿意。

他幾乎忍不住眞的要去找唐老人決鬥。幸好到了最後，他還是改變了主意。

他沒有找唐老人決鬥，却去找唐竹權鬥酒。

他明知與唐竹權鬥酒，自己必醉，但他不在乎。

他不怕死。

一個連死都不怕的人，又怎會怕醉?

× × ×

冬。

寒冬挾着風雪，悄悄的來到了人間。

龍城璧却在這一天晚上，悄悄的離開了唐竹權。

他已數不清楚，自己在這些日子裏，究竟醉了多少次!

沒有人知道龍城璧去了哪裏!

他是個流浪江湖的浪子，連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將會去到甚麼地方，遭遇到些甚麼事。

浪子走天涯。

天涯又在何處?

（完）

龍虎雙傑故事之一

龍乘風·文
盧令·圖

煞星與殺手

（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某市於一月內，二男一女被離奇謀殺，賀探長因追尋兇手而被三名歹徒伏擊，幸高森路過才替他解了圍。高森完成油畫後送去朱學富的別墅時，油畫不見了，却換了一塊木黑板，寫着「煞星」兩個字。原來朱學富爲人不義，一名叫永不落空的殺手揚言要用煞星這種炸藥炸死他。朱學富大驚，重金聘請保鑣保護自己，包括高森及他的舊同學甄美莉及龍大衞。高森追查至一盲人之家，尋得日記本一部，正欲離去却遭四大漢襲擊，高森一一擊敗他們後，獲知販賣「煞星」的人叫翟教授——

惡人食惡果　得報血海仇

阿麥是高森的朋友。

高森覺得阿麥這個朋友，一向都很不錯。

他的人品不錯，心腸也不錯，駕駛貨車的技術，更是一流。

當日阿麥負責把那幅油畫送到學富苑，途中被另一輛貨車擦過，以致引起爭論，大家把車子停下。

就在這段短暫的時間裏，油畫被掉換了，變成一塊木黑板，上面寫着「煞星」兩個字。

高森一直都沒有對這件事懷疑過，因爲他相信阿麥。

但阿麥這個人，是否值得自己這樣信任呢？

高森作了一個客觀性的分析。

阿麥雖然樣樣都不錯，但他有一個重大的缺點——

他喜歡賭狗馬。

而且專向非法外圍組織下注。

據高森所知，他經常都欠下外圍公司不少賭債，而且近來風聲緊，外圍公司追討欠債也比以往緊得多。

在公路之上，要將一幅巨大的油畫偷走，再換上一塊木黑板，雖然並不是絕無可能的事，但畢竟並不容易。

高森懷疑阿麥，決定暗中向他調查。

果然，他查到了一些綫索。

阿麥的貨車，根本就完全沒有損毀的痕跡。

他所說的「輕微交通意外」，並非眞實。

同時，他又從詹記麻雀耍樂公司那裏，發現阿麥近來常在麻雀館裏打牌。

詹記麻雀耍樂公司是阿麥經常出沒的地方，但近來他更幾乎天天都躭在那裏打牌，而且牌打得很大。

他竟然整整兩個星期沒有開過貨車，好像發了財，不必靠駕駛貨車賺錢似的。

高森覺得更可疑。

他決定對阿麥作更進一步的調查。

× × ×

凌晨零時零兩分。

阿麥垂頭喪氣的從麻雀耍樂公司裏走出來。

今天他的牌打得比平時更大。

但却輸得更多。

這兩個星期以來，他已在這裏輸了差不多五千元。

他摸摸自己的衣袋，不由爲之一陣苦笑。

「唉，只剩下五塊錢，連宵夜都恐怕不够，」他喃喃地自嗟自怨，倒不知道是怨自己太好賭，還是怨手風太差。

忽然，後面有人淡淡地道：「阿麥，你肚子餓了？咱們去酒家裏吃個飽。」

阿麥神情矍然。

「高森！」他的神態，顯然有點感到意外。

高森嘆了口氣，道：「這間麻雀館我以前也光顧過，每次都輸得連五塊錢都沒有。」

阿麥陪笑着。

高森露出了一個奇特的表情，緩緩笑道：「看來你的本事比我還大得多。」

阿麥的神態，越來越有點侷促不安。

高森見微知著，似乎已看穿了阿麥的心事。

阿麥的心事，是虧心事。

無論是誰，做了欺騙朋友的事，都是虧心事。

但高森更看得出，以阿麥的性格而言，他是不够資格去做虧心事的。

做虧心事往往比做光明正大的事更不容易。

光明正大的事堂堂正正。

但虧心事却見不得光，更見不得人。

所以，做虧心事只有換來痛苦，而不會得到眞正的快樂。

世間上絕大多數的人都很清楚明白這種道理。

但做虧心事的人，却仍然很多很多。

更嚴重的說一句，世間上又有甚麼人，畢生之中完全沒有做過虧心事呢？

× × ×

良心酒家是一間通宵營業的小酒家。

這間酒家的老闆，姓岑，名字也叫良心。

岑良心人如其名，一向都本着良心去做事。

高森認識這個老人，也喜歡光顧他的酒家。

時間差不多凌晨一點了。

桌上擺滿了海鮮、魚翅，還有一隻豉汁大龍蝦。

但阿麥吃的並不多。

他的胃子已經空空如也，就像麻雀牌裏的那張白板。

但他仍然吃得很少很少。

爲甚麼？

高森也吃得並不多。

但却喝得很多。

在短短十五分鐘之內，最少已有五杯滿滿的威士忌灌進了他的肚子裏。

阿麥看看腕錶，忽然道：「時間不早了，我想回去好好睡一覺，明天一早還要開工。」

高森却嘆了口氣，道：「以前我曾勸過你，多點開工，勤力點賺錢，少賭外圍狗馬，但你近來變了。」

阿麥怔住。

他的臉色也已變了。

高森雖然喝了不少酒，但眼睛裏却毫無醉意：「我已打聽得很清楚，你最少有兩個星期沒有開過貨車，但却天天攻打四方城。」

攻打四方城就是搓麻將。

阿麥的面色一變再變。

「阿麥，現在應該是說老實話的時候了，」高森聲音並不嚴厲，但却有一種令人無法抗拒的力量：「我已經查過了，姚佳的欠數，你已還清。」

阿麥苦笑道：「他是外圍公司的負責人，他追討欠債的確很負責，還少一塊錢也不行。」

高森淡淡地一笑，道：「這筆數目，一共是四千九百八十八元。」

阿麥一呆，繼而又是一陣苦笑，道：「你調查得很徹底。」

高森雙肩一聳，道：「這也不能算是甚麼秘密，你欠姚佳的賭債，幾乎人盡皆知。」

阿麥無言。

高森又喝了差不多一杯滿滿的威士忌，然後才道：「那幅油畫呢？」

阿麥把臉垂下，連耳根都熱得火紅。

高森沒有繼續加緊壓力。

阿麥雖然做了對不起他的事，但他並沒有過份的怪責他。

高森從外表看來，是一個典型的花花公子，浪客登徒。

但他也有別人看不出的另一面。

他的另一面，是仁慈、充滿愛心的。

他仍然視阿麥爲朋友。

他不希望自己的朋友，被一個冷血的職業殺手加以利用。

永不落空既然能够利用阿麥一次，將來也一定會儘量加以利用。

換而言之，阿麥很可能受不起金錢的誘惑，變成了永不落空的爪牙，這種事，高森是不願意見到的。

阿麥低頭無語，他正在考慮應該怎樣回答高森的問話。

最後，阿麥終於承認，那幅油畫是他盜取去的。

而那塊黑木板，則是一個神秘人物委託姚佳加以安排，然後再由阿麥用偷龍轉鳳的辦法，把木黑板放在貨車之內。

高森眉心一皺，道：「看來這件事情，姚佳可能會知道不少內幕。」

阿麥點點頭。

高森又道：「那幅油畫呢？」

阿麥訕訕地一笑，過了半晌才道：「姚佳囑咐我，把油畫放火燒了。」

高森的眉又皺了起來。

他最感到滿意的傑作，不但被人盜取，而且盜取了之後還一把火便燒掉，的確倒霉之至。

高森嘆一口氣，道：「你肚子餓，但我在這裏却影响你的胃口。」

說着，掏出兩張五百元面額的大鈔放在桌上，又道：「你現在可以放心的吃了，我先走，你結賬。」

阿麥道：「你現在就要去找姚佳？」

高森笑了笑，道：「我現在要去找女人。」

阿麥莫名其妙。

但高森却已像一陣輕風似的，離開了艮心酒家。

× × ×

高森的確是去找女人。

這個女人的年紀不能算老，最多還不超過三十歲，

這個女人的容貌相當漂亮，而且風情萬種，她的確能够讓大多數的男人爲她神魂顛倒。

她笑起來的時候，嘴唇就像個迷人的漩渦，可以淹死每一個男人。

高森所認識的美麗女人很多，她也是其中之一。

但他從來不敢惹她。

他的女朋友本來已太多。

而她的男朋友，却比他的女朋友更多十倍。

高森並不是個怕惹痲煩的人。

但女孩子給他的痲煩，有時候簡直比患了感冒更加頭痛。

尤其是像康雪馨這種的女人，惹上了她肯定更加頭疼幾分。

但高森現在却非要找她不可。

因爲他知道近半年來，康雪馨正和姚佳打得火熱。

想找姚佳，最快捷的路綫並不是去外圍公司，而是康雪馨的香閨。

× × ×

康雪馨曾經做過電影明星，但却紅不起來。

她紅不起來的原因，只是因爲她不肯脫。

捧她的導演，曾與她有過一段霧水姻緣。

導演說得很坦白：「妳肯脫，必紅，不肯脫，就只能做一片明星。」

結果，她只拍了一部電影，就結束了她在電影上的事業。

康雪馨在電影圈裏雖然沒有冒出頭來，但在交際場合中，她却很吃得開。

有人說：「笑得好看的女人，她的交際手段必然勝人一籌。」

康雪馨的交際手段高明，也是使高森望而却步的原因之一。

但康雪馨却不時對人透露，她很喜歡高森。

女人說「喜歡」某一個男人，這種含義並不簡單。

高森聞言，更加退避三舍，他不想被她的男朋友打穿自己的腦袋。

但現在，他却要主動的去找她。

——爲了要制止永不落空的謀殺行動，就算是虎穴龍潭，他也要闖進去。

何況康雪馨畢竟只不過是個美麗可愛的女人而已。

就算天大的痲煩，此刻高森都不會再畏懼。

可是，他找不到康雪馨。

康雪馨不在家裏。

反而姚佳却成爲了康雪馨家裏的主人，他親自開門讓高森進去，然後又用主人的口吻，吩咐傭人遞烟送茶，招呼高森。

高森感到有點意外。

「康小姐不在家裏?」

姚佳悠悠一笑，道：「你找她的原因，我很清楚，你只不過是想從她那裏打探我的下落而已，但現在你不必多此一舉了，你要找的人，就坐在你的對面。」

高森乾笑兩聲，道：「閣下倒是快人快語。」

姚佳淡淡道：「現在已經是凌晨時份，你找到來這裏，相信一定是有些很重要的事罷?」

高森並不否認。

姚佳又笑了笑，道：「近兩天來，你打聽阿麥的事倒眞不少，連他欠了我多少錢都查得清清楚楚。」

高森雙肩一聳，道：「我並不是關心阿麥欠你多少賭債，我只想找一個人。」

姚佳沉吟半晌，冷笑道：「你想找的人，來無影去無踪，恐怕你還未看見他的影子，便已變成了一具死屍。」

高森嘆息一聲，道：「那也怨不了誰，只好怪我高某人天生一副短命相。」

姚佳冷冷道：「你說話很狂妄，似乎眞的不把性命放在心上。」

高森哈哈一笑，道：「來者不懼，懼者不來，老實說，像永不落空這種冷血殺手，遲早總會被法律制裁的。」

姚佳嘿嘿一笑，道：「法律?甚麼叫做法律?姚某在江湖上打滾了數十年，從來就不知甚麼叫做法律，須知道法律是死的，而人却是活的，不但永不落空從來不怕法律，就算區區姚某，同樣也視法律如無物。」

高森冷冷道：「現在你不怕法律，但當你接受到法律的懲罰時，那時便悔之晚矣。」

姚佳哼一聲，忽然擊掌。

掌聲一起，大廳裏就立刻冒出了三個臉色蒼白得可怕的金髮怪人。

這三個金髮怪人的頭髮是金色的，但高森可以肯定他們是黃種人。

他們的頭髮，原本應該是黑色的。

但他們却把頭髮染成了金色。

而他們的臉色如此蒼白，也是因爲他們曾經在臉上塗上一層厚厚的白色粉末。

三個黃種人，染成金髮白臉，已經稀奇古怪，更令人觸目的，還是他們的嘴唇，都塗上了一種唇膏。

這種唇膏，竟然是深藍色的。

金黃、慘白、深藍三種色素交錯的臉型，不但難看，簡直就是恐怖。

他們除了金髮白臉藍唇之外，身上的衣着却很光鮮，西服筆挺，連脚上的皮鞋都擦得發亮。

高森又看見他們的手。

他們的手，也和臉上的顏色一樣，慘白如剛髹上白漆的牆壁。

高森仍然坐在沙發上，好像沒有看見這三個金髮怪人。

姚佳的眼睛裏，露出了兩道寒芒，無限殺機。「高森，你完了，澈澈底底的完了。」

高森聽到這些說話，臉上仍然掛着一種毫不在乎的微笑。

姚佳又冷冷的說下去：「這三位都是百勝門的高手，他們從日本打到美國，再由美國捲席橫掃歐洲，身經大小戰陣不下三百次，從未一敗。」

「百勝門?」高森的臉色開始變了：

「這三個就是東京十大邪門中，號稱百勝門的東瀛三怪?」

姚佳冷笑道：「十大邪門，共尊百勝，百勝門乃是十大邪門之首，而東瀛三怪，則是百勝門的首席高手。」

高森喘了一口涼氣，道：「據說從沒有人能在他們手下，捱得上十招。」

姚佳道：「不錯，你知道的事情，倒還不少，不過你總不會想到，今天竟然會落在東瀛三怪的手裏罷?」

「有人曾說過，永不落空是個日本人，」高森目光一閃，道：「如今看來，似可能性甚大。」

姚佳臉上的笑容，越來越變得冰冷而殘酷。

他突然退開，退到牆邊死角。

他一退，東瀛三怪就像餓獅般，一齊向高森的身上撲去！

× × ×

大廳很寬敞。

但四個人同時在大廳裏動武，地方就好像馬上縮小了。

誰都不能否認，東瀛三怪的武功的確很厲害。

他們所用的招式，有點像空手道，也有點像柔道，又有點像韓國的跆拳道。

再看清楚一點，更有點像泰國拳和中國少林寺的羅漢拳。

可以說，他們的武功，甚麼都像。

甚麼都像的武功，倒又變成甚麼都不像了。

高森從未遇見過模樣如此奇怪的日本人。

更從未遇見過招式如此奇特古怪的武功。

由於地形限制，是宜攻不宜守的。三個人進攻一個人固然容易，但如果一個人想向三個人同時進攻，那便困難得多了。

如果東瀛三怪是庸手的話，高森當然有很多辦法和招式足以解圍。

但這三個東洋鬼子不但不是庸手，而且更是高手中的高手。

强弱本來並不懸殊。

但人數衆寡却懸殊，以一敵三，自然極難討好。

拳脚交加聲中，只聽得姚佳尖銳的聲音從牆角响起，冷笑道：「高森，明年此際，就是你的忌辰！」

高森毫不理會，他知道姚佳想分散自己的注意力，那麼東瀛三怪將會贏得更加輕鬆。

他心裏只是想着一個問題。

康雪馨在哪裏?

× × ×

除了康雪馨自己之外，沒有任何人知道她在哪裏。

甚至姚佳，也不知道她現在何方。

康雪馨是一個很漂亮的女人。

漂亮的女人，通常多多少少都會帶着幾分危險。

這種危險，就好像是她們自出娘胎，便同時降臨到世界上一樣。

這種危險，無論對她本身，或是對別人，都會產生不幸的悲劇。

康雪馨有甚麼秘密?

她現在究竟在哪裏?

× × ×

夜闌人靜，學富苑四週，除了夏蟬啾啾的聲音之外，就只有兩個人在燈下奕棋的聲音。

對奕的人，是朱學富和龍大衞。

朱學富的精神很差，不斷出現錯着。

龍大衞不喜歡和朱學富下棋。

但除了朱學富之外，他已沒有下棋的對手。

朱學富屢戰屢敗。

但亦屢敗屢戰。

他們下的是象棋，中國象棋。

朱學富深諳「梅花譜」棋訣，開局時氣勢縱橫。

尤其擅長使用過河卒，進攻組織有條不紊，憑着一手漂亮的開局搶攻，朱學富曾贏過不少棋藝高超的强手。

但面對着龍大衞，他的搶攻却未能收到平時般的功效。

他進攻得凌厲。

但龍大衞却守得穩。

儘管朱學富的攻勢如何凌厲，但龍大衞却能穩守城池，以致對方陷入師老無功之局。

朱學富的耐性很好。

但龍大衞的耐性，却比他更好。

有一次，朱學富爲了考慮一着棋子應該如何去法，竟然閉目沉思，幾達半小時之久。

他那裏還像是在下棋，簡直就像是睡着了覺。

但龍大衞一點也不着急。

朱學富沉思了二十分鐘之後，終於走了一着險棋。

旣是險棋，也是妙棋。

但龍大衞幾乎連考慮都不必，立刻就把他這一着棋的威脅力化解於無形。

朱學富在棋勢上有極深厚的造詣。

他從未眞正佩服過任何奕棋高手。

但他佩服龍大衞。

因爲今天晚上，他已連敗五局。

能令朱學富五戰五敗的人，絕不會很多。

朱學富決心在第六戰贏回一仗。

但在這個時候，一個突如其來的電話，打斷了棋局。

電話是找龍大衞的。

× × ×

龍大衞聽完了這個電話之後，立刻就飛奔到車房裏把自己的跑冊很快的駛離學富苑。

他把保護朱學富的任務，暫時交給了甄美莉。

朱學富對於龍大衞這種匆匆離去的態度，甚表不滿。

但他沒有下令阻攔龍大衞，任由他駕駛跑車離去。

× × ×

四個空拳赤手的漢子，在康雪馨的家裏打得天翻地覆，東瀛三怪的名字是：橫須久井，大庭木實和保鐵夫。

高森力戰東瀛三怪，正處於極劣的劣勢。

他已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負隅頑抗的滋味，高森已嚐過不知多

少次。

這是困獸之門，除了戰勝之外，再無活路。

高森不喜歡「逃走」這兩個字眼。

但現在，他連想逃走也毫無機會。

任何人在這種情況之下，都會感到絕望。

但高森並未感到絕望！

只要他還能站着，他就有勇氣去迎接一切的攻擊。

東瀛三怪武功最厲害的，要算是橫須久井。

他擅長用腿。

他的腿堅硬如鋼，但却靈活如健猴。

高森想首先把這個日本鬼子的兩條腿廢掉。

但橫須久井的一雙腿，却並不隨便踢出，往往配合着大庭木實和保鐵夫的拳掌才出擊。

大庭木實多數用拳。

保鐵夫比較多用掌。

但他們的招數，却遠比橫須久井更加千變萬化。

只不過高森已看出，橫須久井是東瀛三怪的眞正主力。

想要擊敗東瀛三怪，首先就要解決橫須久井。

但高森以寡敵衆，別說解決橫須久井，就是如何自保，也大有問題。

在這兇險的戰鬥裏，高森驀地想起了龍大衞。

如果有龍大衞在場，他就有百份之百的信心，可以把這三個金髮白臉藍唇的東洋鬼子擺平。

但想又有甚麼用？

龍大衞又怎會來到這裏呢？

除非是奇蹟出現。

但高森並不相信會有奇蹟出現，沒有人會告訴他，自己正在康雪馨的家裏。

可是這一次他料錯了。

× × ×

高森沒有想到，他離開良心酒家之前，曾告訴阿麥：「我現在去找女人。」

當時，阿麥的確有點莫名其妙。

但阿麥並不愚蠢，他想了幾想之後，已想到高森要去找的女人，就是康雪馨。

阿麥雖然曾經受不起金錢的誘惑力而出賣高森，但他畢竟是一個有良知，有血性的人。

只要他還是「人」，他就決不會眼白白讓自己的朋友去送死。

高森雖然發現阿麥出賣他，但仍然視他如朋友，甚至放下一千塊錢給阿麥。

阿麥很感激。

衷心的感激。

他發覺自己很卑鄙，對不起高森，對不起這個人格偉大而高尙的朋友。

康雪馨和姚佳的關係，他是知道的。

同時，他也知道姚佳最近又有三個武功極高的日本怪人，伴在他的左右。

高森去找康雪馨，一定會碰到姚佳，無異是送羊入虎口。

當然，高森並不能算是一條「羊」。

他也是一隻兇猛的大老虎。

但老虎再兇猛，也會有寡不敵衆的時候！

想到這裏，阿麥不再猶豫，立刻撥電話去找龍大衞。

但龍大衞不在家，接電話的是他的新婚太太趙寶茜。

龍大衞的朋友，也是趙寶茜的朋友。

朋友有難，趙寶茜也是決不坐視的。

她立刻撥了個電話去學富苑找大衞，那時候，已經是凌晨一點四十八分。

她以爲這個時候，龍大衞一定已經在睡覺。

但龍大衞沒有睡，他正在陪朱學富在下棋。

當他聽完了太太的電話之後，立刻就趕去康雪馨的家。

× × ×

閘門深鎖。

但龍大衞從門外，已隱約聽到康雪馨的家裏正在打得天翻地覆。

龍大衞急得暗暗咬牙罵道：「眞的幹上了。」

他沒有去弄開鎖開。

他從大厦的外牆攀過去，覷得準切，突然破窗而入。

這一着，當然很刺激，也很危險。

誰都想不到忽然會有一個不怕死的人，越窗衝進大廳之內。

刹那之間，整個大廳的地板都滿是玻璃碎片。

龍大衞並不是個鋼人，他的臉上和手臂都已被玻璃所傷，鮮血直冒。

雖然這些都只不過是皮外傷，並不嚴重，但驟然看來，倒像半空之中忽然衝進了一個血人般，的確難免令人嚇了一跳。

不過，嚇了一跳的只是姚佳。

東瀛三怪與高森劇戰方酣，就算有一枚炸彈衝進來，他們也不會畏懼。

正在拚命的人，他的勇氣必然冒升到了頂點，又豈會對區區一個血人而感到畏懼。

尤其是高森，他更加感到興奮。

想不到奇蹟竟然出現了。

雖然龍大衞血淋淋的闖進來，但高森一眼便已看出了他就是龍大衞。

龍大衞衝進大廳，馬上就與橫須久井臉對臉的硬拚了一掌。

龍大衞來得突然。

他的掌法更是彷如神龍倏現，橫須久井和他硬拚一掌，還未穩定脚步，龍大衞的第二掌又攻到。

這一掌比第一掌更快，力道竟然也更猛。

橫須久井面色一沉，以腿迎掌，順勢直掀對方心臟。

但龍大衞的第二掌却立刻縮回，改用左爪，直向橫須久井的足踝上插去。

橫須久井悍然不懼。

他自信兩條腿可以踢斷任何人的手，更可以踢碎任何人的心臟。

可是，這一次他的判斷錯誤了。

他的腿比不上龍大衞的左手快。

他的足踝也比不上龍大衞的手指來得堅硬。

「格勒」一聲，每一個人都可以聽到橫須久井足踝斷折的聲音。

橫須久井痛得冷汗直冒。

他的臉色怎樣，沒有人能眞正看得清

楚，因爲他的臉早就被塗得比白紙還更蒼白。

× × ×

高森一直想把橫須久井打跨，苦無機會。

但龍大衞盛氣凌人，一衝進來便已把這個最厲害的强手制服。

橫須久井被挫，還想再戰。

但龍大衞不再客氣，連接七八記冲天炮拳，把他整張臉都打得血肉模糊。

高森朗聲大笑，道：「打得好？」

龍大衞還想再打對方幾拳，但橫須久井已像一團爛泥般「叭」聲倒下。

大庭木實和保鐵夫想不到這個從天而降的血人，竟然武功如此厲害。

兩人齊齊一怔。

高森却精神抖擻，一個虛招引開大庭木實，右拳虛扣，却向直向保鐵夫的下顎撞去。

保鐵夫正在一怔之間，冷不防高森神威突發，連對方的拳從哪裏都未弄清楚，下顎便被打碎了四五枚牙齒。

保鐵夫大怒。

因爲高森連他的兩顆金牙都一迸打跌，此人生性極其吝嗇，視財如命，現在金牙被打跌，就好像打斷了他的命根子。

一聲怒吼，保鐵夫不顧一切的撲前，使出了拚命的招數。

但此時高森已智珠在握。

無論保鐵夫的掌法如何凌厲兇狠，但都無法稍越雷池半步。

反而高森越戰越是鎭定，看準保鐵夫的來勢，連續閃過對方十八掌，但當保鐵夫第十九掌攻過來的時候，他却重重一拳擊在保鐵夫的臉上。

保鐵夫連攻十八掌，可以說已經豁盡了全力。

第十九掌無論在速度與力量方面，都比昔才大減。

避其朝銳，擊其暮歸，永遠都是最高明的戰略。

其實高森就算與他硬碰硬，也絕不會輸虧給他。

但與其以硬碰硬，又何不待對手力弱之後，才以强凌弱，以硬碰軟？

保鐵夫雖然是高手，但却壞在過份吝嗇，偏偏高森又打跌了他兩顆金牙，以致引得他暴跳如狂，盲目進攻。

高手相爭，豈容「盲目」？

別說盲目進攻乃是自尋死路，便是看差一分一毫，也非招致慘敗不可。

保鐵夫怒火攻心，龍大衞早已看出他必敗於高森之手。

但即使再聰明十倍，只怕也想不到保鐵夫爲甚麼會忽然如此憤怒，還以爲他捱了一拳便沉不住氣而已。

飛森之圍已解，保鐵夫和大庭木實已不足爲慮。

大庭木實被高森虛招引開之後，又被龍大衞把他緊緊的纏住。

龍大衞雖然渾身鮮血，但對他的身手絲毫無礙。

大庭木實的武功古怪。

但龍大衞的武功却比他更古怪幾分。

龍大衞的師父洪五，雖然不幸被黑社會犯罪份子封虎賈兇所殺，但洪五的武功，總算留傳了下來。

龍大衞現在施展的武功，就是洪五傳授給他的。

這是一套很難學上手的「百家拳」！

「百家拳」顧名思義，是集合了各種拳法，精英萃薈於一爐的拳法，若非資質聰敏之輩，就算練上三十年也休想有所成就。

洪五雖然死得早，但龍大衞却已把這套拳法練得爐火純青，火候幾乎不下於洪五生前所達到的境界。

大庭木實一向以拳招多變而自傲。

但碰上了龍大衞的「百家拳」，他可要大吃苦頭。

大庭木實的拳招變得很快。

但無論他的拳招變得怎樣快，龍大衞的拳都比他的拳變招更多三倍，速度也更快三倍。

大庭木實在短短十秒之內，足足捱了二十拳。

這二十拳並不是打在他的要害，而只是打在他的雙手和肩膊部位。

但這二十拳，每一拳都令他痛得冷汗直冒。

龍大衞沒有打出第二十一拳。

因爲大庭木實已痛得跪在地上，雙手和肩膊，都紅腫不堪。

姚佳臉色大變。

他想不到東瀛三怪竟然會不敵龍虎雙傑。

他立刻奪門而逃，而且逃得比兔子還快。

可是，高森在這個時侯，已解決了保鐵夫。

保鐵夫全身上下，最少有五個地方的骨骼，被高森的空手道劈斷。

保鐵夫也是個空手道高手，他做夢也想不到，自己竟然會給一個中國人，用空手道打成這個樣子。

姚佳逃得雖快，但高森却已緊緊的追了上來。

不但高森在追，龍大衞也繞過另一個方向，兜截住姚佳的去路。

姚佳情急拔足飛奔，冷不防道路上不知那個缺德鬼，竟然把一塊西瓜皮掉在地上。

「叭」一聲，姚佳跣足，額角直撞街頭的垃圾箱。

這一跌之勢，力度奇猛，姚佳險險被撞得昏倒過去。

不過，就算他不失足倒地，也決逃不過高森和龍大衞的追捕，這一跌，算是他更倒霉幾分而已。

× × ×

姚佳被捕，不過拘捕他的人不是警方，而是龍虎雙傑。

高森冷冷一笑，道：「永不落空在甚麼地方？」

姚佳堅不肯說，他甚至說不知道永不落空是甚麼東西。

高森不再客氣，伸出兩指，曲成鉗狀，像大螃蟹般去鉗姚佳的鼻子。

這不能算是酷刑。

但這個辦法却有一種令人難以抗拒的壓逼力，既能讓姚佳的鼻子感到劇痛，也能使姚佳爲之感到窒息。

姚佳硬充好漢，死不肯說。

高森見鉗鼻子無效，又出怪招。

這一招是女人常用的扯髮。

高森氣力大，指勁强，一下子就把姚佳額前的頭髮拔出了一撮。

這一着，可痛得姚佳淚水直流。

但他沒有叫出聲，因爲龍大衞的袋裏，居然有幾塊巨型膠布。

膠布貼在姚佳的嘴巴上，他又還能叫得出甚麼聲音？

龍大衞好整以暇，淡然笑道：「姚老兄，你若肯說，就點頭，一共點三下，我才把膠布揭開，你若敢要花樣，我就要你馬上變成太監。」

姚佳沒有點頭。

他好像已快要昏了過去！

高森對姚佳這種人，絕不會有「惻隱之心」。

因爲他知道姚佳對付別人的法子，更加殘酷無情得多。

龍大衞忽然又從姚佳的衣袋裏掏出一包香烟！

高森一愕，道：「你想吸烟？你幾時上了烟癮？」

龍大衞笑道：「香烟是姚老兄的，烟癮又怎會傳到了我的身上。」

高森忽然嘆了口氣，說道：「我明白了，你是想用香烟在他的臉上留下幾個記號。」

龍大衞微笑着道：「你覺得殘忍？」

「用這種方法來對付人的確殘忍一些，」高森點點頭，接着却道：「但你看姚佳像不像是個人？」

龍大衞接口冷冷道：「他根本就不是人，有甚麼像不像的？」

說着，已把香烟燃點。

然後，毫不猶疑的就把香烟烙在姚佳的臉上。

姚佳臉如死灰。

他究竟肯不肯說出永不落空的下落？

夜已更深。

又快將黎明了。

× × ×

天色還未亮，床底的鬧鐘已瘋狂地鈴聲大作。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鬧鐘。

它的鈴聲特別驚人，响的時間也比一般鬧鐘長一倍。

就算睡得再熟的人，也勢非立時起床不可。

但康雪馨沒有起床，甚至連眼睛都不願意睜開。

她的身上，蓋着一張薄薄的被。

被下的她，完全赤裸。

但在床上還有另外一個男人。

他却並不是赤裸的。

他穿着一套緊身黑衣褲，肌肉結實，貌不驚人，看來像個計程車司機，又像個地盤裏的建築工人。

但他的眸子裏，却透射出閃電般的光芒，彷彿蘊藏着無限殺機！

鬧鐘的鈴聲終於停止。

黑衣人突然一個耳光，重重的打在康雪馨臉上。

她是一個很漂亮的女人。

她不但有一個很美麗的蛋臉，也有白滑如脂玉的皮膚！

黑衣人這兩耳光打得很重，登時在康雪馨的臉上現出了五道深深的血痕。

康雪馨驀地從床上跳起。

黑衣人一聲冷笑。

他的笑聲冷漠而殘酷。

接着，又是一記重重的耳光，刮在康雪馨的另一邊臉上。

這一記耳光刮得更重，幾乎連她的臉都給打歪了。

但康雪馨沒有發怒。

因爲這兩記耳光，是她花錢叫他打自己的。

她要他每天第一次看見自己，都重重的刮兩記耳光。

每刮一個耳光，值五百塊美金。

兩個耳光，就值美金整整一千元。

× × ×

她沒有瘋，也沒有心理變態的毛病。

她有的只是仇恨。

仇深似海，恨比天高。

她的仇人，就是朱學富。

她叫這個男人痛打自己，就是提醒自己，別忘記這段仇，別忘記朱學富是自己的大仇敵。

耳光打得越重，仇恨也更深。

因爲她把這些「耳光賬」，却算在朱學富的頭上。

——如果不是朱學富，她不會這種血海深仇。

——如果不是爲了這段血仇，她決不會無緣無故的要別人打自己的耳光。

——所以，這些耳光不是這個男人打的，而是朱學富打的。

這種道理，已跡近乎「怪論」。

但世界上稀奇古怪的事本來就很多，這種「耳光賬代入計算法」，實在也不能算是一件奇事。

昔年越王勾踐自吳歸，爲了不使自己忘記在吳宮受辱，以及國破家亡之恨，遂作臥薪嚐胆之擧；現在康雪馨花錢給別人打自己的耳光，倒也有異曲同工之妙。

這個黑衣人，不是普通人。

他就是龍大衞和高森千方百計要追捕的冷血殺手——永不落空！

× × ×

天剛破曉。

學富苑對開半哩之外，有一座不高不矮的山。

這一座山的山巔，有一幢小木屋。

這幢小木屋從外表看來，平平無奇。

絕對沒有人會注意它。

早在八年前，這間小木屋便已建造好了，居住在這裏的，是一對年紀很老邁的夫婦。

半年前，他們去了美國，因爲他們的兒子在美國發了大財。

他們原本不想把這幢木屋出售的。

他們恐怕到了美國住不慣，那麼他們就算回到本市，也不愁無歇身之所。

但就在他們快要去美國的時候，一個富商太太突然到訪，她表示希望能買下這幢木屋。

她出的價錢很高，使這雙年老的夫妻無法拒絕。

於是，這幢木屋易手了。

在這個大都市，這種交易簡直微不足道，更不會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但這幢木屋的新主人，究竟是誰？

那個富商太太何以會看中這一幢簡陋的屋子？

× × ×

太陽已在東方的山嶺上，露出了一小半。

木屋的門打開，冒出了兩個人。

那是一男一女。

他們竟然就是永不落空和康雪馨。

原來他們昨夜就睡在這幢木屋裏。

清晨的空氣很新鮮。

這裏絕無人跡，四週孤伶伶的就只有這座小木屋。

買下這幢木屋的「富商太太」，其實就是康雪馨。

她買下這幢木屋，當然是有目的的。

在木屋裏，有三架飛機。

這些飛機並不是眞的飛機，只不過是模型飛機而已。

但這些模型飛機的基本構造，也和眞的飛機沒有甚麼差別，只要利用無綫電遙控，它可以飛到肉眼看不見的高空，也可以飛到超逾數哩之外的範圍。

遙控模型飛機的玩家，多數都是消費能力比較大的成年人。

這種看來是小玩意的東西，其實裏面包含着許多大學問。

一般中小學生，雖然都很喜歡玩模型玩具，但遙控模型飛機的價錢昂貴，動輒在千元甚至數千元之譜，以青少年的經濟能力來說，無疑是比較難於負担。

遙遠控制模型飛機可以說是一種高級玩具。

康雪馨爲甚麼會擁有這些模型飛機？

道理很簡單，因爲這些「玩具」，其實就是永不落空的殺人工具。

這三架遙控模型飛機，每一架都一個相同的名字。

這個名字就是「煞星」！

煞星一號！

煞星二號！

煞星三號！

這三架飛機的機身之上，都藏有輕巧而爆炸力極厲害的炸藥。

這些炸藥，名字同樣是「煞星」！

可愛的玩具，落到了殺人兇徒的手上，就變成了無堅不摧的殺人利器。

永不落空是個玩遙遠控制模型飛機的能手。

他有百份之一百把握，可以利用這些模型飛機，把炸藥帶到學富苑，在朱學富的臥室裏爆炸。

沒有任何人的肉體，能够抵抗得住「煞星」的爆炸威力。

他是個以殺人爲業的日本人。

他在日本，已犯案纍纍，直到兩年前，才來到本市另謀發展。

東瀛三怪都是他的手下。

不少人以爲永不落空是個獨行殺手，那是錯誤的想法。

其實這是一個職業暗殺黨。

黨中的首領，就是永不落空。

× × ×

煞星一號已準備出發！

透過一座長程望遠鏡，永不落空已清清楚楚地看見了學富苑建築物的第三層。

第三層已是最高的一層，朱學富的臥室就在這裏。

雖然這裏距離學富苑甚遠，但永不落空從望遠鏡中，已經可以看見朱學富正躺在牀上，呼呼大睡。

永不落空露出了一個冷酷的微笑，笑得就像打獵的獵人，看見森林裏一頭正在熟睡的野豬。

康雪馨突然走上前，吻了永不落空一下。

「我希望你殺人的本事，比在床上的本事更有勁。」

永不落空露出一棚雪白而略帶崩潰的牙齒，用生硬的中國話道：「康小姐，妳放心！」

康雪馨咬牙恨恨的道：「這個老賊滿手血腥，今日正是他罪惡貫盈的時候。」

永不落空又桀桀一笑。

學富苑中，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嚴密警戒之中。

沒有任何的殺手，能够衝進這種嚴密的保護網。

但永不落空却利用遙控模型飛機，載滿烈性炸藥向朱學富的臥室撞去。

這一着，無疑是大出朱學富意料之外的。

模型飛機的內燃引擎已經燃着。

永不落空手執無綫電遙控器，口中唸唸有辭。

有人說中國人迷信。

他日本人比中國人往往更加迷信。

永不落空每次動手殺人之前，都要唸一番符咒，求神庇祐。

他求神庇祐自己殺人的時候，一切都順順利利。

人類所信奉的神有很多。

每一個宗教都有它們的神。

永不落空所信奉的，難道是個殺人之神？

× × ×

煞星一號終於起飛。

在這架模型飛機之中，有一盒足以炸死十隻河馬的猛力炸藥——煞星！

煞星一號飛行得相當順利。

這時候天色已經大亮。

這一架淺藍色的遙控模型飛機，已開始了它的殺人任務。

想把一架遙控模型飛機玩得好，其中有不少的學問。

如果控制得不好，或者是機件在安裝的時候出了岔子，隨時隨地都會發生「墮機慘劇」。

但永不落空在未成爲職業殺手黨首領之前，曾經是一個民航機的機師。

連巨型的噴射客機他都能够操縱自如，這種玩意他當然玩得更好。

只不過他現在並不是在遊戲，而是在謀殺。

別人說寓工作於娛樂。

套在永不落空的身上，倒變成是「寓殺人於娛樂」了。

煞星一號的飛行速度，儘量保持最緩慢。

永不落空要第一次出擊便命中紅心。

「紅心」就是朱學富的臥室。

煞星一號距離學富苑已越來越近。

永不落空的臉色凝重，只要煞星一號繼續飛行十秒鐘，便會直闖進朱學富的臥室，發生最具毀滅性的強烈爆炸。

但突然間，煞星一號爆炸了！

它已直向「紅心」飛去，但仍未到達便竟然提前爆炸！

這是怎麼一回事？

永不落空面色大變，一連串罵人的日語像連珠炮般從口中迸出。

煞星的爆炸威力，果然厲害。

只見半空之中，突然爆出一團驚人的火球，爆炸的聲音更是數里之外皆清晰可聞。

但爆炸的地點，距離朱學富的臥室還有一段距離。

煞星一號突然提前爆炸，當然是遭遇到外來的襲擊。

永不落空的耳朵很靈。

他聽到了兩下槍聲，煞星一號就同時在半空爆炸！

康雪馨呆住了。

從望遠鏡中，她可以看見朱學富突然從夢中驚醒，跑到露台上觀看究竟。

顯然，他還未弄清楚這件事的眞相。

永不落空雖然心中憤怒，但他仍然保持相當的鎮定。

煞星一號失手，煞星二號再接再厲緊接着出動。

這一次，永不落空改變戰略，用中速控制，使它的飛行速度較快一點。

煞星二號飛行得快，便不容易被人擊中。

朱學富此時仍如在夢中，不知大難臨頭。

永不落空行動敏捷，煞星二號瞬息之間，已經直向學富苑飛去。

中速飛行，比剛才的慢速飛行最少快三份一以上。

朱學富仍在露台上。

煞星二號已迎面向他衝至。

× × ×

能夠把一架正在飛行中的遙控模型飛機擊中，這種槍法當然是第一流的。

誰能有這樣好的槍法？

他又何以知道這一架遙控模型飛機是殺人工具，而要把它擊落？

永不落空不知道。

康雪馨也是莫名其妙，是誰走漏了機密？

難道是姚佳？

姚佳是唯一知道這件秘密的人。

他也成爲了暗殺黨的一份子。

但他又怎會洩漏這些事出去？就算他有九條命，十八顆腦袋，他也不敢。

永不落空對付叛徒的手段，比納粹黨的蓋世太保更嚴厲殘酷。

姚佳雖然經營外圍狗馬很具胆色，但洩漏暗殺黨中的機密大事，他就算吃了豹胆熊心也不敢這樣做的。

然而，如果不是姚佳洩露秘密，又會是誰？

× × ×

洩漏秘密的人，的確就是姚佳。

姚佳本來不敢洩露秘密，但龍大衞和高森的「私刑」，却令他無法忍受。

他沒有被打得面目全非。

但他的鼻子瘀黑了一大塊，頭髮不見了一撮，身上也被香烟的火燒了好幾處。

龍大衞和高森對付姚佳的手段，可謂花樣百出。

姚佳終於抵受不住，結果把他所知道的事情，和盤托出。

他唯一不知道的事，就是永不落空的「空軍基地」設在哪裏。

康雪馨在交際場所裏，與不少富豪人物往來，憑着她的美色，幾年之間賺到了不少錢。

漂亮的女人想賺錢，往往比能幹的男人更容易。

何況康雪馨既漂亮又能幹，光是別人送給她的鑽戒，便已有好幾十隻，而每隻鑽戒的價錢，都在萬元之上。

她拚命賺錢，並不是爲了要滿足自己在物質上的慾望。

她賺錢的目的，是希望憑着這些錢，去聘請一個最有把握行刺朱學富的殺手。

永不落空就是她心目中的理想人選。

一般流氓殺手，亡命之徒，既沒有謀殺朱學富的勇氣，也沒有謀殺朱學富的本事。

但永不落空兩者兼備。

朱學富的潛伏勢力再大，永不落空都不怕。

朱學富的保護者如何嚴密守護，永不落空都有把握把他殺死。

康雪馨要求永不落空炸死朱學富。

因爲朱學富曾經利用汽車炸死她的母親！

× × ×

在學富苑的會客室裏，有一尊塑像。

那是一個女人的塑像。

這個女人，是朱學富的唯一妻子。

但她已經死了十多年，她是因爲汽車失事而死的。

但她眞的是死於交通意外嗎？

不！

這樁「交通意外，」完全是人爲的。

當時駕駛汽車的人，是一個已經患上了癌症，最多還只剩下三個月性命的汽車司機。

朱學富的計謀想得眞絕。

他給了十萬塊錢那個汽車司機，把他這三個月的性命買下。

那個汽車司機叫阿全。

阿全雖然沒有結婚，但却有一個七十歲的老祖母，還有八個正在唸書求學階段的弟妹。

他知道自己的性命已走到了盡頭。

他這一死，這八少一老就會生活得更悲慘。

於是，他毅然接納了朱學富的十萬元，把這筆款項全數交給祖母。

然後，他就趁着一個機會，把朱學富的妻子，連同自己僅餘下來三個月的性命，都一齊斷送在郊區的一個懸崖下。

汽車從數百呎直闖下去，汽車發生爆炸，兩人同歸於盡。

這是天衣無縫的謀殺。

一命賠一命，連警方都查不出，阿全竟然是故意把汽車衝進懸崖下的。

然而，康雪馨却查出了。

因爲她在三年之後，找到了阿全的老祖母，事情的眞相，終於洩露。

朱學富謀殺妻子，是因爲她紅杏出牆。而她紅杏出牆的原因，却是因爲朱學富娶了她之後還不够三天，便在外面拈花惹草。

朱學富這樣快便做出對不起妻子的事，却原來因爲妻子早已非完璧。

這眞是一筆糊塗帳，誰是誰非，恐怕用電腦也計算不出來。

但最後，朱學富却「奇兵突出」，利用阿全的殘餘性命把妻子殺死了。

朱學富以爲神不知，鬼不覺。

誰料到他是妻子在未嫁給他之前，便已和一個姓康的男人結過婚，還生下了一個女兒。

這個女兒就是康雪馨。

朱學富結婚的時候，他的妻子已不年輕，差不多三十歲，但却仍如花似玉，只像個二十三四歲的黃花閨女。

而康雪馨已經十五歲，在外國唸書。

朱學富不知道太太原來曾經結婚，連女兒都已十五歲。

這一雙夫婦，一個糊塗而心狠手辣，而另一個却有存心欺騙對方之嫌。

總之，這筆帳相當混亂，從姚佳的口中講述出來，更是聽得龍大衞和高森爲之瞠目結舌。

× × ×

擊毀煞星一號的，正是龍大衞。

龍大衞有槍。

他的槍已領合法牌照，射程極遠。

煞星一號被毀，煞星二號又緊接着發射出來。

這一次，煞星二號的飛行速度快了很多。

但龍大衞的手很穩定。

只有穩定的手，才能射出穩定準確的一槍。

龍大衞的槍法很準。

煞星二號又被擊中，轟然發生驚人的爆炸。

永不落空的神情，變得極其難看。

他不能忍受這種挫折。

他決定要動用煞星三號，用全速直襲朱學富。

但正當煞星三號的引擎燃着，準備飛行的時候，一個像猛虎般驃悍的人已突然向他撲至。

這個人正是高森！

× × ×

永不落空大吃一驚，他想不到在這個重要的關頭裏，竟然會中途殺出一個空手道高手。

永不落空也是箇中好手。

但高森這突然其來的全力一擊，已使他毫無招架的機會。

煞星三號沒有起飛。

因爲高森已順勢飛起一脚，把它踢落山下。

無綫電遙控器無人控制，煞星三號自然無法起飛，終於跌得翼折尾曲，但裏面的炸藥却並未發生爆炸。

永不落空盡力想平反敗局，但已有心無力。

七八招之後，他的鼻樑已碎裂，肩骨也斷了，還有頸際大脈連吃三記手刀，使他連頭都險些抬不起來。

高森冷冷的盯着他，忽然又長長吸進一口氣，嘆道：「不知道究竟是你倒霉，還是朱學富走運，永不落空的謀殺計劃，終於落空了。」

永不落空突然出盡全力，大聲狂笑。

高森怒道：「有甚麼事這樣好笑？」

永不落空大笑着，道：「我的殺人計劃，永遠都不會落空的，你雖然擒住了我，但我還有另一步殺着，朱學富仍然難逃厄運。」

高森面色一變。

永不落空依然狂笑不止，道：「我還有第四架遙控模型飛機，但却不在這裏起飛。」

高森一手揪起他，叱道：「第四架飛機在甚麼地方？快說！」

永不落空桀桀笑道：「我絕不會說出來的，你等着瞧好了。」

高森眉頭一皺，他正在懷疑永不落空的說話是否眞實。

但永不落空的說話才講完，學富苑已發生了另一次的驚人爆炸。

這一次，中正「紅心」！

原來另一架遙控模型飛機「煞星四號」，是由永不落空的黨羽，從另一個相反的方向，背後偸襲朱學富。

龍大衞驟然聽到模型飛機引擎所發生的聲響，想兜過去擊落它，已來不及了。

朱學富結果還是命中註定，要死在永不落空的謀殺計劃之下！

永不落空洋洋得意。

康雪馨也笑了。

她笑得好像很痛快，又好像笑得很淒酸，很痛楚。

她已報了母親的血仇。

但接着，她却要面臨到法律的無情審判，她將被控謀殺！

因爲大批警探已向這座山崗湧了上來，她和永不落空已插翅難飛……

× × ×

以永不落空爲首的暗殺黨，終於被警方偵破。

賀彼得在警界上的威名，從此是更響亮了。

但在記者訪問他的時候，他並沒有居功。

他告訴全市市民，眞正破獲這個犯罪集團的，是兩個見義勇爲的年青人。

這兩個年青人，就是「龍虎雙傑」。

記者又追問高森和龍大衞的踪跡。

賀彼得聳聳肩，微笑答道：「他們在遊客區一間酒店裏租了一間套房。」

記者們大感奇怪，繼續追問他們爲甚麼要去酒店開套房？

賀彼得又微笑着回答：「據我所知，他們開始對遙控模型飛機發生了興趣，他們正在酒店的冷氣套房裏，製造一架煞星五號。」

「煞星五號？」

記者們更覺有趣，又再追問。

賀彼得最後的回答是：「該機並無炸藥，其餘無可奉告……」

（全文完）

功夫漫談

專打脊椎骨的功夫

希華・文　盧令・圖

中國的武功相當複雜，年輕的一輩，學習武功，多數是側重於發展肌肉，同時打穩基礎，到了晚年，仍然活得健康，手脚有力，並非老態龍鍾。

反過來說，眞的已經到了晚年，却又需要一些軟的功夫，例如太極拳，借此活動筋骨，最低限度也可避免風濕或關節炎，同時使心臟堅强，活得有勁，在這裏，我想談談骨節。

人體有一處很重要的組織器官，一般武林中人並不重視，在事實上是非常重要的，它就是「脊椎骨」。

一個人好好的站在眼前，肌肉豐滿，四平八穩，你不覺得他的脊椎骨有何重要，如果你看看人體的骨骼全圖，或者是塑膠做的模型，沒有肌肉皮膚，也沒有血管或神經，有的只是骨骼，你就覺得相當驚奇了，很難想像得到，僅靠比較手指粗壯多少的脊椎骨就支持上半身的體重，單是骨骼，已經可以看到頭顱骨，胸骨和臂骨，都靠細小的脊椎骨支持，雖然脊椎骨旁邊仍有肌肉，不過，肌肉只是帮助而已，如果脊椎骨沒有勁，那個人就很難豎得起上半身，故此，年老的人多數是稍爲駝背的，甚至高度也比較縮小。

另一方面，患了風濕症，那個人的左肩或右肩傾斜，脊椎骨也有歪曲的情形出現，總之，脊椎骨如果脆弱，或者變形，那個人的健康也必然要打了一個折扣，不管他是年輕的或者是老翁。

脊椎骨並非一條石柱，它是由許多個環扣互相拉緊的，每一個脊椎骨的骨節跟第二個骨節不過是接筍，並非接合得很堅固，有許多神經過路綫穿過脊椎骨的骨節，因此之故，任何一處脊椎骨歪曲或破裂，登時影响到該處的神經，和血管，或者發生瘀傷，每逢天陰欲雨，隱隱作痛，更爲嚴重的話，想多走幾步也辦不到，坐着也覺得痛楚不堪，原因是脊椎骨與脊椎骨之間的神經受壓。

一個人超過了花甲之年，就一定要認眞保重，盡可能的避免突然之間傾跌，萬一跌了一交，脊椎骨跌碎或跌歪，就要花很大的手術，然後才能够把它矯正過來，年老的人，骨質脆弱，就算盤骨那邊最大的麒麟骨，也會跌爆或跌歪的，任何一處骨頭破裂，登時影响神經，此後就一直痛楚。

還有一點，骨頭不能跟肌肉互相貼合的，一定要中間有一塊薄膜，叫做「肌肉膜」，換句話說，肌肉膜托住肌肉，另外一邊緊貼着骨頭，然後能够把骨頭與肌肉連貼在一起，年輕的時期，肌肉膜毫無變化，年紀大了，它可能收縮，如果某一處骨頭的肌肉收縮，露出一些空位，可能給空氣侵入，無緣無故的發生劇痛。

上述那些話都是說明骨的重要，特別是脊椎骨，練武之人，認眞要當心，切勿無意中撞損，或撞歪了它。

最容易使脊椎骨發生撞擊，以致損害的一種功夫就是棍，任何一派棍法都有攔腰一棍這種招式，如果兩人練棍時，對方一時閃避不來，變招出擊，無法把自己的棍收回，便有可能在脊椎骨吃了一棍，雖然是練習，究竟棍是很堅實的東西，攔腰打了一棍，這一棍剛剛打在脊椎骨上面，可能立刻破裂，故此，練棍的對手，認眞練好基礎，然後能够對打，除了明打明的練棍之外，還要練習暗勁，在任何時候變招出擊，那條棍仍然保護自己背後的脊椎骨，絕不讓對方偶然碰着，而因此受傷。

世事很難說，有時師兄弟交手，對方不懷好意，佯作偶然失手的模樣，攔腰打了一棍，就此變成殘廢，甚至徒弟想打赢師傅，使用這種毒辣的棍法亦未可料，故此，練棍之人，一定要把自己的棍法做好基礎，每次發棍，即時轉身，用棍尾向後一挑，預防不測。

不管釣魚棍，流水棍，抑或由楊六郎的槍法變成棍法，都要練習本門的暗勁。盲了眼的拳師，仍然可以把一條棍打得神出鬼沒，戰勝了開眼的拳師，就靠暗勁，所謂暗勁，即是說，那條棍不管對方如何發招，自行演式，或挑或格，或抽或刺，都依照法度施展出來，只有這樣做，然後能够使脊椎骨得到充份的保護。

兩人用刀劍對拆，都不會打傷脊椎骨的，就因爲這兩種武器非常鋭利，碰着就會刺傷，何從能够撞擊脊椎骨呢？故此，棍法比較刀劍之類更加值得重視。

以拳脚來說，能够損害脊椎骨的功夫太多了，幾乎無法逐項解釋，照事論事，**最容易撞傷脊椎骨的就是虎尾脚**，有許多門派都有這一招，洪拳的虎尾脚特別有名氣，就因爲黃飛鴻在這方面有很深的研究，不打則已，一旦踢出虎尾脚來，對方很難躲閃，他之所以踢得如此高明，就因爲那一脚不是向敵人的胸部踢出，而是轉了半邊身，以橫踢姿勢踢向對方的背後脊椎骨，比較準確的是踢中對方倒數第四節與第五節脊椎骨，因爲那是「坐骨神經綫」，一踢就傷。

照一般情況來說，兩人相鬥，臉對臉的作戰，屈居下風，自然會得跳歪，很難使脊椎骨受傷的，但在實際上却非如此，如果對方擅長使用八卦游龍掌，貼身作戰，身隨步轉，轉到對方的背後，然後一個劈胸掌打下來，剛剛臂下脊椎骨，那就十分要命。

羅漢門的穿花蝴蝶掌也很喜歡使用這一招，作爲殺手，先穿後劈，所劈的正是上述坐骨神經綫那一塊脊椎骨，故此，跟强敵作戰時，如果無法貼身打鬥中取勝，就要預防對方用綿綿不盡的手法纏着你渾身轉動，然後對準脊椎骨出擊，對方這種貼身搏鬥的一招叫做「離橋飛打」，兩手相交，如果發覺對方閃避橋手，只是搶攻，希望貼身出擊，便要立刻跳開，既然離開他的橋手，又要避免纏着移步換形，稍有機會，便即飛脚，故此稱做離橋飛打，那是對付貼身蝴蝶掌之類的一招，不妨一知。

人體的脊椎骨當中，最堅實的是下邊那一塊骨節，稱做尾閭骨，因爲骨頭特大，而且伸展到最低之處，本來該處是不容易受傷的，但因尾閭骨太過突出，而且是下半身神經叢密集之處，反而變成要害，懂得武功的人，固然可以使用撩陰腿去踢對方的下體，同時可以突然轉身，同樣的是撩陰腿，但却使用脚尖踢對方的尾閭骨，那個部位如果受到猛烈的撞擊，登時倒地重傷。

這一處尾閭骨稱做「海底穴」，乃是十八穴道之一，認眞要預防對方閃，打，踢，劈。

近代的拳師，多數是希望用橋手壓倒對方，跟着很沉重的一拳打擊，就此獲勝，不想攪出人命來，古代的拳師並非如此仁慈，動不動就取人性命，往往把一塊硬鐵裝在鞋頭之內，外邊看來有如普通的布鞋，但因鞋頭裝了硬鐵，如果這一脚踢在尾閭骨上面，便有可能把它踢爆，登時喪生。

還有一點，鞋頭暗藏硬鐵，就算用它踢在膝頭的菠蘿蓋那一塊骨上面，亦可把它踢爆，菠蘿蓋爆裂之後，那一個人就寸步難移，無法把它駁回原狀，中西醫生都辦不到，因此之故，對方善於用脚踢人，就要看清楚他的鞋頭是否藏鐵。

回說脊椎骨，點穴法當中有所謂鐵指功的，練習已久，五指如鐵，練習過這一路秘傳絕招的拳師，跟別人作戰，一下子就閃到對方背後，用五指看做武器，向對方脊椎骨一插，就此獲勝，被他插斷脊椎骨的人，苦不可言。因此之故，兩人交手，先要看清楚對方是否練過鐵指功。

普通人的手指伸出來，必有長短，古語有云：「十隻手指有長短」，暗指有些人好有些人壞，品德方面並不一致，如果練習過鐵指功，五隻手指伸出來的時候一望而知，並非中指特別長，而且食指也不是比較無名指更長，而是手指公之外的四隻指頭同樣的長短，有這樣的指頭，便可傷人，必須預防他用鐵指功拆骨，不止是尾閭骨或脊椎骨一拍受傷，肋骨也是如此，由於肋骨上面沒有很厚的肌肉掩護，對方用插掌出擊，防不勝防，故此，看到對方的手指隻隻粗壯，而且長短劃一，就要認眞預防他走空位，用插掌撲攻。

並非練習過鐵指功就穩佔上風的，根本上人體屬於特別脆弱的地方非常多，不必學習過鐵指功亦可傷人。舉例言之，一個掛捶，由頭打落，打不中腦門，可以打中眉心或口鼻之間，就算這拳打不中，瞬即把拳收住，順勢向上一衝，打中對方下頷或咽喉，同樣的一招就可使對方重傷。

學習過功夫的人，都會施展這種上下交擊的拳法，不必苦練鐵指，故此，中國功夫最重要的是在拳技方面獲勝，並非斤斤計較一掌一拳是否堅如鐵石。

說來說去，還是這麼一句，最暴露而且最容易受到敵人攻擊的就是脊椎骨，切勿因爲它在背後，就疏於防範。（完）

劍氣長江（上）

神州奇俠傳故事之一

溫涼玉·文
盧 令·圖

錦江四兄弟

在成都西郊，自百花潭溯流而上，至杜甫草堂，沿途景色十分蒼翠旖旎，環繞成都的錦江，這一段叫做浣花溪。

千百年來，錦江浣花溪以它秀麗的景色招來了許多詩人的棲止和吟咏，唐代著名的女詩人薛濤曾住在百花潭，並用浣花溪淨潔的江水製造出各種美麗顏色的詩箋，稱爲「薛濤箋」。至今在錦江右岸還有薛濤的故居崇麗閣和吟詩樓，都已成爲成都有名的勝景。此外，南郊的諸葛侯祠和劉備墓，也是遊人憑弔的勝地，杜甫咏諸葛侯祠云：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栢森森。

映階碧草目春色，隔葉草鸝空好音。

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這首詩，杜甫泛舟浣花溪而作，諸葛亮未出隆中前，曾在襄陽城西二十里地方的臥龍崗築「草廬」隱居，後世的人爲了要景仰他，於是在隆中坊以杜甫詩的二句「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高勁其上。

別人也許不會覺得什麼，但是四川成都，浣花劍派掌門人蕭西樓的第三個兒子蕭秋水，却因爲這兩句詩，寫於錦江，刻在隆中，所以特別帶了三位好朋友，從四

濟世復救民

川趕到了湖北，就爲了看那麼一看，那驚才羨艷大詩人的詩，以及那名動八表的諸葛武侯故居！

浣花劍派掌門人蕭西樓有三個兒子，一個女兒：大兒子蕭易人，西湖四川，恐怕沒有比蕭易人更有權力，更有才智的年青人；二兒子蕭開雁，沉着煉達，是浣花劍門中的守護神；三兒子蕭秋水，在江湖，未成名，在武林，無權勢，但爲了兩句詩，而奔馳數百里者，蕭家却只有他一個人。

沒料到蕭秋水這一看，却看出了叱咤風雲，武林色變的一段悲歌慷慨激昂的故事。

× × ×

蕭秋水的祖父是蕭棲梧，乃浣花劍派師祖。

浣花劍派的歷史絕不比大山劍派，華山劍派，青城劍派，南海劍派，終南劍派悠久，蕭棲梧是當代劍術大師，以他個人的劍術，確不在上述任何一派掌門之下，放眼天下，只有鐵衣劍派，滄浪劍派才能使蕭棲梧懼之三分。

而鐵衣劍派，滄浪劍派的後台，却是「權力帮」。

「權力帮」是天下第一大帮。

蕭棲梧名震天下，到了晚年，就只有一個兒子，便是蕭西樓。

蕭西樓十九歲時，便已擊敗當時著名劍客「長空劍」卓青天。

蕭棲梧很疼愛這個獨生子，但是，蕭西樓因無法接受他父親要他捨棄其愛人，另娶一位尙未謀面但門當戶對的女子爲妻，最後離家出走，到了桂林，組成了外浣花劍派。故當時有內、外浣花劍派之分。

可是沒過了幾年，蕭棲梧與人比武，慘敗受傷，憂患成疾，終於撒手塵寰，敵人趁機入侵，整個內浣花劍派，幾乎在三幾個月之內，給人瓦解了。

蕭西樓得聞噩耗，率衆趕回川中，單劍闖蕩，終於重組浣花劍門，內、外二支浣花劍派，故此又合成一脈。

花蕭家在川中名氣之大，聲望之隆，財產之豐，足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蕭西樓晚年修劍，大有進境。

有人說，浣花劍門下不止是一個帮派，而是一個世家。

又有人說，浣花劍門之所以盛起，當然是因爲蕭西樓愼細老練，也因爲有兩個好兒子和一個好女兒。

蕭易人的劍術傳說已不在其父之下，而且在川中又有人望。

蕭開雁忠心踏實，任勞任怨，是名樸實的好青年。

蕭雪魚是個美麗而聰明的女孩子。

那時蕭秋水還沒有長大。

蕭秋水從少就是在這種關照寵護下長大的。

蕭秋水自小就聰敏過人，讀書過目不忘，能詩善畫，他的武技得自蕭易人而非蕭西樓，但十七歲時居然已自成一家。

蕭西樓暗地當然很喜歡他，但是很不喜歡蕭秋水的愛玩，愛抱打不平，愛作遨遊，愛廣交朋友，愛怒易喜，幹了再說的脾性。

蕭西樓認爲各門世家子弟，不應該那樣，應該莊重點，儉約點，像大哥蕭易人，二哥蕭開雁。

可是偏偏蕭秋水就是蕭秋水。

× × ×

蕭秋水要到隆中臥龍岡去，却自長江西陵峽逆流而上，到了秭歸，秭歸正是大詩人屈原出生之地，其時又正好是五月初五，中國的詩人節。

蕭秋水與三個朋友，是最愛冒險的青年。

長江三峽謂瞿塘峽，巫峽，西陵峽，位長江上游，介乎四川，湖北兩地，互相遞接，長七百里，爲行舟險地。

秭歸背依高山，面臨長江，景色壯麗，這是屈原故里，是故五月初五，更是熱鬧，單是龍舟，就塞滿了江中。

這是一個風和日麗的清晨，蕭秋水到了秭歸，就和他的幾位朋友下了舟，心想：反正並不趕忙，於是決定看了這次空前未有的賽龍舟才催舟到隆中去。

× × ×

蕭秋水每次出門的時候，蕭西樓就一定會吩咐他幾件事：

一：不要胡亂結交朋友。

二：不得與陌生女子牽涉。

三：千萬千萬，不得不得，招惹「權力帮」的人。

第一點蕭秋水不懂得，因爲成都浣花蕭家乃名門世家，自然有人來攀親結交，但蕭家清譽，怎能蒙損！

第二點蕭秋水明白，因爲他自己入世未深，而他的爸爸，就是因爲女孩子，幾乎被逐出成都蕭家。

蕭秋水懂得和明白，不見得就是同意，其一因爲蕭秋水素好廣遊交友，其二是因爲蕭秋水風流倜儻。

但是第三點蕭秋水就不明白，也不懂得了。

他已問過無數次，問過不少人：「權力帮究竟是什麼東西？」

那些人雖然答法都不同，說法却都是一樣。

——權力帮就是權力帮，開帮立派，就是爲了權力，所以直接命名權力帮，這是一個實事求事的名字，起這名字當然是權力帮帮主李沉舟。

——李沉舟的外號叫「君臨天下」，武功多高不知道，他有一個好妻子，叫做趙師容，有一個好智囊，叫做柳隨風，至少到現在爲止，還沒有聽說過有人能闖得過趙師容，柳隨風的。

——權力之獲得，必須要有三件東西：金錢，地位，擁護者。

——這三樣東西，李沉舟都有。

——但是眞正進行「權力帮」的霸權者，却是十九個執行人，江湖上聞名色變的「九天十地，十九人魔」。

——這十九人魔，武功不單高絕，而且其黨羽遍佈天下，不乏高手名家。

——他們殺人與整人的手段，可以叫你後悔爲什麼要生出來。

——所以招惹了權力帮，不如去自殺更好！

——權力帮是招惹不得的。

以上所說的，蕭秋水都明白。

他不明白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結論！

在他的心目中，這才是最好，最該招惹的對象，爲什麼，爲什麼招惹不得。

「千萬不得招惹權力帮，否則打斷你的腿。」

蕭秋水不知聽過多少遍了，這次臨出門時，又被吩咐了一遍。

但是後面那一句，却不是蕭西樓說的，而是蕭秋水的媽媽孫氏慧珊附加的。

孫慧珊早年在江湖上也大大有名，是「十字慧劍」掌門人孫天庭的獨生女兒。

可是後面的那句話若是蕭西樓說的，那在蕭秋水心目中就不同份量了，因爲蕭西樓言出必行。

而孫慧珊是最疼蕭秋水的好母親。

好母親往往也就是不嚴厲的母親。

所以蕭秋水也聽過就算了。

× × ×

湖北秭歸乃峽中古城，背依雄偉的山嶺，面臨浩蕩的長江，景色壯麗。

蕭秋水清晨抵達秭歸，看見岸上停泊着大大小小的船，張花結綵的龍舟十數艘，這兒是屈原的出生地，每逢五月初五，自然更是熱鬧，算是對這位愛國大詩人的追懷。

因爲還是清晨，舟子都停泊在岸上，大部份是龍舟，還有體面的漁船，其中還夾雜着幾艘商船，還有一艘看來極是講究華麗的畫舫。

敢情是什麼富貴人家，老遠趕來看賽

龍舟的。

蕭秋水自幼在浣花溪畔長成，這種畫舫，蕭家也有一二艘，不過在這個地方也有這種畫舫，蕭秋水不禁多留意了一眼。

本來他留意了一眼便知道是富人來湊熱鬧的，只是這一眼，却讓他看到了不尋常的事兒！

於是他也馬下停了腳步！

他的朋友也立即停了腳步。

× × ×

因爲是清晨，岸上的人並不太擁擠。要是換作平時，這岸堤根本不會有什麼人。

這時畫舫裏有一名家丁在船頭伸懶腰打呵欠，一名婢女正在倒痰桶入江中。

而在岸上，走來了十一，二個人。

精壯的大漢。

這並沒有什麼稀奇，而令人觸目的是，這十一，二個大漢，腰間或背上，都佩有刀劍兵器。

在大白天這批人這麼明目張胆的佩刀繫劍，走在一起，未免有點不尋常。

但是更不尋常的是，這十二人中，忽然都拔出了兵器，一躍上了船。

爲首的人使的一雙金斧，一躍上船頭，嚇壞了那名家丁，正想叫：「救——」已被那雙斧大漢用金斧架住脖子，推入了船艙。

那婢女一聲尖叫，一名使長槍的大漢立時一腳把她踢入江中，婢女呼救掙扎在江中。

其他的人立即隨而進入船艙，只剩下兩名使單刀壯漢把守船之兩側。

這一下却也驚動了人，十幾個人圍上去觀看，那兩名使單刀的大漢立即「虎」地舞了九個刀花，粗聲喝道：「咱是『長江水道天王』朱大王的人，現在來做筆生意，請各位不要插手，否則格殺勿論。」

衆人一陣騷動，却無人敢上前去。

蕭秋水三名朋友互覷一眼，心中意識到同一件事，那是：

打刼！

× × ×

這還了得？

這種事除非蕭秋水不知道，一旦知道，則是管定了。

蕭秋水身形一動，他身旁的長個子朋友立即拉住他，蕭秋水不耐煩地道：「有話快說。」

長個子朋友道：「你知道『朱大天王』是誰嗎？」

蕭秋水道：「豬八戒？」

長個子朋友一臉凝肅道：「長江三峽十二連環塢水道上的大盟主，朱舜水朱老太爺。」

蕭秋水道：「哦，這倒有聽說過。」

長個子朋友搖搖頭嘆道：「你知道使雙斧和使長槍的是誰嗎？」

蕭秋水不禁頓足道：「你少賣關子好不好？」

長個子朋友道：「使雙斧的叫『紫金斧』薛金英，使長槍的叫『槍到人亡』戰其力，這兩人，武功不錯，是朱大天王的得力手下。」

隨而嘆道：「你要去對付他們，要不要再考慮考慮？」

蕭秋水轉頭笑向其他二人問道：「你們呢？」

那兩名朋友笑着答道：「要考慮。」

蕭秋水道：「哦？」

那白面書生朋友笑道：「本來是要教訓他們的！」

另一個女子口音的朋友接着道：「現在却考慮殺掉他們。」

蕭秋水笑着回首向長個子朋友道：「你呢？」

長個子朋友嘆息了一聲，道：「我就是要你們去殺人，不是去教訓人而已。」

蕭秋水笑道：「你們？」

長個子朋友一笑道：「不，我們。」

這就是蕭秋水的朋友，他其中三位朋友。

就在這時，畫舫中傳來一聲慘叫，一名公子模樣兒的人自畫舫窗簾伸頭大叫救命，才叫了半聲，忽然一頓，伏在窗檽，背後的窗帘都染紅了。

蕭秋水等人一見，那裏還得了！

× × ×

那兩名持刀大漢，只見眼前一花，船上竟已多了四個公子打扮的人。

那兩名大漢那裏把他們放在眼裏，指着蕭秋水喝道：「滾下去！」

他們之所以指着蕭秋水，乃是因爲在任何場合，蕭秋水跟任何人出現，別人總是會先注意蕭秋水，甚至眼中只有蕭秋水的。

這是蕭秋水與生俱有的。

但是等到那大漢喝出了那句話，船頭上的四個人，忽然不見了三個人，只剩下那悄生生的白面書生，而船艙的布帘一陣急搖。

那兩名大漢不禁呆了一呆，只聽那白面書生低聲道：「你們是朱老太爺手下，一定殺過很多人了？」

其中一名大漢下意識地答道：「沒一百，也有五十對了。」

另一名大漢吼道：「加上你一個也不嫌多！」

白面書生低聲笑了一笑，模糊的說了一聲：「好。」

就在這刹那間，白面書生忽然就到了這兩名大漢的面前。

跟着下來，白面書生已在兩名大漢的背後，緩步走入船艙。

然後是岸上的民衆一陣驚呼，婦女們忍不住尖叫，因爲那兩名大漢，刀嗆然落地，目中充滿着驚疑與不信，而他們的喉管裏，都同時有一股血箭，激射出來，噴得老遠，洒在船板上。

白面書生掀開船艙布帘，跨入船裏，一面陰聲細氣的附加了一句：「好，就多加兩個。」

那兩名大漢聽完了這句話，就倒了下去。岸上的人又是一陣驚呼：「出了人命了！」

「出了人命了！」

× × ×

蕭秋水和他兩個朋友跨入船艙的時候，裏面有一大堆站着的人，只有兩個是坐着的。

坐着的人是拿雙斧和拿長槍的。

其他站着的人，有些是船裏的人，家

丁打扮，侍女打扮或者員外，夫人，公子，小姐打扮，但有八個人，黑水靠緊身勁裝，右手是刀，左手在活動。

活動是：有些在翻衣箱，有些是搶髮髻上的金飾，有些是提着嚇到臉色又青又白的人的頭髮，有的扼住別人咽喉，有的在一位小姐下巴上托着！

這些自然是强盜。

長江朱舜水朱大天王的手下。

蕭秋水等人忽然進了來，大家的手，也就停止了活動。

拿長槍的震了一震，繫雙斧的雙眼直鈎鈎的向前看，連眨也未眨一眼。

蕭秋水就笑着向這不眨眼的人一拱手：「早晨。」

有人居然在這個時候進來，跟你請安，實在是一件啼笑皆非的事，拿長槍的人已變了臉色，使雙斧的人却仍是連眼睛也不眨一眼。

拿長槍的大漢沉聲道：「你知道我是誰。」

蕭秋水向使雙斧的道：「我知道你是薛金英。」

拿長槍的大漢怒道：「我是在跟你說話。」

蕭秋水向使雙斧的笑道：「我開始還以爲你是個女孩子，好端端的一個粗老漢怎麼又是金又是英的呢？」

使長槍的吼道：「臭小子，你嘴裏放乾淨點！」

蕭秋水繼續向薛金英笑道：「我知道你還有一個朋友叫做戰其力的。」

「搶到人亡」戰其力頓足欺近，怒嘶道：「你再說！」

蕭秋水依然向薛金英道：「可惜那人很短命，就死在長江水道，秭歸鎭的一座畫舫上。」

戰其力發出一聲震得船盪的大吼，薛金英這時才抬頭，慢慢地向戰其力說了一句話。

「他們是來送死的。」

戰其力的臉上立即浮起了一個奇怪的笑容，其他的人也跟着恢復了左手的活動，就當蕭秋水他們是已死了的人一般。

可是突然一切又停頓了。

有些人在翻衣箱暫時停頓了下來，有些是搶髮髻上的金飾時停下來，有如是揪着別人的頭髮忽然脫了力，有的是扼住別人的咽喉忽然鬆了手，有的是在摸一位小姐的下巴時僵住了，因爲他們在忽然之間看見了自己的手，插了十數根細如牛毛的銀針。

他們有的發出尖叫，有的發出怒吼，有的不敢置信的丟掉大刀，用右手抓住自己的左手。

而那女子口音的朋友的衣袖不過動了一動。

戰其力的臉色變了。

薛金英也眨了眼，不止眨一次，而且眨無數次，因爲連他也看不清楚，那年青人是怎樣出手的。

蕭秋水笑道：「我這位朋友，叫唐柔，是蜀中唐門的外系嫡親，四川、蜀中、唐家，你們總聽說過吧？」

蕭秋水一說完，那些船上的八名中針的大漢，紛紛驚叫，拚命把手上的銀針拔出來。

蜀中唐門，江湖上暗器之一大家，而且也是使毒的翹楚。

蕭秋水却笑道：「各位不必驚慌，這位唐兄是唐門中少數的暗器不淬毒的子弟之一。」

那八名大漢聞言停了手，紛紛我望你，你望我，說不出話來。

戰其力忽然脖子粗了，大喝一聲，一槍刺出！

他的槍本來斜掛在桌邊，不知怎麼的突然已到了他手上，別人看到他手上有槍時，他的槍已到了別人的咽喉！

唐柔的咽喉！

唐家子弟都不是好惹的，所以戰其力立刻準備先殺唐柔。

眼看槍尖就要刺進唐柔的咽喉，然而唐柔却連眼睛都不霎一下。

就在這時，一雙手忽然前後刁住了槍桿。戰其力一掙，一滾，沉肘反刺！

那人雙手一剪一拖，仍刁住長槍。

戰其力心中一凜，力抽長槍，不料連抽也抽不回來，抬頭一望，只見一個長個子懶洋洋的對着自己微笑。

只聽蕭秋水笑道：「他是我的朋友，姓左丘，名超然，爲人却一點也不超然，只是有點懶。他是無所不知，胸懷可以裝九州十八省進去的人，精通擒拿手，三十六手擒拿，大鷹爪擒拿，小擒拿門，奇門擒拿，進步擒拿……什麼擒拿他都會。」

蕭秋水的話講完時，左丘超然的雙手已「喀登」一聲，夾斷了槍桿，再迫步埋身，與戰其力雙手對拆起來，三招一過，戰其力前馬被制，後馬不能退，肩、肿、腰、臂四個部份，已被左丘超然閃電般拿住，只聽左丘超然笑道：「這是小天山的纏絲擒拿手，你記住了。」

蕭秋水笑道：「我還有一位朋友，在外面還沒進來，他是海南劍派的高足，姓鄧，名玉函，你知道，武林中人都說，不到必要時，決不與海南劍派的人交手，因爲他們不出手則已，一出手就是殺手。」

只聽一人自背後道：「背後說人閒話，不是好人。」

蕭秋水大笑道：「鄧玉函，難道你是好人了？」

鄧玉函扳着臉孔道：「我是好人。」

薛金英忽然道：「可惜好人都不會長命。」

他的話一說完，雙斧掄劈鄧玉函！

他似已看定，這幾人當中，以鄧玉函最難應付！

可是斧到中途，左右疾分，迴斬蕭秋水！

這一下轉變之急，全場人皆未料及，薛金英其實一上來他就看出，這四個人的領袖必是蕭秋水，要制住唐柔，左丘超然以及鄧玉函的話，首先必要拿下蕭秋水！

× × ×

蕭秋水的笑意忽然不見了，手上忽然漾起了一陣秋水波光，瀑布一般的奔瀉過去！

瀑布瀉至半途，忽然分成兩道激流，「叮叮」撞開雙斧，又復合成一泓秋水，秋水一凝，轉而成劍：蕭秋水手上的劍。

薛金英雙斧被震開之後，猛吼一聲，

半空全身一擰，躍船而出。

他自然看出蕭秋水的劍法。

浣花劍法！

浣花劍派的實力，浣花劍派的武功，不是他薛金英獨力就可以應付得了的。

所以他立即決定：

三十六計，走爲上計。

× × ×

他身形一動，左丘超然便已動手，霎眼間已封了戰其力身上十二處穴道。

唐柔的右手一動，不動的左手却打出七點寒星！

薛金英全身却化成斧頭金芒，「叮叮叮叮叮叮叮」砸開七道寒芒！

寒芒折射四處，蕭秋水飛撲過去，及時按下了一名老員外的頭，才不致被寒芒釘中！

另一名刦匪却正好被一點寒芒打入額中，慘呼而倒。另一名大漢格得較快，但也被寒芒射入臂中。

鄧玉函却在此時飛起，劍光一閃，又斜斜落在丈外。

薛金英半空一聲大叫，左腿已多了一道血口子！

但他仍有餘力全力撲向船外。

可是這時左丘超然已拿住他的脚，薛金英落了下來，立刻用右腿蹬，左丘超然立刻拿住他的右腿，薛金英用雙斧砍下去，左丘超然立時拿住他雙手。

薛金英用力掙，左丘超然却把他全身也拿住了，薛金英張口欲呼，左丘超然一雙手拑住他雙頰，薛金英不由張大了口，却叫不出聲，左丘超然道：「我們還未向你問話，不准你吵。」

× × ×

「你們的頭兒，朱大天王在那裏？」

薛金英滾睜着雙目，沒有答話。

戰其力喘息着，閉起了雙眼。

他們的七名刦匪，早已嚇得不知逃到那裏去了。

蕭秋水等讓他們逃走，一方面也希望他們能把朱舜水找過來，一起了決。

岸上的人還紛紛在比手劃脚，在傳說着：「嘩，這四個小英雄眞厲害，一出手就把這些大塊頭們打垮了。」

「有個人還會放暗器呢。」

「哎呀，他們怎麼也隨便殺人呢。」有人憂愁地說。

「他們惹了朱大天王，只怕討不了好呵。」有人更是難過地說。

船艙內金元銀飾洒了一地，一名公子模樣的人背上着了一刀，血流紅了衣衫，船內的員外已年近花甲，喘氣呼呼的走到蕭秋水等人面前，一頭就要叩跪下去，蕭秋水連忙扶住，道：「老丈，你是幹什麼呀！」

員外帶淚要掙着往下拜：「老身要叩謝救命之恩。」一面指着地上的金銀珠寶，道：「我辛辛苦苦賺來的半輩子的銀子，眼看都被他們刦去了，幸虧你們……」

蕭秋水望望那些銀兩，見元寶上都刻着「那」字。蕭秋水心中暗笑忖道：「這人敢情是個守財奴，要他的錢可不容易，連銀兩上也做了記號，當下笑道：「老丈可是姓那？」

員外愕了一愣，道：「是是是，我是姓那，叫做那老君，是杭州人，路經此地……壯士是怎樣知道的。」

蕭秋水笑道：「沒什麼。這姓倒是少得很啊。」

那員外苦笑道：「是是是。壯士等仗義相救，老身爲表謝意，特贈……」

蕭秋水聽得不耐煩，轉向薛金英道：「你們頭兒座落在那裏，你告訴我們，也不一定殺得了他，說不定反而給他殺了，這樣你們也等於是報了仇，你們又何苦不說呢！」

薛金英仍是抿緊了唇。左丘超然道：「有道是朱大天王是長江黑水道的總瓢把子，手下猛將有『三英四棍·五劍六掌·雙神君』，你和戰其力是三英之二，你不說出朱大天王在那裏，只要說出你們的老大『雙刀客』符永祥在那裏便行了。」

原來「長江三英」在武林人氏心中，其實是「長江三惡」，大惡「雙刀客」符永祥，武功最高，二惡「紫金符」薛金英，武功次之，三惡「槍到人亡」戰其力，武功最弱。

蕭秋水道：「你們三惡是素來行事焦孟不離的，而今符老大在那裏，我想你們也心知肚明吧！」

薛金英忽然開目，就在這時，長空傳來一陣胡哨之聲，薛金英冷笑道：「他來了，你們的死期也就到了！」

一說完這句話，船身就忽然劇烈地動了起來！

× × ×

片刻間，船身的移動更劇烈了十倍！

蕭秋水，左丘超然，唐柔，鄧玉函四人相互一望，立即分四個方向飛出船艙！

四人身形極快，但第一個足尖點及船梢的是蕭秋水。等到他脚踭也觸及船板時，鄧玉函也點落在船頭。

他們四人一望，只見繫住畫舫的八根大繩，已俱被削斷，此時春水激流，江流浩蕩，水流之急，無法想像，繫錨一斷，再被人一推，即捲入洪流，飛馳而去！

岸上一人，手持雙刀，縱聲長笑。

就在這片刻間，船已離岸數丈！

也在這刹那間，蕭秋水已飛身掠出！

蕭秋水一動，鄧玉函也就動了！

蕭秋水猶如大鵬，飛掠長空，險險落在灘頭渡橋之端！

這一下，岸上的人都張口結舌，好一會才會叫好；連岸上的「雙刀客」符永祥，一時也忘了出手。

可是鄧玉函因比蕭秋水遲霎眼間的功夫掠起，距離便已拉遠了五六尺，鄧玉函雪衣飛動，離灘頭尚有十餘尺，强目提氣，只差三尺，但已經下沉去！

衆人自是一聲驚呼。

就在這時，「雙刀客」符永祥便已發動了。

符永祥左手刀如飛瀑千重，直蓋蕭秋水。

他要在蕭秋水尚未落定蓄勢時便要毀了他。

蕭秋水右手拔劍，左手「呼」地扯開了腰帶，「颼」地抛上了半空。

鄧玉函半空撈住了腰帶，蕭秋水一抽，鄧玉函像一隻燕子一般地已落到灘上！

這時符永祥的左手刀忽然不見，只剩

下右手一刀，直刺蕭秋水！

右手刀才是殺着！

但是蕭秋水的劍就剛剛好横架在刀尖上！

符永祥大怒，廻刀再斬，忽然側面一道寒風，嚇得連忙閃身回架，只聽蕭秋水對鄧玉函疾道：「這廝交給你了。」

鄧玉函點頭，符永祥揮刀再上，鄧玉函的劍寒立時把他迫退下來。

× × ×

這片刻光景，船已離岸數十丈。

蕭秋水担心的是，仍留在船上的兩個朋友，不會應付不了薛金英與戰其力，但却應付不了這長江水。

因爲他已瞥見畫舫兩側的船槳，全已中斷。

他眞後悔爲什麼要輕易的放走那七條大漢。

而長江水裏，顯然還會有朱大天王的人。

船一旦翻了，唐柔的暗器在水裏就沒了份量，左丘超然也不懂水性，而自己呢？連水都沒有沾過。

何況還有一船不會武功的人。

蕭秋水飛身到一艘扁細的龍舟上，呼叫一聲道：「借用！」

「刷刷」兩劍，削斷了轡繩，左右雙槳，飛快地划去！

這葉龍舟，衝刺力本就極大，加上風向急流，和蕭秋水的雙槳，簡直像飛一般前航！

但是這時畫舫已遇上一個險境。

原來秭歸有一個地方，江中有巨石横臥，造成險灘，行舟的人，最怕遇到這地方。

傳說屈原沉汨羅江後，其姊一天在此洗衣，見神魚負屈原屍體溯江而至，乃葬之。故秭歸亦有屈原墓。是爲秭歸八景之一，名「九龍奔江」。

畫舫却正向險灘巨石撞去！

岸上的人縱聲高呼，替蕭秋水助威補氣！

蕭秋水此驚非同小可，雙臂一加力，槳如雙翼，他的腰帶因救鄧玉函而失去，長袍鬆闊，江中風大，白衣翻飛，吹成一葉白衫，眞如飛行一般！

龍船眼看就要追上畫舫，而畫舫也眼看就要撞上巨石！

這只不過是轉眼間的事，蕭秋水的龍舟已與畫舫貼身而進，而前面已是一處峭壁了！

這裏的江水奇急而窄，如果貼舟而行，隨時撞毀，如果蕭秋水一緩，則畫舫必撞上險灘，欲救不及了！

好個蕭秋水，却突然再加快速！

蕭秋水的龍舟閃電一般已越過畫舫，千險萬驚中幾乎撞中了峭壁，但蕭秋水猛用左手抓住的岩石，猛止住船勢，右手持槳，竟向撞來的畫舫一攔！

這一攔，蕭秋水也沒多大把握，江流如此之急，畫舫如此之鉅，蕭秋水眼看它距巨石不過十數尺，只求攔得一攔，再謀他策！

就在這時，他注意到，那横灘奇石上，竟有一人！

一名鐵衣老翁，竟在該處垂釣！

只見那老翁猛抬目，精光四射，穩馬立樁，把手中魚竿一送，竟頂住船頭！

這魚竿又粗又重，竟是鐵鑄的，雖已屈得彎了身，但老者馬樁紋風未動。

那船居然給老者頂堵住了。

再加上蕭秋水這及時一攔，畫舫是頓住了。

就在這時，畫舫上疾飛出兩個人！

一人飛撲入蕭秋水的龍舟上，正是唐柔。

唐柔一到，他的雙袖暗器便發出！

水裏立刻冒起了幾道水紅。

朱大天王的人正想蹺翻蕭秋水的船與畫舫。

但唐柔的暗器雖在水裏發不出，可是從船上打到水裏去却還是可以的。

一人飛撲向巨岩，手中持了一柄斷杖，也統向船身，以助老者一臂之力。

這人正是左丘超然。

左丘超然一頂住畫舫，便知壓力，忍不住脫口向老者道：「好腕力！」

老者淡淡一笑，也不打話。

左丘超然自幼師承「擒拿舒一手」項釋儒以及「鷹爪王」雷鋒，腕力之强，只怕也沒多少人能少得他上，而今却自嘆弗如。

老者，蕭秋水，左丘超然互覷一眼，發力一拖一帶，同時大喝一聲，一拔一捺，蕭、左丘二人木槳折斷，只有老者還能抽回鐵條，畫舫已被他們三人借力帶擋沙灘——險險避過了巨石，擱淺在碎石灘之上。

蕭秋水立時拾起另一支槳，全力穩住差點又被泛流催走的龍舟，駛向沙灘，唐柔不斷發出暗器，水裏不斷的冒出水紅。

忽然胡哨一聲，唐柔也不再發暗器了，水裏也沒有人了。

龍舟停在灘上，老者一手就把它扯上岸來，蕭秋水，唐柔跳下舟來，看着左丘超然，一時生死乍逢，呆了一陣，說不出話來。

這時那員外等，才敢後畫舫中探出頭來，還弄不清楚自己是在生地還是鬼域。

岸上民衆，諄樸溫厚，忍不住喝采如雷動。

因爲發生事件，岸上的人已越聚越多，恐怕已有千數人了，蕭秋水一下龍舟，他們的一顆心也吊在半空，現在見他雖屢遇奇險，却仍救下畫舫，不禁欣喜無窮。

蕭秋水正想向老者道謝，老者却鐵青着臉，颷地挺直上了畫舫。

蕭秋水一怔，左丘超然即道：「他倆已給我封住了穴道。」

不料船上傳來兩聲慘呼。蕭秋水及唐柔，左丘超然立時掠上了船，只見老叟臉色鐵青地持杖而立，薛金英，戰其力目眦盡裂，天靈蓋各已被一棍擊碎！

蕭秋水一怔道：「老丈，您這……」

船上婦孺，各發出了一聲尖叫，因從未見過如此血淋淋的場面。

老叟氣呼呼地道：「這種人，還留他們在世界幹什麼？留多一個人渣，害多一羣孺子！」

忽然轉向三人道：「敢情你們是初入江湖，是不是？」

蕭秋水心中敬佩老叟力挽狂瀾的功力

氣魄，當下俯首道：「正是，尙請老前輩多多指點。」

老叟撫髯而道：「這批人是朱大天王的手下『三惡四棍。五劍六掌。雙神君』中的『三惡』，三惡不除，永無寧日，就算你們慈悲爲懷，也得爲長江兩岸的人民想想啊……就算三惡不除，四棍五劍六掌雙神君，也不會放過你們的。」

左丘超然道：「前輩說得有理。前輩是——」

老叟忽然道：「你們之中不是還有一人留在那岸上與符大惡作戰嗎？我們快趕過去瞧瞧！」

蕭秋水展動身形，一面笑道：「是是。不過以鄧玉函的武功，符永祥的雙刀定奈不了他的何。」

老叟也展動身形，向前趕去，一面道：「你們四人是朋友？」

蕭秋水笑着，眼睛發着亮。

「我們是朋友，也是兄弟，錦江一帶，都知道我們。」

老叟奇道：「知道你們什麼？」

左丘超然接道：「知道我們是『四兄弟』。」

唐柔也笑着道：「不必結拜的『四兄弟』。」

× × ×

在錦江一帶，「四兄弟」是每個人聽了都會微笑的。

四個志同道合，濟世救民的世家子弟在一起，沒有結拜，却有着比結拜更深濃的情感。

「四兄弟」彷彿就是這四位年青，瀟洒、才氣縱橫的少年英俠的總稱。

這四人的家世都很有名。

浣花蕭家自不必說，蜀中唐門更是名門，鷹爪王、項釋儒的名氣自是不少，南海劍派也非同小可。

這四人中，以蕭秋水爲老大。

這就是錦江四兄弟。

× × ×

蕭秋水等在衆人的歡呼聲中上了岸，已見到鄧玉函笑望着他。

鄧玉函的肩上也掛了彩，雪衣一片紅，但神色間若無其事。

「我本不想殺他，可是他想殺我，我只有殺他。」

「我把他交給你，也是想要你殺他，因爲他斬繩毀船，手段太毒，實留不得，你也不必難過。」

「他比那雙斧長槍都難應付多了。對了，那兩人呢？」

「死了。」

蕭秋水與鄧玉函一下子把話交代淸楚，放聲道：「請問，適才我在此地借用一龍舟，現在擱淺在『九龍奔江』那兒，煩船主把它起出來，多少費用，在下願意賠償。」

只見一枯瘦的中年人走出來道：「少俠那裏話。諸少俠冒險犯難，仗義除害，本鎭的人尙未叩謝大恩，區區破船，又算得了什麼？」

蕭秋水一笑，身旁的那員外倒也知機，接道：「喂，老鄉，你的船我買一艘新的給你，就當是這幾位少俠贈送的。」

蕭秋水笑笑，看看那員外，也不想再躭下去。左丘超然道：「大哥，我們還得看看熱鬧哩。」

旁邊一位民家討好地接道：「諸位若要看熱鬧，今日午時本鎭賽龍舟，嘘嘘，十多條龍舟，嗚嗚哇哇呀咚咚的，很好很好看的唷，諸位一定要去看……」

蕭秋水笑道：「謝謝。」那員外怕蕭等走後，又有事變，急道：「壯士……」蕭秋水心裏好生爲難，生來便愛自由自在，而今救了這船人，又不得不照顧下去，不知如何是好。

這時那老叟却道：「蕭少俠若有事務，可以先自離去，護送那員外安危，老朽躭了便是。」

蕭秋水畢竟年青，愛玩喜樂，忍不住謝過老叟。老叟呵呵而笑。那員外有些遲疑，囁嚅道：「這，這……」

蕭秋水拍拍那員外的肩膀，笑道：「這位老前輩，武功比我們加起來都好，你不要担心。」

於是別過衆人，一行四人，心情暢怡的趕到「五里墟」去。

× × ×

秭歸賽龍舟，是百里以內的第一件大事。

午時一至，旗炮一响，萬衆觸目以待的龍舟大賽，即將進行了。

民衆紛紛在岸上搖着不同顏色的彩卷，指指點點。

原來比賽龍舟，本爲紀念屈原投江。可是百數年來，因龍舟大賽吸引了不少人下賭注，所以興起了一種行業，賭十色龍舟。

每年龍舟出賽前都要經過嚴格甄選，以及淘汰過後，剩下的只有十艘，出賽的十艘各塗上不同的顏色，打着顏色的旗號，那一艘獲勝，也等於那一種顏色中獎。

大家所下的賭注，通常也會很鉅，以一賠十，有人以此一夜暴富，但却無數人因而傾家蕩產。他們要下賭注，只要先到「金錢銀莊」去買十色彩券，中了以彩券去兌現贏欵便可了。

這一帶地方，民風諄樸，但賭風甚盛。多少人弄得傾家蕩產，妻離子散，越來越富有的只有「金錢銀莊」，還有縣太爺，和一些公差捕頭。

蕭秋水等初來此地，自然不知道這裏的情形，但見人手一叠彩劵，心中納悶，又見人山人海，甚爲熱鬧，也不以爲然，一齊在人堆裏看熱鬧去。

× × ×

龍舟每十二個人乘一艘，共分兩排，主右槳五人，主左槳五人，另外在船梢擂鼓助威者一人，在船頭搖旗掌舵者一人，合共一十二人。

一般來說，划船不比其他競賽，長江水急，不是氣力大的人就可以勝任的，一定要熟習水性，富有經驗，精明幹練的船夫，才能乘舟如飛。

所以練過武功的人，也不一定能派上用場。

大家都非常看好紫、綠二色，因爲這兩艘船的人，無不是有數十年舟船生活，而且精勇有勁，尤其是綠色這艘。

未開賽前，總是有一番酬神戲，八仙過海，嗚放鞭炮，舞獅舞龍等，然後一聲禮鼓，繼响不斷，岸上的人也把粽子抛到水裏，密如雨下。

最後在河角那端，豎起一顆特大的粽子，裏着彩衣，迎風搖幌不已。岸上的人一陣歡呼吶喊，知道壓軸戲要到了。

河角的那顆粽子，便如採青的搶炮一般，誰先抵達那邊，揮旗的人一手搶過，便是優勝者。

人們鼓掌的鼓掌，吶喊的吶喊，終於一聲炮响，十艘張弦待發的龍舟，一齊衝出！

× × ×

十艘龍舟如十度急箭，破浪而去！

開始的時候，十艘龍舟幾乎是平行的，水流又急又猛，到大粽子那兒，是相當驚險的。

可是不消片刻，十艘龍舟便有了個先後，有五艘落在後面，而前五艘幾乎是平行的。

不久之後，綠、紫二色已搶在前頭，尾隨的是藍、白二色。另一艘又被抛在後面。

岸上的人躍動吶喊不已！

「綠舟！綠舟！」

「紫舟！紫舟！」

也有些人在喊：「白舟！白舟！划！划！」

但沒有人喊「藍舟」，因爲藍舟上的人，都是年輕無勁，但却又偏偏一副不可一世的樣子，所以根本沒幾個人購他們的彩劵。

上萬個人在岸上大呼大叫，這場面實在熱鬧；蕭秋水等雖沒有買什麼彩劵，但也握拳揑掌，瞧得十分興奮。唐柔更像小孩子一般，叫破了嗓子，那裏像平日江湖上聞之生畏的唐家子弟氣派？

這時灘險流急，四舟離目標不過數丈，就在這時，綠舟與紫舟忽然地，奇蹟地，幾乎是同時地慢了下來。

這一慢下來，白舟與藍舟就立即越過了它們。

可是離目標尙有丈餘遠時，白舟的人人忽都停手不划了，藍舟便輕而易舉地，奪下了粽子，搖幌搖的，擺舟駛回這岸上，其他數舟，也無精打采的划了回來。

這一下，不單蕭秋水等大爲納悶，岸上上萬民衆，紛紛跺脚怒罵吶喝，把沒中的彩劵丟得、地都是。

蕭秋水與唐柔對望了一眼，心裏好生奇怪。

鄧玉函瞧着沒癮，左丘超然說要走了，這時那羣藍衣大漢趾高氣揚的上了岸，蕭秋水忍不住瞥了一眼，這一眼瞥過後，便決定不走了。

原來其他顏色衣服的船伕上了岸，都垂頭喪氣，藍舟船伕上了岸，都被一般藍衣人圍着，喁喁細語，神情却是不可一世，但沒任何民衆上前道賀。

有些輸了錢的人，還放聲哭了起來。

蕭秋水瞥見的是：剛好從綠舟停泊的舟上來的一名中年船伕，他黝黑滄桑的臉孔上，竟禁不住掛下兩行淚來。

蕭秋水這一看，那裏還忍得住，便非要去問個究竟不可了。

× × ×

蕭秋水和唐柔馬上就走了過去。

這位著名心狠手辣的唐門子弟，竟也是菩薩心腸。

蕭秋水如行雲流水，滑過衆人，到了中年人面前，中年人猛見眼前出現一白衣少年，背後還有一位華服少年，不禁一怔，正欲低頭行過，蕭秋水却長揖道：「敢問這位大叔——」

這中年人怔了怔，彷彿心事重重，但對這溫文有禮，淸俊儒秀的青年人，却仍忍不住生了好感，當下止步道：「有什麼事？」

蕭秋水道：「大叔剛才是綠舟上的好手。偌百餘丈的江，大叔只換過三次臂，歇過一次槳，實在了不起……」

中年大漢倒是一驚，隨後一片迷茫，別的不說，單止同舟便有十二人，動作快、穿插亂，氣氛狂，怎麼這年青人却對自己換多少次手都瞧得一淸二楚？好遠的距離呵。

蕭秋水頓了頓，忽然正色道：「敢問大叔，爲何到了最後終點時，忽然放棄了呢？」

那中年大漢一怔，這時隨後跟上來了一位也是綠舟裏出來的黑老漢，看見中年大漢與兩個神俊少年對話，不禁大奇，拍了拍中年大漢肩膀道：「阿旺，什麼事？他們是誰？」

阿旺一聽蕭秋水的問話，臉色已沉了下來，小聲道：「我不知道。」這句話像是答那黑老漢的，也像是回答蕭秋水的。

蕭秋水小心翼翼的再問道：「我們沒有歹意，大叔你放心，只是心中不解，爲何讓藍舟獨佔鰲頭，請大叔們指點迷津而已。」

阿旺仍不作聲，黑老漢却注視在蕭秋水幾人的臉上。蕭秋水等見他們行動古怪，更是好奇。

阿旺道：「這不關你們的事，你們少惹麻煩。」說着要廻避蕭秋水他們而過。

左丘超然大感奇怪，道：「麻煩？有什麼麻煩？」

黑老漢却觀察地道：「你們是他們派來試探我們是否服氣的？」

蕭秋水道：「他們？他們是誰？什麼服氣不服氣？」

黑老漢終於恍然道：「你們是外省來的大少爺吧？」

蕭秋水道：「我們確是外省來的。」

黑老漢搖頭嘆道：「各位小哥有所不知，這種事情你們還是少沾爲妙，否則，只怕活不出秭歸哩。」

阿旺却道：「黑哥，不要多說了，禍從口出，唏，還是走吧。」

蕭秋水等猶自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這時只聽一陣吆喝，五六名藍衣大漢排開人羣，走了過來，爲首的一名粗聲粗氣的喝道：「王八烏龜，划了船不回家，在這兒剪舌頭，滴咕些什麼？」

阿旺偷偷地拭了眼淚，低頭道：「沒說什麼，沒說什麼。」黑老漢却扳着臉孔、不出一聲。

藍衣大漢却用手推推阿旺和黑老漢，一面道：「咄，咄，不說什麼，你兩個老鄉巴還不趕快滾回家去，留在這兒磨菇些什麼！」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運財金童（三）

馮嘉·文　盧令·圖

撲朔復迷離　難破案中案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文淑美接到勒索電話，立即通知司馬洛，司馬洛驅車前往酒店。不料車到半途却受到跟踪及襲擊，險些兒喪命。司馬洛遂對文淑美及羅太太等人起了疑心，從醫院回家後，司馬洛在信箱裏找到十萬元現鈔，原來歹徒有意賄賂要他放手不要管這件，然而此事已引起司馬洛的好奇心——

小丁走到門口，但是又轉回來，在司馬洛的對面坐下來。

「鈔票的圖案很誘惑，是不是？」司馬洛說。

「媽的。你知道不是的。」小丁說。

司馬洛也知道不是的，小丁是一位好朋友，也是一個他很了解的人，像他一樣，小丁也是很富於冒險精神的，而這與錢並沒有甚麼關係。也許有人認為這祇能算是一種傻勁，但司馬洛則是稱之為冒險精神。

「好了。」司馬洛說：「你在那間屋子監視到一些甚麼呢？」

「沒有甚麼。」小丁說：「沒有甚麼動靜，假如有孩子在那裏面，我却是看不出來了。假如有甚麼異動，我馬上會得到報告的。」

司馬洛揉揉額頭，因為頭還是有點痛，而腦筋也還是有點渾渾沌沌的，他起來，走到酒櫃去拿出一瓶酒來，斟了兩杯，交給小丁一杯，自己拿着一杯，呷了一口，走進裏面去了。

一陣風從窗外吹進來，那疊鈔票面上的幾張飄到地上了。

小丁過去拾起來，放回原處，把杯中的酒喝光了，把杯子放在那疊鈔票的表面上，鎮壓着。

司馬洛從裏面出來了，拿着一把槍，正把子彈裝進槍中。

「你要去殺死甚麼人嗎？」小丁問。

「不。」司馬洛說：「但是假如那位飛車的朋友再來，我起碼要在他的腿上開一個洞。」

「你懷疑這件事情是與老怪物有關的？」小丁問。

「在這之前是的。」司馬洛說道：「她了解羅拔士的一切，她不是羅拔士的合法妻子，而她知道羅拔士不會報警的，所以祇要排演這樣一幕戲，就可以把羅拔士的錢移到她的戶口了，所以她一點都不担心。」

「她的女兒也不担心？」小丁問。

「她有兩個可能的理由不担心。」司馬洛說：「第一就是可能她根本不想要這個孩子，樂得甩掉這塊絆脚石，第二就是可能她的老媽子已經說服了她合作。女兒總是比較偏帮母親的。」

「所以這實在祇是一件家事了。」小丁說。

「但現在我却又不知道應該怎麼想了。」司馬洛指指桌上那疊鈔票：「這不是女人的作風，尤其不像這個老怪物的作風。假如我沒有看錯，她不像是那種肯出手這樣闊的人，即使她拿到了贖欵，她也不捨得分我一部份。而且這些錢也不是屬於贖欵的一部份，假如她拿到了贖欵，那她為甚麼還要另外拿這些新鈔票給我？難道想騙我說送鈔票的人不是捉孩子的人嗎？那是笑話。」

「你這話有點道理。」小丁伸手指着他：「這些鈔票正好證明了捉孩子的人不是送鈔票的人，不然為甚麼另外拿些新鈔票送你？」

「假如——」司馬洛用手抓着後腦，「假如送鈔票的人不是捉孩子的人，那為甚麼他們不想我管呢？我管了，對他們又會有甚麼損失？」

「顯然會令他們有某種損失。」小丁說：「不過你不知道吧了。」

小丁搖搖頭，又說：「這種案子是最難攪的，想管也不容易，尤其是像羅拔士這種人，到處跑碼頭，幹這件事的人可能來自任何地方，就是不警告你，你也沒有辦法調查的。」

「他們似乎知道我也許會有辦法查出來。」司馬洛說：「假如不是有相當把握，就是很富有的人，也不會這樣容易就拿十萬元送人的。」

「他們對你的把握相當有把握？」小丁說。

「假設——」司馬洛極力澄清着自己

的頭腦：「假設他們知道我正在懷疑老怪物，那麼這似乎就是表示，我的懷疑是對的了。」

「那麼你就繼續向老怪物的身上下功夫好了。」小丁說。

「你有沒有派人監視着她？」司馬洛問。

「沒有。」小丁說：「你不過是叫我聽着那些電話，我就派人聽那些電話。」

「那有沒有甚麼可疑的電話？」司馬洛問。

「沒有。」小丁話：「他們並沒有甚麼特別的電話，祇有你的女朋友打去問她們有沒有消息，後來告訴她們你進了醫院，她們互相用電話找來找去。這是在你出院之前所發生的事情了。並不怎樣具有刺激性，自然，假如我早知道的話，我是會監視着她們的。」

「現在開始好了。」司馬洛說，又有點懊悔地：「我也料不到事情會這樣發展，不然我會早早叫你留神的。」

「希望現在還不太遲吧。」小丁說。

「別就在這裏了。」司馬洛說：「去吧。」

小丁走到門口，但就在這時候，門鈴却响起來了，小丁遲疑了一下，就朝門洞看一看，走回頭來，對司馬洛說：「是那個老怪物。」

「這眞有趣了。」司馬洛站起來：「她來幹甚麼？也是來送十萬元給我嗎？來，小丁，你把錢拿進我的睡房去，先躲起來吧。」

小丁依言做了。司馬洛走過去打開門，外面果然就是羅拔士的妻子，不過看上去則是與前大有不同的，那股高傲不屑的神情不見了。她是那種有許多副面目的女人，隨時可以搬出不同的面目來，面對不同的人，現在她拿出來的則是一副懇求的面目，她是有事情要求他的。

「請進來吧，文太太。」司馬洛說。

她進來了，還是用着那副有求而來的面目說：「司馬洛先生，我知道你進了醫院，不過我不敢去探望你，我猜你明白的吧。」

「你做得很對。」司馬洛說。其實到醫院去探他與到家裏來探他並沒有甚麼分別。假如有人在監視着的話，也是會知道的。但反正她已經來了。

「我……司馬洛先生。」文太太說：「我要求你做一件事，你——你得替我們把孩子找回來，你要多少錢，你說好了，我私人給你。」

「你丈夫還沒有付過錢給我。」司馬洛說：「我相信假如他要我做的話，他也會出錢的。」

「我是私人求你。」她就像要哭出來似的。

「多謝你了。」司馬洛說：「我答應了做這件事，即使你不額外給我錢，我也一樣會落力的，事實上我有點抱歉，我猜很可能是我出現得太早，而把這事情弄糟了。」

「我們沒有怪你。」文太太說：「事情已經到了這個地步，我們最重要的還是計劃將來，假如孩子不找回來，我丈夫一定受不住，他會發神經的。」

「他現在情形怎樣呢？」司馬洛問：「我不方便去見他。」

「假如你看見他，你不會相信那是他。」她眞的流下淚來了，司馬洛也不知道她是怎麼弄的。「你一定得替我們想想辦法……」

「我會盡我的能力的。」司馬洛小心地說。

「但我聽梅麗說你不敢……」文太太說。

「那是因為我不想打草驚蛇。」司馬洛說：「你們不過是想得回孩子吧了，我去東查西查，也許會把他們嚇怕，重要的是孩子能回得來。」

「但現在你不怕去查了。」文太太說：「你要多少錢不要緊，一定要把孩子找回來。」

「我會盡我的能力的。」司馬洛說：「這種事情急不來，而且，我剛剛從醫院出來，也得休息一下，要動手，也要明天才能動手。」

她絕望地看着他，咀唇張開又閉上。

「我會盡我的能力的，文太太。」司馬洛說：「目前，我看還是再等一夜，靜觀其變的好，我看你還是回去吧，你也是不方便在這裏逗留太久的。」他站起來，以婉轉的方法逐客。

「你……你得答應一定帮我們的忙，」文太太說。

「我答應我會盡力。」司馬洛說：「錢的方面不是問題。」

他把她送出了門口，在這段時間，她的淚流得相當多。司馬洛關好門，回身，小丁出來了，又把那疊鈔票放在桌子上。

「可惜你沒有看到她的眼淚。」司馬洛說。

「你為甚麼不問她願意出多少錢呢？」小丁問。

「她已經講得够多了。」司馬洛說。

「我却沒有聽到多少。」小丁說，「例如甚麼呢？」

「例如。」司馬洛說：「為甚麼她肯定孩子不會放回來呢？」

「她有這樣說嗎？」小丁問。

「她來求我，顯然就是肯定孩子不會放回來了。」司馬洛說：「時間並不是過了很久，她怎知道孩子不會放回來？也許勒索的人需要時間逃走，所以遲一點才放孩子呢？」

「女人總是担心大一點的。」小丁說道。

「假如她本來是担心的話。」司馬洛說：「那我就會相信。但她本來是並不担心的，而現在，忽然之間，她担心起來了，這樣事情就是有點古怪了。」

「唔，」小丁說：「在這之前我沒有見過她，我不知道她是顯得多麼不担心，但是我猜你的觀察大概是不會錯誤的，然而現在，她却忽然担心起來了，她忽然斷定孩子是不會給放回來，也許你應該問她為何忽然之間會担心起來？」

「我不相信她會告訴我。」司馬洛說：「總之，無論如何，你先做你的工作好了。你回去分配人手，監視每一個人。」

「很好！」小丁說着走向門口。

「這些鈔票。」司馬洛說：「既然你

這樣感興趣，你可以拿一部份的。」

「算了。」小丁揮手：「這筆帳以後再算吧。」

他開門出去了。司馬洛走到窗前望着外面，天早已黑下來了，普通晚飯的時間已經過了很久，但他還是不大有胃口，肚子並不餓，也許是那麻醉藥的影響。

× × ×

小丁回到他的車子上，開車回到他的寫字間，由於他現在有一件特別的事情在辦，所以還有二個助手留守在寫字間裏。他一進門口，就覺得這兩個手下以很奇異的眼光看着他，但馬上吸引了他的注意力的則是放在桌子上的那隻鷄皮紙信封，模樣似乎很熟悉的。

「這是甚麼？」小丁問。

「剛剛送來不久的。」一個手下說。

「而且還有一個奇怪電話，叫我們通知你收到了錢就應該停止幹某一件事情了。」

小丁拿起紙袋，拆開來。拿在手上也不覺得裏面是鈔票，直至拆開來了才看到是的，因爲那些鈔票是那麼簇新，簡直像是一疊紙牌。

小丁軟軟地在椅子上坐下來：「這是誰送來的？」

「不知道。」那個手下說：「在信箱裏，我出去買飯盒，回來時就看見了，順便帶上來。」他的眼睛也不由自主地被信封內的東西吸引了。他說：「這裏是很多錢。」

「是的。」小丁說：「這裏是很多錢的。」

× × ×

司馬洛仍然看着桌上那疊鈔票在發呆的時候，小丁又回來了。

門鈴響，司馬洛走過去看看是他，就沒有把那些錢收起來，而開了門。

小丁踏進來，關上門，看着他：「你拿着槍幹甚麼？你害怕嗎？」

「假如我說不害怕。」司馬洛說：「你就知道我是說謊了。但你也是一樣，你也帶着你的小型大炮來了。」

小丁的腋下，上裝的下面有一塊東西微隆起，假如不是觀察力很強是看不出來的，假如不是內行人也看不出那是一把槍，自然這還加上司馬洛知道他是甚麼人。

「我的槍也是有執照的。」小丁說：「我可以爲了自衞而開槍，我希望別人也看得見這個和知道這一點！」

「爲甚麼忽然之間這樣害怕？」司馬洛問。

「假如我說不害怕，那我就是說謊了。」小丁說。他伸手進內袋裏，取出一捲長條形的東西，那是幾張簇新的大額鈔票，打長捲起來，再用橡皮圈束着，那麼簇新，看上去眞不像是鈔票。

「當然了！」小丁說，「是一個來源的。」

司馬洛點點頭：「很面善的東西。」

「條件也是一樣。」司馬洛問。

「是的。」小丁說：「不過你則比我值錢。我祇及你一半而已。」

「那對你仍然是很多錢了。」司馬洛說：「有不少人請你做很難的事情也沒有付你那麼多錢，現在不過是叫你不要做甚麼吧了，那爲甚麼還帶着槍？」

「你進過醫院，」小丁說：「我有一個手下也進了醫院！」

「甚麼意思？」司馬洛問。

「那間屋子，記得嗎？」小丁說：「老怪物接到電話，從那屋子打來的，我派人監視着那屋子，剛才有人去換班，發現他暈倒在車上，後腦給敲了一記。」

「哦。」司馬洛說：「嚴重嗎？」

「不很嚴重。」小丁說：「腦部受了震盪，醫生說最好在醫院躺一段時間。」

「還好沒有弄出人命。」司馬洛說：「那麼，那間屋子看來是有點古怪了。」

「絕對有古怪。」小丁說：「而且古怪的事情已經發生過了！有人知道我派了一個人在那裏監視，這些人不想我們知道那屋子發生甚麼，就把我的人打暈了，我以爲那屋子一發生甚麼，我的人就會向我報告，但是我的人已經暈過去了。似乎有人知道我們的一舉一動。」

「祇有那二個怪物。」司馬洛說：「羅拔士一直沒有離開過酒店，這一點大概不必懷疑，他這樣一個人，不能夠到處跑而不讓人發覺的。而他在酒店裏也決不敢亂打電話。」

「我並不懷疑羅拔士。」小丁咬牙切齒地說：「我現在懷疑的是那個老怪物，因爲那屋子裏的人打過電話跟她聯絡過，而我的人就是在監視着那屋子的時候出事的。一定是她了。」

司馬洛懷疑地撫着下頷說：「那就奇怪了，爲甚麼她又要來求我把孩子找回來呢？」

「我不知道。」小丁說：「總之送鈔票的人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這個錯誤就是給我們送來這些鈔票，我們不是這樣的人，我們祇會可憐別人，威逼利誘是不能令我們屈服的，所以，我們要找到這個人，把鈔票塞回他的咀巴裏。」

「呀。」司馬洛說：「火燒到自己的肉上時就知道痛了，不久之前，你還勸我拿了那些錢算了。」

「現在情形不同了。」小丁說：「他們傷害了我的手下。我不能讓人家傷害我的手下的，假如就這樣算數，那麼以後還有誰肯盡力爲我做事。」

「對了。」司馬洛說：「現在我們是非要採取行動不可了，我和你，我們想不管這件事也不行了，但是，你認爲我們第一步應該幹甚麼呢？」

「進那屋子裏去看看。」小丁說：「那屋子裏必然有一些古怪。」

「也許古怪已經不存在了。」司馬洛說：「既然你的手下給人家在頭上敲過一下，那證明有人知道我們正在監視那間屋子，不論那間屋子裏有的是甚麼古怪，你以爲這些古怪還會存在嗎？」

「無論如何我也得進去看看。」小丁說：「也許他們會留下一些綫索而不自知，我們進去看看就知道了。」

「我也是這樣想。」司馬洛說：「我們吃點東西，然後我們就起程吧。」

「吃點東西？」小丁瞪目看着他。

「你知道現在是甚麼時間嗎？」司馬洛說：「我還沒有吃晚飯。」

「想起來我也沒有。」小丁說。

「冰箱裏有點凍肉，櫃子裏有麵包。」

」司馬洛說：「我們可以草草吃一頓，爭取時間，我是說，假如你不嫌太簡陋的烹飪的話。」

「我一點也不嫌。」小丁說：「現在不是揀飲擇食的時候了。」

× × ×

由於司馬洛的車子仍然由交通部保管着，還沒有拿回來，而他亦暫時不打算拿回來，他們就乘坐小丁的車子去了。他們堂堂正正地出門口，並不担心甚麼人看見，因爲那些鈔票等於告訴他們，孩子是不會送回來了，旣然如此，他們亦不怕公開地去找孩子。

他們是預算會受到跟踪的，而他們亦不怕會受到跟踪，假如那些人有能力把司馬洛送進醫院，把小丁的手下擊暈，那麼他們可想而知，也是隨時有能力跟踪他們兩個人，甚至制止他們做甚麼事情了。

他們是害怕的，但這也不是他們一生第一次害怕了，硬碰當然是有若干危險性，但他們現在並不預算偷偷摸摸。對方看見他們兩個人一起出動，大概已經可以猜到他們是打算幹甚麼了的，就讓對方試試制止他們好了，他們很歡迎碰頭，怕就祇怕沒有碰頭的機會而已。

他們却發覺他們並未受到跟踪。

假如兩個人都不覺得受到跟踪，那他們就是並未受到跟踪了。

「很奇怪。」司馬洛說：「他們似乎並不打算制止我們到那裏去，也許是因爲那間屋子裏已經沒有甚麼剩下來。」

「但他們怎知我們是到那屋子去呢？」小丁說：「我們可能是到任何地方。」

「也許他們對他們的銀彈攻勢很有信心。」司馬洛說：「認爲我們一定會接受吧。」

「也許吧。」小丁說：「看下去就知道了。」

他們的車子到達了一個僻靜的地方，那裏也是屬於郊區的，與司馬洛上次出事的地方很相像，司馬洛上次遭遇到的事情，現在亦可能發生一次的。

司馬洛摸着身上的槍，露齒而笑：「我眞希望他們再來一次，那時，我便可以給他們看看顏色了。」

小丁又一次向照後鏡裏望望，後面並沒有車子跟着來。小丁開着車子沿路而行，最後在一座山坡上的小樹林停了下來，說：「就是這個地方。」

司馬洛轉頭望望四面，說：「這裏倒的確是比較容易中伏的，樹林很深，三個方向都可能有人偷偷摸摸地潛過來而不容易被發覺。」

「我知道。」小丁說：「但是我的人並沒有到會中伏，他是到這裏來監視下面的屋子的，這裏是一個很好的位置。」

「就是那間屋子？」司馬洛問。

「是的。」小丁回答說：「就是那間屋子。」

司馬洛看着下面那間屋子，那屋子是獨立的，離開大路邊，而另有一條路通到屋前去，附近並沒有隣居，很幽靜，而交通也不見得很方便，除非是有車子。

「正如我所講。」司馬洛說：「這裏正是一個藏參的好地方。」

「我跟你賭甚麼都行。」小丁說：「我說肉票一定不在這屋裏。」

「賭不成了。」司馬洛說：「因爲我也正是這樣想，不過起碼屋子並不是丟空了，裏面是還有人在着的。」

他們可以看見屋子裏正透着燈光，看不到屋裏有什麼人以及有些什麼活動，由於全部窗簾都是拉攏了的。不過屋子裏正有燈光透出來，那就表示屋內是有人在着了。

「這屋子不容易進去，」小丁說，「窗門是全部都有鐵柵攔着的。假如沒有人，反而可從大門口進去。唔——也許我們要去按門鈴，詐作推銷什麼？」

「沒有人在這個時間推銷什麼的，」司馬洛說道，「讓我們先下去看看後再說吧！」

他們離開了車子，步行下去。

一直沒有碰到什麼人，而那屋子裏亦是毫無動靜的。他們到接近屋子的時候又進入樹林中，通過樹林繞到屋後，看看屋子背後的情形。那一面則是從山上看不到的。

這屋子沒有後門，而屋後的窗子也是一樣有鐵枝攔着，以及有窗簾遮着。屋後原來停着一部汽車。

司馬洛碰碰小丁的手臂：「就是這車子！」

「什麼就是這車子？」小丁問道。

「捉人的就是這車子，」司馬洛說，「去收錢的也是這車子。」

「你認得車牌號碼嗎？」小丁問道。

「不認得，」司馬洛說，「不過欵式是一樣，顏色也一樣！」

「這是很普通的車子，顏色很普通，」小丁說，「你開車在街上走一轉，假如沒有碰到兩三部這樣的車子，那才是怪事呢！」

「但這裏有部這樣的車子，就未必完全是巧合了，」司馬洛說，「很好，讓我們去看看這屋子裏究竟有些什麼人吧！」

「進去看看？」小丁說問道，「按門鈴？」

「不，」司馬洛說，「讓他們自己出來。你在這裏等着。」他搖搖小丁的手臂，從林中出去了，到了那部車子的旁邊，試試弄一下車門，車門是鎖上了的。但這難不倒他。小丁看見他伏在車門上，也不知道怎樣弄，弄了一陣，就把車門打開了。司馬洛伸手進車中拉了一個什麼掣，再把車門關上。

他拉的顯然就是車頭蓋的開關掣了，他再走回頭時，就可以把車頭蓋掀開。司馬洛在車頭蓋內的機件上弄了一陣，忽然之間，車子的號角就大鳴起來。司馬洛馬上關上車頭蓋，跑回林中去，而那號角聲仍然繼續響個不停。在這樣的靜夜之中，那響聲實在是教人頭痛的。

這的確是一個叫門的好辦法。

過了不到半分鐘，就有人出來了。兩個穿着牛仔褲的青年人繞過屋角跑到車子旁邊，其中一人取出車匙來打開車門，坐進車中，用手拍打那响號的掣，另外一個則手足無措地站在旁邊。

拍打是沒有用的，號角不停地响，通常是因爲電綫搭錯了，而毛病亦正是在於此。司馬洛打開車頭蓋，就是故意把電綫

搭到錯的位置。假如不把電綫理好，那是不能制止號角的响聲的。

這兩個人似乎對於修理汽車一無所知，其中一人衹是拚命拍打着方向盤上的掣，另一人則是手足無措地站在旁邊。他們也許知道這種情形是應該打開車頭的蓋子才能弄好的，但是顯然他們雖然懂得如何打開車頭蓋，却不懂得如何去弄，所以就不這樣做了。他們衹能够不斷地用手掌拍打，希望能使接錯了的綫離開。假如不是司馬洛故意弄的，也許這辦法是會收效的，但司馬洛有意弄到不是拍打幾下就能够修復，所以他們弄來弄去都沒有用了。

即使附近沒有隣居受到騷擾，不停地响着的號聲還是敎人心煩意亂的。那兩個人弄來弄去弄不好，恨不得拿一隻大鎚子把車子鎚成片片碎。

因此司馬洛與小丁忽然出現在車子旁邊的時候，他們也忘記了感到突兀。司馬洛低頭對車窗內的人說：「把車頭蓋開開，我替你弄吧！」

「什麼？」那人在吵聲中聽不清楚。

他的同伴也許亦聽不清楚，不過看司馬洛的手勢就大致明白司馬洛的意思，便伸手進去把掣拉開，而且也動手把車頭蓋掀起來。

司馬洛伸手進去摸了幾下，便弄好了。解鈴還是繫鈴人，本來需要電筒照着才能做好的工作，他盲目地一摸就解決了。

那兩個人都鬆了一口氣。那忽然而來的靜是甜美的。

然後他們才懷疑地看着這兩個不速之客，奇怪他們怎會徒步出現在這個有車子才能到達的地方。

車中那人有點畏縮地說：「多謝你，朋友！」

「可以讓我們進屋喝杯水嗎？」司馬洛問。

「呃——對不起，不大方便。」另一個說，一面因爲這個不近人情的拒絕而顯得有點尷尬。人家替你把車子修好了，喝一杯水也不行。但他顯然是很有理由不願意讓陌生人進屋的。

小丁看着他們，冷冷地說：「一杯水也那麼寶貴嗎？」

「我進去拿出來給你們好了。」另一個提出折衷辦法。

司馬洛把上裝脫下來，他插在腰間的槍露出來了，使那兩個人的身子登時都伸直了，這無疑地使他們出了一身冷汗。

司馬洛以非常熟練的動作把槍摘了下來，上裝搭在槍上。表面看來他不過是手臂上搭着一件上裝而已，但實在則是衣裏藏槍。衣服當然是擋不住子彈的去路的。

司馬洛冷酷地說：「我說，我要進屋裏去喝，怎麼樣，朋友？」

他們顯然是沒有拒絕的可能了，由於說話的實在不是司馬洛，而是蓋在上裝下面的那把槍。

但兩個人還是遲疑着，車中的人望望車子外面的人，車子外面的人也望望車中的人，看情形他們似乎正在決定好不好反抗。

「不要亂來，」小丁警告着，退後一點，「他並不是唯一有槍的人！」

他們兩個運用的手段似乎是太强烈一點了，但其實亦不能算是不合時宜，因爲這兩個人的身形打扮，就是像足了文淑美以及梅麗所形容的，捉去孩子的人以及來收錢的人，所差的衹是頭部套着的襪子而已。雖然這個時代，這種打扮的人並不少，但是他們的車子，加上他們這間屋子，再加上他們連一杯水也拒絕，情形就相當肯定了。無論如何，這兩個人必然是有古怪的，而他們這間屋裏面也必然亦有古怪。而且很值得進去看看。

那兩個人終於決定不抵抗了。車子外面那一個說：「好吧，你們要進來，你們進來好了！」

「你還要保障我們的安全，」司馬洛說，「假如我們進屋之後遭到什麼不測，那你們也不會有好結果的。我不喜歡開槍，但進了屋內，有什麼不妥的時候，你們就先吃一顆槍彈了。」

「不會的，」那人說，「屋裏衹有一個人，他已經受了傷，不能動。」

「哦？」司馬洛說道，「受了什麼傷呢？」

「斷了一條手臂，」那人說，「還是剛剛駁好的。」

「爲什麼這麼巧？」司馬洛說，「你們兩個也是有一點傷？」因爲這兩個人也是並不完整的，車子外面的一個，眼角一塊瘀藍，可能是在牆壁上碰撞了一下，亦可能是給人打了一拳。車子裏面那一個則是右邊下唇腫了起來，顯得有點像豬咀。

那人沒有回答爲什麼。

「好了，」司馬洛說：「我們進去吧。假如你是說謊的，那你很快就要付出代價了！」

他們一起進入屋中，司馬洛與小丁走在那兩個人的後面，屋子的大門是開着的，進去並沒有困難。

他們進去，司馬洛就可以看到這兩個人果然不是說謊的，廳中果然有第三個人坐在沙發上，右臂用綳帶紮着，並且吊在頸子上。這個人是很難有什麼抵抗力的了。這個人正在看一隻放在几上的手提電視機，大概就是因爲這種電視機的聲浪所擾，使他不知道屋外來了不速之客。一見有陌生人出現，他吃了一驚，要站起身來。他的同件說：「不要！你坐着好了！」

那人狐疑地繼續坐在那裏。

「還有什麼人在這屋子裏？」司馬洛問道。

「沒有人了，」一直負責發言的那個說，「衹有我們這三個人。」

小丁的槍也出來了，槍咀輕觸他的手臂：「我們一起去參觀一下如何？」雖然是問題的語氣，實在則等於是一個命令了。那人是沒有辦法反對的。

司馬洛說：「我在這裏等好了！」

他退到一個有利的角落，小心地四面望望，發覺這間屋子裏面已經相當破落了，傢俬已經很舊，而有好些地方還是滿佈塵埃，似乎已經許久沒有打掃過了。

「你們不是住在這裏的吧？」司馬洛問道，「衹是剛剛來，拿這個地方作爲暫時的基地？」

那人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大概認爲司馬洛反正是已經猜對了。他顯得很痛苦地說：「你們究竟是什麼人？你們還想怎樣呢？」

這個「還」字用得不簡單。司馬洛也是後來才明白，目前他衹是以爲「除了弄車子之外還想怎樣」而已。司馬洛輕輕地微笑着：「這也正是我想問你的問題！」

那人沉默下來，而司馬洛也並不急於追問。看這人的神態，似乎認爲什麼秘密都保不住了，小丁在屋中一巡視，就什麼秘密都會洩漏出來的了。因此司馬洛暫時也衹是等着就算。

大約五分鐘之後，小丁已經巡過了樓下及樓上，從樓梯下來了，跟他一起下來的仍然是剛才那個人，看來樓上並沒有多一個人。不過這個人現在手上提着一隻航空公司的旅行袋，一副痛苦萬分的神情，那是內心的痛苦，而不是肉體被打的痛苦。司馬洛亦知道小丁這個人是不愛動手打人的。

他們回到了樓下，小丁翻翻手，說：「讓我的朋友看看這袋子裏有些什麼東西吧。」

那人衹好把袋子拿到司馬洛的面前放下來，而且拉開拉鍊。司馬洛不由得吹了一聲口哨。這個航空袋裏全是裝滿了鈔票的。與司馬洛他們收到的又不同了。這些都是半新不舊的鈔票，也不是大鈔，流通出去一點都不會惹人注意的。

「別告訴我這裏有多少錢，」司馬洛說：「讓我猜猜，這裏應該足够贖回某一個被綁票的孩子了。」事實上他已肯定了這就是那筆錢了。梅麗就是用這樣一隻袋子送錢去的。

那三個人都像待決死囚似地沒有做聲，臉色灰敗。司馬洛又說：「好了，錢你們已經拿了，孩子呢？」

「你們究竟還想怎樣？」那個斷了手臂的人也開口了，「你們還在要弄什麼把戲？」

「這是我問你們的問題，」司馬洛開始疾聲厲色地說，「你不要問我！」

他們三個人都不做聲了。

「我剛才問你們，孩子在什麼地方。」司馬洛說。

「你們——是什麼人？」那個發言人問道，「警探嗎？」

「有什麼分別？」小丁說，「總之你們現在是在我們的掌握之中。你們就是捉孩子的人，是嗎？」

那人衹能苦笑聳聳肩。這是無聲的承認。

「這袋錢就是孩子的贖欵，是嗎？」小丁問。

又是無聲的苦笑。

「那麼孩子到什麼地方去了？」司馬洛問。

「我們不能回答你的問題，」那人說，「你們不能證明什麼！」

「你在考驗我們的耐性！」小丁叫道，「我的水呢？你說我們可以進來喝一杯水的！水呢？」他在桌上找到了一瓶水，是一隻空酒瓶裝着的白開水，那三個人正在奇怪小丁爲什麼會在這個時間如此重視水的時候，小丁就忽然把那隻瓶子一丟。

瓶子丟中了那個斷了手臂的人的手臂，落在他的腿上，那人的叫聲簡直要把窗子的玻璃都震破了似的，他的臉上忽然濕得很，但由於瓶子沒破，瓶塞也沒有脫出來，所以證明那是汗而不是水了。他完好的一隻手把瓶子揑緊，拚命咬牙忍着痛，臉上的顏色就像交通燈在轉變着似的。

「證明這綳帶不是裝模作樣的。」司馬洛露齒而笑。

「你講！」小丁指着他說，「你馬上講！不然我把你的手臂拆開來再接一次，不過首先聲明我對骨科是完全不懂的！」

「別講！」另外兩個叫道，「什麼都不要講！」

那人緊咬着牙齒沒有開口，但小丁和司馬洛一點也不担心，這人不過是太痛而說不出話來吧了。

「怎麼樣？」小丁問，「眞要我替你拆開來嗎？」

「搶——搶走了！」那人吶吶着，「孩子給人搶走了。」

「什麼？」司馬洛和小丁都一齊驚詫地叫起來。

「搶走了！」那人的汗好像水一樣流着，「你看，我們給打成這個樣子……」

「誰？」司馬洛問，「誰搶走了？」

「我……我不知道！」那人說，「我……我……」

司馬洛轉向那個發言人說：「你講吧，反正他也是要講出來了，還是你講，省一點時間！」

那人又是苦笑：「就是像他所講的，我們收到了錢回來，正打算把孩子送回去的時候，這些人就來了，把我們打了一頓，搶走了孩子！」

「什麼人？」司馬洛問。

「我們不知道！」那人說，「也是用絲襪幪頭——也是那一套，你知道的！」

「可是你們那一套，」司馬洛說，「那些人——那些人——」連他也說不出話來了，因爲這實在是一種匪夷所思的情形，他衹好揮揮手，「很好，很好，你說下去吧。你先講清楚了，我才決定什麼部份是眞什麼部份是假的！」

忽然之間，那兩個沒有斷手臂的人又像鳥兒一般唱起來了，搶着說話，就像是希望領功。他們說他們的確就是把孩子捉走的人，他們就是趁着文淑美帶着孩子在郊外散步的時候把孩子捉去了，而他們知道羅拔士是不敢張揚，不會到警方那裏去的，是的，他們的目的就是勒索，他們知道這並不是困難的事情，由於羅拔士不敢張揚，他們沒有需要傷害孩子，一收到了錢之後，他們就打算把孩子送回去，但是還沒有出門，這些人就來了，他們把三個人打了一頓後，把孩子搶走了。

「天，他們眞兇，他們……他們簡直是職業殺手一樣，第一下，非臘的手臂就斷掉了。我們一人吃了一拳後，便動也不敢動！」

「他們有槍嗎？」司馬洛問。

「不知道，」那人說，「可能有，但他們也沒有拿出來，而且他們也用不着拿出來。他們——就像大人打小孩一樣。就是這樣，他們把孩子擄走了。」

「你是說，」小丁說：「他們忘記了拿走這袋錢？」

「他們不是爲了錢而來的，」非臘的手臂痛完了，也插進咀來。其中一個人說

拳壇逸事

最短癮的拳賽

海雲

一般而論，落場交手的兩個西洋拳師，還沒有參加比賽，先要練氣，就因為每一次比賽都有可能打到完場仍然沒有人暈倒，需要論點數取勝，如果打足十五個回合，就會花很長的時間，非練氣不可。

世界拳王奇利，他至今仍是每天跳五百次繩的，目的是練氣。

不過，拳賽這種行徑很奇，有時要打足十五個回合然後定出輸贏，另外一些時却大不相同，只有很短的一段時間便分勝負。

在歷史上拳賽時間最短的一次就是蘇格蘭肯德郡大德福城舉行的那一次，雙方拳師交手之後，不過三十秒就分出勝負來，其中有一人給對方打暈，那是打破歐洲拳賽紀錄的一次「短癮拳賽」。

至於黑人拳王祖路易，綽號褐色轟炸機，他以高速出擊的手法，希望盡快把對方擊敗，如果辦不到，他就退而思其次，緊守繩圈的中央，絕不出擊，讓對方纏着他進攻，多走一個圈，自然消耗體力較大，發拳不準確，打到十五個回合結束之後，他就以點數取勝，由於他有這樣古怪的戰略，他就贏面較高。

他跟拳師史次梅陵展開拳賽，地點是美國的金門拳門場，他以兩分零四秒擊敗對方，還沒有打完第一個回合。

另外一次他在第一個回合剛剛終結的一秒鐘之內擊敗了對手畢比貝爾，還有一次以兩分零二十九秒把約翰亨利這個有名氣的拳師打暈，這三場比賽，如果是賭輸贏的話，捧他的拳迷，當然是喜形於色，不過，有些拳迷並非為了捧場，或者為了賭博而來，的確想欣賞拳賽，在那麼短的一段時間定了輸贏，就覺得乏味，故此，經營拳鬥場的人，都要考慮這一點，免得觀衆花了很高的代價買票子入座欣賞，看不到甚麼。

世界拳賽裏面，歷時最短那的一次，恐怕還要算一九四零年八月二十六日在美國緬因州里維斯頓城舉行那一次了，參加的拳擊手埃爾寇和以及拉伐科爾頓，落場交手僅有半秒鐘，埃爾一拳打暈了對方，立刻分出勝負來。

你是否以這為一次交手的時間最短呢？還有更短的，恐怕出乎你意料之外。

其實半秒鐘僅僅打出了一拳，如果還有更短的拳賽，那就等於說，兩個拳師沒有正式交手。

何以他們兩人並無發拳較量高下，就判定輸贏呢？原因是在繩圈之內發生意外。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在美國舉行一次拳賽，著名的拳擊家貝比曼拿力，不知如何，聽到開鑼的鐘聲，趕快離開那張座椅，走到繩圈的中央，不知如何，滑倒在地，膝蓋發生劇痛，無法繼續比賽，依照當地的拳門場規例，他已經站在繩圈的中間，即使他不能比賽，亦算打輸，故此他被判失敗，當然的，拳迷鼓噪達於極點，但却無可奈何。

一九四九年李奧以及哈域這兩個拳王剛剛出場比賽，哈域察德忽然咳個不停，迫於蹲下來，按照拳門場的規矩，如果兩個拳擊手當中任何一個蹲下，或者躺在地上，公證人計算數字，從一數到十，這傢伙仍然無法站起來，便即宣判打輸，不管他是否交手，因此之故，哈域還沒有咳完，公證人已經宣佈他打輸了。

不過，剛剛宣佈他打輸，他的咳聲停止，能夠站起來作戰，那是沒用，對方不必跟他再門，後來兩人換過一個拳門場再度交手，已經失去號召力，拳迷非常少，疏疏落落，那一次哈域傾全力作戰，仍是打輸，在第八個回合給對方一拳打暈。

上述各種奇怪的短癮拳賽發生於西洋拳的繩圈之內，如果雙方准許起脚飛踢的話，那就更快決定輸贏，不足為奇，原因是一脚踢中額角或者胸部的要害，就此踢暈對手，當然算是打贏。

泰國拳的繩圈之內，眞正比武，當然不希望觀衆鼓噪的，故此他們每晚起碼有四場拳門，就算其中有一場很快結束，仍有幾場好戲可供欣拳迷賞。

泰國拳門場發生過幾次是剛剛落場交手就宣佈勝負的，特別是「乃加」跟「奈醒」這兩個拳師作戰的一次，更加古怪，因為兩個人都擅長膝撞的，甲的右膝剛剛撞擊對方的左邊肋骨時，他的左邊肋骨同時被撞，兩個人的肋骨都是應聲折斷的，立刻倒地暈迷，故此公證人宣佈這一次拳賽不分勝負。

這樣子的局面是很罕見的，一個拳師給另外一個拳師的膝撞方式擊暈則十分普遍，不過，這種情況很少發生在剛剛交手的一瞬，倘有這樣湊巧的事情發生，觀衆就鼓噪不已，加上了那個拳師的捧場客歡呼，秩序更加混亂，站在拳門場這方面看，絕不喜歡如此快速就結束了一場賽事，理所當然。

：「我們祇要好好地花這些錢，忘記了這件事情就好了。」

「他們祇是為了孩子而來的了？」司馬洛問。

「顯然是的，」另一個說道：「他們一定是瘋子！除了瘋子之外有什麼人會不拿錢而去拿孩子嗎？假如叫我選擇，什麼時候都是選擇錢了，尤其是這樣一隻小怪物——」

雖然這不是笑的時候，司馬洛却幾乎忍不住笑出來了。

司馬洛說：「為什麼你認為這是一隻小怪物呢？」

那人拉起褲子，露出小腿來：「你看，這就是他的傑作，咬了一口。他一點都不害怕，我們沒有辦法不把他縛起來，不然他會把我們三個人都弄死，把這屋子也拆掉了，天！你不知道我們多麼急着把他送走！」

在這樣一個時候，他對一個孩子也有如此多的評論發表，可想而知這個孩子給他們引起的精神痛苦是多麼嚴重了。而司馬洛相信他們所講的是眞話，雖然他們講出來的是一個不合理的事。他們一人搭一句咀把這個故事講出來，而沒有自相矛盾，而且，司馬洛也沒有忘記他和小丁接到的怪電話，和收到的錢。他和小丁所得的忠告亦是一樣的：好好地花那些錢，忘記了孩子的事情。那些人絕對不是開玩笑。

但正如面前這些人所講，那些人必然是瘋子無疑了，他們放着這許多錢都不要，還要付出那許多錢，祇是要孩子——那個怪物似的孩子。

小丁則是另有他所關心的事情。小丁說：「這件事情，是什麼時候發生的？」

那人告訴了他時間。沒有錯，果然是那個時間，就是小丁那個負責監視的人受到襲擊的時間。那個監視的人受到襲擊，失去了知覺，於是就看不到擄孩子的事情了。那些人並不想有人看到擄孩子的事情。

「假如你對我們說謊的話，」小丁說：「那你就別怪我們無情了。」

「我們沒有說謊，」那人說：「我們都告訴你了。這件事情假如公開出去，對什麼人都沒有好處。這裏有這許多錢，假如你們感興趣——」

「我們並不感興趣！」司馬洛說。

那三個人都交換了一個眼色，大概是懷疑他們又碰到了神經有問題的人。這樣一大袋鈔票，而他們說不感興趣。有人為了幾百元幾千元就不惜冒生命危險，現在這些錢他們祇要拿走就沒有人會追究了，他們却說不感興趣。

「我們感興趣的是找到孩子，和找到那些擄孩子的人，」小丁說。

「這眞對不起，你知道在這一點上，我們是帮不了忙的，我們眞的不知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那是因為你們還沒有把全部眞相告訴我們，」司馬洛冷酷地說：「譬如，你們起碼還有一個同黨，可能還是你們的主事人，而你們並未提起這個人。」

那三個人都慌張地交換一個眼色，顯得心虛了。

「說出來吧。」司馬洛玩弄着手中的

槍，威脅地命令。

沒有人開口，小丁又再搬出他那一套，對那個手臂斷了的說：「既然你們都不願意開口，那還是由你開始吧。假如你不想我替你醫治手臂——」

「我眞的不能回答你這個問題，」那人恐怖地哀鳴着，似乎他寧可忍受手臂的痛苦亦要保守這個秘密了。

「好了！好了！」司馬洛說：「讓我來替你們回答這個問題好了。這是一件有內應的工作，而內應的人似乎是羅拔士的妻子。」

三個人的眼睛都望着地下。

司馬洛說：「你們這裏在孩子給捉了之後有人跟她通過電話，所以我知道她一定是有關的。你們準備告訴我，說我猜錯了嗎？」

他們還是沒有做聲，似乎他們也知道這一點是否認不來的。

「講吧，」司馬洛說：「這是誰的主意？是她的主意，還是你們的主意？」

「這……這是她的主意。」其中一人祇好說。

「我也猜是這樣了，」司馬洛說：「她知道得最多，當然方便計劃了。」

「我們——我們答應過她不講出來的，」斷了手臂那一個要哭出來似地說。

「幹這一行的人，難得會像你們這樣忠心的，」小丁諷刺地說：「我還以為祇有世界上最不講信義的人才幹這種事情的，現在呢？錢在你們手上了，你們祇要拿着錢一走，她是什麼辦法都沒有的，然而你們却不這樣做。她用的究竟是什麼手段呢？」

「對了，」司馬洛也說：「她又不美麗。」

「別這樣講。」其中一人憤怒地提出抗議。

司馬洛是很少無的放矢的，當他出言侮辱一個人的時候，他一定有一個目的，現在他的目的果然達到了。他說：「她是你們的什麼人，親戚？」

「我們還是別把她牽連吧，」那個發言人說：「這件事情是我們做的，責任就由我們來負好了。」

「那麼你願意讓我們把你們送到警察局去了？」司馬洛問。

「這件事情假如鬧上警局，就要張揚開去了，」那人說：「這對於誰都沒有好處。」

「那麼我們有什麼辦法叫你們負責任呢？」司馬洛問。

「這些錢——」那人說。

司馬洛嘆一口氣：「你們仍然不明白我們究竟是誰？」

「你們究竟是誰？」那人問。

「我叫司馬洛，也許你知道這個名字是什麼意思吧？」

「既然如此，我們是自己人了。」那人說。

「多謝你，」司馬洛說，「假如孩子不是給擄去了，你一定不會這樣稱兄道弟的。不過你誤會了，是羅拔士聘請我，而不是他的妻子，而我的工作仍然是把孩子找回來！」

「假如你揭發了她，」那人說：「對

羅拔士也沒有什麼好處呀。」

「你們是什麼人？」司馬洛問，「你們還沒有回答我。是她的親戚嗎？」

那人點點頭：「我們三個人是兄弟，她是姨母。我們的母親是她的妹妹。這件事情並不如你所想像的那麼醜惡，我們不過是——」

「我知道，」司馬洛說：「不過是替羅拔士把錢從左袋搬進右袋。很好，你把他的太太叫來，讓我們一起談談吧！」

「你不能——」那個人仍然要提出反對。

「你聽我講，」司馬洛吼道：「我的工作就是要把孩子找回來，我認爲她可能比你們知道得多，所以我非要跟她談談不可，我沒有說把羅拔士叫來，我祇是說把她叫來！」

那人還是面有難色。小丁說：「你也用不着担心對她負什麼責任的，我們用槍指着你，你非依我的吩咐不可，來吧，電話就在那裏，你祇要打個電話就行了。」

「我敎你怎麼說好了，」司馬洛說，「你告訴她孩子巳經找回來了，受了傷，你們不知道怎辦好，她得來一趟。」

三個人還是交換了一個眼色，大家都沒有表示意見，才算是決定了。那人走向電話。

「小心一點，」司馬洛說：「別來你們那套暗號，我不想把事情弄得再複雜，明白嗎？」

× × ×

文太太果然來得很快，一部的士把她載來，她付了車錢便匆匆下車，走到門口前面來，按門鈴。

那人過去開門。司馬洛與小丁都站在門後，因此她在進門口之後，門關上了時才看見。她實在也逃不掉的，他們這樣做不過是想知道她進門的時候會說什麼。但她祇是說：「孩子呢——」就看見了。

然後她就向後退，並不是退向門口，祇是朝她背後的方向退，一直退到牆邊，無可再退的時候才站定了。她的嘴巴張得大大的。這一次司馬洛不能决定她是否在表演，假如是的話，她是表演得太好了。

「坐下來吧，」司馬洛說，「我們都坐下來，好好地談一談吧。」

「這個人——」文太太指着小丁，「他是誰？」

「一位朋友，」司馬洛說，「他是帮助我的。來，坐下來，我們都坐下來。」

她却緊挨在牆壁上，似乎希望從那裏壓出一個洞來讓她坐下似的。她指控地說：「你們，是你們，把孩子捉去了。」，連帶那三個年輕人也受了影响而開始有這懷疑了。

司馬洛要再花一點時間看看她究竟是否在演戲，但是仍然分辨不出來，祇好粗聲地說：「你究竟坐不坐下來？我可以馬上打電話報警的。」

這似乎整治了她了，她畏縮地走上前來，在沙發上坐下。司馬洛和小丁反而是站着。

「你們……」文太太說，「是你們把孩子拿走了嗎？你們要多少錢，我可以給你。」

司馬洛指指那隻旅行袋：「假如我們要錢，那裏面的錢巳經很够了。」

「那麼——」文太太說，「你們是怎麼找到這裏來的？」

「因爲你以爲自己很聰明，其實你並不聰明，」司馬洛說，「你跟這屋裏的人通過一個電話，我們就找到這屋子了，明白嗎？」

「那——那你得帮我把孩子找回來，」文太太說，「這裏有錢，你要錢，你拿走好了。」

「都給我？」司馬洛問。

「假如你能把孩子找回來。」文太太說。

「這倒是一件怪事了，」司馬洛說，「你做這件事也不過是爲了錢而巳。現在錢巳經得到了，你還關心什麼？」

「孩子……」文太太說，「我們不能失去孩子。」

「現在你就說得眞好聽眞動人了，」司馬洛說。

「那是——我的外孫。」文太太以震顫着的聲綫說。不知如何，現在她又不像個老怪物了，也許這是因爲她並不是在演戲吧。

「那是你的外孫，」小丁的語調則是冷酷的，並未受到她的感動，「然而你却對你的外孫做這樣可怕的事情，你把他綁票，當作一件貨物。」

「這……這件事情本來不會有什麼害處的，」文太太吶吶着：「你也知道，這幾位，他們都是我的親戚，而且……這個孩子，他也是不會害怕的，我了解他——這對於他不過像一個遊戲，別的孩子也許會給嚇着，但他是不會的，他是——一個堅强的孩子——」

司馬洛看看那三個年輕人，他們雖然沒有說話，司馬洛也可以看得出他們在想什麼。他們並不認爲這個孩子很堅强，他們祇是認爲這是一個小怪物。

「而且，」文太太說，「我也不是爲了要錢——」

「唔！」小丁說道，「你不是爲了要錢？」

「我祇是爲了日後打算，」文太太說，「我的丈夫，你也知道的，他花起錢來，就像錢是水一樣——」

「照我所知却不是這樣。」小丁說。

「他賺的錢雖然多，花的錢也多，」文太太說，「許多錢都用不着花的，像他這樣花下去，將來他有多少錢可以剩下來呢？」

司馬洛和小丁交換了一個啼笑皆非的眼色。雖然他們都還是獨身漢，他們也知道這是典型的妻子的口吻。丈夫花的錢像是多餘的，交際，喝茶，爲什麼不叫別人付錢呢？爲什麼一定要打扮得那麼光鮮。那些錢假如留起來——最好放在她那裏。

她們就是不懂得小財不出大財不入的道理。

「這種事情，」小丁說，「你到底做過多少次？」

「第一次，」文太太說，「天！你以爲我想的嗎？我實在迫不得巳。他的年紀巳經不輕了，時候無多，辛辛苦苦賺回來的錢，總應該留下來一點！」

「你爲什麼不跟他講？」小丁問。

「他肯聽嗎？」文太太說，「他叫我別管他的經濟，我祇要有吃有住有零用就行了。」

「你們呢？」小丁轉向那三個人，「你們是專門幹這種事情的嗎？」

「我們？」那個發言人大表反感地說，「我不是那種人，別人叫我們才不幹，我們也不是爲了錢的。」

「這間房子，」小丁說，「是你們的嗎？」

「不，」那人說，「這祇是臨時租用的。」

這一點小丁則並不懷疑，因爲他是巳經調查過的。

「爲什麼選擇這個地方來下手？」小丁問。

「因爲我們是住在這裏的。」那人說。這倒是一個很好的理由。

「你們……」文太太又在旁邊囁嚅着說，「你們得替我把孩子找回來！」

「我們並不是爲你工作的。」司馬洛說。

「但是——你不能就這樣放手——」

「我們不是放手，我們是受聘於你的丈夫！」司馬洛說。

「這——這有什麼分別呢？」文太太說，「總之一樣是要把孩子找回來呀！」

「分別就是在於我們不必聽命於你！」司馬洛說：「而且，你也得對我講些眞話！」

「我——我還有什麼瞞着你的呢？」文太太說。

「這個我就不敢肯定了，」司馬洛說，「當你第一次見到我的時候，你問我拿你丈夫多少錢，一派瞧不起的神情，那是因爲事情是你做的，你不歡迎有人來干涉。當你第二次來見我時，你聲淚俱下地要求我替你把孩子找回來，但你說的也不是眞話，我祇是從你所講的話之中探到一些端倪，知道你是爲了某一種理由相信孩子是不會給放回來的了，兩次，你都並沒有對我講眞話，現在第三次，爲什麼我要相信你是巳經對我講了眞話呢？」

「我——我——難道你不相信我是要把孩子找回來嗎？」文太太說。

「這一點我倒是可以相信的，」司馬洛說，「但是，假如你希望我把孩子找回來的話，你就不能隱瞞眞相。你以爲我是神仙嗎？沒有事實根據，那你就會害我亂兜圈子而巳！」

「你究竟還想知道些什麼？」文太太說，「全部秘密你是完完全全都巳經知道了的，我實在再沒有什麼可告訴你了。」

「也許你不是想我把孩子找回來，而是想我去擄回來，」司馬洛說，「你告訴我到什麼地方去搶，我替你去搶吧！」

「你以爲我知道嗎？」文太太說，「我眞的不知道，假如我知道，我早巳告訴你了！」

「你聽我講吧，」司馬洛說，「這些人把孩子搶走了，我們不知道他們是誰，但他們總有一個目的的，可以肯定的就是他們的目的並不是錢，他們有這些現成的錢都不拿，假如你們是爲了錢的話，那他們一定是要起碼二十倍這個數目了，而我不相信這個數目是你的丈夫付得起的。」

他還沒有說出他與小丁收到的那大批簇新的鈔票，不過，擧出這些理由是巳經够充份的了。

「我的丈夫並不那麼富有，」文太太迷失地說，指指那袋鈔票，「我知道這個數目是他僅僅付得起的，再多的話，就有麻煩了！」

「好一個家庭！」司馬洛搖着頭說，「好一雙夫婦！那你告訴我，究竟是誰，以及爲了什麼理由把孩子搶走吧。」

「我眞的不知道！」文太太幾乎要大聲叫出來似的。

「你兩次都沒有對我講過眞話，」司馬洛說，「這是第三次了，能不能坦白一點？」

「眞的！」文太太嘶聲地說，「我眞的不知道！」

「那麼我得問你的丈夫了！」司馬洛說。

文太太一跳起身就撲到他的面前，兩隻手好像鷹爪似的抓住他的肩：「不，你不能對他講，這件事絕對不能够讓他知道，他知道，我們就一切都完了！」

「你早早就不應該做這件事情。」小丁說。

「但——但我不過是爲了大家好吧，」文太太又可憐地說，「這些錢——我其實都不是打算據爲己有，這還是我們大家的，不過放在我這裏吧了！」

「好吧，」司馬洛說，「這一次我相信你。但是，你總不會沒有一點頭緒的吧？我的意思是，你總會有一點猜想的吧？有人不是爲了錢而把孩子搶去了，那是爲了什麼？我不是你的家人，祇有你自己能够猜想。」

「我不明白！」文太太迷惘地搖搖頭，「這是我們的孩子，別人搶去，有什麼用處呢？」

「這也正是我要問你的問題。」司馬洛說。

「我實在不知道！」文太太說着，又哭起來。

「也許你的丈夫會知道吧？」司馬洛說，「但假如我們不把這事的眞相告訴他，我們也無從使他把眞相告訴我們了！」

「我……我不知道該怎辦，」文太太哭泣着，「假如你告訴他，他永不會原諒我了！」

「你得决定，」司馬洛說，「要孩子，還是要丈夫？」

「也許他會原諒你的，」小丁說，「有些時候，男人喜歡妻子對他坦白。」

「他不會，」文太太扭着頭，「我知道他一定不會原諒我！」

「你知道嗎？」小丁說，「你們都上了大當了。有人一直等着你做這件事情，你們一動手，他們就來了，於是責任便全都落在你的身上。他們知道你是不敢聲張的。」

「但……但這是我們的孩子，」文太太說，「人家拿去有什麼用？」

「天，別問我！」小丁說，「我也快要給你弄得發狂了，這簡直是一件瘋狂的事情！」

「把一個人擄去了，目的通常總是勒索。」司馬洛說道。（未完）

俠艷奇情小說

司馬紫烟·文
盧令·圖

紅粉金剛

（三十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南宮俊和小秋在暗道之中尋找東方英，西門姣姣等，一路上，小秋十分佩服南宮俊的武藝高强，心細博學，表示願意跟隨南宮俊，走至一石室時，遇上一個怪女，手持銅鎚追打小秋，當南宮俊對付她時，她竟拿出一條毒蛇作爲武器揮過去，使南宮俊覺得難於應付，此時東方英，西門姣姣等人已由小秋打開了另一石室救了出來，西門姣姣口中嘶嘶作响，指揮毒蛇反箍怪女頸項，後南宮俊向西門姣姣爲她求情，不傷她命，怪女原來是靈姑，她感激南宮俊，後也隨從南宮俊了。

俠義齊兼顧　榮辱相與共

李帳房壓低了聲音道：「總座，金老板就是教主，他來到中原後，起了個中華的名字，叫金輝，店中這些伙計是眞正來做生意的，屬下雖是教中弟子，但也專門住在這兒任司百寶齋事務，所以仍以老板爲稱呼！」

南宮俊道：「那麼，金老板上那兒去呢？」

李帳房道：「這個不知道，他昨天就帶着人離開了，說是您會來，要卑職妥爲接待！」

南宮俊道：「我今天來過一次！」

李帳房道：「小老兒知道，那是王致遠接待的，不過他的話作不得數，因爲他是本號的股東，小老兒不得不讓着他點，但是店中的事，仍然以金老板爲主！」

南宮俊皺眉道：「那個叫金寶的女人呢？」

李帳房道：「她 來過了，說是去找金老板了，吩咐小老兒妥爲接待總座，她見過教主後再來聯繫。而偏院已經空出來了，總座住在那兒好了。」

南宮俊道：「不！我不住在這兒！」

李帳房道：「那就住到金寶的酒店去，金寶娘子說那兒是她的私業，住在那兒跟您聯繫也方便些，您有什麼問的，等她來了再問！」

南宮俊想了一下道：「好！我就住到那兒去，你儘快去跟金老板連絡，給我一個消息。」

李帳房道：「是的，少主還有什麼指示沒有？」

南宮俊道：「沒有了，有話問你也沒用，你也作不了主……哦，還有一件事要問你的，王致遠呢？」

李帳房道：「不知道，今天下午後，就沒看見他。」

這倒是使南宮俊頗爲疑慮的，他從林氏廢園出來後，就沒回過百寶齋來，那是爲了什麼呢？」

南宮俊想了一下又問道：「今天入夜後，百寶齋中有過什麼異常的變動呢？」

李帳房道：「這個卑職可不知道，因爲卑職一直都在前面，後院的人做些什麼，卑職從不加以過問的！」

南宮俊點點頭，回到了金寶開的那家酒店中，發現了一件使他很意外的事，因爲浪子常來這兒，記得較爲清楚，因此問道：「浪子，你記得這兒有幾個夥計？」

浪子道：「這個……我從來也沒注意過！」

南宮俊道：「不過有一個臉上有幾顆白痲子的！」

浪子連忙道：「這傢伙我倒記得，叫錢二痲子，人很和氣，也很愛賭錢，是老辛那兒的常客，對了，我跟金寶認識，還是他搭的綫，少主問他幹嗎？」

南宮俊道：「我覺得此人精華內蘊，是個隱藏不露的高手，而且好像跟金寶很熟，此刻却不見了。」

浪子一怔道：「這傢伙是個高手！」

南宮俊道：「此人藏晦的功夫很高，平時絕難看出學過武功，可是兄弟見過他跟金寶交頭接耳後，又急着離開，身法之快，使人難以想像！」

浪子聽得一震，有點慚愧地道：「兄弟實在是走眼了，那我就去問問看。」

說着走到樓下，不一會上來苦笑道：「走了，帶了兩個人，在兩個時辰前，急急地走了。」

「有沒有說上那兒去了呢？」

「這倒沒有說，他帶走的兩個人，都是金寶原先帶來的人，大概也是魔教的教徒，留下的幾個，則的的確確是他們在本地雇的伙計！」

南宮俊聽了沉思片刻才笑道：「這倒好，他們兩邊都撒鴨子溜了，剩下了一座空城交給我，這是什麼意思？」

東方英道：「大概他們雙方都以爲你會陷在地道中，都怕跟你衝突，所以避走了。」

南宮俊道：「假如我陷在地道中，還有什麼衝突呢？」

東方英道：「不是跟你，而是跟南宮世家，如果你有了個三長兩短，南宮世家的人一定會來興師問罪，那一個來，那一個就碰上了，他們都不肯幹！」

南宮俊道：「那也得等我確實倒了霉才能那麼做呀！」

小秋道：「東方女俠的話很有道理，公子能破壞地道中的機關，救出東方女俠她們，實在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事，紀寶珠又改變了地道中的變化圖形後，她以爲公子一定難以倖免的！」

南宮俊道：「她這麼有把握？」

小秋道：「她不知道公子有那種神奇的感應，改變了地道的圖形裝置，連我這個帶路的都不知道呢！」

小春也道：「一定是這樣的，金寶跟我來到百寶齋後，首先叫我去找到風塵三友，然後又去找馬先生，也是告訴我說公子在地道中十分危急，叫我們趕快上前去支援，她則稟報教主去！」

馬成道：「這事有幾分可信，紀寶珠可能是太相信自己的佈置了，以爲少主一定會失陷在內，因此把自己的人全撤走了，想叫南宮世家的人撲來找上百寶齋，而金寶發現他們自己的人都撤走了，自然也明白他們的意圖，爲了不想頂這個缸，乾脆帶人也跑了！」

南宮俊憤然道：「這兩撥人怎麼都是如此可惡？」

馬成笑道：「這不足爲奇，那原是他們的一貫作風，我以前在百花宮中，紀寶珠就最喜歡來這一套，惹點禍，然後找個機會往別人頭上一套，讓別人互相鬥個死活，她在一旁揀便宜，那位教主金老板也是一樣，知道少主來了，自己就躲開不見面，由得少主去跟紀寶珠衝突去，紀寶珠大概想想也不是滋味，所以也溜了！」

化三千嘆道：「這大概是他們眞正的用意了，魔教中兩股勢力不相上下，誰能得到外力的帮助，誰就佔上風，紀寶珠在爭取少主上慢了一着，於是祇有替金大老板他們樹下一個强敵來拉平了！」

南宮俊一嘆道：「這樣的一個組合，我還能加入嗎？」

海月二女以及小春小秋的臉上都十分難過。海女道：「公子，自從追隨你一起活動後，我們就感到早先在教中那種勾心鬥角的日子太過沒有意思，尤其是看到南宮世家中大家融成一體，榮辱相共，不爲名利，人人都在爲正義而盡力的情形，十分羨慕，只因爲……」

南宮俊笑道：「只因爲我自己也是教中的總護法，所以妳們才不便作何表示是嗎？」

海女道：「不是的，我們也知道公子在了解狀况後，不會肯加入的，東方女俠也跟我們談得很坦率，他說公子只是想對魔教作一番深入的了解，才姑且答應一觀究竟，並沒有肯定作答覆。」

南宮俊道：「事實上我也是說等見過教主，對百寶齋的內部有確切的了解後再作區處的！」

海女道：「我們本想將教中的情形告訴公子，勸公子不要上當的，可是那時還有山童跟日童的意向未明，我們不敢隨便說話，現在看情形，公子是絕不會再加入魔教的了，我們也希望能追隨公子，請公子答應！」

南宮俊一笑道：「我當然答應了，事實上我一開始就沒想加盟魔教，而是受了東佛之托，把魔教的勢力逐出中原，現在事情已經明朗化了，我也可以敞開手來辦了，魔教潛伏中原活動，做得雖然隱秘，但是中原這些大門派並不迷糊，像華老英雄是丐帮的長老，尚大俠是武當門下，卓大俠是少林門人，他們在此的目的也是爲刺探百寶齋的眞正目的，魔教如果想在中土建立起根基來是不可能的……」

化三千道：「也不是絕對容不下他們，只要他們能正大光明，規規矩矩成立一個門派，不作傷天害理害人的事，不以巧取豪奪的手段，打擊異己來擴充實力，不違道義，我們還是很歡迎的！」

南宮俊道：「像三十六紅粉金剛，在中原行俠仗義，鋤奸行道，雖然行事稍嫌偏激，殺孽太重，但大家仍然是對她們很客氣尊重，可以想見中原武林，對仗義鋤奸的同道，絕無排斥之意，只是不容許邪惡的勢力存在！」

東方英沉默片刻才道：「我眞不相信姑姑會帶着三十六紅粉姊妹投向邪惡！」

南宮俊嘆道：「我也希望是如此，妳進入南宮世家，自然也知道我們一向的宗旨，我們絕對無意立一個宗派，也無意成爲一個霸局，武林盟主，乃是同道間賦與我們的責任，並沒有任何特權的！」

東方英充滿了希望地道：「她不是跟金輝主張修改教規，使得魔教成爲一個能適合於中原的門派嗎？」

南宮俊道：「我聽到的是如此，只不過他們能修改到什麼程度卻不得而知，不過妳放心，我絕對會給他們一個表現的機會的，祗要他們能夠提出確切的保證，我會給他們全力支持！」

東方英的眼睛望向了風塵三友，尙達仁一笑道：「東方女俠，南宮世家是武林盟主，對他們的決定，我們各大門派是絕對相信與支持的，因此只要少主點點頭，我們也就沒話說了。」

東方英連忙道：「謝謝三位，謝謝三位！」

化三千却一笑道：「東方女俠不必謝我們，我們做自己該做的，不會徇私情，也不敢居功，而且老化子說句笑話，我們還好打發，最大的關鍵還在少主身上，要使他點頭，恐怕還不太容易！」

藿是老的辣，化三千大概是看出了東方英與南宮俊之間有私情，故而特別用話來點醒南宮俊一聲，要他切記自己的責任，不可爲私情所蔽。

南宮俊只付之一笑，不以爲意，却使馬成感到不以爲然了，笑笑道：「華老兄，你請放心，少主行事絕對不會有違背道義，而且東方女俠更不會對他有什麼特殊的要求，任何決定的責任他是一肩挑起，但也會給武林同道一個合理而公平的交代的！」

這番話說得化三千很不好意思，而且連尙達仁跟辛本善對他也頗爲不滿地看了一眼，南宮俊爲了使他好過一點，笑笑道：「我對華老倒是十分感激，人非聖賢，總有些慮有未及之處，也正需要華老這種善意的諍言來策勵我，提醒我不要辜負大家對南宮世家的期許。」

化三千忙道：「少主這麼說，老化子就更慚愧了，府上的仁心俠懷，宇內同欽，實在用不到老化子來多說了，老化子只是上了年紀嘴碎！」

大家聽他如此一說，也不好意思多講什麼，東方英却深自警惕，知道自己適才因爲偶一失愼，給南宮俊增加了多少的麻煩，今後開口說話之前，應該多加考慮了，因爲她此刻已是南宮世家武士的身份，不再是紅粉姊妹中的老四了，前者的地位是超然的，不能代表任何一家一派輕易說話，說出來的話才有力量。

馬成又道：「少主，如今之計又得如何？」

南宮俊笑笑道：「我要等歐陽叔叔那邊的消息來才能作決定，他一直在綜觀全局而作冷靜客觀的分析。」

歐陽敬並沒有要他們等多久，差不多兩個時辰後，就來請見南宮俊了！

他是南宮世家的總管，來請見少主，所要談的自然是門戶中的私務，風塵三友都自動避嫌要離開，南宮俊笑道：「三位不必如此，南宮世家中沒有要避人的事，何況歐陽敬叔叔前來商討的必是有關大局的發展，更需要三位的意見！」

尙達仁道：「少主別客氣了，我們沒意見，只是願供驅策，你有了決定，只管吩咐下來就是，少林方面，在此間大概安插了二十名俗家弟子，都是通過羅漢堂木人巷的合格門人，少主要調派人手時，可以考慮進去！」

辛本善笑道：「浪子，你平時不聲不響，原來後面還有這麼多的援手帮呢？辛虧以前我沒跟你過不去……」

尙達仁莊容道：「這二十位同門雖然潛留於金陵，却是在必要時才准支援的，我居此五六年，也沒跟他們中間任何一個連絡過，更不知道是那些人，我相信你也一樣吧！」

辛本善臉上微紅地道：「武當的俗家子弟沒那麼多，只得五六個而已，不過城外的嵩陽觀是本門分院，由嵩陽師兄主持，觀中有二十來名好手，可供一用的！」

化三千也道：「化子帮在這兒却沒好手，能够上枱盤的只有五六個，不過金陵分舵是個大舵，舵中有兩百多名弟子，都可以派用處，少主如果有什麼打雜的事，交給化子帮就是。本門弟子雖然不經打，至少可以搖旗吶喊助個陣勢，還有一點好處是化子的命賤，不怕死，打死了也不必償命的，拚命的事，也可以打頭陣！」

這三個人都把本門的實力交了出來，表示對南宮世家的絕對信任與支持，當然，他們也從情勢上看出了嚴重的威脅。南宮俊心中十分感動，却不能說感謝的話，因爲這不是他南宮世家一家的事，大家也不是在替他做事，因此只點點頭道：「好極了，我想人手上是足够了。有天下三大帮的主力在此，再大的事也够應付了！」

他也表現了適度的謙虛，抬出了天下三大帮的名目，却略去自己武林第一世家，這使得馬成跟東方英暗自佩服，南宮俊的江湖閱歷雖不如他們，但從這些地方，就比他們强多了，換了他們自己，一定是對那三個人表示感謝，雖然也不至引起誤會，却不會如此得體了。

儘管南宮俊一再懇請，他們三個人還是避開了。所以當歐陽敬上樓時，屋中只留下了東方英與馬成；而小春小秋，海月二女，以及西門姣蛟靈姑等人都已退到後室。

歐陽敬上來後，大家只點點頭寒暄，略去了客套，歐陽敬立即道：「少主居然無恙地退出了，屬下接到密告說少主被困百寶齋地道密室內，恐有性命之危，要屬下來援，其他人都很着急，還是老夫人沉得住氣！」

馬成道：「老夫人怎麼說？」

歐陽敬道：「老夫人說這是少主自己私人的行動，我們不便理會，相信少主自己能有方寸的！」

東方英笑笑道：「老夫人眞是這麼說的？」

言下似乎不信，歐陽敬肅然道：「老夫人的立場是只能如此說，如若少主都不能應付而被陷入危境，則我們去了，也不見得能解決，只有多陷幾個人進去！」

南宮俊一笑道：「歐陽叔叔，你也弄錯了，奶奶不動聲色是有道理的，假如需要救助，我會放出信號的，我們有一種很特殊的召人信火，只要施放出來，可以在瞬刻間遠及十里，但是在施放時，有很多規定，一定要在事實有必要，而且是有價值時，才得施放，我沒發出那種信火，奶奶自然不會動的！」

三個人都爲之一怔，歐陽敬道：「這個所謂必要和有價值，又是以什麼爲標準呢？」

南宮俊道：「沒有標準，完全由自己斟酌情形，所謂必要是指獨力難支，必須要有人來帮忙，所謂價值，就是那件事的重要性，值得投進重大的犧牲！」

歐陽敬哦了一聲道：「以前怎麼一直沒見用過！」

南宮俊道：「那是因爲還沒有可以施放的程度，雖然我們家人都有一枚那種信火，可是從來也沒有放過。」

歐陽敬道：「卽使在遇到危險的時候也不放？」

南宮俊苦笑一聲道：「我的父母，叔伯，姑姑們沒有一個得到善終的，他們身上都有信號，却沒有施放！」

歐陽敬道：「倒底是爲了什麼呢，這種信號本來就是爲了求助之用，何以有了危險，却又不放呢？」

南宮俊道：「那是因爲放出信號後，他們自己或可保全生命，却一定會有別的人會賠進去，能够使南宮家的人感到威脅的，一定是很厲害的對手，而南宮家的人，從來也不會犧牲別人來保全自己的！」

歐陽敬肅然道：「是的，少主，我也明白老夫人的意思了，她不願意爲了救你而連累門中的人！」

南宮俊道：「是的，不過在一件義無反顧，不得不行的事情，雖然明知是必死無疑，奶奶也會毫不考慮，叫大家去做的，這是在邀請大家，加入南宮世家時，就對大家要求過的。」

歐陽敬道：「我們每一個人也都會毫不考慮去從事。」

南宮俊輕輕嘆了一口氣道：「歐陽叔叔，請你轉稟奶奶一聲，那個時間已經快到了，請大家準備一下。」

歐陽敬道：「少主已經查清楚了？」

南宮俊道：「是的，查清楚了，而且魔教也已經轉暗爲明，到了公開亮相的時候了。」

歐陽敬道：「屬下立刻就轉知大家着手準備，是把人帶來聽候少主指揮呢？還是在那兒候命？」

南宮俊道：「暫時還留在原地，但是要密切注意富貴山莊，我到那兒去的時候，歐陽叔叔也帶人過來。」

歐陽敬皺皺眉頭道：「少主能確定是富貴山莊！」

南宮俊道：「是的，一定在那裏，魔宮的兩方面都希望把我們引到那兒去！」

歐陽敬道：「那兒大概是大內廠衞在金陵的辦事處，對方的目的顯然是想要我們跟官方衝突起來。」

南宮俊道：「是的，他們雙方都有這個意思，因此我們只有把實力投到那兒去的時候，他們才會把眞正的實力顯示出來，以便坐收漁利，也唯有那個辦法才能一次解決，否則一直拖着，始終沒有法子解決，而再讓魔宮的人在暗中活動的話，對整個武林的威脅太大了。」

歐陽敬略頓一頓才道：「是的，屬下相信少主的觀察與考慮都不會錯，只是屬下要請示一下，在那兒鬧開之後，又作如何善其後了呢？」

南宮俊一笑道：「歐陽叔叔可是擔心官方不肯放鬆？」

歐陽敬道：「是的，民不與官鬥，南宮世家雖然在江湖上有着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是沒有勢力，而且一向奉公守法，極得官方的信任與了解！」

南宮俊道：「是的，因爲我們一直是站在不跟官府作對的立場，協助官方做些官府力量不及的事！」

歐陽敬道：「少主既然明白這一點，就知道我們不能够公開去跟富貴山莊作對的！」

南宮俊忽地一笑道：「歐陽叔叔，有一點你沒想到，富貴山莊莊主是個退隱的官兒雖不錯，却勾結江湖上的敗類，危害武林，包庇盜賊惡徒，這就是我們要管而官府力量未及的地方！」

「但他們是內廠設在金陵的密窩！」

南宮俊道：「但內廠不是官府，甚至於連當地的衙門都不知道，內廠應該設在大內京師，不該過問到江湖中的事，他們這麼做，是不該把勢力伸到江湖上來，更失去本身的立場，再說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這些內廠的密探也是一樣，他們越出了本份，就必須要有人出頭來制裁他們，所以我們是名正言順的出頭！」

歐陽敬不知道如何說話了，馬成笑道：「總管，少主的話不錯，內廠不准在外私設密窩的，這是那個叫天機子私下攬的鬼，大內廠衞共分東西內三廠，其中東西廠是半公開的，內廠本是不公開，秘密行事的，他們並沒有任何特權，都是他們自己作威作福掀起來的，所以我們只要義正詞嚴，公然去興師問罪，誰也不敢來說我們的不是。再說富貴山莊如果包庇魔教，危及江湖，這種行爲已然破壞了官方與江湖人之間的默契，鬧開來朝廷只有加以否認，絕對不會支持他們的，否則天下的江湖上都起而聲援我們，沒有人敢負這個責任。」

歐陽敬這才道：「少主考慮得極對，屬下沒想到那麼遠，那屬下就告退去叫人準備了。」

南宮俊道：「也只是準備而已，不到

必要時，還是不必動的，我想這時的富貴山莊內，已經是各路英雄雲集，但實際的狀況如何，到底還不清楚，我等去了之後，斟酌情形，再作區處吧！」

歐陽敬告退了，南宮俊又向風塵三友道：「三位也請將貴門的人員邀齊了，明天一早，大家齊集富貴山莊。」

尚達仁道：「爲什麼還要等明天一早呢？」

南宮俊道：「因爲我們要給對方一點時間去準備，讓他們把人力都調齊了，集中該處，才能作一次總結。」

化三千道：「那最多也只是百花宮的人，百寶齋中的人員却未必能集中，問題仍然是存在的。」

南宮俊輕嘆道：「辛老，你若眞相信他們在鬧內鬨，那是要上大當了。」

化三千一驚道：「什麼，他們的內鬨是假的？」

南宮俊道：「他們互相不容或許是眞的，但只是一點權力之爭，在大局上，他們却是一體不分的。」

化三千道：「少主能否指示得明白一點？」

南宮俊笑笑道：「這時候徒言無益，而且也沒有證據，等到了富貴山莊，當面抓住他們的證據，華老就會相信了，紀家姊妹也好，他們的目的是想要把魔教在中土立足，這個立場不變，我們就很難和平相處，所以這一戰也在所難免！」

小秋在旁道：「可是公子，金寶說過，教主與副教主已經有意思改變教規，成爲中原武林的一脈！」

辛本善道：「少主，如果他們能夠如此，我們倒不是容不得人，非要把他們趕回西方不可！」

南宮俊一嘆道：「那是不可能的，他們在中原不是成爲武林一脈，創立一個門戶，而是要建立一個獨一無二的門派，不是與大家共存，而是唯我獨尊！」

小秋道：「不會吧，教主似乎沒有這麼大的野心！」

南宮俊道：「他假如眞有那種存心，早就可以公開地亮出身份，詔告武林，要求大家的承認了，可是他沒有這樣做，却在暗中擴展勢力！」

「那是爲對付教中的自己人，百花宮也在擴展實力！」

南宮俊道：「有一件事你們都沒有發現，就是魔教的三分勢力，從沒有在相同的地方建立過，百花宮分宮所在之處，沒有百寶齋的分號，而三十六紅粉金剛，也沒有在那些地方去行俠，這表示他們早已劃定了勢力範圍，目的在兼併天下！」

馬成道：「這倒是件大家都忽略的事！少主分析得很有道理，若是他們自己在爭權，一定在對方的勢力範圍內設置人手，一則作爲對抗，一則便於監視才對，他們却各佔一方，互不侵犯！」

東方英道：「可是我們紅粉姊妹却跟橫江一窩蜂鬥了起來，照俊哥的說法，就不應該如此呀！」

南宮俊道：「我想那是妳們大姊姊慕容婉決定的，沒有去請示姑姑吧，否則一定打不起來的！」

東方英不說話了，南宮俊又道：「祇有金陵這個地方，才不受限制，每一方都有人員在此，因爲這是總壇所在，不屬於那方的，所以我才認爲他們是雖分而合，雖合而分，爭歸爭，大體上是不變的！」

化三千道：「少主不久之前，似乎還沒有這個想法。」

「是的，他們很狡猾，以前我一直不知道他們是連在一起的，我原先只注意的是百花宮，可是日月山海四個人立刻找來了，向我洩漏出百寶齋的事！」

海女接口道：「我們本來是百寶齋送出的！」

南宮俊一笑，說道：「你們根本就不知此身誰屬，但我相信這是百花宮的意思，紀寶珠怕我跟她一方作對吃虧而損失實力，才作了這個決定，而百寶齋主金輝受逼後將計就計，派人來帮助我，毀了一處分宮，使得紀寶珠大爲震怒，才把山、日二人迷了神智以爲懲罰，這是對金輝提出的警告。」

「這證明他們之間確有裂痕！」

南宮俊道：「是的，裂痕是有的，可是我從地道出來後，百寶齋居然把人都撤走了，這證明他們在本質上，仍然是合在一起的！」

化三千笑問道：「少主，老化子可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關係？」

南宮俊道：「我在底下已經跟紀寶珠碰面交惡，衝突已起，公開結怨了，我出來後，也一定會要去找她的麻煩，他們大概擔心我出來後，以總護法的身份，調集人員去百花宮或富貴山莊發動攻擊，所以才把人員全部都遣走了，逼得我動用自己的力量！」

化三千笑道：「老化子總算懂了，那紀寶珠到歐陽先生處報告少主受困的消息，爲的是要歐陽先生率人來此，跟金輝的人手衝突起來了！」

南宮俊道：「是這個意思，由此可見，他們是有互鬥互爭之意，總是希望安排敵人跟對方衝突起來，好保持自己手下的實力，這不是一種眞正的作對，如果存心想消滅對頭的時候，他們就自己來動手了，那才是確實靠得住的行動，所以我由此判斷他們貌離而神合！」

小春道：「公子，婢子倒不是帮着教主，但婢子覺得教主與大祭司之間的衝突不會是假的！」

南宮俊笑道：「我知道，我沒有說他們是假衝突，只是說她們彼此之間不和，對外却是一致的，金輝說打算修改下教中規則，在中原重組門戶，那是假的，他們絕不會有這個意思，最多是換掉魔教的字眼，另外起一個堂皇響亮的名字而已！」

小春道：「何以見得？婢子好像聽教主跟大祭司之間，爲這個問題抬過槓！」

「掩人耳目，他們只是希望在你們心中造成這種印象而已，目的就是借你們的口傳出來！」

「借我們的口傳出，難道我們今日之脫離，早就在教主大祭司的意料之中！」

南宮俊道：「恐怕是如此，小春，小

秋，你們在百寶齋中，可以說是不屬於那一方的，學的武功也沒有深入，照我的看法，妳們比海女跟月女差多了，而且妳們雖隸大祭司手下，却又沒有參予眞正的機密！」

小春問道：「公子是不是說聖碑的事呢？」

南宮俊道：「是的，而且我還有更確切的證據，就是他們已經全得聖碑上之學，金寶那番話全是騙人的，我跟靈姑對了一下，才知道他們早已熟悉碑上所有的記載，所以才肯讓她毀了的，而他們只要練了那上面的武功，就不可能作有所改變，因爲有些規定與習慣，根本就不配合他們的練功需要而訂立的！」

東方英也爲之一怔道：「俊哥，你怎麼跟靈姑對問的？她不是不能說話嗎？」

「但是她能聽，我們的話她都完全聽得懂，我把東佛遺交給我的功笈唸給她聽了之後，她表示所有的聖碑武學就是那一些，他們早已記熟了，但東佛已經把那些武功中邪惡的部份去掉了，他們所練的則充滿了邪惡，絕不可能指望他們步入正途的！」

大家都怔住了，半晌後，化三千道：「如此說來，除了付之一決外，沒有他途可循了！」

南宮俊道：「是的，如等他們發展至勢力平固後，再想擊潰他們就難了！」

尚達仁道：「在下立刻去召集少林弟子，前來交給少主統籌指揮調度運用，少主等我們兩個時辰！」

辛本善也道：「我到城外一趟，武當的人手是集中的，不要兩個時辰就可以來報到了！」

化三千道：「老化子也召集人手去，丐帮金陵分舵的好手不多，但是在六個時辰內，我可以把鄰近幾個分舵的好手全部調集，爲數也很可觀了！」

辛本善道：「老化子，對貴帮的行事，我實在不懂，金陵是你們最大的一個分舵，你們却派了一些武功平凡的弟子在此。却把好手派到一些偏僻的地方去！」

化三千道：「是的，這才是保全及隱藏丐帮實力的方法，越是熱鬧的地方，越受人注意，我們如果把精銳都放在此地，容易受人注意，也容易受人算計，所以多用一些武功平常的弟子在此，就沒人太去注意了！」

「這辦法是好，不過有事就晚了！」

「也不會晚到那兒，只要傳出緊急信火，他們都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趕到！」

「六個時辰難道還算是最快的！」

化三千笑道：「他們並不是一定要六個時辰才能到達，而是守命在四週監督，據我接到的最新消息，從各地都有些來歷不明的江湖人，向金陵趕來，有些是百寶齋來的，有些則是百花宮分宮的，三三兩兩却仍然沒有能逃過我們的監視！」

衆人都是一驚，尚達仁笑道：「老化子我承認你們丐帮的消息是最靈通的，但是你們頂多也不過咬住了一兩批而已，絕不可能每一個人都被你們釘住吧！」

化三千笑道：「你簡直是抬槓，這當然不可能，我們不知道對方有那些人，有多少人，只是照一些行跡可疑以及知道地方的人加以推斷，事實上這兩天以來，已經有不少人陸續進入了富貴山莊了！」

南宮俊興奮地道：「那我的推斷不錯，他們果然把人手集中，準備要大張旗鼓地公開成事了！」

化三千道：「這個可不清楚，老化子訂定六個時辰，是根據紅粉金剛的行程而定，她們也在趕來途中，預計六個時辰才可以到達！」

南宮俊一怔道：「她們也來了？」

化三千道：「這可不太清楚，她們此刻在丹徒縣內，快馬加鞭往這兒趕，六個時辰內必可到達，而我們的最後一批人手，也差不多同時可到！」

南宮俊道：「好吧，在紅粉金剛姊妹到達前，大概不會有什麼事，那我們也定六個時辰爲集合的時間好了，六個時辰後，我首先到富貴山莊，希望各位也各帶領十位好手，散於富貴山莊四周！」

化三千道：「爲什麼要散布四周？」

南宮俊道：「因爲那兒佈設着奇門遁甲陣圖，如若大家集中在一起，很容易被一下子陷進去了！」

化三千道：「那麼什麼時候進去？」

南宮俊笑道：「看見了天空冒出了銀硃色的火花後，大家請準備，火花一滅，立卽同時翻牆而入，使對方來不及準備，大家才能安全進入！」

化三千道：「少主已帶着信火吧？」

南宮俊道：「是的，那是我南宮家人所私有的一種求援信火，這次很可能要開張了。」

風塵三俠走了後，南宮俊道：「每個人都休息一下，六個時辰後，我們可能有一場厮拚。」

馬成笑道：「少主就帶着我們這幾個人去？」

南宮俊道：「一開始是的，到了必要時，我放出信火，那時候南宮家中全部武士以及三家門派的好手也到了。」

馬成道：「少主有沒有注意到，我們這兒追隨少主的人，幾乎全是從魔教裏出來的？」

南宮俊一笑道：「我知道，連我也是的，所以我才要把其他人分開，我們先以自己人的身作一番晤談，等實在談不攏的時候再作區處。」

東方英道：「俊哥，大姐她們來了，我想騎馬迎着她們先去見見她們。」

南宮俊道：「妳見了她們又如何？」

東方英道：「問湑姑姑的意向，她們的立場。」

南宮俊道：「她們的立場很湑楚，不問而知，現在主要的是你自己的立場。」

「我！我的立場還不明顯嗎？我是南宮世家的武士。」

南宮俊道：「好！妳知道就好，既然妳是南宮世家的武士，已經沒有私人的立場了，更不可有私下的行動！」

「我不是私下的行動，我也不相信大姐她們會加盟魔教去，所以我才要去問問清楚。」

南宮俊道：「妳既是南宮世家的武士，而南宮世家現正面臨强敵，隨時可能有警，妳不能在這個時候抽身跑開去的！」

東方英沉思片刻才道：「俊哥，是否你不要我去？」

南宮俊道：「是的，因爲妳姑姑的意向難測，如果她把妳擒了下來，向我們談條件……」

東方英道：「姑姑不會這樣的！」

南宮俊道：「也許不會，但是誰敢說呢，假如她那樣做了，豈不是令我們縛手縛脚？」

東方英說道：「你們可以不必理會她的。」

南宮俊一嘆道：「可惜我們無法不理會，南宮門下的武士是最受重視的人，每一代的南宮主人對自己的生死不在乎，對門中武士的生命却萬分地珍視，只要條件是我們能接受的，多半會答應。」

東方英道：「好吧，那麼我就不去好了。」

南宮俊道：「英妹，我知道妳去是一片好心，但是你初進南宮世家，而且是我引見的，我希望妳能够帮我一個忙，別爲我奶奶添麻煩，到現在爲止，我儘量不去驚動他們，就是想證明一下，我自己有能够處事的能力，南宮世家雖然不分彼此，但是前後上下兩代，總還有點競爭之心的，不過那是善意的競爭而已。」

東方英慚愧地說道：「我一切都明白了。」

南宮俊一笑道：「好！那妳就帶着她們都去休息吧，記住，要養足精神，六個時辰後，將有一場大拚鬥呢！」

於是，東方英帶着一批女子到樓上金寶的屋子，南宮俊與馬成也找了間屋子歇下。

六個時辰過去得很快，而且還不到六個時辰，尙達仁與辛本善已經來了。

南宮俊早已醒了道：「二位兄台怎麼來了？」

尙達仁道：「少林的人都已遵照指示安排妥當，兄弟則奉命前來聽候少主的指示。」

辛本善道：「兄弟也是一樣，玄貞觀的玄貞師叔將我的武當弟子籍註銷了，要我聽候少主驅策。」

南宮俊道：「這是爲什麼呢？」

尙達仁羞慚地道：「這是我們慚愧的地方，我們在此注意百寶齋，已有好幾年了，對百寶齋的內情一無所悉，還是少主前來，才揭開他們的眞相，因此我們對於刺探消息方面，實在太差了，敝掌教師伯認爲我們應該到南宮世家去見習一番，想來少主不會拒絕吧。」

南宮俊笑道：「假如是因爲那個原因，那可就不敢當了，南宮世家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刺探消息之法，完全是因爲機緣湊巧，才使我比各位多了解一點的，不過南宮世家却竭誠歡迎二位加入，共伸正義，寒舍二十六位武士中，別家門派的人都有，獨缺少林武當兩派，這次能得二位加入，實在太好了。」

尙達仁有點不好意思，因爲以前南宮主人曾經修書給各家掌門人，請他們派人參加南宮世家，共襄義舉，結果少林武當認爲不屑而沒派人，他們以爲自己是堂堂正派，南宮世家雖然是武林盟主，但還不够格跨到他們頭上去，後來南宮門客有了許多轟轟烈烈的表現，備受世人尊敬，他們在南宮世家，居於客卿地位，也並不隸屬於誰，他們才有點後悔，只是羞刀難入鞘，不好意思改口又要求加入了。

這次有了個機會，他們立即作了表示，當然也表示了對南宮世家的支持，南宮俊當然也不便拒絕的。撇開這個話題，他們又略略商討了一些行動的計劃，以及同頭如何運繫的事，然後就到達富貴山莊去了。

這次富貴山莊內已經有了相當的準備，出來接待他們的是一個白髮的全眞道人，長眉善目，一片仙風道骨之概，原來的主人翁長健反倒屬於從屬的地位了。

寒暄已過，南宮俊開門見山地道：「道長可是長春仙長，再晚南宮俊……」

長春子笑笑道：「貧道正是，貧道遊京師時，蒙爲朝廷所長，除了封國師之外，還秉命成立一個部門，叫貧道爲東西內三處廠衞，訓練新進人員，這個地方，就是作訓練之用，因爲事關國家機密，未及向府上打個招呼，致引起一些誤會，貧道十分抱歉……」

這個老傢伙一開始就指出了他的身份，想利用官中的帽子壓住他們，南宮俊却不爲所動，亢然道：「老仙長，我們都是江湖草民，不敢過問朝廷的事，只是因老仙長所選的那些人，對我江湖武林將有很大的影響，所以晚輩才來求證一下！」

長春子道：「哦！貧道那些人選得不對！」

南宮俊道：「老仙長所選的全是西方魔教中人。」

長春子一笑道：「那有這事，少主弄清楚了嗎？」

南宮俊道：「不會錯，在下是魔教總護法。」

長春子見南宮俊竟承認總護法的身份，大爲意外，道：「少主，這怎麼可能呢，少主在南宮世家何等顯赫崇高，怎麼會答應替魔教去做總護法！」

南宮俊一笑道：「南宮世家並沒有什麼身份，所謂武林盟主，祇是寒家對武林所盡的責任而已。」

長春子笑道：「少主好胸襟，這責任可不輕吧！」

南宮俊道：「是的，這責任很重，從家祖父開始，先後已有十九位姓南宮的人死於非命，再加上我的師叔伯等不下四十人，都是爲了這責任。」

長春子道：「府上爲武林所盡的心，大家都知道，也都很欽佩，但少主屈身魔教總護法，却不知爲何？」

南宮俊道：「總護法是客卿的身份，合則留，不合則去，我因東佛之故，技出魔教，對魔教金教主之請，不便堅拒，姑且答應了，等見到金教主，了解了魔教的實際情形後，再作去留的決定。」

——未完——

防身秘技

高手過招 提防暗傷

小雲·文　盧令·圖

最近有些國術比賽是不戴拳術手套的，同時下邊沒有脚套，可以用脚去踢對方的軀體，此外還可以用膝撞，只是戴了頭盔護胸，以及保護下體的護罩，其餘就可以發揮國術的招式，不一定像西洋拳似的發拳衝擊對方軀幹中部，這樣安排本來是很有意思的，但却必須防範這一點，碰着劇烈打鬥當中，有時是會無形中吃了一招發生暗傷的，如果拖延不治，就會變成「內傷」，整個人逐漸消瘦，受擊之處，過了三幾個月然後發作，碰着風雨就隱隱作痛，故此，在自由搏擊之後，應該自我檢查看看身上有甚麼地方受擊而並不知情。

依照人體生理構造來說，愈是靠近心臟的血管，就愈加容易受擊或者受壓，發生「暗傷」，暗傷跟內傷不同，如果該處有一個顯著的傷勢，使血管爆裂，或者有傷口出現，直接影响到某一個內臟，那是眞正的內傷，反過來說，局部發生障礙，整個生理構造並無顯著的變化，只是暗傷而已，這種病症可能在三幾天之內自行告痊，亦有可能拖延得非常久，但有所疑，應該自行檢驗。

先說上文所稱述的一種暗傷，指靠近心臟各種血脈分佈而言，自行檢驗是很容易的，先行吸滿了氣，然後使勁閉氣，或者自己揑住鼻子緊閉嘴巴，又或請朋友揑緊鼻子，總之，完全不透氣，然後伸手在心臟動脈靜脈交界的幾處，以及心肺血管相接的一處，伸手按它，如果受壓之處隱隱作痛，那就有可能是暗傷那一類，那些血管分佈圖形，很難在此描述，買一幅人體掛圖看看，便即知情。

如果暗傷發生在兩邊胸骨對下或者背後肋骨對下的地方，使呼吸系統受傷，即是橫隔膜受擊腫脹，外邊完全看不出來，但却多走幾步氣喘，頭暈眼花，倘有這種病症發生，可以使用這個方法檢查，但却不能够自己檢查，一定要靠朋友帮忙。

此法是如此檢查的，你在街上走動時，那個朋友突然在後用左右兩手，向你腰間肌肉與胸骨的一處碰了碰，記得這一點，並非打下去，只是碰一碰，比較伸手去摸的一種力量稍大，已經够了，普通人碰着這一類的觸摸，若無其事，如果橫隔膜受傷，就會發生劇痛，立刻氣喘如牛，所謂傷了氣門，就指這種情況而已，如果在搏鬥當中，給人以左右手一齊向腰間兩邊劈下，就有可能發生這種暗傷。

靠近頸子兩邊的肌肉與頸骨之間就是四條血管的交叉點，兩條是動脈，另外兩條是靜脈，該處發生暗傷，如果伸手到肩井穴壓了一下，立刻發生劇痛，如無暗傷，只是稍爲覺得痳痹。

肩井穴就是在頸骨兩條大筋伸展到兩邊肩膊中間的微窩，那個地方是很易受傷的，稍爲懂得擒拿術的人，都會使用特殊手法在該處襲擊，徒手搏鬥認眞預防它。

暗傷的地方有許多種，如果該處是血脈的交叉點，受傷之後，血液流出來，但却不是流到體外，而是向體內流去，那是相當危險的，因爲體內沒有露風，那些血液留在腹腔之內，無法流出，久而久之，會在該處凝結起來，變成好像瘡似的東西，所謂無名腫痛，就指這種病症，不過，受傷而致發生無名腫痛，抑或由於體內有毒瘤生長，這兩種情形截然不同的，前者可以使用跌打醫治，後者却需要用藥物把它打消。

最容易引起內臟流血，而且沒有流出皮膚表面的一種傷害就是「棍傷」，南中國的棍法並非以劈刺爲主，而是稱做「圈點功夫」，這種功夫表示精於用棍的人，能够把持棍之手使勁一壓，憑空震出斗大的棍花來，跟着向前一刺，那種力量不是像槍似的刺去，而是把那條棍以很快速度壓向對方的軀體，棍尖接觸對方的身上時，然後使用內勁向前一壓，故此稱做「點」，並非叫做「刺」。

如果給擅於用棍的人使用棍尖點了一下，就有可能使腸臟局部充血或爆裂，並非整條小腸爆裂，而是小腸的一部份血管爆裂，流出血來，那種血就是上述「內出血」，亦即日子拖長了，可能變成「血癰」的東西。

喜歡玩棍的人，往往用「鼠尾棍」，就因爲鼠尾棍頭大尾細，特別容易用棍尖去點對方的要害。

如果用手掌打傷對方，使該處發生流血，而又絕不露風，這種傷害多數是在背脊，即是靠近後心之處，原因是那個地方只隔一層薄薄的肌肉就是肺，肺的本身很弱，不堪一擊，如果你不明白這層道理，對着鏡子看看自己的身體，就會恍然大悟

，任何人的胸肌總是厚過背肌的，就算是大力士，背上靠近脊椎骨旁邊的肌肉也是很薄，甚至可以說，那些地方沒有肌肉，這幾處要害，都是肺部所在之處，使用掌勁，由掌筋壓下去那種震盪力，的確有可能壓傷肺部。

上述的三個部位，肺部，心臟，以及腸臟，這三處的暗傷已經談過，跟着要談談頭顱之內的暗傷。事實上在頭顱骨之內的暗傷，更加容易發生，原因是兩人搏鬥之際，多數向對方的頭部發招出擊，故此，受傷的部位那就特別容易發生在顱骨之內。

從生理構造看來，我們的腦袋一定有一塊薄膜包住，稱做腦膜，如果患病該處腫脹，就變成腦膜炎，那是非常凶險的一種病，倘若搏鬥之際，有人以辣手相加，使腦膜上面的血管爆裂，那種情況不是腦膜炎，而是內出血，亦即沒有見風的血。

這一類傷勢，從外表上完全看不出來，只是在搏鬥之後覺得腦袋隱隱作痛而已，實際上已經受傷，如果到醫院裏面照X光，就會看得清楚。我們的大腦除了一塊薄膜包圍住腦袋之外，還有血管穿入腦袋的核心，分分鐘供應血液和氧氣，那些血管極微，罩住腦袋，起碼有一千條過外，在醫學上稱做「蜘蛛血管網膜」，即是說，包住大腦的腦膜之上，還有一層血管，那層血管好像薄膜，由於太密，有如蛛絲，故有上述的名稱，假如喝醉了酒，上述的蜘蛛血管網膜膨脹，便會跟頭顱骨接觸，登時發生痛楚，酒醉之後，血管收縮，那種痛楚就會消失，在我們頭顱骨以及蜘蛛血管網膜或腦膜之間，起碼有三兩分的距離，並非空空洞洞的，該處有一層水隔住，叫做「水樣液」，即是說，那種水跟普通自來水相差不遠，但却沒有病菌，沒有雜質，而且永不會乾。

假如腦袋突然受到劇烈的打擊，不管那種衝擊的力量是拳頭或棍，來自某一方面，受擊之處的微血管爆裂，便會流血，那種血液可能會結成一塊，跟頭顱骨非常接近，以後就經常發生極度的痛楚，反過來說，如果蜘蛛網膜裂開，有一部份血管流入腦袋之內，那個人就會昏迷不醒，或者變成痴呆，故此，在舊式武林交手有十大忌，即是十種絕招都不准使用，其中第一種就叫做「獨劈華山」，不准兩人打鬥之際，忽然向對方頂門劈下，只是准用獨劈華山去劈對方的頸骨或肩膊，就是想避免腦袋受到過度震撼之後發生內出血的一種「暗傷」。

另外一種衝擊力能夠使腦袋受到劇烈傷害的就是額角，還有一種傷害是在耳後的兩個微窩，最後在後腦當中特別突出的一處，它是後腦基層，最爲接近皮膚的地方，該處受擊那個人可能永遠昏迷不醒。

因爲兩人互相搏鬥，各出絕招，可能偶然會遭遇到對方的毒手，故此，練習過拳術的人，總是如此，可以發招撲攻就打到盡，一招落空，便即往斜裏跳開，免得對方反攻，打中頭顱任何一處。有些人以爲用器械搏擊，最犀利的是刀，能够斬死人，用棍所受的損害較微，實則不然，要是一棍打在頭顱上面，就會發生震盪力，亦即上文說的內出血，受擊之人可能就此昏迷不醒，或者無法痊癒，整天的痛楚不堪，故此，刀棍都是十分厲害的武器，問題是能否使用得適當而已。

最後，談談骨骼。在各種暗傷當中，實際上最容易發生損害的就是骨骼，原因是包住骨頭的薄膜，很容易就會發生腫痛，一個武藝高强的人，發拳打中對方的頭顱時，未必一拳使他受傷，可是，自己的指節骨却極有可能打裂骨膜，以後長期發生隱痛，故此，喜歡練武而且準備搏擊的人，多數是按時練習打沙包的，唯一的目的就是使包住指節骨或腕骨的骨膜變厚，不容易破裂。如果那個人一直都沒有打沙包，而且上了年紀，靠近花甲，突然發招，確有可能使骨膜裂開的，不容輕視。

受擊的人更容易在骨膜方面裂開了，就因爲那種打擊從對方發生，他自己沒法控制。

任何一塊骨頭都有薄膜包住的，就以臂骨來說，不管長的或短的臂骨，俱有薄膜，靠近骨頭盡端的膜特別厚，而且有些水份，比較柔軟，在兩塊臂骨相交之處，照例還有一塊軟骨，避免它互相磨擦，上了年紀的人，行動不便，就因爲骨與骨之間的一處逐漸硬化，軟骨也變硬，同時包住頭骨的薄膜逐漸變乾，於是，很容易跌傷，而且走動的時候不能快速，甚至力不從心。

有武功的人，能够用指勁傷害別人的骨膜，最容易受傷的是肋骨，肋骨有許多條，每條肋骨與另外一條肋骨之間就有骨膜，沒有練習過拳擊的人，那些地方十分脆弱，吃了一拳，就此紅腫，甚至發生內出血，變成暗傷，可是，練習過功夫的人，首先就練肋骨，所謂「疊骨功」，就指骨與骨之間的薄膜變厚，幾乎所有骨頭連接在一起，拳打棍擊，絲毫不傷。

肋骨的骨膜容易受傷，就因爲肋骨面積較大，隨時變成對方攻擊的對象，用脚去掃的掃腰腿，或者用拳打的插捶，又或劈捶，都是以肋骨作爲進攻的對象，故此肋骨或者骨膜，特別容易受傷。

臂骨雖然有很厚的肌肉遮住，如果對方五指如鐵，使勁一抓，可能抓住臂骨，使該處發生腫痛的亦即骨膜受傷，時間拖長了，那就變成「暗傷」，每逢天陰，便隱隱作痛。

此外，由於一雙脚經常走路，脚的骨節特別多，脚趾，足踝，以及膝蓋骨這三方面的骨節，又多又密，必須軟骨支持，如果骨膜受傷，行走不便，經常發生痛楚，不但是搏鬥的人有這種憂慮，經常喝酒的人，更容易發生這一類的病症，所謂「酒濕」，特別嚴重的話，變成「痛風症」，但見風雨迫人，立刻發生劇痛，其實骨膜見風發痛這一層道理，與上述的「暗傷」情況相同，所差異的是這一點，一個是因酒而傷，另外一個却是因打而傷。

特別值得重視的是這一點，並非捱打然後會使一雙脚各處的骨節受傷，打人所引起的傷害同樣嚴重，故此，練習脚法的人，必須經常踢沙包，除此之外，並無他法。整天不踢沙包，又沒有打木人樁的一位高手，突然搏鬥，亦有可能弄傷了自己，不妨一知。

（完）



新穎俠情中篇

古龍·文
盧令·圖

大地飛鷹（二十）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小方從班察巴那得回寶劍駿馬後，一路奔來，看見一同鄉青年用一輛獨輪車推着家當及妻兒，小方因疑心他們是呂三的殺手，是以並沒有停下來跟他們搭訕。只是後來小方却發覺那對夫妻給人用劍殺死在路口上，剩下小女兒在路旁啼哭，小方正在奇怪是誰下的毒手時，却發覺那女死者原來是班察巴那派出來的殺手，深夜，小方躺在床上，忽覺一股殺氣，他一翻身，抓住了一個女孩子，小方記起她是年前在拉薩，帶他去那神秘鳥屋見獨孤痴的小孩子……

斗室成交易　隱地苦煉劍

▲交易

（一）

這個女孩子用一種很奇怪的態度看着自己手裏的劍，過了半天才說：「我七歲的時候先父就曾經告訴過我，如果我想學劍，就一定要記住，劍是殺人的利器，也是兇器，不到必要時，千萬不可輕易拔劍，如果你手裏的劍已出鞘，就算你不想殺人，別人也會因此殺你。」

「他說得很有道理。」小方同意道：「一個輕易拔劍的人，絕不是個善於用劍的人。」

「現在我掌中的劍已出鞘，本來當然是準備出手的。」這個女孩子說：「可惜現在我又偏偏不能出手了。」

「爲甚麼？」小方問她。

她還是沒有說她爲甚麼不能出手，也不必再說，因爲這時候她已經出手了。

×　　×　　×

在這生死呼吸間的一刹那，小方忽然又想起了一些他本來不該去想的事。

他又想起了卜鷹。

就在那個夜深人靜夜涼如水的晚上，卜鷹還說過一些讓他永難忘記的話。

「劍客手裏的劍，有時也像是賭徒手裏的賭注一樣。」卜鷹說：「一個眞正的賭徒，是絕不會輕易下注的，如果他要下注，不但要下得準，下得狠，而且一定還要忍。」

忍就是等，等最好的機會。

卜鷹又說：「別人認爲你不會出手的時候，通常就是你最好的機會。」

這個女孩子無疑也聽她父親說過同樣的話，而且也跟小方一樣牢記在心。

她已經讓小方認爲她不會出手了，所以她一直等到這一刻才出手。

——靜如泰山，動如脫兎，不發則已，一發必中。

這也是劍客的原則，一劍出手，就應該是致命的一劍，刺的必定是對方要害，一定帶着種極霸道的殺氣。

她刺出的這一劍却不是這樣子。

她的出手又快又準，她的劍法不但變

化奇詭而且絕對有效。

但是她的出手却不够狠，劍法也不够狠。

× × ×

小方雖然從未看見過獨孤痴的劍法，也從未看見過他出手，但是小方也可以想像得到。

只要看見過獨孤痴的人，大概都可以想像得到他的劍法和出手是甚麼樣子的。

——能看到他出手的人當然不多，因為看見過的人都已死在他的劍下。

這個女孩子既然能將班察巴那屬下的殺手一劍刺殺，她的劍法無異已得到獨孤痴劍法中的精髓，可是她這一劍刺出却一點都不像是這樣子！

小方已經覺得有點奇怪了。

更奇怪的是，她一劍刺出後，忽然又住手。

「現在你是不是已看出來剛才我為甚麼不能出手？」她問小方。

小方沒有反應。

她又說：「我學的劍法是殺人的劍法，如果我要殺你，我的劍法才有效果。」

小方反問她：「剛才你不想殺我？」

「我本來是想殺你，用你的命來祭我的劍。」她說：「可是剛才我已經改變了主意。」

「為甚麼？」

「因為我想跟你做個交易。」

「交易？」小方問：「甚麼交易？」

「當然是大家都不會吃虧的交易。」

這個女孩子說：「只有這種交易才能做得成。」

跟一個這樣的女孩子談一件大家都不吃虧的交易，當然是件很有趣的事。

小方正想問她：

——是甚麼樣交易？交易的是甚麼？應該怎麼談？

他還沒有問，窗外忽然响起了一聲鷄啼，窗紙已經發白了。

（二）

不管黑夜多麼長，天總是會亮的。

天一亮鷄就會啼，窗紙就會白，不管誰聽見鷄啼的時候，都不會認為那是件可怕的事，都不會因此大吃一驚。

可是這個女孩子却忽然跳了起來，就好像是隻中了箭的兔子一樣跳了起來，穿出了窗戶。臨走的時候她又說了句很奇怪，讓人很想不通的話。

「我一定要走。」她說：「可是你不能走，今天晚上我一定會再來，也許天一黑我就來。」

她為甚麼要走？為甚麼一聽到鷄啼的聲音她就要走？

鷄啼的時候，太陽就將升起。

難道她也像那些見不得陽光的妖魔幽靈鬼魂一樣，生怕太陽一升起，就會把她化成一堆膿血。

所以她一定要等到晚上才敢重回人間，至少也要等到天黑之後！

——她究竟是人還是鬼？

× × ×

她要跟小方談的是甚麼交易？是不是一種買賣靈魂的交易？

（三）

天又黑了。

小方在等，等她來。

在一間如此狹窄陰暗潮濕的廉價旅社斗室中枯候坐等，不管他等的是人是鬼，都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小方却很沉得住氣。

他既不知道那個女孩子會在甚麼時候來？也不知道她會從甚麼地方來？

——是從窗外來？還是從門外來？是從屋頂上掉下來？還是從牆壁裏鑽出來？

——是從天上來？還是從地下來？

小方根本沒有去想，也沒有去猜。

他一直坐在房裏等，天色暗了，天黑了，又過了很久，他才聽見敲門的聲音。

確實是有人在敲他的門，不過敲門的却不是今晨陽光初露時倉皇遁去的那個女孩子。

敲門的是個小男孩，髒兮兮的小男孩，看起來只有八九歲，却拚命想裝出一副大人的樣子，身上居然還穿着件大人穿的用緞子做成的大褂。

小方忍不住有點奇怪，這個客棧裏的夥計怎麼會放這麼樣的一個小孩子進來敲他的門？

更奇怪的是，店裏的夥計就在這小孩的旁邊，非但沒有阻止，而且居然還對他很客氣。

——這麼樣的一個小孩難道也是個很有來頭的人？

小方忍不住問他：「你是不是來找我的？」

「不是來找你是來找誰的？」這個小孩子兇巴巴的說：「不是來找你的難道是來找烏龜王八蛋？」

小方沒有生氣。

他有一點想笑，却又笑不出來：「是誰要你來找我的？」

這個小孩子挑起了大拇指：「當然是我們的老大，他要我帶你去見他。」

「你們老大是誰？」小方問：「他人在甚麼地方？」

這個小孩說：「你跟我去你就知道了，你不敢去你就是活龜孫。」

他說完了這句話，扭頭就跑。

小方也只好在後面跟着，他並不是怕做活龜孫，而是因為他已經猜出這個小孩的老大是誰了。

（四）

天色已經很暗，就算有星星，星光也很淡，就算有月亮，月光也很淡，前面的路途方向，已經漸漸不大看得見了。

這個小孩在前面跑着跑着，忽然一下子就看不見了。

可是他既沒有飛上天，也沒有鑽下地，只不過忽然一頭鑽進了一個破廟裏。

小方只好也跟着鑽了進去！

破廟裏居然有亮光，還有酒香和烤肉的香氣，烤的好像是香肉。

烤肉的火堆旁圍着十七八個小男孩，身上穿着各式各樣稀奇古怪的衣服，正在做各式各樣的稀奇古怪的事。

——他們做的這些事如果是大人們在做，既不稀奇也不古怪，只不過他們還都是孩子。

一個看起來年紀最大而且最髒的孩子，盤着腿坐在廟中間的神案上，一雙大眼

睛烏溜溜的轉。

帶小方來的小孩指着他悄悄的告訴小方：「他就是我們的老大。」

他們的老大當然就是那個玩小虫住鳥屋的小孩，也就是那個騎青騾使長劍的姑娘。

（五）

香肉已經不香了，因為香肉已經被吃到肚子裏去。

不管多香的肉，被吃到肚子裏去之後，都不會香了——只會變臭，不會再香。

小方看着在火堆旁吃香肉喝酒賭錢的小孩，忍不住皺起了眉道：「他們都是你的兄弟？」

「每個都是。」這個以前玩小虫，昨夜使長劍，今夜臉上好像又有鼻涕要流下來的小姑娘說：「我就是他們的老大。」

「你怎麼能够讓他們做這些事？」

「為甚麼不能讓他們做？」

「這些事是大人做的。」小方說：「他們還小，還是孩子。」

「那麼我是不是該告訴他們，一定要等到他們長大了之後才能做這些事？」

小方不能回答了。

這個女孩子又冷冷的問他：「我是不是應該告訴他們，等他們長大了之後就可以做這些事？」

小方說不出話了！

這女孩子忽然嘆了口氣：「如果大人們不喜歡看見小孩們做這些事，大人們自己最好也不做。」她說：「大人們自己天天在做的事，又怎麼能讓小孩不做？」

小方苦笑！

他覺得她說的話實在有點强詞奪理，却又偏偏想不出反駁的理由來。

他只有改變話題：「昨天晚上你說的究竟是甚麼交易？」

其實他還有很多別的問題要問這個小女孩。

——為甚麼鷄一啼她就要走？為甚麼她總是要扮成個髒兮兮的小男孩？

——獨孤痴在那裏？劍法是不是已煉成？傷勢是不是已痊癒？

這些問題小方都沒有問。

因為他忽然也對她要談的這個交易很感興趣。

（本章終）

▲煉　劍

（一）

這個女孩子提出來的交易，大多數人都會感興趣。

「我找個安全隱秘舒服的地方給你住。」她對小方說：「我每天都會做幾樣好吃的東西給你吃，偶而還會替你洗洗髒被單髒衣服。」

小方笑了！他實在很想問問這個孩子，是不是準備要嫁給他。

——在某方面來說，婚姻豈非也是種交易？

——這個女孩子要替小方做的事，豈非也正是個妻子應該為丈夫做的？

這個女孩子盯着小方的眼睛，彷彿也想笑，却沒有笑！

「如果你以為我想嫁給你，那你就錯了。」她說：「你絕不能把我當作一個女人。」

「我應該把你當作甚麼？」小方故意問她。

「把我當作你的師父。」

「師父？」小方忍不住笑：「你能教我甚麼？」

「劍法。」這個女孩子說：「我可以把獨孤痴教給我的劍法全部教給你。」

小方開始有點吃驚了。

「你是不是說你不但要替我煮飯洗衣服，還要把別人的秘傳劍法教給我？」

「是的。」這個女孩子道：「我就是這樣子說。」

「你不是在開玩笑？」

「不是。」

她說話的態度的確是一點開玩笑的樣子都沒有的。

小方的態度也變得嚴肅起來。

「交易是雙方的。」小方問：「你要我為你做甚麼？」

「劍法。」這個女孩子說：「我也要你把你的劍法傳授給我。」

她又說：「我想斬下獨孤痴的頭顱報父仇，你也要擊敗他，可是以我現在學到的劍法，連他一根頭髮也斬不到，憑你現在的劍法，要擊敗他大概也很不容易。」

小方不能不承認這一點。

「我們只有這樣才有希望。」她說：「這個交易對我們兩個人都有好處。」

這一點小方也承認。

他在攷慮，可是並沒有攷慮多久：「這樣說來，如果我不肯答應這件事，我就是個笨蛋。」

「你是不是笨蛋？」

「我不是。」

所以他們做成了這個交易。

（二）

肉已烤好，這個女孩子分了一大塊給小方，用一隻又有油又有泥的手，用力拍小方的肩。

「現在我們已經不是普通的朋友，是好伙伴了。」她說：「我保證你不會後悔的。」

小方笑了笑！

「現在我們已經不是普通的朋友了，可是你連你貴姓大名都不知道。」

這個女孩子也笑了。

「我姓齊。」她說：「在我做男孩子的時候，我叫小虫。」

「在你做女孩子的時候呢？」

「我叫小燕。」

「你明明是個女孩子，為甚麼要做男孩子？」小方問小燕。

小燕直視着他！

「你是不是想要我說眞話？」

「當然想。」

「好，我告訴你。」小燕說：「如果獨孤痴知道我是個女孩子，我早就已經死在他的劍下。」

「為甚麼？」

「因為獨孤痴練的劍法很絕，也很邪，每隔一段日子，就要發洩一次，否則他就會發瘋。」小燕說：「通常他都是以殺人做發洩。」

她又說：「如果他不能殺人的時候，他就要在女人身上發洩。如果他知道我是個女人，就一定會來找我，如果我不肯，

就一定會死在他的劍下。」

她一直在看着小方，她的眼睛清澈明亮，她說的雖然是件見不得人的事，可是，她自己沒有一點不好意思見人的樣子。

小方忽然覺得有點佩服她。

一個年輕女孩子，能够在男人面前，把這種事說得出口來，實在是件讓人不能不佩服的事。

小燕眼睛還在盯着他。

「你還有甚麼事情要問我？」

小方的確還有很多事情要問她。

──獨孤痴的劍法練成了沒有？獨孤痴的人在那裏？

可是他沒有問。

他用手裏拿着的肉塞住自己的嘴。

（三）

無論任何人的一生中總會遇到些很突然的變化，就像是其他一些別的事一樣，這些變化也有好也有壞的，有的令人歡欣鼓舞，有的令人悲傷頹喪。

在情感方面來說，愛情就是突發的，仇恨也是，在生活方面來說，往往也有些事會改變一個人的一生。

無論這些變化是好是壞，在本質上都有兩點相同之處。

──這種變化通常都是任何人都無法預料，也無法控制的。

──在變化的過程中，通常總會發生一些事讓人終生永難忘懷。

× × ×

小方的生活忽然改變了，從一種極狂暴的生活方式忽然變得極平靜。

齊小燕並沒有欺騙他，她眞的在一個小小山坳裏，一道彎彎的流水旁，一棵青青的古樹下，替他找了個安全隱密的地方，替他蓋了棟小木屋，讓他住下來。

她燒的菜味道果然還不錯，她蒸的饅頭很胖，幹的麵條很瘦，煮的飯也很香，她包的餃子一咬就是一口肉。

她居然還眞的替他洗過衣裳，而且還不只洗過一次。

在一個如此安靜幽美的地方，有一棟如此安全舒服的小屋子，每天都有一個這麼能幹這麼美麗而又這麼會說話的女孩子來陪他。

這種生活對一個像小方這樣沒有根的浪子來說，改變實在是太大了。

他從來都沒有家，現在却好像有了，只不過他自己也知道這生活隨時會結束。

等他們的劍法一練成，就要結束。

（四）

在某一方面來說，劍法就像是書法，不但要有「氣」有「勢」有「意境」，而且還要有「技巧」。

──一筆落下要意在筆先，一劍出手要意在劍先，其中的轉折變化，就要靠技巧了。

氣勢和意境是先天的，技巧則需要靠後天的苦練。

所以小方苦練着。

獨孤痴的劍法中，有很多運氣的方法和劍式的變化，都是他以前從未聽人說過也從未想到過的。

這種劍法變化雖然不多，可是每一種變化都出人意料之外。

劍式的變化不但要靠手法運用的巧妙，還要有一股「勁」。

沒有氣，就沒有勁。

獨孤痴劍法中最巧妙的一點，就是他運氣的方法。

──氣從絕不可能發出的地方發出來，劍從絕不可能出手的地方出手。

──氣功在腕，一劍穿胸。

這就是技巧！

這種技巧必須苦練。

× × ×

在這段日子裏，他幾乎忘記了「陽光」和卜鷹，幾乎忘記了所有那些他本來絕對忘不了的人。

他當然並沒有眞的忘記，只不過禁止自己去想而已。

（五）

學劍不但要肯苦練，而且要有天賦，肯苦練的並不少，有天賦的人却不多。

對千千萬萬個想在江湖中出人頭地，想成名却又未成的少年來說，「劍」不僅是種殺人的利器，也是種代表「成熟」「榮譽」，「地位」的象徵。

遠在千百年之前，第一柄劍鑄成之後，想學劍也肯苦練的少年，就不知有多少了。

其中能練成的又有幾個？

如果說小方是個天生就適於學劍的人，齊小燕無疑也是的。

不到三個月，她就巳經將小方劍法中所有她應該學的值得學的東西，全部學會了。

三個月之後，她到小方這裏來的次數就沒有以前那麼多了。

× × ×

她不來的時候，仍然也有人替小方送飯來。

送飯來的，就是那第一次帶小方到那破廟去見她的小孩子。

「我叫大年。」這個小孩告訴小方道：「因爲我是大年初一出生的，所以叫大年。」

大年說他已經十三歲，可是他看起來最多只有八九歲。

「我從小就吃不飽穿不暖，所以永遠都好像長不大的樣子。」大年又告訴小方：「有很多人都在背後駡我，說我一肚子都是壞水，所以才長不高長不大，可是我一點都不在乎。」

他說話的口氣又好像比他實際年紀大得多：「只要他們不當面駡我就成了。」

「他們從來都沒有當面駡過你？」

「從來都沒有。」大年說道：「因爲他們不敢。」

小方看着他，看着他圓圓的臉，看着他臉上時常都會露出來的那種老氣橫秋的樣子，忍不住問道：「這地方是不是有很多人都很怕你？」

想起了客棧裏那個伙計對他的態度，所以小方才這麼問。

大年却搖頭。

「他們怕的不是我，怕的是我們老大。」他挺起胸道：「我敢說這地方沒有一個人敢惹他。」

「爲甚麼？」

「因爲誰惹他誰就要倒霉。」

「怎麼樣倒霉？」

「有的人在半夜裏頭髮鬍子都被剃光，有的人早上起來忽然發現兩道眉毛不見了。」大年揚起眉：「開當舖的老山西頭天晚上踢了他一脚，第二天他那隻脚就腫得像豬蹄一樣。」

大年圓圓的臉上充滿驕傲得意之色：「自從那次之後，這地方就沒有人敢惹我們了，因爲大家都知道我們都是他的小兄弟。」

小方笑了笑！

「看來你們這位老大的本事倒眞不小，你們有了這麼樣一位老大當然一定很高興了。」

「當然高興。」大年說道：「他不但給我們吃，給我們穿，而且還處處照顧我們。」

「他對你們這麼好，你們怎麼樣報答他？」

「現在我們雖然沒有法子報答他，可是等我們長大了之後，我們也會替他做些事的。」大年瞪着着眼，說得很認眞：「只要能讓他高興，隨便甚麼事我們都會去做，就算他要我們去死，我們也會去。」

他又像大人般嘆了口氣：「只可惜現在我們還太小，只能替他做點小事，只能替他送送東西，跑跑腿，打聽打聽地面上的消息。」

他又挺起胸膛，很認眞的說：「如果這附近有甚麼陌生的人來了的話，第一個知道的一定是我們的老大，如果地面上出了甚麼奇怪的事，第一個知道的可一定也是他。」

小方也在心裏嘆了口氣。

他忽然發現這個女孩子不但有頭腦、有手段、而且有野心。

也許她的野心遠比任何人想像中都大得多。

（六）

又過了幾個月，漫漫的長夜巳過去，炎熱的天氣又漸變得涼快起來。

這種天氣正是睡覺的好天氣。

可是小方却沒有睡好，早上起來時不但唇乾舌燥，眼睛裏也帶着紅絲。冲過一個冷水澡之後，大年就送飯來了，小方第一句話就問他道：「你們的老大呢？」

他們見面的次數本來就越來越少，這一次巳經有兩個月未曾相見了。

「我也不知道他在那裏。」大年說：「他不來找我們，我們從來都不知道他在那裏。」

「你沒有說謊？」

「我從來都不說謊。」大年瞪着眼睛：「我是小孩，你是大人，小孩子說謊怎麼能騙得過大人。」

小方雖然顯得有點急躁，却又不能不相信。

「你總有見到她的時候，如果你見到她，就叫她趕快到這裏來。」

「來幹甚麼？」

「我有事要找她。」小方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

「你能不能告訴我？」

「不能。」小方也瞪起眼睛：「大人們的事，小孩子最好不要多問。」

大年一句都沒有再問，就乖乖的走了，就像是個又聽話又老實的乖孩子。

但是他自己知道自己一點都不乖，也不老實，因爲他不但說了謊，而且每句話都是在說謊。

他也知道說謊不好，可是他並沒有犯罪的感覺，因爲他說謊完全是爲了他們的老大。他們的老大就在前面的樹林子裏等他。

（七）

涼爽的秋天，幽靜的楓樹林。

楓林紅如火。

齊小燕盤着腿坐在一株楓樹下，那一身髒兮兮的衣服，一臉髒兮兮的樣子，連她自己照鏡子的時候，都照常會忘記自己本來是個多麼漂亮的女人。

她自己知道自己是個女人，巳經不再是女孩子，當然更不是男孩子。

可是她扮男孩子的時候，總是有辦法能讓自己忘記自己是個女人！

對這一點她自己也覺得很滿意。

她的小兄弟們從來都不知道他們的老大是個女人，可是她知道他們之中有的巳經快變成男人了，有的巳經長出喉結，巳經學會在半夜裏，偷偷摸摸的去做那種大多數男人在成長路程中都做過的事。

他知道，却假裝不知道。

有時她甚至還跟他們睡在一起，甚至在他們做那種事的時候，她也不會動心。

不管是男孩子也好，是男人也好，從來都沒有人能讓她動心。

這一點她自己也對自己覺得很滿意。

大年來的時候，她又從泥地裏挖出條小虫，正在玩着這條小虫。

她不喜歡虫，非但不歡喜，而且很討厭，不管是大虫還是小虫都一樣討厭。

可是她時常玩虫。

因爲她總認爲一個人訓練自己最好的法子，就是時常都要强迫自己去做一些自己不喜歡去做的事。

她也不喜歡大年。

她覺得這個小男孩就像是個還沒有熟透就被摘下來的果子，既不好看，也不好吃。

但是她相信大年絕不會知道她不喜歡他，因爲她每次看見他的時候都會作出很愉快很開心的樣子，因爲大年一直都很有用，幾乎巳經可以算是她的小兄弟裏面最有用的一個。

大年一看見她，就好像老鼠見了貓一樣，頑皮搗蛋的樣子沒有了，老氣橫秋的樣子也沒有了，規規矩矩老老實實的站在她面前報告。

「我巳經把飯送出去了，而且是當面交給他的。」

「你去的時候，小方在幹甚麼？」小燕問。

「他又在洗冷水澡。」大年說。

「昨天下午，前天晚上，大前天中午，你去的時候他是不是都在洗冷水澡？」

「是的。」大年說：「這個人最近好像忽然變得特別喜歡乾淨。每天都要洗好幾次冷水澡。」

小燕忽然笑了笑，笑得彷彿有點神秘的味兒：「男人洗冷水澡不一定是爲了愛乾淨。」

大年瞪着眼問：「不是爲了乾淨是爲了甚麼？」

「你還是個小孩子，你不會懂的。」小燕說：「大人的事，小孩子最好不要多問。」

她揑死了手裏的小虫，站起來，伸了個懶腰，忽然問大年：「你看他最近有沒有甚麼跟以前不一樣的地方？」

「好像有一點。」大年又眨了眨眼睛：「最近他脾氣好像變得特別暴躁，精神却好像比以前差了，眼睛總是紅紅的，就好像晚上從來都不睡覺一樣。」

「今天他有沒有問起我？」

「最近這一個月，他只要一見到我，第一句話就會問我見到你沒有？」大年道：「今天他還說一定要你去見他，因爲他有非常重要的事見你。」

他忽然笑了笑：「看他的樣子，就好像如果看不見你就馬上會死掉。」

小燕也笑了。笑得又神秘，又愉快，大年忍不住問她：「你知不知道他有甚麼事找你？」

「我知道。」小燕微笑：「我當然知道。」

「如果你不去，他是不是眞的會死掉的？」

「就算他不死，也一定很難過。」小燕笑得彷彿更愉快：「我想他最近的日子一定很難過，一天比一天難過，難過得要命。」

她笑得的確很愉快，可是誰也不知道爲了甚麼，就在她笑得最愉快的時候，她的臉却紅了起來。

——一個女孩子通常都只有在心動時臉才會變得這麼紅。

——她既然從來不動心，她的臉爲甚麼會紅成這樣子？

大年又在問：「你要不要去見他？」

「我要去。」

「甚麼時候去？」

「今天就去。」小燕嫣紅的臉上血色忽然消褪：「現在就去。」

她忽然掠上樹梢，從一根橫枝上摘下一柄劍，等她再躍下來時，她的臉色已蒼白如紙，就好像件作們用來蓋在死人臉上的那種桑皮紙。

大年吃驚的看着她，因爲他從來都沒有看見過一個人的臉在瞬息間有這麼大的變化。

他的胆子一向不小，可是現在却不由自主往後退了幾步，好像生怕他的老大會拔出劍，一劍刺入他的胸膛咽喉。

他害怕並不是沒有原因的。

只有要殺人的人，才會有他老大現在這樣的臉色。

他沒有逃走，只因爲他知道老大要殺的人不是他，但是他也想不到他的老大會殺小方。

他一直認爲他們是朋友，是很要好的朋友。

小燕的手緊握劍柄，冷冷的看着他，忽然問：「你的腿爲甚麼在發抖？」

「我害怕。」大年說，在他們的老大面前，他從來不敢說謊。

「你怕甚麼？」小燕問：「怕我？」

大年點頭。

他不能否認，也不敢否認。

小燕忽然笑了笑，笑容中彷彿也帶着種殺氣。

「你幾時變得這麼怕我的？」

「剛才。」

「爲甚麼？」

「因爲……」大年吃吃的說：「因爲你剛才看起來就好像要殺人的樣子。」

小燕又笑了笑道：「現在我看起來難道就不像要殺人的樣子？」

大年不敢再開口。

小燕又盯着他，看了半天，忽然嘆了了口氣：「你走吧，最好快走，走得越遠越好。」

她的話還沒有說完，大年已經跑了。

他跑得並不快，因爲他兩條腿都已發軟了，連褲襠都已濕透。因爲他忽然有了種又奇怪又可怕的感覺。

他忽然發現他們的老大在剛才那一瞬間，很可能眞的會拔出劍來殺了他。

（八）

直到大年跑出去很遠之後，小燕才慢慢的放開她握劍的手。

她的手心也濕了，濕淋淋的捏着滿把冷汗。

因爲她自己也知道，在剛才那一瞬間，無論誰站在她面前，都可能被她刺殺在劍下。她練的本來就是殺人的劍法。

最近這些日子來，她總是有種想要殺人的衝動，尤其在剛才那一瞬間，她心裏的殺機和殺氣已經直透劍鋒。

她知道她的劍法已經練成了，小方的劍法無疑也練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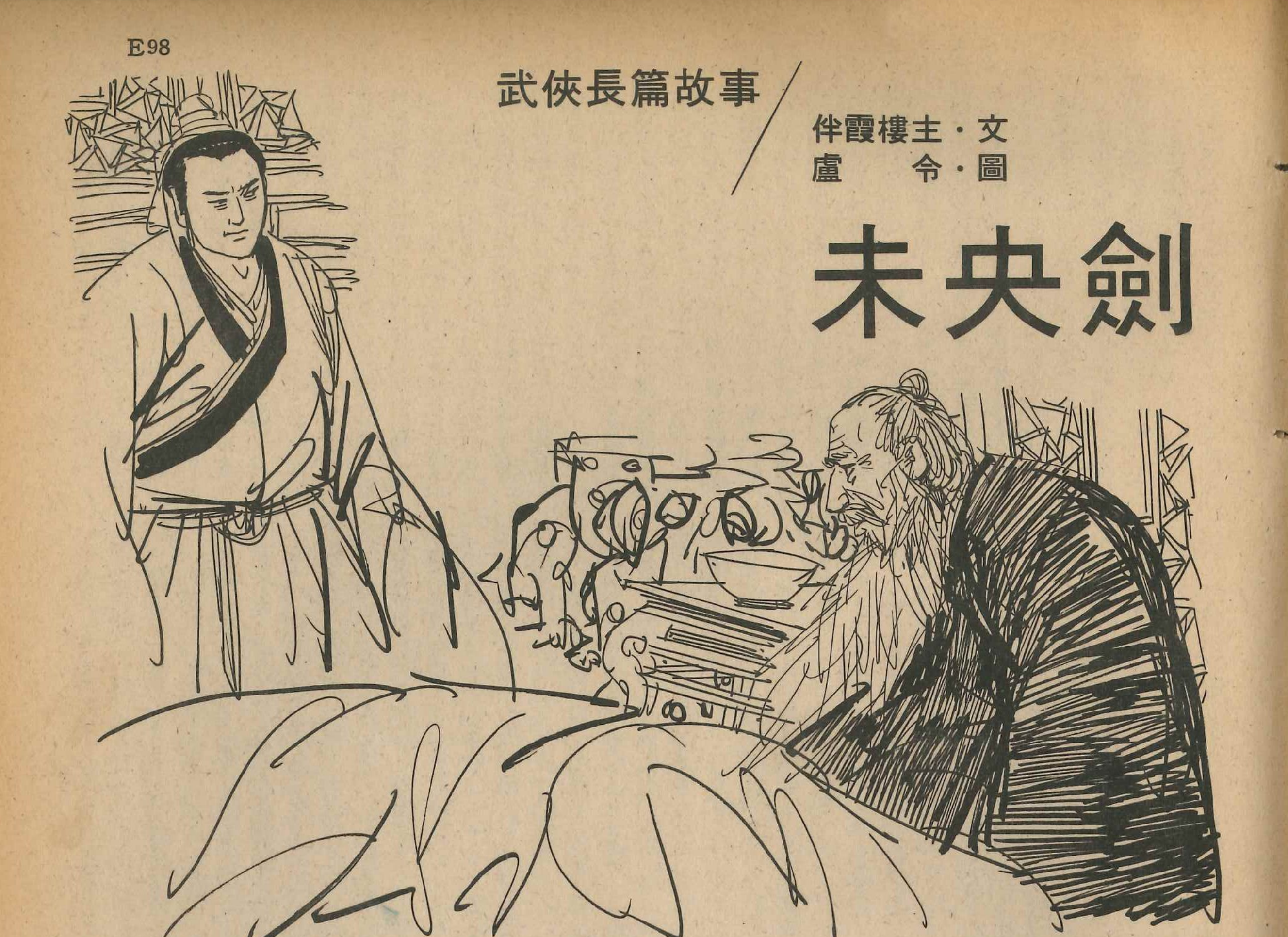
因爲他們的情緒都同樣地焦燥，都有同樣的衝動。

（本章終·全文未完）

武俠長篇故事

伴霞樓主·文
盧　令·圖

未央劍



痴生苦讀書 俠女遭伏擊

話說那陽山縣，雖屬安徽省管轄，却地連山東，河南，江蘇三省，往東走，不用兩頭見日，就可以到達那古戰場的徐州，往北行，過了黃河故道，中午就能在山東省打尖，往西，嘿！簡直是出城跨一大步，已身在河南境內了，第一站便是古城商丘，中國地雖大，但像陽山這般地連四省的，可是僅見。

提起陽山，更是大大有名……且慢，這裏恰有兩個東來西往的行路人，相遇道左，歇脚在雨裏烟村之中，既然都閒得無聊，有道相逢何必曾相識，爲何不該請名道姓，這面一位老哥就抬眼一揚眉，未道姓名，咀角已帶笑，既然無聊，何不猜猜謎兒，便道：「騎青牛過關，兄台請教。」哼！這位兄台可也不是省油燈，心中亮得很，他一抬眼，那烟雨迷濛之中，可不是陽山麼？有了，立即回答道：「不敢，在下是斬白蛇起義。」

原來那人說「騎青牛過關」，是指着五千言道德眞經的老子李聃，騎青牛過函谷關的古兒，這人心道：「你說老子姓李，這不是佔我的便宜麼？好，瞧我的。」便回敬了他一句「斬白蛇起義」，即是說「高祖姓劉」，那漢高祖劉邦，斬蛇起義，便就在這陽山之中。

古代民智未化，起身草莽而打天下者，故神其說，自有利於民衆起義歸附，且不去說它，却是提起陽山，想到漢高祖劉邦，便不禁聯想到那個劉邦死後奪權弄權的呂后可就不禁令人仰天浩嘆了兩千多年後的今天，竟然仍有人妄想步那個臭婆娘的後塵，而且不僅中，還有外，當眞歷史會重演？雖然隔着個烟波浩渺的太平洋，相去十萬八千里，雖然表面看來有異，却是異中有同，那邊的一個與我們無關，且不去說她，這一個，而今，現在，就在我們眼皮子底下，揮舞着她那其實無比的臭裹脚，指揮着她裙下的小妖兒們，兀自猖狂發潑，殺千刀罵大街……且住，說者惡心，聽者能不惡心，還是不說也罷。既然歷史是由人民創造的，人民也才是最高裁判，那婆娘又豈能有好下塲，趁那邊爾虞我詐，換將正走馬，我們倒不如學那些入定了的老僧，眼前有色而心中無色，視如不見，聽如不聞，豈不落個耳根子清靜。

正是閒言幾句隨風散，書歸正傳表詳端：却說那芒陽，雖是劉邦斬白蛇起義之地，忒是作怪，竟與那一千多年後，和南邊相去數百里地，出了個朱皇帝的阜陽一樣，十年倒有九年荒，那陽山往西的商丘，再千多年前，可不也是上古三代之商建都之地，而今不也只賸下荒烟蔓草在斜陽暉裏，十年人事已幾番新，何況千百年，任你英雄蓋世，到頭來還不是一坯黃土，偏有人妄與天公共比高，說甚麼秦皇漢武，輸了文采，唐宗宋祖，少了風騷，當年彎弓射大鵰的成吉思汗，而今又安在哉？

還是這陽山之中一個老儒，看得透了，這老儒姓朱，名子修，正因那方圓數百

里地，不但出了那麼多英雄蓋世的皇帝，最古之周，最盛之漢，眼下之明，加起來一千多年，可就是五千年中華的三分之一了，又焉能不使人與起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之嘆。這朱子修其實亦非隱者逸士，不過是雖飽讀詩書，却文章憎命，幾番落第之後，便絕了那進取之心，回到陽山下的小村中，課徒自給，倒也粗衣淡飯，樂天不憂，他的老伴兒死了之後，便只膽下他的獨子朱逸士，爺兒倆相依爲命。

這爺兒倆不但相依爲命，而且命也相連，竟是一般蹇滯，十三歲朱逸士便入了學，就是累試不第，眼看巳是弱冠之年了，朱子修一病不起，這日把兒子叫到床前，說道：「兒啊，眼看我這病是不能好的了，我見你日夜苦讀，三更燈火五更鷄，你兀自手不離卷，難道你沒體會出爲父替你命名之意麽？」

那朱逸士眼看老父病重，命在旦夕，豈有不悲痛的，但聞言不由也一怔，當眞他從小就知自己名逸士，人家也叫他朱逸士，更有那同窗書友，說道：「你這朱逸士三字叫起來有多拗口。」朱子修聽得，反倒笑說：「好好，你學名逸士，號就單用一個『逸』字吧。」却是這朱逸就從沒想過，何爲爹給他取名逸士，號也作逸？

那朱子修喘了口氣，又道：「就是說要你淡泊功名，不求聞達，則布衣自暖，菜根也甜。」

這朱逸士更是愕然，心說：「這豈不是要我絕了仕途，却又爲何要我十年苦讀書？」

其實何祇古，今亦如是，學而優則仕的觀念，當眞是蒂固根深，有道是十年窗下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聞，都把讀書作爲聞達的手段了，故爾也才把金榜題名時，與洞房花燭夜，久旱逢甘雨，視作人生大喜之事。其實，這觀念非是不好，更有其必然，因爲在農業的古社會中，仕途便成了讀書人的唯一出路。行行出狀元這句話，古巳有之，但今天才眞用得上。

那朱子修雖是上氣不接下氣，幾句話工夫，巳是只有張着咀喘氣的份兒，但這書呆竟視如不見，心下大不服氣，說道：「爹爹差矣，學而優則仕，學者文章經濟也，非求聞達，治國濟人也，若不出仕，則雖經綸滿腹，又何能治國濟人。」

朱子修緩過那口氣來了，在枕邊點了點頭，而且竟露欣然之色，說道：「我兒，却也不枉你讀了這麼多年書，好好。只是，你雖有書本上的學問，却不知那書本上學不到的學問，更加重要。」說着，這朱子修雖色然以喜，但說到這裏，突然嘆了一口氣，連說：「可惜，可惜。惜矣哉，惜矣哉。」

朱逸一怔，道：「爹爹何惜之有？」

朱子修道：「可惜你讀書太多，更可惜你明理明德，惜哉，孩兒……」早是嘆息帶喘，現在巳分不清是喘，還是嘆息。

朱逸更糊塗了，忙不迭連聲呼喚爹爹。皆因朱子修巳是兩眼翻白，眼見他那口氣若緩不過來，就會與世長辭了，但這個書呆平時一書在手，當眞是物我兩忘，若遇到書中有不解之處，不鑽研透澈，不弄明白，休想他放下書本，以致時常廢寢忘餐，夜夜三更燈火五更鷄，不眠不休。這時，眼看他爹要斷那口氣了，他那呆性偏又發作，何惜之有，爹爹沒說明白，可死不得。

「爹爹！爹爹！」朱逸連聲呼喚，急得他額上見了青筋。

朱子修總算回過那口氣來了，黑眼珠子又回了位，朱逸忙問道：「爹，讀書就是爲了明理明德，怎生倒可惜了，孩兒實是不解。」

朱子修道：「你說得不錯，若不出仕，何能治國平天下，濟世濟人，但你讀書太多，一朝明理明德，你的仕途也就斷了，也就像爲父一般，只能課徒終老，故爾我我……」

朱子修又巳上氣不接下氣，但這書呆那管他爹的死活，皆因他非但不明白，而且更糊塗了，非問個明白不可，問道：「爹，那麼，學而優則仕，這話就是欺人之談，古人欺我。」

朱子修雖然又能言語了，但話聲越來越低，道：「非也，古人不我欺，孩兒豈不聞仕途多艱這句話麼？那仕途之中，爾虞我詐，豈是守正不阿，惟仁惟義者厠身之地，不貪者清風兩袖，何能逢諂迎獻，是故不管私結黨，又豈能尊其位，孩兒你讀書太多，明理明德，法者必古今完人，養者必天地正氣，豈能與那奸佞之徒爲伍，是故便倖而能進入仕途，也不過徒增煩惱而已。若然只是徒增煩惱，只怕身家性命，亦會斷送了。」

朱逸既是書呆，自也是個拗相公，那會這麼容易便相這老人之言，忙說道：「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好官我自爲之罷了，難道仕途之中，當道之內，便無好人了麽？」

朱子修長嘆一聲，道：「如何沒有，可惜太少了，否則歷朝之中，便也不會有那麼多奸臣賊子了。孩兒，那當道之中，身居高位者，有幾個是憑經綸晉位的，你的文章若是不通，他們反而看得懂了，因且臭味相投，他們反倒認爲是天下奇材，選賢取士者，偏就是一些似通……」

朱逸仍不以他爹的話爲然，那料才這麼一搖頭，早大叫一聲，撲上前去！

原來朱子修話未說完，那顆頭忽然一側，他原本巳說得斷斷續續，至此便無聲息了，那書呆登時也嚇得呆了，撲上前去一探，非但無聲息，竟是連鼻息也沒有，死了！

朱逸放聲大哭，早驚動了左隣右舍，都來勸解，說道：「人死不能復生，你爹年紀老邁，是眞壽終，快辦後事要緊。」

這朱逸讀書讀得呆了，時刻手不離卷，豈僅不懂庶務，甚至不曉鹽米，那曉得辦甚麼後事，却虧朱子修的弟子，和那些鄉隣，七手八脚，帮他把爹葬了，還是朱子修生前的一個富家弟子，感念老師多年教誨，把陽山中一塊地，給他作了葬身之地，那朱子修僅教幾個學生，所得僅够爺兒倆糊口，要不然，眞是死無葬身之地了，這就是他飽讀詩書的下塲，當眞可嘆。

更可憐那朱逸，自從他爹死後，終日嚎哭，若不是那日他痴呆，明知他爹那口氣巳快接不上來了，他倒視如不見，兀自逼他爹說個不休，雖然早晚也是死，但那日却不會就斷氣，等到明白過來，晚了，

他爹巳死。

他終日嚎哭，哭得嗓子也啞了，淚也流盡了，成了乾嚎，可憐朱家日無逗鷄之米，夜無鼠盜之糧，朱逸孑然一身，其實便有米糧，別說煮來吃好了，便要他生個火，也不能够。

他爹死了，埋葬了，巳過了幾日，先是有飯也不能下嚥，等到餓了，餓得動不得了，又沒飯到口了，可憐他巳那麼多日裏，只掙扎着爬到水缸邊，喝得幾口清水，最後便爬也爬不動，水也不能到口了。

幸虧捐地埋葬朱子修的那個朱逸的同窗，住得較近，既是同窗，那有不知他那呆性的，偶然想起，走到朱家一瞧，可了不得，朱逸巳差不多成了皮包骨，只賸得一口氣了，這才忙不迭喚人來，送米粥，請大夫。朱逸不是甚麼大病，不過是餓壞了，却是這一餓，連悲傷也無力了，因是復原倒是眞快，幾天工夫，就能下床。

那同窗姓劉，單名一個昊字，是不是斬白蛇起義的漢高祖的後代，雖不得而知，但難能可貴的是不但財富，更富仁心，便道：「你這個書呆，怎知沒吃的也不言語，我要遲來一步，你這條命就沒了。老師死了，你悲傷，可見孝心，你這呆子知道不知道，你幾乎成了大不孝之人？」

朱逸愕然，道：「劉兄這話怎講？」

劉昊道：「老師只得你這個兒子，你朱家的香烟，就靠你來接續，有道是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你死了不要緊，斷了朱家的香烟，不是大不孝麽？」

朱逸驀地一拍大腿，望着窗外悠悠穹蒼，叫道：「不錯，不差，我死不得。」

他可不是在想那有後無後，而是想到他爹爹生前，幾番千里迢迢，上京赴試，都因文章憎命，而名落孫山，以至終老窮鄉，他非是不把他爹臨終之言放在心上，而是以爲那是他爹自怨自艾。這劉昊倒提醒了他，便是他把眼哭瞎，也不能令他爹再從墳墓裏出來，却是他若能中個舉，那時揚名顯親，也安慰了他爹在天之靈，那才是大孝。

這朱逸看來呆，行事也有些呆，但其實毫不痴呆，當下起身，對劉昊作了個長揖道：「多謝劉兄金玉良言。」

劉昊道：「你我同窗，何況又多年受老師耳提面命之恩，我有一言，你這呆子可不准說個不字。」

同窗少年，那會沒些笑謔之言，但以往都敬他勤學苦讀，背裏雖笑他呆，當面可從沒稱他呆，但這番呆得連命也差點送了，眞令那劉昊笑也不是，氣也不是，愛之深者，便少了顧忌，直呼其呆。

朱逸也不以爲忤，聽下連忙說道：「不敢。」

劉昊道：「現今只得你一人了，你那識薪火，想來老師也沒積蓄留下來，你如何生活，我家雖然不少你一人吃飯，但我知你壯志凌雲，今年便是大比之期，你必要入京應考，我那家中人多，也不是個讀書之地，就在埋葬老師那山後，我家有幾間小屋在那裏，是我爹年青時，作爲狩獵時歇脚之地，我記得早兩年，也曾帶你們去玩耍過，雖然遠些，却淸靜得很。」

朱逸點頭道：「記得是那年的清明，我們是在掃墓途中相遇。」

劉昊道：「好記性，正是在我家祖墳的近處，那屋子也是用作掃墓歇脚之處，故爾我爹雖年老，不再打獵了，那屋子也沒荒廢，不時也派人去打掃，就在那山下的右邊，相去不到五里，那田地都是我家的，這打掃之責，便由那裏的佃農負責，你若願意，何不去那裏讀書，一日三餐，我命那佃農給你送去，好在這是夏天，又少雨雪，送飲送食也便當，而且你也可就便守墓，你孝心也盡了，書也讀了，兩月之後，你也就上京了，你說可好。」

那當然好，這呆書那懂得世故人情，喜得連謝也不道一聲，第二天，就收拾了些換洗的衣衫，由劉昊陪同，扛着書箱，一直去到那深山之居。

屋子只是一明兩暗三間，不但寬敞，而且潔几明窗，屋子在一叠山巒之後，倚山崖而建，青松半掩，一道山泉，自屋側掛下，在怪石嵯峨之間，飛濺出歡笑的水花，在午間的陽光照射之下，宛若萬千顆彩色繽紛的珍珠，自崖上飛洒四濺一般。

那山其實不高，入山亦不深，但山脚下竟然雲環霧湧，氤氳縹渺，放眼則層巒叠翠，盈耳則松濤之聲，若鳴天樂，尤其那道山泉流經的兩側，幽篁舞淸風，綠波如濤，令人心潮也似要逐波隨流。

朱逸一瞧，可呆住了，不料山居小築，竟別有洞天，奇怪，他也曾來此，怎會未覺這景色幽絕人寰？是了，是了，那日人多聲嘈，初春也才新綠，山泉也祇是躲在怪石間嗚咽，時節有別，景色也逈異。

妙極，朱逸一見那山居景色，把那些日來的哀傷也忘了，那書呆的呆性又發作了，掉了書箱，一頭鑽入幽篁裏，待得劉昊，久等不見他出來，到出外去呼喚尋找時，那裏還找得到他的影子。

劉昊搖了搖頭，多年同窗，他那有不知這朱逸的性子，他那呆性一發，倒更像個天眞未鑿的孩童，便也任他去玩個够，那天色實在也不早了，他還得趕去那佃農家，吩咐人替朱逸送飲食。

那陽山雖不是人跡罕至，但樵獵亦不多見，滿山翠綠欲滴，流泉淙淙，那黃鸝簡直就在他頭頂啁啾，驚起的野兎也不逃跑，拱起兩隻前脚，那眼睛可眞像珧珥般的。

偌大一座陽山，可是幾個時辰玩得够玩得完的麽？但是草間生霧，夜幕漸漸低垂，啊唷！天快黑了，他還驚奇怎生黑得這麼快？

他也才覺得餓了，也才想起還有一個劉昊，這才尋路趕回去，山野那來路，但那山崖上掛下來的山泉，指引着他，奏出的天籟，接引着他，驀然之間，他却楞住了！

不是因爲那幾間巳在眼前的精舍，抹、上了絢麗的晚霞，添幽更增華麗，而是那屋前的石桌傍邊，坐着一個以手支頭的姑娘，望着那四起的暮靄，正在皺着眉兒，那姑娘身上更是披着瑰麗的霞彩，啊啊！她是誰！

啊呀！莫非她是天山裏的仙姬，爲了貪戀這洞天福地的景緻，降下這凡間！

但這念頭只是一瞬之間，朱逸早一蹬脚，喃喃說：「嘿！李太白你枉稱詩仙，看來仍是小了見識，也不過只能吟出雲想

衣裳花想容，何如這姑娘以晚霞作衣，她這容貌可不更比花嬌。」

這書呆慣常亦會自言自語的，此刻他雖躲在那桌邊石後，那喃喃的語聲仍把那以手支頤的姑娘驚覺了，霍地轉過面來，張大了咀兒，只見她皓齒排似兩行碎玉，抹上了晚霞的臉暈兒，更增無比嬌艷，只是那一雙睜圓了的眼兒，透着些稚氣。

朱逸也把一雙眼睛睜大了，那心兒也劇跳起來，是他想到，那劉阮進入天台山中，不也遇了仙麼？莫非她……

那姑娘已站起身來，問道：「誰！」

朱逸忙轉出石後，走上那草坡，恭恭敬敬一揖，說道：「小生姓朱名逸士，單號一個逸字，是這陽山人氏。」

那姑娘啊了一聲，笑了，眞美，因是在晚霞暉裏，那笑也更加璀燦說：「原來是朱相公，我等你老半天啦。」

朱逸那敢正眼兒相覷，那心頭正不知有多少隻小鹿兒亂撞，他沒聽錯麼？「等他老半天了」，當眞。

朱逸早又拱手，道：「仙姑駕臨，小生失了迎迓，罪該……該……」不！這罪該萬死，是對皇帝官兒才恁般言語，對仙姑怎能說該死！但一時間，又找不出詞兒來，只急得他滿面通紅。

不料那姑娘早格格格地笑彎了腰，也用她那銀鈴般的笑聲說道：「朱相公，人家說你有些呆氣，敢情眞不假，你說什麼仙姑？我是劉相公家的佃戶，爹叫我替你送飯來的，本來是午飯，而今可成晚飯了，說不得，請你將就些兒，這時光再去取，可來不及了。」

甚麼！她她……不是仙姑？

朱逸驀抬頭，現下相距咫尺，可看明白了，雖然也極美，她身上那是披着晚霞，不過是一件粉紅色衫兒，只不過寬大些，在風地裏衣捲晚霞就眞。

這姑娘看來年紀不過十五六歲，雖非仙姑，但美也若仙，朱逸也就只感到丁點兒靦覥道：「恁地說時，有點勞姑娘了。」竟又是深深的一揖。

那姑娘笑道：「噯唷！朱相公你……」一蹦跳過一邊，才又說道：「劉相公今午到我家來，要我爹派個人來侍服朱相公你。你知啦，這正是播種時候，田裏正忙，家裏只有我可派，便叫我替你送飯來，吩咐每天就便替你打掃屋子，並且收拾你換洗的衣衫。」

朱逸連忙搖手，說道：「這這……這怎可以呢。」

那姑娘睜大了一雙怪眼，驚奇地說：「怎不可以？」

朱逸道：「路遙遠，山路又難行，怎敢有勞姑娘跋涉，何況一日三番，萬萬不可。」

那姑娘嫣然一笑，道：「我還道你說啥不可，敢情這個呀，朱相公，你瞧。」

她用手一指，說：「翻過那山坳，山脚下便是咱的家，雖是山路陡些，可近了一里多地，來去連半個時辰也用不到，咱們山裏生，山裏長，以爲也像你們嬌生嬌養的讀書相公哩。便不替你送飯，這山裏我那日也得跑兩次。」

朱逸奇道：「那是爲何？」

姑娘道：「冬天過了，山裏遍地有枯枝，難道燒水煮飯，不要柴火，咱們生在山邊，活在山邊，自然也取之山間。朱相公，你們讀書人，那懂得這些，往後你就知了，來吧，天快黑了，雖然摸黑我也走得出山，但家裏人沒見我回去取喚，必然惦念，我已拾了些枯枝，裏面的灶頭我也拾掇出來了，我去替你把冷了的飯菜熱一熱。」

那姑娘身子兒一扭，一陣風般進屋去了，朱逸望着她的背影，呆了，却是呆而不板，他不懂，當眞豈有此理，他十年窗下，飽讀聖賢書，他倒不懂？誰料一個沒讀過一句書的鄉村姑娘，倒胆敢說他不懂，眞眞……。

但他只是呆，一點氣也沒有，那姑娘雖是三言兩語，他還是眞有些不懂，也不是不懂，而是似懂非懂而已。

屋裏燈火亮起來了，天邊的晚空絢爛漸轉黯淡，屋後有炊烟昇了起來，天是眞的黑下來了，不行，怎能教人家一個姑娘摸黑行路。

他這麼呆了一呆，也衝進了屋子，只見那姑娘已在裏面灶上生着火，飯也熱在鍋裏了，朱逸說他不懂庶務，甚至不分稻麥則可，說他嬌生慣養，那却未必。

他爹生前，爺兒倆靠授徒所得的薪火之資，那能雇得起傭僕，雖還不致飽一頓，餓一頓，但熱一頓冷一頓，却眞是家常便飯。

他也不多說，走去灶頭，那姑娘還來不及阻止，他已從鍋裏取出了飯菜，啊唷，雖然才放下鍋不久，但火旺得快，那碗已燙手了，差點沒跌落在地，痛得他放下碗，就直拋手連說好痛！

那姑娘格格笑道：「瞧你餓得這個樣，一會工夫也等不待，早知恁地，何不早回來。」

朱逸兀自甩手，也就分不出他是甩，還是搖，說：「姑娘，不是我等不得，我是見天黑下來了，再不出山，山路更難行，我今日不知姑娘到來，故爾不曾趕回，有勞久等，我已好生過意不去，那還能再誤了姑娘出山。」

那姑娘聞說，不笑不言，倒眞沒料這朱相公恁地和氣體貼，望着朱逸也發起呆來。

朱逸道：「姑娘還是請吧，趁天色未黑盡。」

那姑娘這才說道：「原來你是爲了這個，我都說天黑不要緊，且今晚是月明之夜，怕怎的，朱相公，你……」

朱逸拱手道：「姑娘有何見教？」

那姑娘叫道：「哎唷！」繼而又格格地笑得花枝兒般亂顫。

朱逸先聽她一聲哎唷，心下一震！繼又格格一笑，他可又怔住了！乍驚倏怔，他本來就有些呆氣的，現下更是呆得發起痴來，那一雙眼也呆定住了，直瞪着那姑娘。

那姑娘好不容易才忍住笑，說：「朱相公，你眞好，就是……就是……」

就是有些呆氣，而且不解，怎生一個入了學的相公，竟會對一個鄉下小姑娘恁地客氣多禮？正因她是個鄉下小姑娘，故爾倒不受寵若驚，而是迷惑，感到好笑得緊。

其實，她那裏知道，這朱逸也不是生長在富貴之家，和她只有耕讀之分，心上可無尊卑高下之別，他也更不是呆，不過從小就鑽在書本子中太深，一心一念皆在書上，心不傍騖，是外呆而內慧，甚至可說大慧。彼亦人也，我亦人也，何來貴賤之分，更兼自她娘死了後，幾乎是自他懂事時起，早就沒像姑娘一般，恁地關心他，服侍他了，因是心中感激，自然敬禮有加。

那姑娘差點兒沒脫口說出來，但她眞心可不認他呆，亦是心中存感，當下把朱逸從鍋裏拿出來的飯菜，又不由分說，搶過去放回鍋裏，說：「朱相公，這灶台邊骯髒，你去前邊坐坐，一會飯菜熱了我就送來，哎唷！」

又是一聲哎唷，朱逸待見不過是一根柴火從灶門裏掉出來，她搶過去拾起，才沒又吃一大驚，這朱逸孑然一身，從小無姊妹，他那曉得，遇上丁點兒小事，也會大驚小怪，正是姑娘們，尤其是一個活潑潑的小姑娘的本色。

從灶口伸出來的火舌，照亮了那灶間的小屋，這大驚小怪，活潑潑的姑娘，溫暖了他的心，因是，那柴火已照亮了朱逸的臉上，出現了不知那年那月曾經出現過的笑容，啊，多可愛，多可感的姑娘。

鍋裏發出一陣咯咯的聲響，是水熱了，鍋裏的碗盞在跳躍，在敲擊着鐵鍋。

那姑娘從灶門前抬起頭來，於是，羞答答的眼睛，碰到了一雙感激而又含笑的眼睛，她也嫣然的一笑了，啊，眞美，尤其是被柴火照亮了臉，顯得更加美麗了。

但那美意迅速在朱逸眼中減褪了，又是如痴如呆，是他又想到了書，那書上之禮，夫子所制之禮，這姑娘要是一舉一動，一視一言，皆合了夫子之禮，她可還會恁般活潑又天眞？多美的嫣然微笑，豈能得睹？那書上之禮，何異一堵無形又無情之牆，豎立在人與人之間，他豈有如現下感到的無比溫暖，和生之愛戀？那麼，禮豈不是把天性之情，生之趣，甚至生之意都摧殘埋葬了？

既然他在想大道理，自然又渾然忘我，如呆如痴，驀聽一聲撲嗤，繼而響起一陣銀鈴般美聲，她面帶羞，心下可在想，人說這朱相公有些呆，看來眞不假。

朱逸也笑了，像是照亮那姑娘的臉的灶間火，也照亮了他的慧心，那姑娘的美也在感染，他又驀地想到他爹臨終的一句話來，當眞人生有更多書本子上學不到的學問。

朱逸霍的一拍掌，兩眼發起光來，不禁把心裏想的，說出口來：「是了，得之哉：盡信書，是不如無書也。」

那姑娘正把鍋蓋揭開，怔道：「朱相公，你說什麼？」

不料朱逸睜大了眼睛，說：「我說……我說甚麼？」

那姑娘又登時笑得花枝兒般亂顫，說甚麼他自己也不知道，當眞好笑得緊。

朱逸却是又像日落時，那霞輝中初見這姑娘一般，由於那鍋裏騰起的熱氣，像飄渺的霧，霧裏的姑娘若隱還現，似在雲端，可就又幾疑仙姬下了凡塵。

那姑娘雖是笑不止，手可也不停，把熱了的飯菜端出去了，說：「朱相公，快吃吧，你沒瞧，月亮爬上山頭了，你不餓，我可餓了，得趕回去吃飯。」

當眞不早了，天姬沒降落凡間，朱逸的心倒從雲端跌落下來，陡然間，他感到有些失望，是失望這姑娘不眞是個天上的仙子。

那姑娘望了窗外一眼，衝着朱逸一笑，跳出門去，跑了，待得朱逸追出，那姑娘已消逝在飄渺的雲裏，不是天上的雲端，而是隨着玉兔之昇，而是從足底生的霧氣。

眼前那一座座的山頭，也像在冉冉飛騰，雖然隨即看清那不過是氤氳的霧氣在冉冉飛騰，那月下奇妙的景色，也是他未曾見，甚至在夢中也未曾睹的絕妙，他又呆了，直到那桌上的飯菜又冷了，那隨着雲霧飛揚的歌聲，若斷若續，仍隱約可聞。只聽那歌唱：「……不羨太清兮不羨仙，我有雲兮作裳衫，風作馬兮我不歸，何所歸兮仙羨我居……」

雲沒作他的衣衫，却是那濃霧濕了衣衫，直到濕透了，那兩腿冷得漸漸僵硬起來，才拖着兀自戀戀的步子，掉首回到那精舍。

啊唷，好冷，從風地裏進入溫暖的屋子，反而令他意識到了冷，忙不迭奔到那作爲臥室的暗間，但尚未到門口，他怔住了，怪事！

他分明記得裏面沒掌燈，怎麼會有燈火？

他一怔之下，脚下這麼一停，也一眼瞄見剛才桌上的飯菜，莫不是碗底朝天，他今天因是第一遭，那姑娘來了四大碗飯菜，可就成了四大皆空。

他在林間幽谷之中，轉了這麼大半夜，並不會知道有害怕，當眞怪得出奇，這瞬間，他倒毛骨悚然起來。

是朱逸常聽人言，深山之中，多有鬼魅精怪，這屋外裏有鬼怪！

却是這朱逸死讀書，倒也不讀死書，心想：人死了才成鬼，山中並無人活，當然也無死人，自也不是鬼，那麼，一定是怪了，陡然間，他非但不怕了，反而眼睛亮了起來，是這書呆想道：「若是松柏之精，化人必也是道骨仙風，爲精也雅，也不會害人，若然是花之精，那可妙極了，必然美貌得像仙女一般。不不，說什麼仙女，當然就是花仙。」

那麼，他還怕怎的。現在他是不怕了，那脚下便又向房門口走了進去。

朱逸抬眼一望，險些兒叫出聲來，原來入目所見，可不是一個如花似玉的姑娘，倚在他的床上，一手支頤，望着那床前桌上的油燈正在出神。

他沒叫出聲來，那靈魂兒倒出了竅，一瞬間，直把這書呆喜得幾乎跳了起來，敢情他又想到書上去了，讀書的兒郎們，誰不在聖賢書外，偷偷傳遞着讀些雪月風花的書兒，他對那書上的兩句詞兒，一直就不解，可又不能問，甚麼「五百年孽冤，靈魂兒飛上天」，他一直甃在心裏，解不開，不料在這瞬間，他不但能解得了，他的靈魂兒也飛上了半天。啊！

驀然一見，他在最初的刹那，還以爲是那個農家姑娘，還以爲她出不了山，又

轉回頭來，亮着燈兒等待。但就在那一瞬間，他巳看出不是了，那姑娘穿的可是粉紅色衫兒，更年幼些，比之花，豈蕊含苞，這姑娘却是一朶……薔薇？不，玫瑰才比得她的嬌艷。不，也許更像熟透了的櫻桃，嬌嫩欲滴，見到的人都會含恨不得一口把她吞下肚去。啊！

他巳在心裏幾番驚呼，不，不是驚呼，是讚嘆，若是個人世間的姑娘，豈能美得恁地，必然是個仙姑，而且還必是個花之仙。

他瞧得如痴如醉，必然也就更呆了，當眞燈下看美人，添美更添韻緻，也更令人如痴如醉，若然他不是動輒想到書，也就不成其書呆了，這書呆不自覺竟吟哦起來，吟道：「眉似春山黛，眼似秋波橫，欲問行人去那邊，眉眼盈盈處。」

那時以美人來喻山水，便大雅，他這麼以山水來喻美人，可就……他那心兒又在劇跳起來了。

他吟哦之處，竟然沒令那床上支頤凝眸的姑娘吃驚，像是她早知朱逸來到門口，不視也如見，她緩緩掉過頭來了，那姑娘非但不驚，反而杏眼一瞪，說：「你！嘮叨些什麼！」

朱逸驀然醒悟，此情，此景，面着這姑娘而吟，可就語帶輕薄了，若然這姑娘也解詩……他心頭一慌，不自覺退了半步，忙不迭長揖道：「小生無心，唐突佳人，仙姑原諒則個。」

雖是驚惶後退，那脚却捨不得退，他雖長揖，那一雙眼也捨不得離開那面龐兒，朱逸又慌了，皆因那姑娘似要撐起身來，但才那麼微微一抬，那黛眉兒巳緊緊地皺了起來，這必是怨他吟詩輕薄，心懷邪念。

其實那瞬間，心生綺思是眞，邪念却不曾起。慌得他忙不迭又上前一步，又一揖到地，急忙說道：「小生罪該萬死。」

驀聽拍的一聲暴响，啊呀！眼出前閃出一片寒光，朱逸嚇得腿軟了，而且發起抖來，怎麼瞧不見，那姑娘手中多了一把明亮幌幌的寶劍！是她驀地裏用劍在桌上一拍！

他嚇得打哆嗦，嘴說該死，可又怕死！但陡然間，他不怕了，搖手着急道：「快把那劍兒放下了。」

那女郎啐了一口，眉兒一彎，笑了，說：「沒出息，瞧你嚇成那個樣兒。」

她笑了，朱逸更不怕了，連連搖手，說：「非也，非也，兵者，兇器也……」

他日日夜夜死讀書，習慣成了自然，這麼一之乎者也，那頭不自覺又搖又幌起來，繼道：「非我之懼也，恐傷仙姑之柔荑也，若然皮之破之，血之流之，豈不痛乎。」

又見寒光一閃，拍的又一聲响，是那姑娘的劍又在桌上一拍，朱逸可就又一個哆嗦，也怔住了！

她笑怎的？朱逸愕然四顧？何來嘈嘈切切錯雜彈？眞似大珠小珠落玉盤？

啊喲，可是她笑得岔了氣，若不然怎會叫哎唷！

只見她不但緊鎖雙眉，而且，啊呀！適才燈光所見的她那白中透紅的臉兒，竟像紙一般白。她這麼一側身，他見到她的背後衣衫上竟然有血！

朱逸是眞嚇壞了，慌忙奔上前去，伸出雙手，但尚沒觸及那姑娘，却又忙不迭縮了回來。

這這……這怎可以，人家是……不管是人間的姑娘，還是仙姑，但總是女人，有道是……男女授受不親。

那姑娘……不，仙姑，那仙姑緩過一口氣來，也吐了口長氣，把劍放在桌上，映着燈光，那劍上便發出一片寒光，朱逸心頭也一涼，怎會有恁般鋒利的劍！不過，放在桌上的劍，不會飛起來傷人，他倒沒嚇得退後，只是脚跟那麼移了一下。

那仙姑點了下頭，說道：「你來得好，我這背上中了鏢，鏢雖拔下來了，却沒法上藥，來，近前來，替我把這金創藥敷上。」

說着，她從身邊一個錦囊裏，拿出個小白瓷瓶來，向朱逸遞去。

朱逸忙接了過來，他的眼睛睜大了，這麼說，她不是仙姑，是人間的姑娘，他登時怒形於色，呔！是誰！誰會這麼狠心，竟會傷害這麼個美麗的姑娘。

朱逸忙上前，一挽袖，說：「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那姑娘先以爲他是挽起袖管，替她敷藥，聞言才知不是，登是格……才這麼格的一聲，哎唷！

朱逸就是不明白，這有什麼好笑的？雖然她笑起挺美，但姑娘之家，在人面前露齒大笑，可不成話。不過……不這麼，她齒如編貝，在燈光下發光，眞美。

朱逸咳了半聲，但仍又瞧了人月那編貝似的牙兒一眼，道：「乎醫者，必先望聞問切，先尋病根而後病除。」

他言尚未了，姑娘的臉上又開了花，但才這麼一列嘴兒，忙吸了口氣，故爾雖又露了牙齒兒，倒把那笑忍住了，說：「敢情個眞是個書呆，好心你啦，別……再酸啦。」她又皺了皺蛾眉，才又點了點頭，說道：「聽你這麼說，看來還眞懂得一點醫理，那就好了，告訴你啦，我不但中了人家鏢，而且鏢上還餵了毒，好在不是傷在要害，那毒蔓延也不快，但若不趕快敷藥，祇怕……」

幾句話工夫，她那臉上的顏色又白了些。

朱逸嚇壞了，他雖沒拿過刀，動過劍，可還知道甚麼是鏢，那綠林豪客，刦舍打家的賊子，就會拿鏢打人，惡賊的鏢上更會餵上毒。

她！這麼個嬌媚美貌的姑娘，中了鏢，哎呀！不得了還是毒鏢！

「中在那裏，快！讓我瞧瞧。」

那年頭，是讀書人，便不行醫，那醫學書籍，亦多涉獵。像那「本草」記述藥味之書，這朱逸也曾讀過，是鄉間的館師，更兼爲人治病，朱子修生前治不了大病，小病却能藥到病除，朱逸從小耳濡目染，便也懂得不少了。

那姑娘難辛的撐起身來，咦！她！她作甚麼？

她在除衫，咬緊了牙，掙扎着除下一件又一件，陡然燈下閃出一抹紅霞！是她露出了紅肚兜。

朱逸嚇得忙閉上眼睛，非禮也，不視

，吾不欲觀之矣。

但他心跳，意更亂，再也找不出書本上的適當字句來。

那姑娘道：「你胡亂說些甚麼，來替我敷藥！」

朱逸那敢睜開眼來，兀自喃喃：「吾不欲觀之矣，非禮也。」

那姑娘好不容易忍着疼痛，除了衫，而且那鏢傷非得快治不可，眞沒見過這樣迂腐的書呆，不用說，她是武林中長大的江湖兒女，不但與書呆見識有別，而且性格亦爽朗得無異男子漢，本來在一個男子漢面前除下衫，雖未盡裸，但也半臂袒裎，難免也露了女兒家的羞澀，但聽他嘮叨不休，住口說不欲觀之矣，因急而惱，她眼珠子一轉，抓起桌上的劍，拍的一聲，同時一聲嬌叱！

朱逸本巳嚇了一跳，驀覺頸子上一涼，啊呀！他不睜眼不行了，但眼一睜，登時魄散魂飛，是那支鋒利得砭膚生寒的寶劍，巳架在他頸子上！

朱逸不知道那劍身是平貼到他的頸子上，於是叫道：「大人……大王，饒饒……命！」

那姑娘惱不是，笑又不是，不，不能笑，對你這種迂腐的書呆，笑可不成了，忙又把臉蛋兒一綳，說：「饒你的命也行，那就趕快過來替我治傷。」

朱逸說：「吾吾……」

姑娘怨叱道：「閉嘴？」

這書呆陡然面露喜容，道：「行矣哉，是吾之不明也，曰：嫂之溺也，援之以手，是非非禮也。」

那姑娘見他肯了，這才放下劍，側身臥在床上，把背對着燈光，饒是她背過了臉去，朱逸也目不敢斜視，他走近身去，但眼觀鼻，鼻觀心，那可不成，恁地時如何治得的，但他眼光一接觸到那似玉生香的裸背，那心兒狂跳起來，像有千百隻小鹿兒，在心上亂闖，這這……這是怎麼回事？怎生會陣陣窒息？

不行，得眼觀鼻，不，鼻觀心，眼非瞧不可，待他好不容易心寧了些，待目光尋到那傷口，媽呀！嚇得他又幾呼大叫。

不不，不能叫，那豈不嚇壞了這姑娘，只見那傷口有銅錢大，不但傷口中有黑血在流出，而且傷口四週的膚色也靑了，果然她是中的毒鏢。

朱逸自是沒療過傷，但他只是痴，而不是眞正呆，幸是他驀然想到，有次一個鄉農被毒蛇咬了，那傷口也是這般靑中帶黑，他也見過他爹替那鄉農治傷去毒，吩咐那鄉農的家人，用口吮那傷口，先吸盡其毒，然後再敷上藥，數日之後也就痊癒了。

但現下何處找這姑娘的家人，眼看再不趕快治，那毒一蔓延，一旦攻心，命就不保。

不錯，嫂溺援之以手，是從權也，總算這呆子不呆了，毫不避疑，立即把嘴對着那傷口，一口又一口，吮吸又吐掉，吐出一口口黑血，直到血漸變紅，不再那麼靑中帶黑了，這才把姑娘給他的那瓷瓶兒中的藥末，敷在傷口。

還好，有現成的乾凈床單，找一塊撕成條，把傷口也包紮好了。

朱逸這才鬆了一口氣，但只鬆得半口氣，一聲啊呀！

原來他只顧鼻觀心，眼不離傷口，不敢斜視，這一陣忙着治，現下治完了，才發現那姑娘一動也不動，竟是絲毫不動彈一下。

「姑娘！姑娘！」

朱逸叫了兩聲，竟也無應聲，他嚇慌了，難道！她……還好，他把姑娘的臉兒輕輕轉過來，一探鼻息，倒還有呼吸，只是微弱些，那臉兒雖是有如淡金，但倒也不見灰黑色。

他明白了，姑娘先前是強忍，忍受着那傷痛，待他替她治傷，她一放鬆，心神一弛，他雖不嫌汚穢，替她吮毒，但在她，可會痛入骨髓，以致暈了過去。

可不是她的唇上現了齒印，而且見了血。朱逸倒放了心，知她就會醒來。忙把衣衫替她掩好，蓋上被。

朱逸悄悄地，輕脚輕手地退出房去，不料他脚下一個踉蹌，幾乎跌倒在地。

是他貪戀這山中景色，在林中谷間，徜徉了半日一夜，他本巳體弱，又在大病之後，更兼一日水米未沾唇，這又爲了替那姑娘治傷，一陣驚嚇忙碌，那還能支持得住。

總算他扶着牆，站住了，但眼前一陣陣黑，頭昏又眼花，不過他心裏倒也明白，是餓壞了，累還在其次，但一看那桌上，四個大碗皆空，新居又別無飲食。

現下他不用問，巳明白了，那四個大碗中的飯菜，必是被那姑娘吃光了，當眞他從沒見過一個姑娘家，像他那樣掄力弄劍，又兇霸霸，那性情兒更豪邁爽朗，甚至勝過男子漢，這樣一個姑娘，食量驚人，那自是不奇。

忽然間，他心兒一盪，跟着又一陣劇跳，是他想及那姑娘，那心上不但出現了她似玉如花的臉兒，而且她那似玉生溫的半裸之體，像又再出現在眼前。

但朱逸立刻便驚覺了，也驚恐起來，心中道：「我！我怎會恁地！竟作非禮之想！」

子曰，奇了，怎麼子不曰？夫子只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言，怎生不能說非禮不想？可見這個夫子至聖先師，也有見不及之處。

他扶着牆，摸入灶間，喝了半肚子冷冰冰的水，那似玉如花的臉蛋兒，那似玉生溫的半裸之體，才沒再在心上眼前出現了，頭也沒那麼發昏了，只是四肢無力。

灶中餘燼仍溫，那一明兩暗三間房，一間作了臥室，一間作了書房，就僅得一床，再說有床也沒多餘的被褥，床被那姑娘佔了去，書房中必然寒冷，別無可以歇息之處，這灶前暖暖地，倒也不錯。

朱逸一坐下，那還能支持得住，那眼皮子像有千斤之重，一瞌上，就再也睜不開來。

不知過了多久，他在夢中被人喚醒了，睜眼看時，他仍是坐在灶前的矮櫈子之上，燈光下，照着那個姑娘，就站在他面前。

啊唷！朱逸說道：「你你……姑娘你你……，你怎麼起來了，你的傷，那麼……快……」

那姑娘竟是桃花泛臉，一點兒也不見蒼白，只見她眉頭兒一揚，說：「那點兒傷，有什麼緊要，我那金創藥賽過仙丹，只要一敷上，三日之內即可生肌，復原如初，却是……難為你啦。」

朱逸刹時間，忘了子曰，子曰非禮勿視，一個少年郎君，怎好盯着人家大姑娘不轉眼。

但這大姑娘眞好看，臉兒紅紅，像抹了胭脂了？

朱逸搖手道：「沒甚麼，姑娘休要放在心上。子曰：為善至樂，為姑娘療傷，一樂也，小生不亦樂乎。」

陡然間，那姑娘杏眼圓睜，呔！「你！你說甚麼！」那臉兒更似胭脂深透，紅似火！

怎麼他謙虛，她倒惱了！朱逸慌了，惶急道：「我說……我說助人，樂事也，小生樂於為姑娘効勞，請姑娘不用放在心上。」

還好，她手裏拿的是燈，不是那把明幌幌的寶劍，雖然如此，他也嚇得起身疾退，不料忘了脚後有那矮櫈，啊唷，他脚下一絆，登時栽倒，還幸和牆只是一步之隔，他只是撞在牆上，沒倒地。

原來他一連聲樂樂，那姑娘幾誤會是他輕薄了，想想他替她療傷之時，半裸了玉體，而他，却樂樂連聲，怎不令她誤會，現下見朱逸惶急，嚇得這般模樣，驀然記起他不過是個書呆子，那不過是他在掉文，再想到先前療傷，若不是拿劍來嚇他，這書呆連眼也不敢抬，那會是個輕薄之人。

她心下釋然，可倒是眞樂了，嗤的一聲，強忍住笑，說：「眞沒見過……呸！」她笑着啐了一口，才又說：「虧你還是個男子漢，怎麼人家一瞪眼，你也怕得恁地。」

朱逸扶住牆，站定了，心說：「我，不是怕你，是怕你那把明幌幌的劍兒。」他心下可也不是一般想：「眞沒見過，恁地一個美若天仙的姑娘，怎會偏又是兇霸霸的？」

那姑娘見他搖頭，自不會明白他心裏想啥，她心裏可生了歉意，忙道：「我還沒多謝你，眞要多謝你，我那金創藥雖好，却不是解毒的靈藥，多虧你不嫌骯髒替我把毒吮吸了。」

朱逸明白了，原來她是為了這個臉紅，可不是，她說到這裏，那臉兒又緋紅了，原來不是抹的胭脂，是女兒家的羞紅。

登時，朱逸的臉也感到熱起上來，雖說他吮吸的，是她的傷口，但可也是一個大閨女的玉體，雖說是救她之命，但男女之間，授受尚且不親，而他……

他忙不迭掉過頭去，那還敢望人家一眼。

只聽那姑娘繼續說道：「那鏢上的毒烈得很，幸好我的內功有了幾成火候，才能把那毒氣逼住在傷口四週，你已替我吮出了大半，餘毒有便也不怕了，但三數日間怕好不了。」

朱逸忙道：「姑娘正該好好休息些時，是了，先前我也曾奇怪，怎生只是傷口四週肌膚變黑，原來姑娘會內功。」

那姑娘目不轉睛，凝視着他的嘴。隨即把燈放在灶頭，從那錦囊中取出個瓷瓶兒來，却是黃色的瓷瓶，說道：「果然我担心得不差，來，把這藥服下。」

朱逸愕然，說：「我！」

那姑娘已取了一隻碗，倒了些藥末在碗裏，再盛了水，朱逸目不轉睛望着她，隨着那姑娘轉，見她走近身來，那眼也睜得更大了，說：「不，不不！」

那姑娘格格的一聲笑，說：「小娃兒見了藥，就是你這副模樣兒，來，快吃下了。」

朱逸道：「我沒病沒痛，為什麼要吃藥？」

姑娘說：「你沒病，只是舌頭大了些，待會還要更大，大得連話也不能說了，現下你還不覺痛，待會不但會痛，只怕連嘴也會爛了，虧你還懂得醫理，你替我吮了毒，雖然吐了，但口腔裏，舌頭上，豈會不沾染些，雖然少，發作得慢，時候久，可也討厭得很，來，快喝下了。」

像大姊姊哄小弟弟一般，她拖他在灶前那矮櫈上坐下。

朱逸心說：「非禮也，授受不親。」但他聽話得很，被她握着手，連掙下一也不曾，當眞他說話有些不靈活了，忙把她送到嘴邊的那碗裏藥喝了。好苦，但再多些兒豈不更好，那藥雖然苦，她那手上，身上，似乎發出陣陣……陣陣，那是什麼香？幽幽的，是他從來沒聞過的，眞好聞，聞到那香，他的心兒身兒，就像那月下山間的雲，縹渺渺般，蕩悠悠的。

那姑娘却已早放下碗，說道：「你快去床上睡一會吧，這天也快要亮了。」

朱逸慌忙搖手道：「不不，仙……」

那姑娘嗤的一聲，笑道：「噯唷，人間的鏢，倒能傷了天上的仙姑，我可也不稀罕作仙姑了。」

朱逸傻兮兮，也是一笑，這可是她第一遭兒見到他笑，這書呆竟也會笑！

朱逸說：「先前我以為你是仙姑，現下……現下，姑娘，那可不行，你受傷那……那麼重，你才去歇着，我，不睏。」

怎會有這麼愛笑的姑娘，就是個大男人受了那樣的傷，也受不了，她却像沒事人兒一般，而且還笑得起來。

那姑娘一聲格格，說：「好心你啦，坐在灶頭就睡着了，還嘴硬，說不睏。你瞧，我像不像個傷得動不了的人？早告訴你了，我那金創藥治傷，勝過仙丹，除了不能用勁，拿不得重，使不得劍之外，和好人也差不了多少。」

朱逸目光隨着她轉，她脚沒轉，但眉兒在揚，眼珠子在轉，他，這瞬間，端的在何處？可是眞在眉眼盈盈處？又如呆，似痴。

好在這姑娘知道他有些呆氣，是個非禮也勿視的守禮書呆，一點也不惱。却是朱逸驚覺起來，臉兒一紅，忙正襟而坐，說道：「我先前倒有些睏，已睡了一會，是眞不睏了，既然天快亮了，便會有人來，我也不能睡。」

不料他一句有人來，那姑娘登時面露驚容，本來銀鈴兒一般的聲音，竟然變得又冷又厲，連忙說道：「誰！誰會來！」

怎麼她退了半步？朱逸迷惑不解，道：「姑娘有所不知，這居室乃是我同窗好

友劉相公的別業，平日並無人居，一年中也難得來住上三兩日，我不過借來讀書，那飲食得由山外送來，那佃農家送飯菜的姑娘，她天明就來。」

這姑娘聞言，把頭兒點了兩點，說道：「這就是了，我正在奇怪桌上有飯菜，但這灶間房裏，怎生不見有米糧，甚至沒油鹽。」

她那面色緩和了，朱逸却呆呆地出起神來，但不是望她，而是望着那黑黝黝的門外，面上漸現驚恐之色。

那姑娘道：「你，做甚麼？」

朱逸道：「正是忘了問姑娘，你是怎生受的傷，我們這陽山一帶，從來太平無事，一向沒聽說有強梁出沒？」

那姑娘目光陡然現出凌芒，哼了一聲，說道：「打家刦舍，剪徑的賊，豈能傷得了我，你們這陽山沒強梁出沒，那不過是兔兒不吃窩邊草，便是你們這一帶的大富之家，那點家財也放不在他眼裏，不過，你還是不曉得最好。」

這麼說，這陽山一帶是眞有賊，而且是個大賊了？不過，他也不怕。怕什麼？一個日無逗鷄之米，夜無隔宿之糧的窮秀才，便小賊也不會找到他頭上來。他不覺瞪大了眼，這姑娘雖非穿綢着緞，却也不像寒微出身，道：「難道姑娘你帶着金銀珠寶走路，被他刦了？是則財去人安，姑娘還怕怎的？還怕他會不放過姑娘麼？」

他話聲未落，姑娘目中的凌芒更是暴射，驀可裏一蹬脚，噯！

顯然她這一暴怒蹬脚，牽動了傷口，痛得她顏色登時慘變。不，不僅是牽動，只怕是傷口迸裂了！

啊喲！這這……朱逸跳了起來，伸手要扶她，却又不敢，却是她咬緊了牙兒，抓住朱逸的手，才沒跌倒。

朱逸叫道：「姑娘！姑娘，你……我說如何，你原不該起來的，快去床上躺下吧。」

那姑娘緩過一口氣來，說：「好厲害的日月斷魂鏢，果然……」

也是燈不在她手，油燈之光又黯澹，因是她臉也更見慘白，而且額上又見了汗珠，分明她痛得連話也說不下去了，可不是又把銀牙兒咬緊了。

偏是書呆不知惜玉憐香，奇道：「甚麼日月斷魂鏢？這名兒可怪得緊，吾不知也，子曰：知之為知之……」

那姑娘早皺了眉頭，當眞是個書呆，人家正痛得咬牙，話也說不出來，他倒要知之為知之，總算她又緩過那口氣來了，說道：「這鏢若是在日頭兒下打中人身，那人不待月上，便會斷魂，若是月下着鏢，不待日出，就會喪命，江湖之上，聞名喪胆，極是歹毒無比！」

啊呀！朱逸向門外一瞧，但外面大門關上了，黑黝黝不見天光，那灶上牆頭，有個沒窻格的洞，倒還有星在閃爍，只是星也稀了，眼看就會天明日出。

見月不見日，那還了得，這書呆嚇呆了，把非禮也，授受不親的子曰也嚇忘了，忙上前把她扶住，那姑娘身子一軟，幾乎倒在他懷裏，但亦把芳肩倚在他胸上，才支持住沒倒地。

朱逸當眞嚇得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却是那姑娘道：「這鏢歹毒不假，其實也非是見月不見日，那意思不過是中的人六個時辰就會喪命，但我不要緊，一者我把毒逼住了，又虧得你把毒吮了出來，又已敷上了藥，總算療治及時。」

朱逸道：「但姑娘你怎又……」

姑娘道：「是我適才一提起那賊子，就心中惱恨，鏢傷又迸裂了，而且餘毒那會盡除得乾淨，我不再運功逼毒，那餘毒倒侵……」

朱逸感到胸前的重壓，忙道：「如此，姑娘快躺回床上去，我再替你敷藥。」

他心下一急，倒急出了力氣，忙把那姑娘抱了起來，是眞溫香軟玉抱滿懷，却無滿懷軟玉溫香之感，子必曰：吾不欲觀之矣，幸是書呆嚇呆了，忘了子曰，忙把她抱到床上。

朱逸怎能不急，而且心下感激，明白是姑娘若不起身，那體內的血液便不會加速循流，餘毒也不會侵染全身，這是為了他，人家姑娘是怕他吮毒有所沾染，掙扎起來拿藥給他服，他不提起那個拿鏢來打她的賊子，她就不會氣惱，那鏢傷又豈會迸裂？

當眞該感激誰？誰該引咎？一時間，這筆帳倒眞難算得清，也沒工夫去算，只見那血從包紮傷口的布裏滲出來，紅了一大片，朱逸解開替她從新敷上藥，再換上乾淨的包裹布。

這時，朱逸偷偷瞧瞧那姑娘一眼，他替她換藥治療鏢傷，倒像犯了天大的罪一般，連頭也不敢抬起來。只見那姑娘唇上又現了深深的齒印，顯然因是也沒叫出來，心想：「怎生她一個姑娘家，倒比男子漢更堅強？竟能忍得住痛苦，連哼也沒哼一聲？」

當下把換下的血布收拾了，道：「好了，姑娘，雖然流了些血，但倒把餘毒消解了。」

那姑娘的面色好白，道：「你是說血是黑色的？」

朱逸道：「也不過是那布上的血色帶黑，傷口中滲出來的，却也鮮紅，姑娘放心，不會再有毒留在體內了，只是這兩日之中，姑娘你千萬別下床走動。」

姑娘道：「那可不行，你……不明白的。」

怎麼她一臉惶急？朱逸一怔，道：「怎麼不行，飲食有人送來，我服侍姑娘兩日，我也該當。」

姑娘皺了皺眉道：「我不是說這個……哎喲，對了，你說天亮就有人來了？」

朱逸道：「是啊，那個劉相公佃農家的姑娘，要送飲食來。啊，當眞天已亮了，就該來了。」

只見那姑娘撐着床邊，那意思似要掙扎着起來。

朱逸慌得連連搖手，道：「不可，姑娘，你的傷口這才換藥，也剛才止了血，小心又會迸裂！」

那姑娘停住了，道：「只是，不能讓人知道我在這裏，否則……」這麼個拿刀使劍，兇霸霸的姑娘，竟會恁地惶急。

朱逸道：「那不過是個鄉農人家的小姑娘，祇是派她來服侍我的，怕什麼？」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鶴高飛

蕭逸・文　盧令・圖

寒夜泅江水　圖解爭奪戰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葉劍瀛躲在桑羽青的船上，一路順流而下，忽有一葉扁舟，直向桑羽青的小船划來，舟上坐的原來是葉劍瀛的師父麥休士，他是爲了追踪偷去了劍譜的葉劍瀛，是以奔波於江湖，後雲和尚再來到船上找尋桑羽青，與他來到岸上一小木屋時被人偷襲，雲和尚追踪而去，桑羽青却在屋外發現了重傷的錢木兒及白嬋，遂把二人帶回船上治療，此時普世，普光及西華和尚追來要將錢、白置於死地，普世，普光被桑羽青打落水中，桑羽青正想動手，而西華和尚忽地慘叫死去……

錢木兒的話頗出葉劍瀛意料之外，說道：「你此言何意？」

錢木兒道：「桑羽青仁人君子，對我有兩次救命之恩，我決心助他成功。」

葉劍瀛站了起來，笑道：「話不要說得太早，或許中途有變。」

錢木兒目光一閃，毅然道：「我從不隨便說話，葉兒，你若是對『星月劍譜』存有私心，莫怪我不認朋友。」

葉劍瀛笑道：「哈！想不到你隨了高僧十餘年，今天竟在這裏改變過來……」

才說到這裏，便聽桑羽青的聲音說道：「這邊沒有事麼？」

葉劍瀛在艙內答道：「沒事！」

桑羽青推開艙門，望見錢木兒已經醒來，笑道：「你怎麼已醒了？」

錢木兒笑道：「多謝你爲我的事煩心，我……」

桑羽青搖手阻止了他，說道：「你還是多休息，不要說話。」

這時，他彷彿感覺到，錢木兒已在改變，心中很是高興。

他們談了一陣，桑羽青出得艙來，三更已過，夜寒如水，一陣陣冷颼颼的江風吹過，使人不勝寒涼。

桑羽青回到自己艙內，見白嬋仍然睡得很熟，面上已有一層嫣紅之色，長長的睫毛下垂着，很是誘人。

但是桑羽青早已把他的深情壓制下來，當他發現了她與錢木兒有着不尋常的感情時，自己便撤了出來。

這時斗室共處，雖然對方在昏睡之中，但仍然有一股極大的誘力在吸引着他。

他的目光就始終無法離開白嬋的面孔，不知不覺中越陷越深。

正在望得出神之際，白嬋發出了一聲輕微的呻吟，把桑羽青驚醒過來。

雖然沒有一人看見，但是桑羽青的臉却像火一般的紅了起來。

他心中忖道：「我本要忘記她的，怎麼會越陷越深呢？」

他坐在竹椅上，解下了寶劍，放在膝頭上，然後靠着休息。

這時一切都安靜下來，就連風浪也比方才小了許多，桑羽青不禁沉沉睡去。

黎明時分，桑羽青悠悠醒來，覺得身上陣陣寒涼，那盞昏暗的油燈，已經快燒枯了，窗紙也發出了暗白色。

桑羽青把油燈熄掉，爲白嬋加上了一條毛毡，不料白嬋却醒了過來，她一雙秀美的大眼睛，深情的望着桑羽青。

這一霎那，桑羽青似乎覺得連呼吸都停止了，怔怔的望着白嬋。

四目相對，彼此的心情都很複雜，誰也不說一句話，半晌，桑羽青才說道：「嬋姑娘，妳……醒了。」

白嬋微微一笑，殷紅的嘴，微向上翹，顯露出少女的無限嬌媚。

她笑着，用着微弱的聲音說道：「我早就醒了。」

桑羽青「啊！」了一聲，却是說不出話來，白嬋接着說道：「我醒的時候，你睡得正熟呢。」

桑羽青笑了笑，說道：「我睡得太熟了。」

白嬋接道：「我怕你冷，想給你加個

毯子，可是身上一點力也沒有……」

桑羽青連忙說道：「姑娘千萬莫動，我不冷……」

說過之後，二人不禁同時笑了起來，白嬋笑着說道：「現在當然不冷了。」

桑羽青面上一紅，說道：「我是想不能讓姑娘勞動，這樣只要幾天的工夫，就可以復原了。」

他自己也在奇怪，與白嬋面對的時候，好似有些異常，連說話都有些不清楚。

白嬋垂下了眼睛，竟然流出了眼淚，不禁使桑羽青大爲詫異。

他彎下了身，低聲問道：「姑娘，怎麼了？」

白嬋却不說話，只是不住的落淚，一時把桑羽青弄得莫明奇妙，追問道：「姑娘！到底是怎麼了？」

白嬋這才答道：「我……想起以前你的事，眞是對不起你。」

桑羽青笑道：「姑娘怎麼突然會想起這件事了？過去的事不必再提了，安心養病吧！」

白嬋道：「我……我只覺得對不住你，但願我能有報答你的一天。」

桑羽青連忙說道：「快不要說這些話了……」

說到這裏，發覺白嬋那雙美麗，而又充滿了熱情的眸子，注視着自己，不禁心中一盪。

她那股深情，似乎傾入了桑羽青的體內，他想躲避，但是相反的却迎了上去。

白嬋伸出了一隻雪白的手臂，桑羽青急忙的握在掌中，他有一種無法抑止的熱情，把她的玉臂，湊到了自己唇邊……

如同一團烈火，燃燒着他們……

或許是前世的孽債，桑羽青對她有一種不可抑止的熱情，他把整個的頭，埋在她的臂彎裏，這一霎，什麼都不存在了。

白嬋的玉指，輕輕的撫摸着桑羽青的後頸，但是她的眸子裏，却有一種茫然和迷惘的神色。

突然，她把桑羽青推開了，急速的用毛毯裹着身子，臉上有一層陰霾，她喘息着說道：「不……不……我配不上你，不要這樣……」

桑羽青略爲冷靜下來，他一張俊臉漲得通紅，眸子中射出了火一般的光芒，看來很是可怖！

他湊近了白嬋，低聲的說道：「爲什麼？」

白嬋扭過了頭，說道：「不要問爲什麼，我……我不能……」

桑羽青扶着她微顫的身子，追問道：「爲什麼？你不是已經脫離了東凡和尚，我們……」

白嬋猛烈的搖着頭，打斷了他的話，流淚着道：「我……我已經是錢木兒的人了。」

這句話如同一盆冷水一般，由桑羽青的頭頂澆下，使他頓時清醒過來。

他頹然的退向一旁，低語道：「是的，是的！……」

白嬋含淚望着他，似有難言之隱，桑羽青很是後悔方才的失態，尤其是白嬋表示了不能接受他的愛時，這時對於像桑羽青這樣一個驕傲的男性來講，實在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這時艙門開處，葉劍瀛閃身進來，不禁使桑羽青大窘，想起方才的事，不知被他看見沒有。

葉劍瀛笑吟吟的進來，望了白嬋一眼，說道：「咦！白姑娘怎麼哭了？」

這句話把桑羽青問得臉上一陣陣紅，白嬋輕輕的抹去了眼淚，說道：「我不舒服。」

葉劍瀛點了點頭，轉臉對桑羽青道：「桑兄，我有事要找你……」

桑羽青打斷了他的話，說道：「我們到外面去談吧！」

葉劍瀛也看出了桑羽青有些神不守舍，微笑着隨他出得艙來，此時天色已經大亮了。

葉劍瀛對桑羽青說道：「我們何時開船？」

桑羽青道：「少時就開船。」

葉劍瀛又問道：「你不等那敲木魚的和尚了麼？」

桑羽青搖頭道：「他是有心人，自然會追我而來。」

這時善兒已燒好了飯，衆人先後吃過，立時開船，離開了這荒涼的小港。

一路順風而下，沒有再發生其他的事情。

錢木兒恢復得很快，正午過後，他已可以下牀了，可是白嬋仍然顯得很虛弱。

這大半天的時間，桑羽青多半是沉默不語，他本來已經漸漸把白嬋淡忘了，但是總是神差鬼遣的使他們在一起。

這時天將傍晚，小船在善兒的操縱下，已經放慢了速度，因爲他又要開始找避風之處過夜了。

桑羽青搬了一把竹椅，獨自坐在船頭，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他都是這麼坐着。

他的心情又開始紊亂了，但是他已經下了決心，要把白嬋淡忘。

他忖道：「等她傷好了之後，讓錢木兒把她帶走……」

錢木兒大部份的時間都在房間內，他也曾去探視了白嬋好幾次。

由於他有着極佳的武功底子，所以他已經開始靜坐調息，恢復得極快。

這時他剛好靜坐醒來，覺得精神充沛，體力又恢復了不少，心中很是高興。

他正準備去找桑羽青，要開誠佈公的告訴他東凡和尚的一切，以助他報仇，但是葉劍瀛突然進來了。

對於葉劍瀛，他始終沒有什麼好印象，但是他受傷之後，葉劍瀛也出了不少力，所以他也只好應付着他。

葉劍瀛一眼看出錢木兒神光煥發，雙目有神，不禁笑道：「恭喜你傷勢已經痊癒了。」

錢木兒笑道：「謝謝你，我體力尚未恢復，恐怕還得兩三天的調養哩。」

葉劍瀛笑道：「我看你已經好得差不多了。」

錢木兒一笑不語，說道：「羽青現在在那裏？」

葉劍瀛笑道：「他在船頭坐着呢。」

聽了他的話，錢木兒顯得很驚訝，說道：「啊！他還坐在那裏？我已經一覺醒來了。」

葉劍瀛若有深意的說道：「他這兩天心事太多。」

錢木兒接道：「唉！我現在才想透了，身無怨仇，才是最大的福氣呢！」

葉劍瀛冷笑一聲，說道：「那可眞不容易，尤其走江湖的人，莫看我們現在有說有笑，說不定一時反目就成仇人呢！」

錢木兒目光烱烱，注視着葉劍瀛，冷冷說道：「葉兄的話不錯，是敵是友誰也不知道呢！」

葉劍瀛聞言笑了起來，說道：「我只是隨意說笑，錢兄不要放在心上。」

錢木兒也含笑道：「雖是說笑，也未始沒有可能呢！」

說完了這句話，二人同時不語，他們彼此誰也摸不透對方的心理，都想着對方有一肚子鬼胎。

停了一下，錢木兒站起說道：「我還是去找羽青談談去！」

他才要出門，葉劍瀛突然說道：「錢兄請留步。」

錢木兒回過了身子，很詫異的望着他，說道：「葉兄有什麼事？」

葉劍瀛點了點頭，很神秘的說道：「我有一個問題想請教。」

錢木兒回過身子坐下，說道：「什麼事？」

葉劍瀛放低了聲音說道：「是關於白姑娘的事——」

他說到這裏，故意把聲音拖長了些。

錢木兒臉色微變，很急促的問道：「她怎麼樣了？」

葉劍瀛若有深意的笑了笑，說道：「其實這也算不了什麼，他們原本就很要好的……」

說到這裏，錢木兒臉色更變，說道：「你是說她與桑羽青——」

葉劍瀛點了點頭，笑道：「可是他們已經訂過親了？」

錢木兒默默不語，目光射出了火光，他輕輕的咬着嘴唇。

葉劍瀛又追問了一句，錢木兒搖頭，說道：「沒有，他們什麼關係都沒有。」

誰也不知道葉劍瀛安的是什麼心腸，他故意用着驚詫的口氣說道：「啊！原來他們竟沒有訂親，可是他們……」

說到這裏，又好似發覺失了言，立時停了下來，改口道：「其實也算不得什麼，我行走江湖多年，這種事也看多了……他們眞是一對理想的人物，錢兄與我不妨作個媒人，這豈不是一段佳話麼？」

錢木兒劍眉緊鎖，霍然而起，沉聲道：「葉兄，你把這些話告訴我作什麼？」

葉劍瀛很詫異的說道：「我只是有意作個媒人，你為何突然發起怒來？」

錢木兒失常的說道：「無論看見什麼，都不要告訴我！」

說罷之後，怒氣沖沖的出得艙去，留下葉劍瀛一人在艙房中。

他坐在牀上，臉上帶着一絲微笑，自語道：「我看你是報恩還是報仇！」

錢木兒出艙之後，見船已駛入一條岔水道，想是要靠岸過夜了。

桑羽青仍然面江而坐，算來至少有兩個時辰了。

他碩健的身子，靠在了椅子上，劍眉微鎖，顯出了他沉重的心情。

錢木兒緩緩向他走去，桑羽青望見了他，眉頭舒開，含笑說道：「你神色看來好極了。」

錢木兒點點頭，桑羽青站了起來，活動了一下，笑着說道：「不知不覺間已經坐了這麼久，你坐坐吧。」

錢木兒搖搖頭，道：「我不坐。」

停了一下，他問道：「嬋姑娘呢，她如何了？」

提到白嬋，桑羽青想起早上發生的事，竟然有些愧對錢木兒的感覺，俊面微紅，說道：「她……她還好！」

桑羽青的神情有些異常，錢木兒看在眼內，不覺更是生疑，想起方才葉劍瀛說的話，忖道：「莫非他們眞的有什麼過份之處……」

他想着，冷冷說道：「是呀，有你這麼熱心的照料她，也是她的福份。」

桑羽青聽他語氣不對，立時把目光射在他的臉上，正色說道：「木兒，你說此話何意？」

錢木兒却是一笑，說道：「我只是說我們够運氣，兩次蒙你救助，豈不是天大的福份？」

桑羽青早已看出他的神情不對，聞言忖道：「莫非方才我與白嬋的情形，被他看見了不成？」

想到這裏，不禁又是一陣臉紅，這種情形落在錢木兒的眼中，更是疑慮重重。

桑羽青轉念一想，忖道：「白嬋與錢木兒也只是師兄妹，並非夫婦，我又何必如此？」

想到這裏鎮定了一些，耳旁又聽錢木兒問道：「我們眞要在這裏過夜麼？」

桑羽青用手指着前面，說道：「大半在前面停船吧！」

這時善兒已經在船頭和艙中燃上了燈，夜色已經漸漸濃了！

桑羽青想到自己作的決定，便對錢木兒道：「錢兄，我有一件事不得不與你談談。」

錢木兒聞言心中一動，接口道：「正好！我也有事要與你談。」

桑羽青聽他語氣又是如此不友善，心中很是生氣，沉聲說道：「那麼先聽你說吧。」

錢木兒看出桑羽青面色不悅，笑道：「還是先聽你說好。」

桑羽青點了點頭，說道：「這幾次相處，雖然知道你與白姑娘皆與東凡和尚不睦，但是我亦不知二位是敵是友，我前後兩次施救，也不是想買你們的交情，而是基於俠義道的本色，現在我本身的事情急待解決，所以我想等二位傷癒之後，我們還是分開，至於以後是敵是友，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錢木兒料不到桑羽青竟不是談白嬋的事，當時怔了一怔，說道：「我和嬋妹追隨東凡和尚十餘年，可是現在已是恩斷情絕，尤其是你的所作所為，更使我們慚愧，為了報答你兩次救命之恩，我決心助你復仇及取回劍譜。」

桑羽青也不知他是眞情還是假意，聞言笑了起來，說道：「你有這番意見，我眞個高興，如此看來我們是朋友了，不過

這是我本身的事，任何人也不能幫助我，然則我請出我師父，幾天之內就可把事情了結了！」

他的口氣說得很堅定，錢木兒這才感覺到，桑羽青眞是一個至誠仁義的君子，想起方才自己的態度，不禁很是懊惱。

他也同時想到了葉劍瀛的那番話，分明是在挑撥離間，如此看來，葉劍瀛倒是個極厲害的人物。

錢木兒想了一想便道：「可是葉劍瀛隨着你，豈不有些不尋常？」

桑羽青一笑說道：「說來他也是為了逃避一個人，暫時在此躲避，兩三天內便要離開的。」

錢木兒點點頭道：「原來如此，不過他是個危險人物，想你必也看出來了。」

桑羽青笑道：「他的用意我早已看出，不過在他沒有犯我之前，我們還是朋友，一旦他犯我之時，便是敵人了！」

錢木兒很佩服桑羽青的胸襟，忖道：「我只要盯着葉劍瀛，豈不等於也給了他幫助？」

想到這裏，暗中打定了主意，笑道：「好吧！等嬋妹復元之後，我們就走。」

桑羽青笑道：「如果一切順利，自有相會之日，到時希望你們已成眷屬了。」

錢木兒臉上微紅，至此他對桑羽青的一切疑念都不存在了。

桑羽青把事情談清楚之後，自己心中也安定了許多，但是對於白嬋來說，仍然有着一分難以割捨的情愛。

二人沉默了一陣，錢木兒突然說道：「羽青，有些話我必需告訴你，以前我曾欺騙過你，我們總舵不是蘭州……」

才說到這裏，桑羽青已然打斷了他的話，含笑說道：「我知道不在蘭州，是在天水！」

錢木兒聞言驚異萬分，俊面通紅，笑着說道：「你眞厲害，我自以為騙了你，誰知竟被你蒙在鼓裏！」

說着二人都笑了起來，桑羽青又道：「其實說不定我用不着到天水呢！」

錢木兒很是詫異，說道：「啊……莫非東凡和尚已經下來了……」

桑羽青一笑不語，因為他始終懷疑雲和尚就是東凡和尚，並且決心在下一次見面時查個清楚。

這時錢木兒顯得有些担心，因為他背叛了東凡和尚，而東凡和尚的手段，他是深知的。

二人又談了一陣，小船靠岸停了下來，錢木兒往艙中照顧白嬋去了。

這半天的時間，葉劍瀛一直沒有露面，桑羽青很是詫異，趕到後艙看時，原來他正在仰天大睡。

桑羽青心中忖道：「在他離開以前，定要設法尋出他劍譜圖解的下落來。」

晚飯之後，桑羽青及錢木兒等閒聊，葉劍瀛突然說道：「羽青，船上有什麼事沒有？」

桑羽青很是詫異，搖了搖頭，說道：「沒有什麼事呀！」

葉劍瀛笑着站了起來，說道：「這裏離鎮不遠，我想到鎮上去逛逛。」

說着回艙換衣去了，錢木兒冷笑一聲，低聲道：「不知他作什麼怪去，待我跟蹤他！」

桑羽青一把將他按住，低聲道：「木兒！你體力恢復得如何了？」

錢木兒笑一笑道：「已經恢復了八九成了。」

桑羽青點了點頭，笑道：「很好，你在此守着白姑娘，待我去跟蹤他！」

錢木兒略為思索了一下，點頭道：「也好！」

這時恰好善兒走過，桑羽青喚住了他，問道：「善兒，這裏距鎮上有多遠？」

善兒笑道：「沒有多遠，走路不過一個時辰，怎麼？這麼晚你還上岸麼？」

桑羽青笑道：「不一定，我想買點東西。」

說到這裏，轉臉對錢木兒道：「你在船上要小心，謹防東凡和尚！」

錢木兒點頭道：「你放心，不會有事的！」

這時葉劍瀛已經換了一身深藍的長衫，足下是一雙薄底皮靴，英姿凜凜，神俊異常。他來到船頭，笑道：「你們誰隨我去逛逛？」

錢木兒搖了搖頭，桑羽青笑道：「你這時出去亂跑，不怕碰見尋你的人麼？」

葉劍瀛聞言笑了起來，說道：「他有早睡的習慣，否則我還眞不敢下船呢！」

他說着上了岸，與桑羽青及錢木兒拱了拱手，身形一幌，已然出去了好幾丈。

錢木兒低聲道：「不知道他又要弄什麼鬼！」

桑羽青望着他的背影，說道：「不論他為人如何，他這身功夫却是眞不錯！」

說話之際，葉劍瀛的身形，已經消失在黑色中。

桑羽青慢慢站了起來！說道：「小心船上，我去了！」

一語甫畢，身形如一陣清風一般，離船而起，循着葉劍瀛的去路追了下去。

這一帶江岸也是非常荒僻，零零落落，只住了不到十戶漁家，有些晏睡的人家，還傳出了昏黃的燈光。

有一條小路直通往鎮內，桑羽青遙遙望見葉劍瀛的背影，正以極快的速度向前趕去！

桑羽青心中忖道：「他若是只是去逛街，又何必跑得這麼快？」

正思忖間，却見葉劍瀛突然向左方折去。

桑羽青心中一動，忖道：「啊！他果然改道了。」

向左邊去原是一片荒地，葉劍瀛奔了過去，必然另有行事。

桑羽青提足了眞氣，一連兩三個起落，已出去了數十丈遠，距離葉劍瀛只不過二十丈遠了！

他不敢追得過近，因為葉劍瀛不是等閒人物，若是被他發現，再想查他的用心可就不容易了！

桑羽青借着枯樹大石的遮掩，一路追蹤下來，半盞茶的時間，已然下來了數百丈遠！

這裏是停船之處的上流，河邊均是細沙，很是空曠，好在天色已然全暗，桑羽青略事遮掩，不愁葉劍瀛會發現自己。

葉劍瀛突然停了下來，就在河邊的一

塊大石上坐了下來，靜靜的望着那一片江水。

桑羽青也在距他十餘丈外的暗處坐了下來，緊緊的注視着他的一舉一動。

江水澎湃，寒風怒號，吹起了江岸的沙石，滿空飛舞，大地是一片漆黑，只有水面上偶爾閃出了一兩絲光亮，一切看來都是如此沉寂和淒冷。

葉劍瀛拾起了不少的小碎石，一顆顆的投向江中，發生了「波！波！」的聲響，聽來非常眞切！

就這麼坐了半盞茶的時間，葉劍瀛一直不住的投着石子，看他的模樣並不像在等人，好似在那裏沉思一樣！

又過了一陣，一切都沒有變化，桑羽青不禁很是詫異，忖道：「這是怎麼一回事？莫非他只是跑到這裏來沉思不成？」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沒有事情發生以前，桑羽青只好耐心的等着。

約莫又過了半盞茶的時間，桑羽青隱隱聽得有水波之聲，心中頓時明白過來，忖道：「啊！原來是水上來的！」

不一會的工夫，果然水聲越來越大，便見一隻小舟，由江心靠了過來。

葉劍瀛站了起來，那小舟很快的便靠近了。

桑羽青在朦朧之中，依稀還可以看出是一個年青人，至於面貌就一些也看不見了！

黑暗之中，聽得葉劍瀛說道：「吉兒！你怎麼現在才來？」

那叫吉兒的說道：「天一直不黑，我怕被桑羽青他們那隻船看見。」

桑羽青心中一動，忖道：「這個娃娃居然也知道我的名字！」

這時便聽葉劍瀛笑道：「好孩子，難得你還這麼週到。」

那吉兒被誇了兩句，不由笑了起來。

這時桑羽青不禁作起難來，忖道：「看樣子葉劍瀛要坐船離去，我怎麼跟踪他呢？」

才想到這裏，便聽吉兒說道：「師父，我們走吧！」

桑羽青聞言大奇，忖道：「啊！原來那個孩子竟是他的徒弟，想不到葉劍瀛二十幾歲就收徒弟了。」

他想着不禁又是奇怪，又是好笑。

這時葉劍瀛已經登上了小舟，吉兒搖起了槳，向江心駛去！

一片水聲，小舟向江心搖去，那孩子打槳甚快，一會工夫就搖出了老遠。

這一霎那，桑羽青顧不得思索，已經把長衣脫去，剩下一身內衣褲，然後把「青光劍」緊緊扎在背上，掩着身形向江邊走去。

他自幼生長江南，隨石塵子學藝之時，又恰是臨江之處，所以習得一身極佳的水性。

在這種情形下，爲了要追踪葉劍瀛，也只好泅水這一條路了。

這時小船出去已有十餘丈遠，桑羽青估計着，大約不必被葉劍瀛逸去，很快的走到江邊。

陣陣寒風吹來，桑羽青尚未下水，已經覺得酷寒無比，這時原是深冬，雪雖然已經停下多日，但是比起落雪之日還要寒冷。

桑羽青吸了一口氣，伸手入水，只覺奇寒澈骨，他撩了些水，擦在自己身上，寒風吹來，直如針刺一般。

他咬了咬牙，把整個的身子走下了水，那一陣陣澈骨寒氣，浸得他有些發昏。

桑羽青蘊了一口氣，緩緩的向外游了出去。

如此寒冷的天，冰一般的水，直浸得桑羽青陣陣發昏，但是他仍能忍受着，像一條水蛇似的前進着。

葉劍瀛那隻小船速度不快，可能是沒有想到會有人跟踪他。

桑羽青在水中，還不時聽見葉劍瀛與吉兒的笑談之聲，他忖道：「但願今天能有點收獲，否則就太不值得了。」

時間一長桑羽青已經習慣了些，不像才下水時那麼冷了，這除了是他，若是換個武功較差的，早已提不住氣了。

兩下相隔雖有十餘丈遠，又是黑夜之中，但是桑羽青仍然不敢大意，只露了一個頭在水面上。

他雙手分水而行，速度極快，但是一些聲音也沒有，顯示出他有着極佳水性。

小船一直向前搖着，桑羽青忖道：「莫非他們要到對江去不成？」

他想到這裏，由水面上向四下打量，突然發現百十丈外，在江水之中，有一座小孤島。

桑羽青心中一動，忖道：「啊！是了，他們必定是要到那小島上去！」

果然，小船的航綫，正是對準那座小島駛去。

這時他們談話的聲音越來越大，顯然是島上沒有外人，而他們不必顧忌了。

桑羽青心中想道：「不知道他們到這荒島上作什麼？」

葉劍瀛的小船速度開始加快了，桑羽青也加快了些，這時離那小島約有五六十丈遠！

桑羽青心中忖道：「我還是遊到小島的反面，上岸時才不至被他發覺……」

他想到這裏，立時換轉了方向，向右側游了過去，速度也加快了許多。

二三十丈之後，葉劍瀛的小船已經快接近小島了，桑羽青看準了方向，身子向下一沉，全身潛在了水中。

他如同是一條大魚，又如同是一條蛟龍一般，在水面五六尺以下，急速的前進着，速度快得驚人。

那消片刻工夫，桑羽青已經接觸到小島邊緣的岩石上，他露出了頭，長吁了一口氣。

經過了這麼長的泅游，身上的寒冷已經在不知不覺中消失了。

桑羽青抬目望時，依稀可以看見，葉劍瀛的那隻小船，也同時在二十丈外靠了岸。

葉劍瀛飛身下船，扯着船頭的繩索，把小船拴好，說道：「吉兒，上來吧！」

吉兒答應一聲，已躍上了岸。

這邊桑羽青也翻水而出，登上了一塊大石，然後飛越上岸，不禁引起了一陣輕微的水響。

立時便聽得葉劍瀛說道：「這是什麼聲音？」

桑羽青已經隱在一塊岩石之後，忖道：「這葉劍瀛果然不愧是一流高手！」

桑羽青想到這裏，便聽吉兒說道：「一定是魚！」

葉劍瀛說道：「聲音不太像……」

吉兒笑着說道：「師父，你也太小心了，不是魚難道是人不成？這麼冷的天，下水不凍死才怪！」

葉劍瀛笑了起來，說道：「多半不會是人，不過現在在我周圍的，都是些頂尖的人物，桑羽青，錢木兒，還有東凡和尚等人……」

他們談話，桑羽青聽得很是清晰，忖道：「果然那雲和尚就是東凡和尚……」

才想到這裏，又聽得葉劍瀛說道：「況且還有我師父，再加上一個不知名的老婆婆……」

一邊說着，一邊見他們離開了江邊，向小島上走去。

桑羽青在水中時，還不覺得太冷，此時上岸之後，一身內衣緊貼在身上，寒風吹在身上，如同針刺一般。

這個罪可眞是不好受的，桑羽青上身穿的是齊肩的夏布背心，下面是一條綢的齊膝短褲，在這種酷寒的天氣中，由冰一般的水裏爬出來，再經寒風一吹，比侵在冰窟中還難受。

但是在這種情形下，也沒有辦法，只有咬牙撐着。

他忍着酷寒，暗中跟踪着葉劍瀛，只聽得葉劍瀛的聲音，遙遙的說道：「怎麼？你沒有點燈麼？」

吉兒答道：「**我怕點燈很容易會被別**人發覺！」

葉劍瀛笑道：「你如此仔細，很好，其實，一盞油燈的燈光是傳不出去的。」

桑羽青聽着他們談話，心中忖道：「看樣子他們好似還有房舍呢！」

他雙手把着肩，如同一個原始人一般，追踪着葉劍瀛。

葉劍瀛及吉兒邊談邊走，他們談話的聲音雖然不高，但是荒島靜夜，桑羽青仍然聽得很清楚！

他們沿着一條枯草埋沒的小道，向上攀登，桑羽青跟在後面，可以看出這座小島，平常根本就沒有人走動。

桑羽青心中忖道：「不知葉劍瀛跑到這個荒島上作什麼？」

才想到這裏，便聽葉劍瀛說道：「快到了，這個地方他們絕想不到的。」

吉兒的聲音接着說道：「師父，還要多久才能把事情辦好，我一個人呆在這裏，眞是悶死了！」

葉劍瀛道：「快了，快了，就在這幾天之內，東凡和尚帶着『星月劍譜』，桑羽青有『青光劍』，不久就要三寶合一了，哈哈……」

說着，他興奮的笑了起來，桑羽青心中忖道：「你想得可太簡單了，莫說是我，就是東凡和尚這一關，恐怕你也過不去吧！」

一路走來，在小島的山腰之處，發現了一個小山洞，洞口還裝着兩扇木門。

桑羽青正在詫異，聽得葉劍瀛說道：「喲！你居然還不錯！自己會裝門了！」

吉兒笑着說道：「晚上的風太大，不裝門不成，這兩扇門花了我幾十天的時間呢！」

桑羽青聞言好不詫異，忖道：「如此看來，這小子在這兒住了不少時候了。」

這時葉劍瀛及吉兒已經走到了洞口，桑羽青加快了步子，在洞口側的一株小樹後隱住。

葉劍瀛及吉兒推開了木門，發出了「吱呀——」一聲，二人先後進入洞中。

這時兩下相距約有七八丈左右，洞中一團漆黑，桑羽青一些也看不見。

桑羽青看準了洞口不遠的一塊大石，他提氣輕身，身如一片飛葉一般，飄然而至。

就在桑羽青才把身子藏好，洞中已燃起油燈！雖然燈光昏黃，但是黑夜之中，已然看得很是眞切了。

桑羽青由石後打量，見這洞深不過兩三丈，裏面有一牀一桌，及一些零星的用具，由此看來，吉兒在這洞裏，已經住了很長一段時期了。

葉劍瀛坐在靠椅之上，吉兒立時送上了一杯茶！

他喝了一口，搓了搓手，笑道：「吉兒，你一個人在這兒住可會害怕？」

吉兒是個十五六歲的孩子，身子很是精壯，像一個小老虎似的。

他穿着一件兩截式的短衣，低低的說道：「我才不怕呢！只是一個人住實在太無聊了。」

葉劍瀛笑道：「快了，至多還有三天時間，我們就可以一起走了！」

吉兒興奮的說道：「眞的麼？」

葉劍瀛得意的笑了笑，說道：「桑羽青與我在同一條船上，『青光劍』垂手可得，東凡和尚正在設法騙桑羽青，我可收漁人之利。」

這些話傳到桑羽青耳中，不禁又驚又怒，忖道：「好一個葉劍瀛！青光劍垂手可得……哼！你把我看成廢人了？」

但是由他的話中，已經可以完全確定，那雲和尚實際就是東凡和尚是無疑了！

葉劍瀛又接着說道：「昨夜我曾在暗中觀察東凡和尚良久，他也注意這座小島，如果我猜測得不錯，東凡和尚會把桑羽青誘到這裏來，那便是我的最好機會了。」

他說到這裏，又發出了幾聲得意的笑聲，接着說道：「吉兒，我叫你準備的陷阱準備好了沒有？」

吉兒答道：「都準備好了——」

他說到這裏遲疑了一下，叫道：「師父——」

葉劍瀛問道：「什麼事？」

吉兒又遲疑了一陣，才說道：「師父！這麼作不是太狠毒了麼？」

葉劍瀛坐直了身子，不悅的說道：「你懂得什麼？再說東凡和尚作惡多端，死有餘辜，對他還用得着慈悲麼？」

吉兒沉默了一下，又道：「可是——那桑羽青太可憐了，他還有着血海深仇，如果……」

葉劍瀛打斷了他的話，說道：「對於他我另有安排，你要知道，師父我是從來不害好人的。」

吉兒這才放了些心，桑羽青聽他們談話，不禁又好氣又好笑，忖道：「好狂的

小子，好像我的生死已經操在他手中一樣了！」

吉兒這時又道：「師父，那本圖解在那裏？可不可以讓我看看。」

桑羽青聞言心中猛然一動，忖道：「好呀！這是天助我也！」

葉劍瀛笑了笑，說道：「我知道你耐不住，其實給你看看也無妨，不過你看了之後，一定會大失所望。」

吉兒閃動着一雙大眼睛問道：「爲什麼？」

葉劍瀛接着說道：「若是只看圖解上的圖示，都是些極普通的招式，毫無出奇之處，可是下、上兩招恰是相反，任你武功再高，也無法連貫起來，所以如同是廢紙一般。」

吉兒驚奇說道：「那怎會呢？」

葉劍瀛站了起來，說道：「所以也由此可見桑門這套劍法是如何玄妙了，莫說我，就是師祖化了十年的時間，也未能把這些招式的奧妙尋了出來。」

吉兒不禁啊了一聲，桑羽青心中也忖道：「以前雖聽爹爹說過，可是却從來沒有見過……」

想到這裏，又聽葉劍瀛接着說道：「再說東凡和尚，他雖然得到了『星月劍譜』的全部口訣，但是窮十餘年的時間，仍然是一字不解，已足見這套劍法之奧妙難明了！」

吉兒不禁咋舌道：「好傢伙！那得到這些東西的人，不是一些用也沒有麼？」

葉劍瀛點點頭，說道：「關鍵就在這裏！若是只得了其中之一，任你再大的悟力也難於參透，可是若把圖示和口訣同時得到，自然就可以參悟了。」

吉兒點頭道：「難怪師父費這麼大的心，把口訣得到！」

葉劍瀛笑道：「傻小子！你現在才明白！」

他說着，在壁間整塊的大石上摸索了一陣，片刻工夫，便聽得一陣軋軋之聲。

隨聽吉兒笑道：「啊！原來這裏有個門，難怪我找不着呢！」

葉劍瀛笑道：「好小子，若是被你找着還得了？」

桑羽青一陣心跳，由大石之後探出了頭，燈光之下，見葉劍瀛笑容滿面的，雙手捧着一本黃綾面的册子。

桑羽青不禁一陣熱血沸騰，心中罵道：「他媽的！這是我桑門至寶，都落到外人手中了！……」

才想到這裏，突覺人影一幌，一條巨大的黑影，由洞內撲向葉劍瀛！

桑羽青大吃一驚，還來不及反應，那人已經在葉劍瀛驚恐聲中，把那本圖解搶了過去。

燈光之下，桑羽青已經看清了，那藏匿在洞底，突然出現的人物，正是雲和尚——也就是東凡和尚！

桑羽青不禁怒火冲天，這時東凡和尚已經一掌打滅了燈，由洞內飛逃而出。

葉劍瀛萬料不及，一時驚惶失措，東凡和尚已然逃到了洞口。

桑羽青正要出面攔阻，但是有人比他更快，只聽「刷！」的一聲輕响，一條淡白色的身影，起自東凡和尚身旁，舉手之間，已經搶去了圖解，一閃而逝！

此人身手極快，不但出桑羽青意外，就連東凡和尚也是措手不及的被人搶去！

東凡和尚大吼一聲，正要追捕，但是葉劍瀛已然由洞內追了出來，雙掌如電，厲聲喝道：「好個交八和尚……」

隨着這聲大叫，一股銳不可當的萬鈞掌力，已然向東凡和尚的頭頂壓下！

雖然東凡和尚急怒交加，但不得不應付葉劍瀛這亡命之一擊！

在這一霎那，桑羽青極快的作了決定，幾乎是沒有經過考慮，他立時追着那條白影，如飛而去。

這時他早忘記了自己身上的酷寒，滿身的熱血都沸騰起來。

前面那條黑影，走得比電還快，衣袂飄揚，如同御風而行一般，極是驚人！

桑羽青此時也顧不得藏匿行跡，只見他赤足而飛，展出驚人的輕功，距離那條黑影，約有兩丈餘遠，這緊緊的追下來。

他決意要把那本劍譜搶回來！

葉劍瀛及東凡和尚的厮殺之聲，仍然不住的傳了過來，顯然是東凡和尚被他絆住，脫身不得。

那條黑影直向江邊撲去，桑羽青倒不怕他跑掉，因爲這是江心中的一座小島，四面環水，他除了坐船以外，別無他途。以桑羽青這身高超的水性來說，自然更不怕他坐船了。

霎那時間，已經來到了江邊，桑羽青極快的隱身在一塊大石之後，借着水面反映的微光，一望之下，不禁大爲驚訝！

原來那人正是葉劍瀛的師父麥休士！

桑羽青忖道：「這才滑稽，徒弟偷了師父劍譜，師父再偷回來！」

麥休士停下了身子，回頭張望一下，遠處還傳來陣陣吶喊之聲。

他發出了一聲低笑，自語道：「這個娃娃，居然抵擋得住東凡和尚，也眞替我掙了臉了！」

他似乎很得意，說完這句話，向桑羽青藏身之處走來，桑羽青一驚，忖道：「莫非他已經發現了我？」

桑羽青正自準備，麥休士已經停了下來，兩下相距只不過三尺左右。

桑羽青屏住了氣，麥休士萬料不到，桑羽青就在咫尺，所以絲毫沒有察覺。

他自語道：「船在那裏？……啊！在那裏！」

說着竟把那本圖解，放在大石上，向河邊走去，雙手拉着一根繩索，把一隻小船拉近。

桑羽青得到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不禁驚喜萬分，立時輕輕的把那本圖解取在手中，一時熱血沸騰，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

這時麥休士還在拖着那隻小船，桑羽青心中已經有了主意，忖道：「我乾脆與你來個糊塗的！」

於是，他提氣離開了這塊大石，輕輕的走出了一丈多遠。

這時麥休士已經把小船拉到岸邊，桑羽青再不遲疑，加快腳步而去。

當他飛越出二三丈之後，立時隱起身形，這時便聽得麥休士狂叫之聲。

——未完——